
武俠世界
第34年
7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忘情決」本期和大家見面了。常傲、罕謙兩個老人每二十年決鬥一次。第三次各重傷垂危，臨終時各收狄一葦、邢莉爲徒，並要遵師遺囑接棒續鬥。兩人的練功方法只能按秘笈練功，幸得穆珊兒在文字上之助，始得決竅，雙方武功突飛猛進。穆珊兒亦從中獲益，適其兄穆旺（獨孤忌）欲奪秘笈，兩人不敵，珊兒將招式唸出，兩人按招式出招……狄邢悼念珊兒，因念生愛，永無止境纏鬥下去……故事情節寫來流暢明快，使人有先睹爲快之衝動，急欲一讀。

* * *

楊柳先生所撰著之新派俠情倫理故事「俠影魔踪」是上期「簫聲震武林」之續篇。北京城天子脚下竟連續發生幾起人神共憤的姦殺案，事後並以死者之鮮血畫一洞簫於墻上作爲表記，究竟巨案是一人或多人所作？引起衆人諸多猜測……

* * *

下期之巨型小說將刋登麥長庚先生所撰著之「大魔頭」，屆時請留意。

81.6.22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７期

（總號17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忘情決

新派俠義恩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忘情決鬥　非怨非仇

大雪初晴。

對於一般人來說，那是極爲寒冷的日子，但對於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却是涼快而開朗的一天。

這兩個少年，剛巧都是十五歲。

除了年歲之外，他們還有很多是相同的地方。

例如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孤兒，他們日夕流離浪蕩，以天地爲家，以海角天涯爲國。

他們都有一套自找自吃的本領，不算十分正當的方法，但總是對得起天地良心。

他們也有共同的理想——闖蕩江湖，做一番驚人事業，雖然他們不知誰是他們的祖宗，不過，他們仍然希望光宗耀祖。

他們是在一間破廟中相遇的。

那日也是大雪初晴，時近黃昏，他們從不同的山徑來到這破廟。

他們都是被破廟內陣陣烤肉之香味引來。

廟內大堂，有熊熊的火，烤着不知名的肉。

而他們是飢火中燒。

篝火之前是個半醉的人，乞丐模樣，他正自斟自吃，自得其樂。

兩人竄入廟中，像老鼠般窺伺了一會，終於忍不住的走出來。

其中一少年道：「老伯，我很餓！」

乞丐抬起頭來，並不回答。

另一少年道：「我也是！」

乞丐道：「那又如何？」

「給我一些……」

「給我們一些！」

乞丐把酒壺往嘴裏灌，咕嚕咕嚕喝了一會，才道：「憑什麼？」

兩少年均是啞口無言，無以爲對。

首先開口的少年，道：「橫豎你有多餘的。」

另一少年道：「可憐咱們吧！」

乞丐道：「多餘的？」他又灌了一口酒。

他並沒有喝下去，猛然向兩人噴去，笑道：「這是多餘的。」

兩人被噴，滿臉都是酒。

其中一少年稍爲退後，用袖揩臉。

另一少年却動也不動。

那乞丐欺他倆是少年人，狠狠咬了一口肉，便把那腿子拋在地上，道：「這也是多餘的。」

爲首的少年忍受不住，不過，他仍回眸望了另外那少年一眼。

那少年似欲離開。

「你往那裏？」

「走！」

「走往那裏？」

那少年茫然。

爲首少年道：「我們好好的向他討，他不給我們，在理他說不過，在情……」

另一少年道：「我們去找吃的！」

爲首少年道：「他不給我們吃，這還可以，但侮辱我們，却是萬萬不可。」

少年無言，望着那拋在地上的肉腿子，滿臉可惜。

爲首少年續道：「有道是士可……士可什麼？」

「士可殺……」

「還有什麼不可……」

乞丐居然答上口，道：「不可辱！」

他狂笑。

這實在是另一種難以言喻的侮辱。

爲首的少年，望了另外那少年一眼，這一刹間，兩人似是心意相通。

他竄進，他也竄進。

兩人左右夾攻，打得那乞丐一佛出世，二佛昇天！

乞丐爬了起來，想奔上來，但力不從心，他喝得太多，也吃得太飽。

兩人又再撲上。

不成章的打法，不過，却有同一目的——狠狠的揍他一頓。

那乞丐一連中了六脚。

又再多中兩脚，那乞丐已被踢出門口，外面地堂下斜，積有冰雪，他龐大肥胖的身軀直往下滾。

落到地堂盡頭，他已不能起來。

兩人拍去手上塵土，互相一笑。

他們轉身入內，各人先取下一塊肉，然後猛嚼。

狠吞虎嚥之後，爲首那少年拿起乞丐的酒壺，先用酒洗了壺嘴，然後喝了一口。

他把酒壺遞給另一少年。

少年只是略爲喝了一口。

爲首少年道：「兄台……」一時之間，他似乎不知如何說下去。

另一少年也期期艾艾，道：「兄台……」

「我們根本不是客氣的人。」

另一少年點頭。

「我叫狄一葦，今年十五歲。」

「我叫邢荊，也是十五歲。」

狄一葦道：「我是元月出生。」

邢荊道：「我是三月出生。」

狄一葦道：「我是大你兩個月。」

邢荊道：「我便尊稱你一聲葦哥。」

「我也不謙讓，便叫你一聲荊弟。」

兩人飢腸轆轆之際，萍水相逢，倒算是有緣。

狄一葦道：「荊弟，我們再多





喝一杯。」

「沒有杯子，只能喝一口。」

「好極，我是先喝爲敬。」

邢莉喝了一口。

「荊弟，你似乎有點面善？」

「面善？也許是在那城隍廟前……」

「對，前天我也是路經那廟，可惜人並不多，生活也艱難。」

「你怎麼生活？」

「很難說，要看情形而定，你呢？」

「也沒有一定，也是要看當時情況。」

「荊弟，你家在何方？」

邢莉並沒有回答，半晌才道：「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

「爲什麼？」

「因爲我現在還在找！」

狄一葦笑了起來。

「我找了十三年，自我兩歲懂事開始。」

狄一葦止住了笑意，道：「我都找了十三年半。」

「怎會？」

「因爲我一歲半便開始懂事。」

雖然狄一葦處處表現出自己比邢莉稍勝一籌，但邢莉似是生性較爲淡薄，並不以爲意。

邢莉還道：「你比我大，當然比我早懂事。」

兩人大笑。

篝火仍烈，樹椏架上，仍有烤肉，肉油滴下，引起一陣火焰。

狄一葦道：「能吃的可不要浪費。」

邢莉同意，兩人又各取一塊肉，嚼個大飽。

兩人把酒壺遞來遞去，倒也是其樂無窮。

漸漸兩人已有酒意，腹中又飽，睡意漸濃。

忽然，邢莉道：「那個乞丐不知怎樣？」

「管他作什麼？」

「他侮辱咱們，咱們搶了他的酒肉，也算是扯平！」

「不，他自作賤。」

「我們還是出去看看。」

狄一葦不大願意，但經不起邢莉的催促，勉强起身，道：「他仍在的話，不會放過我們。」

「我只是害怕他冷死在外，他雖可惡，罪不致死。」

狄一葦與邢莉走到破廟之外。

雖說他們酒意正濃，但到了廟外，寒風一吹，也有些寒意，遠處夕陽如血，但軟弱無力。

可是，廟前地堂，卻無那乞丐的踪影。

狄一葦道：「我醉眼昏花？」

「我相信我沒有醉！」

「惡丐呢？」

「不見了！」

「會不會死掉？」

「不會，因爲死人是不會失踪的。」

狄一葦道：「是的，爲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我也想不到？」

邢荊道：「因爲你醉了。」

兩人相視而笑，携手轉身入廟。

回到大殿，狄一葦道：「我睡這邊……」他抬起頭，只見邢荊似有心事。

「什麼事？」

「我害怕那乞丐會回來，找我們晦氣。」

「不會的，大概他是醉了，往另一邊小路走了。」

「但願如此！」

「你害怕他來？」

「是的。」

「我們已合作過一次，成績不錯。」

「那時他已半醉！」

狄一葦道：「荊弟，你不用擔心。」

邢荊仍是愁眉深鎖。

狄一葦道：「咱們雖是萍水相逢，但總算有緣，這次痲煩是咱們引起。」

「那咱們一齊擔當。」

「對，我就是想這麼說，我比你大兩個月，咱們便在這土地廟土地公公之前，結拜爲兄弟，以後是有福同享！」

邢莉道：「有禍同當！」

狄一葦找了兩束樹枝，在篝火之內燃點，遞了幾枝給邢莉，道：「這算是一撮清香，天地爲證。」

邢莉非常乖巧，道：「咱們以後便是兄弟，咱們是同年生……」

「也願同年死！」

兩人拜過當天，又拜廟內的土地公公，再跪下互拜，然後把樹枝插在地上。

兩人相擁。

邢莉道：「葦哥！」

「荊弟！」

兩人只覺熱血沸騰，十五歲，拜天地爲盟，以前是虛幻的夢想，而今竟成事實。

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雖沒有什麼大事，却覺豪氣干雲。

狄一葦道：「荊弟，你可放心大睡了。」

「葦哥，有你在，當然可以！」

這一夜，是平安大吉。

翌日醒來，他們都覺得寒冷，外面是白茫茫一片，原來昨夜又是一場風雪。

這時，篝火已熄。

兩個少年人往雪地抓起一把軟雪，往臉上一塗一抹，便算是洗臉。

他們談了一些瑣事，漸覺肚

餓。

地上還有一些肉，但樹枝却再沒有幾枝。

狄一葦道：「讓我往外面找一些樹枝，再來吃過。」

「不，你是大哥，你在這裏等候，我去找。」

「不！」狄一葦凜然道：「我是大哥，怎可……」

邢莉道：「那麼，我們同去！」

「好極！」

兩人把身上衣物緊束一下，走出廟外。

昨夜一宵，積雪竟及膝，兩人在雪中你追我逐，縱高竄低，十分快樂。

狄一葦踢起了一堆雪粉，朝陽之下，雪粉折射光線，一時之間，五彩繽紛，十分好看。

邢莉道：「葦哥，好看呀！」

「既是好看，你何不也踢一脚？」

邢莉依言。

他扭身把脚一撥，括起一幅弧型的雪粉，向着朝陽閃爍落下，形成比彩虹更好看的圖畫。

狄一葦道：「你踢得更好看。」

於是，你一脚，我一脚，兩人在這雪地之上玩個不亦樂乎，痛快淋漓。

少年是無憂無慮的日子，不可多得的日子。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鷹叫。

「是蒼鷹！」邢莉道。

「這個時候也會有蒼鷹？」狄一葦道。

「對，這個時候應該沒有蒼鷹，也許這一陣急雪，使牠們飢餓極了，出來覓食。」

他們舉目遠眺，只見蒼鷹在天空中盤旋了一會，便漸漸遠離。

狄一葦道：「牠似乎在找尋東西！」

「天氣這麼冷，找吃也不容易。」

兩人來到一個疏落的松林，松是長青樹，在白雪滿枝情形下，更顯得其蒼勁不屈。

地上雪厚，無法看到松枝。

狄一葦上前，踢開了一些積雪，想拾一些松枝回去，兩人是一邊玩，一邊拾松枝，非常開心。

突然，他們都聽見了一陣鷹叫。

天上並沒有蒼鷹，那來叫聲？

他們都停下步來，側耳聆聽。

「葦哥，你聽到什麼？」

狄一葦道：「你也聽見，看來是蒼鷹，不過，那隻蒼鷹已是遠離，何來此叫聲？」

邢莉也覺奇怪，道：「難道我們都聽錯了？」

這時，鷹叫之聲又起。

兩人都似找到聲音的來源，是不遠之處，一棵相當老的松樹之上。

這松樹枝葉茂密，樹頂被白雪覆蓋。

聲音便是來自樹頂。

狄一葦上前，用勁搖樹。

樹上積雪紛紛墜下，使他滿頭白雪。

邢莉看着他，笑了起來，可是，他笑聲未了，一塊積雪墜下，打在他的頭上。

狄一葦也笑了起來。

兩人使勁把松樹樹身搖動。

不一會，他們看到樹上一個小黑影，正在懷疑之際，這小黑影突然撲翼起來。

蒼鷹，是一隻小蒼鷹。

牠正在撲翼，但並不是雙翼齊撲，而是只能撲起右翼，看來是左翼受傷。

邢莉道：「救牠下來？」

狄一葦道：「好極！」

這松樹枝椏非常曲折，不易爬上去，不過邢莉仍是努力，小心的爬近了小蒼鷹。

當他一伸手去抓小蒼鷹，那小蒼鷹不能撲起，但牠尖銳的鳥喙，險些啄中他的手掌。

邢莉一縮手，身體便失去了平衡，跌了下來。

幸好積雪很厚，他跌在雪堆，並沒有受傷。

狄一葦道：「由我來！」

他躍上松樹，左爬右攀，來到小蒼鷹之前，他看過小蒼鷹襲人，已有經驗，他伸出左手，虛晃一下，那小蒼鷹又再一啄。

狄一葦只是虛晃，並不是眞正的伸出，他已趁此機會，五指箕張，已抓住了小蒼鷹的雙翼，飛身下來。

小蒼鷹發出尖銳的叫聲，全身狂動。

狄一葦穩定了身子，道：「呀，這小蒼鷹是左翼受了重傷，不能再飛。」

邢莉道：「快放牠下來！」

狄一葦把小蒼鷹放在雪地之上，牠一獲自由，便拚命的撲起右翼，希望可逃離敵人之手。

牠的努力是白費，反而在雪地上拖出一條血痕。

邢莉似乎有些不忍，道：「把牠放回樹上吧，剛才那大蒼鷹可能便是牠母親。」

「放牠回去？」狄一葦道：「這反而增牠的痛苦。」

「爲什麼？」

狄一葦並沒有回答，他竄身上前，一手提起了小蒼鷹的頭，用力一揑，小蒼鷹再沒有聲响。

邢莉道：「你……你……」

小蒼鷹已死。

狄一葦道：「我這樣做，是減

少牠的痛苦。」

邢莉實在不忍，道：「爲什麼你不想辦法救救牠？」

「救牠？在這冰天雪地，有什麼辦法可以救牠？」

邢莉一時之間，也實在想不出辦法。

「一隻折翼的鳥，猶如一匹失蹄的馬，只有死才是減輕牠們痛苦的方法。」

邢莉道：「你太殘忍了。」

「我殘忍？如果是你，你會怎樣？」

「我會帶牠回去，敷些金創藥。」

狄一葦道：「你才是殘忍……我們的金創藥，有把握治好蒼鷹的折翼嗎？」

邢莉道：「不一定！」

「那你才是眞正的殘忍……既延長了牠生之痛苦，那是眞正的殘忍。」

邢莉實在不甘心，可是，一時之間，却想不出什麼話來反駁狄一葦。

狄一葦看着他，笑道：「荆弟，你年紀還輕，經過的事物太少。」

邢莉道：「你只是比我大兩個月。」

狄一葦道：「有時閱歷多少，不一定以時間來定。」

邢莉再沒有反駁他，他知道狄一葦事實上在看人看事上，是比他經驗豐富一些。

他走上前去，翻起白雪，把小蒼鷹埋葬了。

忽然，一個黑影從天而降。

狄一葦叫道：「小心！」

他一手推開了邢莉，自己也翻身向另一方向而上。

刺耳的尖叫。

邢莉被推，在雪地上翻滾了幾下，才看到那黑影是隻老蒼鷹。

那老蒼鷹一擊不中，又再飛起，然後又再下擊，牠仍然是衝向邢莉。

邢莉又再翻身，不過，這一次稍爲慢了一些，腿上痛極，他奮力踢起，那老蒼鷹被踢中，叫了一聲，又再往上飛去。

邢莉心中想道：「我剛才正爲你兒子的死而替牠辯駁，你這畜牲竟然襲擊我？」

這時，狄一葦已在地上找到了一條樹幹，舞動起來，與老蒼鷹搏鬥。

狄一葦屢用虛招，左晃右晃，騙了老蒼鷹撲下，便狠狠的一樹幹打下，打得蒼鷹怪叫連聲。

牠再撲下，狄一葦早有準備，以樹幹刺出，刺中老蒼鷹胸部，看來牠是受傷不輕，向上竄去，轉眼之間，消失在藍天白雲之中。

狄一葦上前，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

「看你的腿，褲子也給啄破了。」

邢莉仍覺腿處隱隱作痛，道：「那畜牲眞厲害。」

「對敵人仁慈，也便是對自己殘忍。」他把邢莉拉起來，續道：「你爲牠兒子，牠却要襲擊你。」

「牠不知道的。」

狄一葦笑道：「牠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

「知道我使牠兒子不再受痛苦，感激我。」

「牠後來不是一樣襲擊你？」

狄一葦道：「畜牲無情。」

邢莉慢慢的站了起來，一拐一拐的走了幾步。

狄一葦關心地道：「你怎麼了？」

「不致要毀滅吧！」

狄一葦道：「當然不會……」忽然，他臉色一沉，道：「荆弟……」

邢莉也覺得自己的話似乎是過火了一些，道：「葦哥，我只是說笑。」

狄一葦也放鬆了臉孔的表情，道：「我們是結拜兄弟，當然是不會……我實在希望永遠沒有……」

兩人互相攙扶着，走過了雪地。

他們本來是想出來找一些松枝回去的，那知道兩人行行重行行，已進入了一處村落。

昨夜是一場大雪，而今却是天朗氣晴。

附近的鄉民都往村中走，原來村中新建了一間廟，供奉神佛頗多，怪不得他們所住的土地廟，才會那麼香火衰落，鄉民爲了方便，這新廟宇自然是香火鼎盛。

廟的附近，還建有一間相當不錯的食肆。

前面的空地，不覺之間，已成爲了一個墟場，恰巧這日也算是墟期，天氣雖仍寒冷，出來買賣的人也不少。

兩人在人羣中穿插而過。

狄一葦只覺腹如雷鳴，他拖了邢莉上前，問道：「你有沒有銀兩？」

邢莉摸摸口袋，只有幾分錢。

狄一葦道：「我也有幾分錢……怎能吃些好東西？」

「就買一個白饅頭……」

「不，白饅頭難吃，我不慣。」

「你又想出些什麼主意？」

狄一葦眉頭一皺。

邢莉道：「葦哥，如果是鼠竊狗偸得來的錢，我什麼也不吃的。」

「你看葦哥像個鼠竊狗偸嗎？」

邢莉搖了搖頭。

狄一葦道：「如果人們甘心情願的給我們錢，那又如何？」

「那會有人甘心情願給人錢？我不打算扮乞丐。」

「那些乞丐也不會讓你在這裏白乞……」他望了望四週，一時之間，似乎仍未有主意。

忽然，那廟內行出幾個人，都是一些僮僕丫環，看他們雖是地位低微，衣服却也光鮮。

與廟前一個跪在地上的小丫頭，却是雲泥之別。

那小丫頭身上掛了個牌，寫着：「賣身葬父」！

忽然，人們都讓開了路，一個身穿綾羅綢緞的中年婦人，從廟中走出來。

那跪在廟門的小丫頭，放聲大哭。

那中年婦人上前，看到了丫頭身上的牌子，便道：「眞可憐！」

小丫頭哭得更响。

中年婦人吩咐身旁的傭僕，給了那小丫頭一些銀兩，慢慢從廟中走出。

狄一葦道：「有了……你等我一下。」

邢莉想問，狄一葦已竄進一條後巷。

不一會，狄一葦抱着一些東西回來，那是一頭相當漂亮的小狗。

小狗是昏睡在他懷內。

狄一葦道：「快跟我來。」

邢莉不知他在賣什麼關子，尾隨着他。

狄一葦在一頂轎子不遠之處，坐在地上，抱着小狗。

不一會，那善心的中年婦人來到。

她十分好奇的望着狄一葦。

狄一葦對她却不理不睬。

中年婦人好奇地問：「小哥哥，你抱着小狗在這裏作什麼？」

「希望神仙打救！」狄一葦道。

這古怪的答案更刺激中年婦人的好奇。

「神仙？打救什麼？」

狄一葦望了那婦人一眼，道：「打救我小狗。」

「這小狗睡了？」

「不，是痛昏了。」

「什麼？爲什麼會痛昏？」

「因爲牠斷了脚。」

那婦人好心地彎下腰，小心察看小狗，果然，小狗的右後腿，骨骼歪了。

「怎樣才可以救這小狗？」婦人問。

「找個大夫！」

「大夫？狗也有大夫的？」

「當然有，那些牛羊生了病，還不是要找那個劉大夫。」

「你還不去？」

狄一葦並沒有回答，只咬了一下嘴唇，半晌才道：「我沒有錢。」

中年婦人道：「那我雖不是神仙，但我也可以打救牠了。」

狄一葦表現出不相信的表情。

中年婦人道：「你拿這一兩去，請求劉大夫替牠駁骨，就可以了。」

中年婦人說完，把一兩銀子塞在他手上。

狄一葦作出一個不要的樣子，但中年婦人已加快脚步上了轎子。

狄一葦抱着小狗，走近婦人，一臉誠懇的道：「多謝姑奶奶！」

僕人已把轎子抬着離開。

狄一葦目送轎子離去，並且頻頻鞠躬。

當所有人離開，邢莉才走上來，道：「你騙了那女人一兩銀。」

「不，我沒有騙她。」

「你……」

「你看……」狄一葦把小狗放在地上，然後用力一捏那隻受傷的後腿。

小狗因突然的受痛，醒了過來，並轟轟的叫着，拚命找路走。

狄一葦道：「我已把小狗治好了，我便是那劉大夫，我已賺來一兩銀。」

邢莉仍不明白。

狄一葦道：「我答應過你，既不是偸，也不是搶，也不是去行乞，我是醫治這小狗賺來的一兩銀。」

「那小狗是你弄傷的？」

「也不是怎麼弄傷，只是輕輕一拉，脫了臼而已。」

「那你先害了小狗，又再……」

狄一葦道：「你不用再說了，我是光明正大的賺了一兩，我們來吃個痛快。」

邢莉沒有狄一葦的辦法。

表面上看來，狄一葦並沒有做錯什麼，不過邢莉內心是非常明白，其中是有極大不對的地方。

可是，他總無法用說話指出狄一葦的錯處。

正如在殺小蒼鷹，是仁是狠？

正如他弄傷小狗騙錢，是聰明或是個壞蛋？

狄一葦拉了邢莉往那飯店大吃一頓，年輕人心中雖有不快，但經過一番吃喝，倒也忘記了一大部份。

他們把餘錢買了一些柴一些肉，打算再回破土地廟多躭一兩天，因爲天色又突然轉暗。

他們一起回到土地廟的山路之上。

半路，邢莉突然感到有些內急，便對狄一葦道：「你先回去，我解手完便回來。」

狄一葦自己先回破土地廟。

邢莉走入一個樹叢，正在解手之時，便聽到了一聲呻吟的聲音。

開始他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當他解決完了，又再聽到另一次的呻吟，這次是非常清楚，來自那邊樹叢。

邢莉好奇，走上前一看。

走了十來步，又一次呻吟的聲音傳來，這聲音清晰可聞，他可以肯定，那是一個受傷了的人所發出的聲響。

他快步，忽然，有「沙沙」的聲響，似乎是雪瀉的聲音，原來不遠之處，竟是個懸崖。

這懸崖並不太陡峭，因爲是鋪滿了雪，只見雪急速下瀉，邢莉不敢太走近，他害怕失足，自己也跌下去。

聲音是來自那棵松樹，那棵從山邊伸出去的松樹，一片白雪之中隱隱有一個黑影。

邢莉再走近一步，叫道：「有人在下面？」

下面並沒有立即回答，只是一下沉重的呻吟聲。

邢莉又再走近一步。

他踏在一堆白雪之上，那知道白雪之下，是鋪滿了凝冰，他一用力，整個人便滑了下去。

幸好他手腳靈巧，勉強也抓住了附近一些小樹。

這時，他已非常接近下面那棵伸出來的松樹，松樹之上，那個黑影，突然一抖。

一時之間，雪粉紛飛。

原來那棵松樹處是掛了一個人，那人叫道：「小心……千萬不要跌下來……」

邢莉實在覺得奇怪，道：「你受了傷？」

那人道：「非常……嚴重……」

「那我來救你。」

「不……你千萬……不要來……否則……走錯一步……我們兩人也死……」

邢莉已穩住了身子，只見那人好像是掛在樹上似的，既不能上，也不能下。

「我下來看你。」

「不……」

但邢莉已慢慢的滑了下去，接近松樹，這時，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不禁「咦」的一聲，叫了起來。

那人也同時「咦」的一聲，續道：「怎麼是你？」

原來這掛在松樹之上的人，竟是那日在土地廟遇見過的乞丐。

邢莉見他身體似已受重傷，幸好在白雪之下，傷口凝結，並無血流出，但寒冷的天氣，足以折磨他，看來他只有半條人命。

「我救你上去。」邢莉道。

乞丐道：「不，千萬不要動！」

「爲什麼？你受傷不輕？」

「你想救我？」乞丐問。

刑莉點了點頭，雙脚稍動，附近的雪已紛紛而下。

乞丐道：「你仁俠心腸，我非常感激你。」

「那是我應該做的事，何仁俠之有？」

「不，你聽我說，你想救我，也是爲我好，但而今我有一個要求，也是爲我好。」

「什麼？」

「推我下山崖！」

邢莉聽了，甚爲愕然，稍後才道：「難得你在這個時候，仍有開玩笑的心情。」

「我不是開玩笑，你爲我好的話，你推我下去。」

「爲什麼？」

乞丐深沉地嘆了一口氣，道：「我衣服被枝椏鈎着，我不能自己躍下去，否則我早已自己跳下去。」

「你爲什麼尋死？有道是好死不如惡活！」

「不，我而今已是半身癱瘓，十多個時辰暴露在冰雪之下，我身體已大半報廢，就算你有本領救我出去，僥倖再生存下去的話，我下半生也只能躺在床上。」

邢莉道：「你不用多說，我怎能推你下去，我一定有辦法救你上來。」

乞丐還未答口，邢莉又再滑下了一些。

這一滑邢莉剛好是用脚頂着其中一個枯樹叢，這時，他才發現自己也身處非常危險的地方，假如稍一不愼，再滑下去，便不知道會葬身在什麼地方。

乞丐已是非常力竭，但仍鼓其餘力道：「不要再動了……如果你再自作聰明，你既救不了我，也救不了自己，你只要推我下去，既救了我，也救自己，何樂而不爲？」

邢莉穩住了自己的身體，好奇地問道：「爲什麼我推你下去，是救了你？」

「因爲我一定沒有生存下去的希望，我在這裏，已受了半天風雪，你推我下去，使我不再受苦，這豈不是救了我，勝過西天活佛？」

「我實在不能！」

「爲什麼你這麼殘忍？」

邢莉啞口無言，也實在難以解釋。

他看着乞丐，只見他臉色比冰雪還要蒼白。

乞丐的臉突然抽搐了幾下，道：「你不單對我殘忍，你要救我，也對你自己殘忍。」

「爲什麼？」

「因爲你救我之時，可能失足，救不了你，你自己會先死，對你自己，是否殘忍？」

「我可以上去找人……」

「我不能想像，在這方圓百里

之內，有什麼人可以救我，我也不敢想像，在我等待你叫人來這一段時間，我如何痛苦地活着。」

邢莉沉默不語。

乞丐道：「如果我是你，我便會推你下去……」乞丐的聲音已變得非常瘖啞。

邢莉仍然無語。

乞丐道：「做大事的人，何必拘泥於婦人之仁？」

他閉上了眼睛，似不願再說。

邢莉外表是呆着，但他內心却像大海的波浪一般，波濤洶湧，動盪不已。

乞丐的話自有其道理在。

忽然他想起狄一葦一手握死折翼的小蒼鷹，他是仁？是狠？

自己應否推這自己無力求死的乞丐，這也究竟是仁還是狠？

他實在無法下一個決定。

乞丐發出了震動他心弦的一聲嘆息。

忽然，邢莉下了決心，用力一推，那乞丐立時掉了下去，轉眼不見，但深谷傳上來的一陣叫聲，却是一陣似帶有歡欣的叫聲。

生是歡愉死是苦，抑是生是苦而死是歡愉？

邢莉但見自己雙手不斷的發抖，身體稍一動，幾乎也跌了下去。

他不敢再怠慢，一步一步地小心爬回崖上。

當他回到破土地廟時，整個人像要散開了似的。

狄一葦在門外，等了這麼久，正想出外尋他，見他回來，滿臉蒼白，急忙迎他入內。

幸好廟內已起了一個篝火。

熊熊的火把邢莉拉回現實，他控制了自己的心情，却控制不了自己雙手。

他雙手不斷地抖動。

狄一葦道：「你去了那麼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遇到了那個乞丐。」

「他打你？」

「他……」邢莉把事情說了一遍。

狄一葦聽了，半晌才道：「荊弟，你沒有錯。」

「但我殺了人。」

「既然可以讓他安息，殺人又何妨？而今你可以體會到我殺折翼小蒼鷹之事。」

「不過，那是一個人。」

「是的，我明白你的心情！」

* * *

事情過了三天，邢莉的心情才恢復過來。

而天氣也轉暖。

狄一葦道：「你有什麼目的地要去？」

邢莉搖了搖頭。

狄一葦道：「而今沒有風雪，山上一定有很多羚羊出現，那些羚羊非常靈活，捉着牠們，並非易事，你想試一試嗎？」

邢莉無可無不可。

少年人好玩，上了山上，活動筋骨，兩人又回復昔日一邊互相追逐，互相戲謔的遊戲。

他們不知走了多久。

上雪山並非容易之事，上兩步跌下三步，白雪狂瀉而下，既危險，却又刺激。

忽然，狄一葦定着身子，道：「你看！」

邢莉也定了下來，隨着狄一葦所指，只見山上一處石坡之上，出現了幾隻大角的羚羊。

這些大角羚羊，如果是一動也不動的話，就活像一塊大石似的，但當他們活動起來，却是靈巧異常，竄高躍低，似是毫不費力。

狄一葦道：「你學過武功？」

邢莉道：「三脚貓。」

「輕功？」

「我不知道，跳上跳下，有人指點過，祇是跳得高些和快些。」

狄一葦道：「老實說，我也是如此，我也沒有學過什麼……我們勢均力敵，便來一次打賭。」

「賭什麼？」

「活捉一隻羚羊。」

「你在開玩笑？」邢莉道。

「不，我知道羚羊不易捉是事實，但唯有困難的事才有挑戰性。」

「這話不錯。」

兩個小伙子都是好勝心切，分別從兩個山坡奔上較高一處的山坡。

那些羚羊警覺性非常高，稍有異動，四散奔逃，轉眼已不見踪影。

兩人非常失望。

忽然，大石後面却露出一雙小角，那是一隻小羚羊，可能因爲還不懂事，或是貪玩仍沒有走。

狄一葦指一指，兩人會意。

他們就以這羚羊爲目標。

這次兩人移動更爲謹愼，幾經辛苦，他們已漸移近小羚羊，但小羚羊已有警覺。

他們同時撲出。

小羚羊同時一躍，上了另一塊岩石之上，兩人再度跟上，他們的跳躍功夫，與小羚羊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當他們穩住身形，已不見小羚羊的踪影。

羚羊掛角，了無痕跡！

兩人有點失望。

可是，當他們再抬起頭來，却又發現那小羚羊仍在，是在更高之處。

兩人又互相望了一眼，再奮身而上。

小羚羊似有意與他們玩耍一般

，看着他們，待他們眞的近了，才縱身一躍，往另一塊岩石跑去。

上得高了，那小羚羊又再往下躍，牠似乎是害怕兩人不和他玩耍似的。

兩人看着小羚羊的竄高躍低，不費吹灰之力，實在是恨得牙癢癢的，可是，他們又無能爲力。

這樣過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兩人已是氣喘如牛，但看那小羚羊，却仍是氣定神閒。

邢莉喘着氣道：「我看是鬥不過了這畜牲。」

狄一葦道：「越是鬥不過，我越是要捉牠！」他生來就是這副德性，休息了一會，又開始追逐。

兩人都是精力充沛，旣爲玩耍，也爲心頭一口氣，撲向小羚羊。

小羚羊玩了這麼久，似有厭倦之意，突然，騰身向上一躍，躍過了幾塊大石頭。

兩人幾經辛苦追上，可是，翻過那幾塊大石之後，再沒有小羚羊的踪影。

邢莉道：「沒有了，走吧！」

「不，牠走不了多遠。」狄一葦明知是再追不到，但他依然口硬。

兩人看了一會，同聲道：「還是下山吧！」

他們轉身下山去。

當他們走不了兩步，突然，聽見一陣「沙沙」的聲音，兩人回轉身來，並沒有什麼異樣。

狄一葦道：「難道是雪崩？」

邢莉笑道：「不會，天剛下雪不久，那會這麼快便雪崩，可能是一些積雪瀉下。」

忽然，在三十丈以外，幾塊大石之後，有一個人冒上半空。

是的，是一個人。

兩人互望一眼，臉上古怪的表情，好像互相在詢問：「我們是眼花嗎？」

他們並沒有眼花。

那人全身白衣，一頭散開的白髮，又再在石塊之間冒起，然後迅速下墜。

「山魈妖怪？」狄一葦道。

「當然不會，是個人，是個白衣白髮的老人。」

他們立即往前看。

可是，走不了兩步，他們又再呆住，因爲那堆大石之後，又再冒起另一個人。

那人是一身灰衣，但也是白髮白鬚，他迅速飛身而上，也迅速落下。

邢莉道：「兩個？」

兩人也不再說話，迅速往二個老人冒起之處走去。

他們過了那幾塊大石，只見石後是一個碗狀的淺谷，這淺谷滿是白雪，當中便坐了那兩個老人，一是白衣，一是灰衣。

兩人盤膝相對而坐。

這時，忽然一陣狂風颳起，兩人白髮迎風而起，衣袂獵獵，十分好看。

不過，這時兩人雖在風中，却閉目不動，宛似兩尊石像，可是，兩人忽然同時叫了一聲，各自雙掌齊出。

雙掌一碰，似有火花迸出。

他們互擊的力量實在大，各自向後退了十丈，然後各自向空中騰起。

在半空之中，他們又出第二掌。

這掌沒有什麼火光，看似柔弱，却是隱隱含有雷聲，兩人都被對方內力所震，在空中連翻三個觔斗，又再落下，盤膝而坐。

他們在白雪之中，掀起雪粉，尤如天降大雪，煞是好看。

狄一葦道：「他們在決鬥！」

「是的，兩個老人，還有什麼好鬥的？」邢莉道。

「兩人功力悉敵。」

「走吧，他們在這深山決鬥，當然是不想別人知道，我們不走，被他們發現，想走也來不及。」

狄一葦道：「他們都是高人？」

「當然是，我們只看過他們兩掌，兩掌都是雷霆萬鈞……什麼……什麼……」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形容詞。

狄一葦道：「你看不出這是一個好機會？」

「什麼機會？」

狄一葦未及回答，因爲谷中兩個老人又再出招，這次並不是以掌擊掌。

他們仍是盤膝，但兩個人的屁股却似裝了輪子一樣，在淺谷之中迴旋追逐。

他們越追越快，漸漸，兩人已不知是誰在追誰，不斷在旋轉。

因爲谷邊是斜的，兩人越追越上，就像兩顆骰子在碗中打轉一般。

幸好是一個白衣，一個灰衣，仍可看到他們的身形，不知追了多久，終於慢了下來。

這情景看得狄一葦與邢莉二人眼花撩亂。

那兩個追逐的老人停了下來之後，仍然是相對而坐，兩人經過這一番不知是誰追誰的追逐，也覺氣喘，胸前衣袍急速起伏。

狄一葦不知是有意抑是無意，把一塊有拳頭般大的，不知是石塊還是雪塊，推了下谷。

兩老人突然警覺，同時翻起一掌。

那雙掌勁力同時迫向下墜的石塊。

「轟」的一聲，那石塊就像中心藏了炸藥似的，在半空中爆成碎

沙。

那當然不是石塊之中藏有炸藥，而是兩個老人勁力厲害，在互相拼合之時，把石塊擊碎。

「誰？」兩老人同時開口。

邢莉一手拉了狄一葦，轉身便走。

狄一葦道：「慢着！」

兩老人再異口同聲道：「誰？」

狄一葦索性站了起來，道：「是我們……」

邢莉被他一拉，也無法不站起來。

白衣老人道：「是天意？」

灰衣老人道：「是天意！」

白衣老人笑道：「這三十年以來，你是第一次與我意見相同。」

灰衣老人也笑道：「你何嘗不是。」

狄一葦道：「兩位世外高人，我們二人……」

白衣老人似沒有聽見他說的話，白衣老人道：「我還以爲我們之間的幾十年恩怨，今日可以解決，看來……」

「你我已是傷了，何必再……」

白衣老人道：「我們是鬥不了，但天意却要我們鬥下去。」

灰衣老人道：「難道你想……」

「正是！」

兩人互望了一眼之後，再轉望站在谷上的狄一葦與邢莉二人。

白衣老人道：「你們是什麼人？」

這話一時之間，實在難以作答。

狄一葦道：「我們……我們都是好人。」

白衣老人笑道：「好人，好人通常都是不會說出來的，說出來的，大多是……」

灰衣老人道：「你們無論是什麼人也好，下來。」

狄一葦似乎毫無顧忌，便要下去。

邢莉道：「不知他們是什麼人，我們倒不如……」

狄一葦已一把將他抓住，用脚一勾，已把他勾跌，兩人便像坐滑板一般滑了下去。

白衣老人道：「我姓常，單名一個傲。」

灰衣老人也道：「我姓罕，也是單名一個謙字。」

兩人同道：「常傲老前輩，罕謙老前輩。」

「我叫狄一葦。」

「我叫邢莉。」

常傲道：「老東西，怎麼選？」

罕謙道：「你先選。」

狄一葦與邢莉問道：「選什麼？」

常傲與罕謙並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

常傲道：「在這時間，我們對他們無從了解。」

罕謙道：「兩人筋骨也差不多，年紀也是相若。」

「有一樣東西是看不見的。」

「什麼？」罕謙問。

「腦筋！」

「是的，你一向認爲自己腦筋靈活，那你有什麼好提議？」

常傲想了一下，道：「我有個好辦法。」他頓了一頓，轉向狄一葦與邢莉二人，道：「你們小心聽着我說這故事。」

狄一葦與邢莉二人均感奇怪，這個時候，這個白衣老人竟會說起故事來。

灰衣老人罕謙只是微笑。

常傲道：「從前，呂洞賓下凡，見到兩個窮家的孩子，連吃也沒有，便用手指點石，變了一些黃金出來，預算給兩個孩子，兩個窮孩子，一生也沒有見過這麼多黃金，當然是十分高興，呂洞賓便把金子分作兩份。

「其中一個孩子却把黃金推開，他竟然不要，你認爲那孩子發瘋？還是有其他理由？」

狄一葦與邢莉互望一眼，很明顯常傲是出題目考他們的智慧。

邢莉想開口，但他仍先望了狄一葦一眼。

狄一葦道：「你先說！」

邢莉道：「那孩子不要黃金，是因爲他知道無功不受祿，不能胡亂接受人家財寶。」

常傲聽了，有點詫異，然後轟然大笑起來。

罕謙也稍爲愕然，只露出微笑。

常傲道：「你呢？」

狄一葦道：「他不要黃金，因爲他想要另外一樣東西，對嗎？」

常傲點頭。

「要什麼？」邢莉問道。

「當然是要呂洞賓的手指。」

常傲笑道：「好聰明的傢伙。」

邢莉道：「這豈不是太貪心？」

罕謙道：「好心腸！」

常傲又再想了一下，道：「好了，我們如今掉轉一個方式，你倆隨便向我們發問，看看你們的智慧如何？」

罕謙道：「這次先由你問，狄一葦。」

狄一葦眉頭一皺，道：「小子讀書不多，見聞也不廣，怎能難倒兩位高人？」

這話看似謙虛，却又包含着讚美兩位高人，天下人那個不愛讚美奉承，兩人微笑。

狄一葦道：「我想問一些很遠的事。」

「你問，快問！」常傲道。

「我想問，天上有多少星宿？」

兩人聽了，呆了一會，這問題實在教人難以作答，一時之間，有些尷尬。

常傲道：「那麼遙遠，誰會知道。」

狄一葦道：「是的，我改問一些眼前的問題。」

常傲道：「好極！」

狄一葦道：「請問兩位前輩，你臉上有多少鬚根？」

兩人又是一愕，隨即爆出轟然笑聲，異口同聲道：「好小子！」

這問題當然也是無法作答。

狄一葦是一臉得意的表情。

罕謙道：「邢荊，你要問什麼？」

邢荊有點怯生生地，問道：「我只想問：兩位前輩，你們的傷勢怎樣？」

這話一出，狄一葦先笑，道：「這是一個什麼智慧的問題？」

可是，常傲與罕謙二人本也想笑，但他們却笑不出來。

常傲道：「我不能說！」

罕謙道：「我也不能說！」

狄一葦道：「爲什麼？」

兩人不答。

半晌，常傲才道：「你也是個好小子，我們現今是決鬥之中，怎能把傷勢告訴對方？」

罕謙道：「其實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不少。」

常傲道：「你比我好不了多少。」

兩人說了這兩句，面色似是大變。

常傲道：「好了……咳……你先選吧！」

罕謙道：「這建議是你提出，你先選！」

「你不怕我選個質素較優的？」

「通常是寶物沉歸底。」

常傲道：「我先選……狄一葦，你願作我徒弟嗎？」

罕謙道：「好極，邢荊，你想我把武功傳給你嗎？」

狄一葦一聽這話，便立即上前，跪在常傲面前，叩頭道：「師傅在上，請受徒兒一拜。」

常傲本是痛苦的臉孔，出現了一些微笑。

邢荊却沒有，他有點遲疑。

罕謙道：「邢荊，你不想拜我爲師？」

「不！」邢荊道：「我爲什麼要拜你爲師？」

「這問題實在是問得好。」罕謙道：「狄一葦，你知道嗎？」

狄一葦搖了搖頭。

罕謙道：「那麼你爲什麼又拜又跪？」

狄一葦一時之間似是啞口無言，不過，他是一個腦筋靈活的人，隨即接口道：「我能得到這樣一位武功高强的師傅，我根本不用問理由。」

常傲微笑。

罕謙道：「你呢？」

「我……我覺得我自己無德無能，也不是什麼學武的材料，我只是害怕我這個劣徒害了名師。」

邢荊這話倒也說得得體大方。

罕謙道：「無論如何，這件事也要告訴你們的，對嗎？」

常傲道：「當然，還要講淸楚規則。」

「你說……你口才伶俐！」罕謙道。

常傲也不推辭，正想說話，但臉上又露出一股痛苦的神色。

不只常傲如此，罕謙也是如此。

兩人看着，十分奇怪，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常傲道：「狄一葦，你過來！」

狄一葦依言過去。

罕謙道：「你也依着他做，過來我的背後。」

邢荊也依言。

常傲道：「你按着我脊骨第三節，然後移左三寸。」

狄一葦以雙指先找出脊骨第三節，然後向左移了三寸，道：「是這裏嗎？」

常傲點了點頭，閉起目來。

罕謙也是如此吩咐，而邢荊也一一做了，跟着罕謙也閉起目來。

常傲道：「你有多少氣力，便使多少氣力出來，向那地方打去。」

狄一葦與邢荊都有點猶豫。

罕謙道：「出盡你生平之力。」

狄一葦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拳打出，他果眞是出了生平之力。

只見常傲把腰一伸，吐出了一口血出來。

這情形嚇得狄一葦不知如何是好。

邢荊更是不敢動手。

罕謙臉上神色更爲痛苦，叫道：「邢荊，你還不動手？」

邢荊被他一喝，只好上前，不過，他實在怕罕謙吐血，不敢盡力打下。

這一下不大不小，打得罕謙不斷咳嗽，却沒有血嘔出來。

邢荊也不知是對是錯。

罕謙怒道：「你想害死我？」

邢荊急道：「不，不，我只想幫助老前輩。」

「要助我便大力一拍，拍到我嘔血爲止。」

罕謙這樣吩咐，邢荊只好用盡了生平之力，一拳打出，罕謙立即嘔了一灘血。

他吐完了血，臉色反而平和了。

常傲道：「狄一葦、邢荊，你們聽着，我們兩人都是時間無多……我們兩人，一向是生死之交，不幸的是，我們之間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我們沒有時間解釋，我只能告訴你，我們二十歲那年相遇，打了一場架，不分勝負，自此之後，我們相約二十年一戰。」

罕謙道：「我們這一戰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戰了。」

兩人心中暗算一下，第三次的相約，已是六十年之後，而他們在二十歲始相遇，那麼，這兩人年紀豈不是八旬？

他們皆是白髮白鬚，但看他們臉容、動作，實在沒有人相信。

常傲道：「我們第一戰，是我勝了，但第二戰，是他勝了，而這是第三戰。」

罕謙道：「我們都勝了，也都敗了！」

狄一葦與邢荊都不明白。

常傲道：「在這每隔二十年一戰當中，我們各自在江湖上，名山大川之中，搜求各種武功，務求在下一次的決戰之中，打敗對方。」

「在這分隔期間，我們不見面，但對方若有危難，我們若得消息，也必想盡辦法相救。」罕謙道。

「因爲我們經過六十年的搜求武功，這最後一戰，我們已盡平生之力，他打中了我的氣門，我也打中他的血門，因此，我倆時日無多……」

狄一葦奇道：「我聽人家說過，天下有一對決鬥老人，便是你們？」

邢荊也道：「江湖上流傳兩位武功深不可測的高傲老人與謙虛老人，便是你們？」

常傲道：「正是，而我們這最後一戰，再沒有下一次，不過，當我們各人最後一擊之時，發現有人來到，我們都覺得那是天意。」

「是天意要我們繼續下去。」

狄一葦道：「怎麼繼續？」

「我們的身體不可繼續，但精神却可。」

授徒接棒　誓求勝果

這一次邢荊倒是聰明，道：「你要我們倆像你們一樣？」

罕謙道：「正是！」

常傲道：「我們過去是勢均力敵，因此，我們是可以有三次的決戰，但而今……」

「你認爲邢荊比狄一葦差？」

「他在我們面前的表現，已可知過半。」

「常傲，你的眼光錯了。」

「錯什麼？」

「我不便在他們面前說出……而且我們也沒有時間，兩位聽着，你們願意持續我們二十年一戰……時間並不重要，只要你們相約，在練習武功到了一段時間，便來一戰。」

狄一葦望了邢荊一眼，滿懷信心地點頭。

邢荊先望了狄一葦一眼，再望罕謙一眼，然後點頭。

罕謙道：「你們相約決鬥，但你們却絕不是敵人，平時誰有難，或者是江湖之中有事，應盡學武之人的天職，鋤强扶弱！」

常傲道：「咱們的目的是以武維繫友情，也以友情找尋更高深博大的武功。」

狄一葦與邢荊都覺得這兩人極爲古怪。

狄一葦道：「你們日子……你們怎教我們武功？」

常傲道：「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早已收了你爲徒，而我的居處，有大量武功抄本，都是我在這六十多年來的心血結晶。」

罕謙也道：「我的情形也是一樣，六十年來，我們鑽研各家各派武功，在兩次決戰之後，我們又共同交換心得，因此，只要你們肯學，一生也學不完。」

邢荊道：「沒有人指點……」

「這點你大可放心……我們先各傳你們一套心經，這套心經是所有武學的根基與根源，然後是一理通百理明，不過，這也要靠你們的毅力，才能成功。」

狄一葦道：「好極！」

邢荊也道：「好極！」

常傲道：「狄一葦，你跟我來這邊。」

罕謙也道：「邢荊，你跟我去那邊。」

邢荊走過去，扶着罕謙，這時的罕謙，已有一些衰弱的表現，邢荊索性抱起他過石頭的那邊。

罕謙道：「你盤膝，運氣，然後……」

他說了一連串的心經起始之式。

邢荊是練過一些武藝，那只是拳脚功夫，那有什麼眞正的內力？而他對這內功心法，全無認識。

罕謙說了一番，猛然發覺，邢荊似無法領會，便道：「你跟着我練……先盤膝，吐氣……」

邢荊這樣跟着罕謙練，反而有效。

罕謙道：「我沒有時間，假若你要如此才學懂，我死了幾次，你還未懂。」

邢荊臉上有些羞慚，有些歉意。

他吶吶地，不知怎樣說才好。

罕謙道：「你試試跟我說——氣在丹田，隨氣上而脈移……」

邢荊跟着他說。

罕謙又再道：「氣在靈台，氣運下而轉。」

邢荊又再跟着，不一會，他竟然可以把上下各句相連，念了出來。

罕謙高興道：「你記性好，不用心急，你唸熟我這心經之後，日夜不停的念，自有體會。」

邢荊道：「師傅，我恐怕辜負你的心意。」

罕謙笑道：「邢荊，你不用介懷，人生在世，盡了心意本份，那便成了。」

邢荊道：「我怕……」

罕謙止住了他的話，道：「不要再說怕甚麼，你說怕甚麼，你眞的會變成怕甚麼，但如果你說甚麼都不怕，結果是眞的，甚麼也不會怕！」

邢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罕謙又道：「這是呼吸六則：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邢荊跟着念了一遍，然後道：「這六則是甚麼意思？我實在不明白。」

罕謙道：「這呼吸六則，是要你自我控吸，把呼吸與意識合成一體。」

邢荊仍是滿臉疑難之色。

罕謙道：「我沒有時間與你解釋，幸好我們漢人的文學，有一種獨有的魅力，你越多讀，讀到稔熟，你自然而然便會明白！」

邢荊唯唯諾諾。

於是，罕謙又再把幾篇他自創的心法，傳了給邢荊，邢荊是囫圇吞棗。

常傲那邊情形却是完全不同。

狄一葦本身有些根基，加上頭腦靈活，常傲只是把一些功夫的根基綱要，一邊說一邊加以示範，狄一葦便好像明白了不少。

狄一葦越是明白，常傲便越教越多，彷彿要把幾十年功夫，都要在一時之間，完全傳授給狄一葦似的。

開始的時候，狄一葦眞是聰明伶俐，但越學越多，越來越艱深，他實在無法領略，可是，他的表面，仍裝作非常明白。

他心下想，這時不明白，也不打緊，將來找到他的手抄武功秘本，自然可再重新領略。

常傲也覺開心，臨死之前，找到這一個聰明的徒弟，今生不能鬥赢罕謙，相信自己徒弟也一定能勝過罕謙的徒弟。

常傲道：「狄一葦，我的居處有一處非常特別的地方，當你發現那裏有一片牆壁，非常灼熱，你要忍着身體痛苦，抱着熱壁，你的功力自然大進！」

狄一葦道：「我一定會如師傅所願！」

常傲道：「你一定要勝過邢荊，不過，你却絕不能用不正當的手法！」

「我不會！」

「不，我知你會，聰明的人，常常會被聰明所誤，你替我與邢荊鬥，絕對要遵守公平原則。」

狄一葦道：「好極！」

常傲非常認眞而嚴肅道：「我不是說說而已，假若你對邢荊有半點不公平，我泉下有知，亦化厲鬼來阻止你！」

狄一葦實在想不到常傲是如此認眞，只好也非常認眞的指天發誓道：「我與邢荊之戰，絕對公平！」

常傲道：「還有，武術之道，博大精深，我的武功雖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但並不是說世上武功便是如此，就以罕謙來說，我這次與他一戰，雖爲平手，其實可能他仍有絕世武功，沒有使出來，因此，所謂勝敗，很多時候並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狄一葦對常傲的訓示，只是半明半不明，不過，他的心是非常興奮，自己日夕盼望遇上高人，學到上乘武功，想不到此一刻是夢幻成眞！

常傲把一幅用布繪的圖交了給狄一葦，並且再三叮囑，這圖一定不能留傳外界。

他想了一會，似乎是一切都已交代妥當，便對狄一葦道：「我們出去！」

狄一葦道：「師傅，其實你與罕謙師叔之間，有甚麼恩怨？」

常傲聽了，似在回憶，而整個人陷入了回憶之中。

狄一葦不敢打擾他。

過了一會，常傲臉孔抽搐了一下，又再出現一些痛苦的神色，他才從回憶中驚醒過來。

狄一葦道：「師傅，你沒有……」

「沒事……不過，我看我沒有時間向你交代我與罕謙相鬥的原因，也許，日後你在我住的地方內，找到我們相鬥的原因，你扶我出去。」

狄一葦扶着常傲，只覺他身軀是非常灼熱。

兩人來到剛才他們比鬥的谷底。

邢荊亦扶了罕謙來，兩人相對而坐。

罕謙看到常傲臉如火紅，道：「你時日無多了！」

常傲看着罕謙的臉孔，他是大大不同，臉色蒼白，有些怕人。

常傲道：「你也比我好得不多！」

兩人相視大笑一會。

罕謙道：「我們很久也沒有這

麼暢快地笑了！」

「是的，可惜我們歡笑的日子並不太多！」

「希望他們並不會像我們！」

「但願如此！」

兩人沉默了一會，各閉着眼睛。

罕謙道：「老友，你臨死之前，還有甚麼願望？」

「沒有甚麼，一切都如願了。」

「與我們八拜之時所言，同年同月同日死？」

「這固然是一心願，也是我們結拜之情，但我如願的是，有了一個好徒弟，他日勝你，也是一大心願！」

「勝我徒兒，這又未必！」

常傲似乎不想與罕謙再有口舌之爭，道：「我在死之前，還有兩件事想問你！」

罕謙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實在不明白，這裏兩個人，你選徒兒，一眼看去，便知兩個大大不同，爲甚麼你不與我一爭？」

「你說狄一葦勝過我徒兒邢荊？」

「狄一葦聰明伶俐，就是這表面，也勝邢荊一籌！」

「不，表面的東西，很多時候並不一定可靠，我的徒兒邢荊也一樣是聰明，記性極佳，他有成就時，大有可能在我之上！」

「你如此看好他？」

「是的，我一生之中，沒有看錯過一個人！」

「對嗎？」

罕謙道：「我選了你，與我作爲八拜之交，難道我選錯了，也看錯了人？」

常傲一時之間，無以爲答。

罕謙道：「邢荊，師傅對你信心十足，有一日你勝了狄一葦，你一定要在我墳前，把詳細情形一一告我！」

常傲問狄一葦道：「一葦，我希望把勝利的消息告訴我的人是你！」

狄一葦與邢荊同時道：「但遵師命。」

罕謙道：「老大，還有一件甚麼事？」

常傲道：「江湖上一向叫我高傲老人，而你被稱謙虛老人，好像我是個大反派，而你是個正人君子，但事實上，我知你不是！」

罕謙微笑。

「我生來傲骨，這點無可置疑，你外表謙虛，其實你是不是謙虛？」

罕謙道：「罕謙！」

「甚麼？」

罕謙再重覆道：「罕謙！」

「甚麼？」

「你仍不明白？」

「罕是罕有的罕，謙是謙虛的謙，你說我是一個謙虛老人嗎？」

「罕有謙虛，很少會謙虛！」

「換句話說，你並不謙虛！」

「當然，我是個謙虛的人，也不會跟你鬥了六十年，六十年，是多長的時間，一個甲子！」

常傲大笑，道：「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我明白你與我一樣高傲，不過，你的名字有個謙字，人們便以爲你是個謙謙君子！」

「是的，我常常說過，表面的東西，並不一定正確的，你認栽了？」

常傲大笑，道：「想不到，我將死之前，才領略明白這簡單的道理！」

罕謙也大笑。

兩人這時收斂了笑容，他們仍然打坐，但却漸漸移近，直至兩人面對着面。

他們各自伸出雙手，互相擁抱。

良久，他們動也不動。

狄一葦與邢荊等了很久，不敢稍動。

漸漸，他們感到有些不對勁。

邢荊輕聲叫了一聲，道：「師傅！」

沒有回應。

狄一葦也叫了一聲，道：「師傅！」

也是完全沒有反應。

兩人走近，發現兩人身體已經冰冷。

他們迅速的將兩人分開，只發覺兩人已沒有了呼吸，但臉露微笑。

想不到這一雙鬥了六十年的老人，竟會如此終結他們的生命。

看來他們是無憾的。

狄一葦道：「你師傅有沒有告訴你，他們是爲甚麼相鬥的？」

邢荊搖了搖頭，道：「沒有，你呢？」

「也沒有，不過，他說我回到他住的地方，也許會發現一些文字，你呢？」

「也是如此，我實在不明白。」

「不明白甚麼？」

「他們相鬥六十年，但却不像仇敵，而且是八拜之交，你說他們相鬥是兒嬉嗎？也不見得是，因爲他們臨死前仍要找人繼續他們的相鬥，更要那勝利者在他們墳頭前朗說勝利經過！」

「你說他們眞的有仇有恨？他們却是一臉祥和，雙手擁抱而死的！」

他們實在不能明白。

狄一葦道：「這個相鬥的諾言

，我們一定要實踐嗎？」

邢荊道：「我看並不一定！」

忽然，常傲與罕謙的屍體不知是因爲斜坡太斜，還是有所感應，都向下滑了一些。

兩人嚇了一跳。

他們脫下身上的衣服，把兩人的臉部蓋上了。

邢荊道：「看來我們不能不實踐這個諾言！」

狄一葦道：「我想是……」

「不過，我們相鬥，只是武功的比試，我們還是好朋友？」

「當然，正如師傅所言，他們相鬥六十年，也是朋友，我們開始是好朋友，終結也是好朋友！」

他們互相擁抱了一下。

這擁抱表示了他們友誼的眞誠，也表示了相鬥的眞誠，人生永遠是充滿矛盾的。

狄一葦道：「甚麼也別說，我們先埋葬了師傅！」

邢荊道：「對，他們實在是一雙好朋友，就讓他們永遠安息在這山谷之內吧！」

兩人在谷底找尋了一個適當的位置，把兩位師傅並排的埋葬了，他們在墳前跪了一夜，算是一個簡單的儀式，追悼兩位老人家。

翌日，天氣又再轉寒，雪花開始飄下。

邢荊道：「葦哥，我們就此分開？」

狄一葦道：「根據兩位老人家的吩咐，我們是應該各自去找尋他們的秘密寓所，然後找出他們的武功秘笈，各自練習，相約在二十年之後，作第一次相鬥！」

「二十年之後？」

「你想那時我們會變成甚麼？」

「那時……那時，我會有些老態龍鍾！」

「不，二十年之後，我們只是三十五歲，那會……」

「那時我們應該是英姿颯爽！」

邢荊嘆了口氣。

「你爲甚麼嘆氣？」

邢荊又嘆了一口氣，道：「本來，那時我們都是盛年之際，大好人生在眼前，我們却要以性命相鬥，而相鬥結果，可能有一個要死！」

「相鬥至死？誰說的？」

邢荊道：「只是我說的！對，兩位師傅也沒有說過，我們要遵守相鬥的諾言，但並不一定要相鬥至死！」

狄一葦道：「對，我們只是相鬥，相鬥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甚麼方法？」

「譬如是武藝的相鬥，招數的相鬥，口才的相鬥，他們並沒有限制過我們！」

邢荊道：「對，我們不一定要大打出手！」

「當然，我們只是相鬥而已，其實，我們兩人相聚在一起，時時也在鬥！」

邢荊笑道：「葦哥，你眞聰明！」

狄一葦道：「不過，我仍有些地方，不能自我開解。」

「甚麼？」

「我們相聚沒有多久，便要分開，各自學他們的武功，一個人單獨在山洞之內，練武功，打坐，那實在不是一件痛快的玩意兒！」

邢荊道：「雖是練武，但一個人對着石壁，沒有人互相切磋詢問，也不是味兒！」

兩人各自沉思了一刻。

忽然，兩人都同時歡呼起來。

狄一葦道：「荊弟，你想到甚麼好主意？」

邢荊道：「葦哥，你先說！」

「不，解決相鬥由我，練功之事，照理也應由你想出辦法！」

「師傅說過，我們是要各自練功，不過，他們並沒有說過我們在練功期間不可相見，譬如我們練一個月，便出來暢聚一下，既可喝酒，又可說說武功心得，那才是人生一大享受！」

「對，這實在是個好主意！」

狄一葦道：「雪越下越大，我們先入鄉鎭好好的吃一頓，然後問清楚路徑，再相約見面的日子！」

「好極！」

兩人各向自己的師傅墳頭拜祭，然後各自交換再拜。

＊　＊　＊

他們走出那山谷，仍然回望。

邢荊道：「這地方沒有人到，也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如果我們這樣離開，一旦我們認不出路，那永遠也沒有人可以代替我們拜祭師傅！」

狄一葦道：「我們可以畫下一個地圖！」

「可以，我們叫這谷作甚麼？」

「我們可以起一個名字。」

邢荊道：「我有一個！」

「快說出來！」

「兩位老人家相交、相鬥六十年，已到了一個無我無物的境界，就叫這山谷作『忘情谷』吧！」

「好極！」

狄一葦在山谷邊緣處，找到一塊相當平滑的石，道：「我們寫上忘情二字！」

「用甚麼寫？」

狄一葦在山邊處，拗下了幾枝樹枝，那些樹枝滲出一些紅色的液汁。

狄一葦道：「這是一種漆樹，可以用來寫字，並可保存一段日子！」

狄一葦先寫了一個「忘」字。

邢荊接過了樹枝，寫了一個「情」。

兩人字體不大美觀，在皚皚的白雪中，兩個鮮紅的字顯現眼前。

他們離開了忘情谷，直往那個小鄉鎭，他們準備先吃一頓，打探好路徑，才各自告別上路。

來到了鄉鎭之前，邢荊便覺得有點不對勁，只見他渾身不自在，雙手非常癢，他不斷的把雙掌互擦，漸漸他的雙掌變紅，並有些腫大。

「你怎麼了，荊弟？」

邢荊道：「不知爲甚麼，無端端癢起來！」

狄一葦道：「你不要再用雙掌碰你的臉，你的臉也會紅腫起來！」

他實在忍不住，用手在臉上抓了幾下，臉却紅腫起來，邢荊叫道：「癢死我！」

狄一葦道：「你忍耐一下！」

他們快步來到了那個廟宇之前，不巧的是，這日並非墟期，廟宇之前只有幾個匆匆而過的路人。

狄一葦道：「我們找個廟祝看看！」

邢荊這時只懂抓面，因爲他實在感到癢入心脾。

廟內冷清清的。

狄一葦叫道：「有沒有人呀，快來救救我的兄弟！」

廟內走出一個睡眼惺忪的廟祝，道：「甚麼事，小兄弟？」

「你看，我這位兄弟滿臉發癢，你可否……」

那廟祝走近，一看便道：「他可會碰過一些植物？」

一時之間，狄一葦也想不起。

邢荊道：「我拿過一支樹枝寫字！」

「對了，是一些流出紅色汁液的樹枝！」

廟祝道：「你們可能碰到一些漆樹之類的植物，這位小兄弟是受那種漆樹的……」

「怎樣才可以使他不再發癢？」

廟祝想了一下，道：「這種古怪的病，倒也沒有甚麼正方來醫治，只能看他運氣！」

狄一葦道：「快說！」

廟祝道：「小兄弟，你快到廟後，今早下了雪，你便把雪擦在臉上，看看……」

邢荊撲身出去廟的後門，果然，那天井因爲沒有人，所以積了一大片雪。

邢荊掏了雪粉，猛向臉上擦去。

一陣冰涼滲入臉孔，邢荊有說不出的舒服，他又再掏了另一把，再猛一擦，更爲舒服。

可是，地上積雪並非十分厚，掏了兩把，他面前再沒有多少雪，他想再掏，忽然，有人掏上一把雪，遞了給他，邢荊也不理會，接了過來。

那雙掏雪的手，並非狄一葦的。

他抬起頭來，只見一張清秀的臉望着邢荊，半晌才道：「哥哥，爲甚麼用雪洗臉！」

邢荊道：「謝謝，因爲我碰到一些植物，無端便癢了起來，廟祝伯伯叫我用雪洗臉！」

「有效？」

邢荊點了點頭。

女孩子道：「既然有效，多擦兩把！」她又掏了一些雪給邢荊。

邢荊又再擦了一會，果然是好得多了。

這時狄一葦也走了出來，見邢荊臉紅腫處已稍退，而且再沒有用力亂抓，也安心下來，道：「荊弟，沒有甚麼事吧？」

「好多了！」

「這位是……」狄一葦望着這張清秀的臉孔。

女孩子道：「我叫穆珊兒！」

邢荊道：「穆姑娘，謝謝你！」

狄一葦也道：「穆姑娘，我叫狄一葦！」

這時，廟祝也走了出來，道：「珊兒，你怎麼會走出天井來？」

「很久也沒有見過下雪了，所以出來溜溜！爹，你見過這兩位……」

狄一葦道：「原來是穆世伯！」

邢荊上前拱手道：「謝謝穆世伯的指點，否則，我再抓下去，恐怕變成了豬頭！」

「我也只是隨便說說，倒也對正了葯！」

四人回到廟內去。

穆老頭道：「小兄弟可有地方去？」

「有……」狄一葦道：「前幾天我來過這裏！廟前是一片熱鬧，爲甚麼今天這麼冷清！」

穆老頭道：「這幾天外面來了一夥盜賊，曾經傷過幾個村民，村民都不敢出來！」

邢荊道：「甚麼盜賊？」

「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個小村落，盜賊應該沒有甚麼興趣的！」

穆珊兒道：「這些盜賊眞可恨，假若我是個男孩子，我一定去……」

穆老頭止住她的話，道：「珊兒，你好好的跟我在這裏主持廟宇，不要多言，否則……」

穆珊兒鼓着腮，似乎對她父並不服氣，可是又不放多言頂撞。

穆老頭道：「小兄弟，你的臉沒有再癢，那我是用對了法子，不過，你還是要吃點清熱解毒的草葯，才可以不復發，以後，走過那些漆樹的地方，不要再碰！」

邢荊道：「多謝老爹，說也奇怪，葦兒與我同時碰過那些漆樹，可是，他一點反應也沒有！」

穆老頭道：「這叫做各有前因莫羨人，你碰到漆樹有所反應，很多人都會這樣，對了，珊兒，你往後面抓一把草葯，煮一鍋清熱解毒粥給兩位大哥吃吧！」

穆珊兒點了點頭，往後面去了。

狄一葦道：「老爹，你這位女兒聰明伶俐，你叫她去抓草葯，她懂抓甚麼草葯嗎？」

穆老頭道：「懂，我這個女兒，倒也算是乖巧，跟了我這麼多年，也學到一些江湖技倆，譬如是抓些草葯，治一些常見疾病，也得心應手！」

邢荊道：「原來是個女葯師！」

說起了他的女兒，穆老頭似乎是滔滔不絕。「她不單懂得配葯處方，連解簽卜卦，她也懂得一點！」

狄一葦道：「連解簽卜卦也懂，實在是個女中豪……」本來他是想讚美她一下，因爲讀書有限，一時之間，只想到這一句，但回心一想，卻又似乎不大對，便吞了回去。

穆老頭接口道：「珊兒也不是甚麼巾幗勝鬚眉，只不過她自幼天生好讀書，我以前行走江湖，做個賣葯郎中，也替人解一下疑難心事，行囊之中便有幾本草葯之書，也有一些解簽星相，麻衣柳莊，她只需我提點一下，便能明白！」

狄一葦道：「那麼我們要稱呼穆姑娘女中狀元才對！」

邢荊也道：「葦哥，其實你剛才所說的女中豪傑，穆姑娘也是當之無愧！」

穆老頭聽了讚美她女兒的話，笑得合不攏嘴。

穆珊兒從後面走了出來，見他們開懷笑語，問道：「有甚麼好笑，讓我也有個份兒！」

穆老頭道：「他們說你是個女中豪傑，女中狀元呀！」

「兩位大哥見笑了！」穆珊兒雖然年紀比他們小，但說話比他們更爲成熟。

那可能是她多讀了些書。

穆老頭道：「兩位要前往那裏？經過村外之時，倒要小心！」

狄一葦道：「我們此去，實在不知前途如何。」

邢荊也道：「咱們哥兒倆，是否一定要各奔前程？」

穆老頭道：「你們心中似有很多疑慮！」

穆珊兒道：「何不占一卦？」

狄一葦與邢荊異口同聲道：「好極！」

「爹……」穆珊兒示意她父親。

穆老頭道：「既是你提議卜卦，那當然由你卜！」

「我？」

狄一葦道：「姑娘心靈手巧，一定可以替我們決疑難，解憂困！」

邢荊道：「請姑娘費心替我們一卜。」

穆珊兒看了她老爹一眼，老爹同意她占卜。

她拿出了一個龜殼，三個銅錢，然後燒了一炷香，誠心地插在廟中菩薩之前。

她把三個銅錢放入龜殼中，搖了幾下之後，倒了出來，口中唸唸有詞，又再把銅錢放入。

如是者共三次。

然後，她合指細算，半晌道：「兩位是問前程？」

兩人同聲道：「是！」

穆珊兒一臉嚴肅地道：「這是文王卅二卦，是凶中帶吉，吉中帶凶！」

兩人急切地問：「請解釋一下！」

穆珊兒道：「兩位此去，險阻重重，但幸好是逢凶化吉，有貴人扶助！」

邢荊道：「我們兩人也是如此？」

「是的，你們要分開，各奔前程？」

「是，你看到甚麼？」

穆珊兒道：「你們兩人並無分開之象，以卦象而言，你們可還有一大段日子在一起！」

兩人心中嘀咕。

因爲他們都知道，假若不是邢荊突然臉腫發癢，他們早已各奔前程，各自去找師傅的住所，然後快則三年，慢則五年十年，才相見。

無論如何，在這廟宇歇過之後，他們還是暫時要分開，他們心想。「姑娘還是年紀輕，卜卦之事，未必看出卦中玄虛！」

穆老頭也看了卦，道：「珊兒沒有說錯，這是一支吉中帶凶，凶中帶吉的卦象，而你們兩人，實在是沒有分開的跡象！」

邢荊道：「但是，我們……」

狄一葦接口道：「多謝兩位指點。」

穆老頭突然對珊兒道：「這卦象之中，有極大的變化，我看……我看……」

狄一葦道：「老爹是否看到其中有差錯？」

穆老頭道：「不，你們前程，自有貴人相扶，不用掛懷，但是……珊兒，你卜卦之時，似是精神並不集中，這卦象……」

穆珊兒道：「爹，我卜卦之時，並不是精神不集中，只不過是……」

穆老頭道：「卦中有些……我也不明白！」

兩人見他們父女相討論，也不多言。

穆老頭陷入沉思。

穆珊兒道：「兩位大哥，在下實在是學藝未精，卜卦之言，算我是戲言，不用介懷！」

狄一葦道：「多謝姑娘指點！」

邢荊道：「我們自當小心一切！」

「好了，我看看我煮的葯粥，可合兩位心意！」

穆珊兒離開了，穆老頭仍在沉吟。

不一會，穆珊兒已捧了四大碗粥出來。

邢荊先吃了一口，道：「好味道，我還以爲是甚麼葯粥，原來是一些茨實、薏米……」

穆珊兒道：「當然是一些普通的去熱去濕之粥，否則我們兩人無端也陪着你吃葯！」

衆人笑了起來。

獨是穆老頭一人，似是滿懷心事。

穆珊兒也看得出父親的情形，安慰他幾句。

穆老頭道：「珊兒，妳看兩位大哥都十分欣賞你的手藝，還不替他們多添一碗？」

穆珊兒替衆人多添一碗。

他們邊吃邊聊，倒是十分暢快，不過，遺憾的是，兩人都要遵師傅之命，及早離去。

兩人拜別了穆家父女，向村間進發。

他們一邊走，一邊商量。

狄一葦道：「我們去的地方，一南一北，看來我們到了村口，就要分開！」

邢荊道：「今日是甚麼日子？」

「昨夜是一個滿月，今天應是二月十六日。」

「明年二月十六，我們見面？」

「好極，在甚麼地方？」

這時，他們已到村外，那裏有個亭子。

狄一葦道：「就在這個亭子？」

「好極！」

兩人入了亭子。忽然，雪又開始飄下，他們雖然是相處時日並不多，但總算是一場不平凡的相交，臨別依依，實在難以分開。

忽然，他們聽到背後有腳步聲，他們同時回過頭來，只見三名大漢正向亭子而來。

狄一葦道：「小心！」

邢荊道：「他們似是爲咱們而來！」

轉瞬之間，五個大漢提着鋼刀走來。

狄一葦想說話，那五人已不由分說的入了亭子，鋼刀四面八方砍來。

狄一葦非常敏捷，虛晃了一招，一手執着其中一個大漢的手，用他的刀去擋另一大漢砍下的刀。

邢荊手腳也不慢，他一矮身，避開了削來的一刀，然後以「掃堂腿」掃跌了一人。

一時之間，小亭子擠滿了人，兩人左閃右避，閃出亭子，但那五個漢子仍如狠似虎的追趕出來。

狄一葦搶了其中一個較爲瘦弱的漢子的刀，晃了幾下，叫道：「各位英雄好漢，我們只是過路！」

他看見另一個大漢一刀便要劈下邢荊要害之處，他不再說話，奮身撲去，一刀向上格去，擋了這致命的一刀。

邢荊滿頭大汗，一滾身也到了另一個大漢身旁，一腳撩起，踢得那人翻了個觔斗，他也搶到了一柄刀。

兩人又叫道：「我們只是過路！」

那五個漢子那裏聽他們的話，刀刀急砍，都要取他們的性命。

兩人以背對背，與五個大漢戰了一會。

他們連遇險招，幸好兩人身手靈活，一時你救了我一遭，一時我也幫了你一遭。

可是，當他們看到不遠之處又出現人影之時，他們的心立時沉下，冷了大半截。

對付這五個窩囊廢尤可，多來幾人，實在是難以應付，邢荊着急，問道：「怎辦？」

狄一葦道：「三十六着！」

邢荊道：「怎樣？」

「走爲上着！」狄一葦閃身躍出。

可是邢荊反應較慢，險些中一刀，狄一葦不忍，回身又救了邢荊。

不過，這一刀砍下，勁力異常，使他虎口爲之出血。

邢荊道：「你怎麼啦！」

狄一葦道：「不用理我，有機會便走！」

兩人又戰了一會，另外十多人已來，他們知道，這時不走，便永無機會。

狄一葦突然臥地，雙腿向天一撩，衆人見他招式奇怪，也都紛紛閃開。

狄一葦一推邢荊，道：「走！」邢荊一個大翻身，躍出了圈子，狄一葦也趁這機會，翻身而起。

不過，這些人都如狠似虎，刀刀不知從那裏而下，分別劈中了兩人。

兩人在痛楚之中，奔得更快。開始，那些漢子仍然追來，不過，過了一會，他們已近村口，卻又不見那些漢子。

他們喘着氣，停了下來。

狄一葦傷了右臂，而邢荊傷了左腿，兩人在草叢中躲了一會。

邢荊道：「葦哥，你手臂仍流血，看來我們還是回到村中暫避！」

狄一葦道：「你的腿傷也不輕！」

他們看了一會，見沒有人聲，便出了草叢，互相扶持，再入村中。

到了村口，狄一葦忽道：「那位姑娘爲我們卜的卦，眞靈驗！」

邢荊道：「吉中有凶，凶中有吉？」

狄一葦道：「我是說她卜中我們是不會那麼快分開的，我看這次，我們都受了傷，看來這幾日，眞的不會分開！」

邢荊道：「是的，這位姑娘實在是高明！」

狄一葦道：「既是這麼靈驗，見到她之時，叫她再爲我們未來占一卜。」

兩人走入了村口。

村內的情形，似乎比起他們離去之時，更爲寂靜。

他們再到那間廟宇。

未入大門，他們都似乎覺得有點不對勁，大堂內杳無人踪。

地上是一灘血，血仍未乾透。

狄一葦叫道：「有人嗎？」

沒有人回應。

邢荊三步併作兩步奔入大堂之內，他整個人呆了，因爲地上躺着的是穆老頭。

他的身上插了一刀，傷口已凝固，不再有血流出。

狄一葦已衝了進來，他叫道：「前輩，前輩！」

兩人走近穆老頭，只見他呼吸已停，雙目睜大，看來他是死不瞑目。

狄一葦慢慢地用手把他眼皮拉下。

邢荊輕聲道：「穆珊兒呢？」

狄一葦叫道：「穆姑娘，穆姑娘，是我們！」

一陣哭聲自屋樑處傳來。

兩人擧首，不見穆珊兒的踪影。

狄一葦叫道：「穆姑娘，你在那裏？」

只見橫樑之處，有一身影，邢荊叫道：「穆姑娘，不用怕，是我們！」

橫樑處，穆珊兒露出了臉孔，只見她像一隻驚慌的小兎般。

「下來，沒事了！」

穆珊兒在樑上哭了起來，叫道：「兩位大哥，兩位大哥……」她已是泣不成聲。

狄一葦道：「姑娘，沒事了，你可以下來！」

穆珊兒道：「我不知怎樣下來。」

邢荊道：「那你怎樣上去？」

穆珊兒茫然道：「我也不知道！」

狄一葦把兩張椅子疊了起來，道：「你試試下來！」邢荊也幫忙扶着椅子。

穆珊兒小心的爬了下來，她撲向父親的屍體。

邢荊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穆珊兒只顧哭泣。

狄一葦道：「讓她先哭一會吧！」

兩人坐在穆珊兒的身旁，讓她先哭個飽，半晌，她才止住了哭泣，呆呆的。

狄一葦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穆珊兒道：「那些盜賊湧入，我爹與他們打鬥了一會，終於不敵，倒下！」

「你怎會上去？」邢荊問。

「我實在不知道，我知道他們既然殺我爹，也不會放過我，不過，我實在不知怎樣上了樑上！」

穆珊兒是個不懂武功的姑娘，可能是她在太驚慌的時候，爲了逃命，竟爬上了屋樑之上。

這時，穆珊兒也發覺兩人受傷，問道：「你們也遇到那班盜賊？」

「是的，他們不分青紅皂白，便要殺我們！」狄一葦道。

邢荊道：「那些盜賊也是無端殺你老爹？」

出乎意料之外，穆珊兒道：「我看這些人都是木家寨的人！」

「穆家寨，你們認識的？」

「不，是木，樹木的木。」

「你認識他們？」

穆珊兒道：「我爹本是個行走江湖的郎中，有一次在旅途之上，發現這些木家寨的人，要劫一宗鏢銀，我爹一時見義勇爲，通知了鏢師，這事却給他們知道，因此，他們不斷追踪我們，定要報這仇！」

邢荊道：「這批盜賊也實在可恨，將來，我們練成武功，一定會爲你報仇！」

「不……」穆珊兒望着他們。

「你不想報仇？」

穆珊兒道：「我爹以前已預料早有這一日子，他告訴我，不用爲他報仇，因爲這些人，總有一天會有報應的！」

狄一葦道：「那太久了，我們一定會替你報殺父之仇！」

邢荊道：「穆老爹其實也說得不錯，總有一天，這些壞人，也要死於非命！」

穆珊兒道：「我爹在你們離開之後，便十分不安，可能他已有了預感，其實，你們有否記得，我代

狄一葦、邢荊及穆珊兒查問布老爹。

你們卜了一卦，我已發現其中有些不明之處，而老爹看後，更是忐忑不安，怪不得，原來他已看到卦中之象！」

狄一葦道：「那是我們的卦，爲甚麼會牽涉他自己的凶象？」

穆珊兒道：「卦是我爲你們卜的，而我是老爹的女兒，因爲這地方已有了血光之災，因而影响了我們的卦，其實那卦是我們四人之卦！」

邢荊道：「那些盜賊不知會否再來？」

「他們目的是殺我爹，目的已達，相信是不會再來。」她又再看着父親的屍體，不禁又悲從中來。

狄一葦道：「我害怕他們會再來，我們先殮葬了你的父親！」

穆珊兒哭得更厲害。

邢荊安慰她一會，兩人合力，把穆老頭移往後院，掘了一個洞，把穆老頭埋葬了！

穆珊兒在墳前哭了一會，忽道：「我們還是及早離開此地，否則……」

三人回到廟宇之內。

狄一葦道：「似有馬蹄聲！」

邢荊伏在地上，聽了一會道：「好像是朝着這裏來的！」

穆珊兒道：「那個木家寨的賊首似乎說過，穆老頭有個女兒的，要剷草除根，說不定他眞的來了。」

狄一葦道：「有甚麼地方好躲？」

穆珊兒想了一下，道：「這神龕下面，有一個地洞，是我父親用來收藏他的醫書和相書，我想倒可以暫避一時！」

邢荊道：「快打開來一看！」

他們一起鑽入了神龕之下，那裏果然有一處暗門，三人拉開了，下面是一個小房間。

因爲久沒有人移動那門，湧起一陣塵埃，衆人都打起噴嚏來。

他們正想退出。

但馬蹄聲似已停在廟宇的門外。

「躲進去！」

三人跳了進去，並關上了門。

一陣人聲，湧進了廟宇之內。

「咦，那老頭的屍體已被人移去，是埋葬了，我們老大被這老頭向鏢師告密，害了一條命，我們這次殺死老頭爲我們老大報仇，但我仍是心中不忿，你們四處找一下，找到老頭的女兒，帶她回寨中做牛做馬也好！」

人聲應了，他們分別在廟中搜索，三人慶幸躲在洞中，因爲上面傳來是人聲雜沓，看來人數也不少。

他們搜了一會，只找到了穆老頭的墳頭。

那爲首的人道：「既然找不到，我們也不要再爲這個丫頭而浪費時間，放一把火把這廟宇也夷平了！」

衆人退出了廟宇。

三人躲在地洞之下，仍不敢出來。

「他們要放火了！」狄一葦道。

邢荆道：「我們快走出去，否則燒死！」

穆珊兒道：「不用，我們躲在這裏最安全，如果走出去，一人一刀，我們敵不過他們！」

「我們在這裏也會被火燒死！」狄一葦道。

「不會的，火煙向上升，我們躲在這裏最爲安全！」

果然，他們躲在這地洞之內，並沒有受到傷害，不過，他們倒嗅到燒灼的味道。

漸漸，他們也感到火的灼熱，而且，人聲喧天，火似乎是蔓延開去。

狄一葦道：「我們應該出去看看！」

邢荆也贊成。

穆珊兒道：「這可能是木家的人，引我出去的一個辦法，但也有可能他們已走，如果木家寨的人不在，我們便協助救火，但若是人多失散，我們在這村以北十里的地方相見，那處有一間布坊，我認識布坊的主人！」

兩人點頭。

穆珊兒又道：「這裏地方我熟悉，你們跟着我走！」

兩人跟着穆珊兒一出了地洞，焦炭的味道四下飄散，這一間本是不錯的廟宇，已經燒通了頂。

外面風勢猛烈，火已經蔓延開去。

他們走到烈火熊熊的村屋處，只聽到一片兒啼母哭，人聲鼎沸。

村裏的男人，提着水桶往水井，然後是互相傳送，用來滅火，可惜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看見如此情狀，他們再不能忍受下去，也毅然參加了救火的工作。

村中婦孺均瑟縮的躲在背風的地方，很多女人失了兒子，也有很多年輕稚子失去了娘親。

穆珊兒並沒有提桶救火，她在人叢中，找到一些失散的孩童，分別安置他們。

狄一葦與邢荆二人參加了救火的行列，他們來來回回，不知凡幾。

風勢極爲厲害，幾乎是大多的村莊都着了火，而水源又遠，一時之間，看着火勢越來越猛烈，實在是無從施救，人們都已筋疲力竭。

到了接近黃昏的時候，開始飄雪。

看來天公也是可憐這班村民，協助他們救火。

風勢依然猛勁，把飄下的雪捲向火場，這種大自然的力量，才尅制住了這場猛火。

入夜之前，火勢漸熄，可憐的村民，剛受完火的蹂躪，又要受冷雪的煎熬。

村民各自找了背風的地方，收集一些還未完全燒去的木塊，生起一些篝火，圍着取暖。

有人找來一些沒有完全燒焦的家禽，圍着一起，分甘同味，總算是解決了一餐。

他們三人本來是打算留下一會，救熄了火便離去，但看見村民如此悽慘的情景，也決定多留兩天幫助村民，穆珊兒雖是弱質女兒，但她懂得一些歧黃醫理，爲那些在火中受傷或染恙的人，開出簡單葯方，替他們治病。

登時，穆珊兒便成爲了村中女菩薩似的。

五日之後，村民已開始搭些簡陋房屋棲身。

穆珊兒知道，這次災劫，多多少少也算是由她與父親而起，她回到破廟處，在地洞之內，找回她父親遺下的一些醫書與星相之書，與狄一葦邢荆一同離去。

很多村民都感激三人，送至村口。

狄一葦道：「我們往那裏走？」

邢荆道：「是否依照原定計劃，各自找尋師傅的居所，然後……」

穆珊兒道：「我們先往那間布坊，布坊主人與我相熟，在他那裏，才決定去向，好嗎？」

兩人沒有異議。

他們三人晌午出發，未到黃昏，已看見那座布坊。

邢荆好奇地問：「穆姑娘，妳怎會與布坊主人相熟？」

穆珊兒道：「因爲我是來自布坊！」

狄一葦道：「妳來自布坊？」

穆珊兒解釋道：「這布坊說來是有一段故事，布坊的主人是個老頭兒，沒有人知他來自那裏，不過，他中年以後，便開了這布坊，這布坊的工作，主要是染布，他們收了附近幾十條鄉鎮的布來染，布坊之中，也有十來台布機，閒暇時，也有人織布！」

「甚麼人會在這布坊工作？」邢荆問。

「有幾個老工頭，一直跟着布老爹——那是人人都這麼稱呼布坊主人，其餘在這布坊工作的人，全是布老爹的兒女！」

「有多少人？」狄一葦問。

「大約有四五十人！」

「甚麼？布老爹有這麼多兒

女？」邢荆還以爲是自己的耳朵不靈光。

穆珊兒笑道：「不，那不是他親生的兒女，而是一些被人棄下的孩子，被布老爹拾了回來，便成爲他的兒女了！也憑着這個布坊，養大了不少孩子！」

狄一葦道：「布坊變成了孤兒院？」

「那也差不多，附近幾十里人家，若有父母失散死亡，遺下孤兒孤女，也是送到布坊……」她頓了一頓，道：「其實我也是布老爹的女兒！」

「妳也是……那麼穆老頭呢？」

穆珊兒道：「我實在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有人在山邊拾起我，送往布老爹處，後來，穆老頭到布坊，可能他與我有緣，便帶了我來這村，倡議村人合資築了這間廟宇，而穆老頭也成爲了廟祝。」

狄一葦道：「怪不得你一直想來這布坊一遭！」

「也許，我暫時可留在這裏，幫一下布老爹！」

邢荆道：「布老爹可任人帶走孩子？」

「不，這要看那人與布老爹的交情，也要看孩子與那人是否有緣，不過，就算沒有人再收養的孩子，到了成年，也會各自離開，自闖一番世界！」

狄一葦道：「布老爹建立這個布坊，主意也實在不錯，你在那裏，可也有很多兄弟姊妹！」

穆珊兒道：「我離開布坊已有七年，相信在這七年當中，人事變動也極大，不知除了布老爹以及幾位長工伯伯之外，我還會認識多少人！」

他們邊行邊談，穆珊兒還說了很多有關在布坊中的趣事，便是狄一葦與邢荆兩人，倒也想快一些到這布坊，認識一下這位布老爹。

在穆珊兒的描繪下，布老爹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既和善，又是知識廣博之人，無論是江湖逸事，世間趣聞，他都知道不少。

布老爹也懂得武功，每每在工餘之時，便傳授一些簡單而基本的武功給那些孤兒，穆珊兒雖然學不了多少，但手腳比一般姑娘敏捷，也是在布老爹處學來。

行行重行行，布坊已在眼前。

下了一個斜坡，他們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布坊。

布坊外面仍有一些紅布在飄着。

穆珊兒突然停了腳步，道：「你們發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狄一葦與邢荆互望一眼。

他們似乎並沒有發現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穆珊兒道：「我却發現，至少有三處地方是有問題的。」

穆珊兒作了一個靜下來的手勢。

狄一葦與邢荆緘口不言。

穆珊兒道：「你看，布坊中至少也有十人以上，爲甚麼我們聽不到半點人聲，這是第一點！」

「第二，現在是甚麼時候？」

狄一葦輕聲道：「黃昏？」

「是的，爲甚麼那煙囪沒有一絲一縷炊烟，要煮幾十人的飯，沒有理由一絲烟也沒有！」

兩人點頭稱是。

穆珊兒續道：「第三，這些紅布，染料是非常昂貴，他們沒有理由讓染了的布在烈日之下曝晒，他們應該在午前便收了，再在有頂蓋的地方晾乾！」

邢荆道：「你說了三點，表示甚麼？」

穆珊兒道：「布坊中發生了事！」

「甚麼事？」狄一葦問。

「去看看便知，不過，要小心一點。」

三人小心的來到布坊。

穆珊兒道：「爲了安全起見，我們由後門入！」

他們繞過了後門，那裏有一道小門，半敞開的。

邢荆上前，把門推開，他整個人呆了。

後院之內，躺着七八個人，有老的少的。

狄一葦也上前一看，他幾乎叫了起來。

還是穆珊兒較爲鎮定，輕聲道：「小心，我害怕殺人的兇手仍在！」

三人閃身入了布坊內的後園天井，橫七豎八，都是屍體，他們死狀並不恐怖，似乎是受了一些重力所傷而致死，一陣寒風吹來，三人都覺毛骨悚然！

穆珊兒突然忍不住的叫了起來。「布老爹，布老爹！」

狄一葦與邢荆追着穆珊兒，一直從天井走入工場，再由工場直走入一間屋內大廳，一路上都是橫七豎八的屍體，非常恐怖。

看來這地方被人來了一次大屠殺。

大廳之內，太師椅上，橫卧一人，血仍然從太師椅底滴下。

穆珊兒雙手抱起了那人，狂叫道：「布老爹，布老爹，你……」

狄一葦上前，一探那人鼻息，道：「他還有氣息，快放平他在地上！」

邢荆也上前幫忙。

穆珊兒非常激動地道：「布老爹，布老爹，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狄一葦在布老爹胸前推拿了幾

下，似乎有些起色，忽然，布老爹張開了眼。

穆珊兒叫道：「布老爹，布老爹，我是珊兒！」

「珊……珊兒……」布老爹本已是無神的眼，閃出了一些光彩，道：「你要替我，替這裏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報仇……」

穆珊兒道：「是誰所做？」

布老爹在喘氣，道：「我不知……不知……他們是一羣人人……如狼似虎……殺人……血……」

穆珊兒道：「布老爹，你冷靜一點，是誰？」

布老爹已不能回答。

狄一葦與邢荊也非常焦急的追問：「是誰？」

布老爹口唇顫動着，穆珊兒把耳朵靠近他的唇邊，布老爹似乎是斷斷續續地說話。

「是……是……不？是……穆？跟我……」

突然，布老爹抽搐一下。

穆珊兒急道：「老爹，老爹，你休息一下。」

布老爹眞的休息了，永遠的休息，可是，他眼睛仍然是睜開的，他是死不瞑目。

穆珊兒本來是個十分堅强的女子，她父親死時，她强忍着悲哀，只是淌下了幾滴淚。

而今布老爹又在她眼前逝去。

這種打擊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實在是難以忍受，一時之間，她淚如泉湧，非常激動。

狄一葦道：「穆姑娘，你冷靜一下！」

穆珊兒根本聽不到他說的話，不停地哭泣。

邢荊拉開了狄一葦，輕聲道：「讓她好好的哭一會，這反而對她有益！」

兩人離開了大廳。

狄一葦道：「穆姑娘似乎是知道了這兇手！」

邢荊道：「當她心情平復之後，我想她必定會告訴我們，天下間竟有這麼狠心的人，殺人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要殺這麼多人，這人一定……」

「一定是瘋的！」

兩人同聲嘆了口氣。

邢荊道：「穆姑娘爲我們占卦，似乎十分靈驗！」

「甚麼？」

「本來，我們預定要分開，各走各的，但她說卦象中表示我們還有一段時間相處，看來是事實！」

狄一葦道：「是的，這布坊死了這麼多人，我們也要協助收拾一下！」

邢荊道：「如果穆姑娘知道誰是兇手，我們還要替她找尋兇手，爲布老爹報仇雪恨！」

狄一葦道：「我們在收拾之前，也要小心看一下，看看兇手有甚麼蛛絲馬跡留下！」

兩人開始冷靜地從屋前至屋尾查看。

屍體是橫七豎八的躺着。

邢荊小心數過，一共是八個成年人，其中六個是與布老爹年紀差不多，看來是跟了他一段日子。

其他三十五個屍體，都是十來歲的後生小子，沒有女的，全都是男子，他們都是肌肉紮實，練過普通武功，可是，他們被人這麼屠殺，並沒有甚麼反抗。

兩人都覺得不大正常。

還是狄一葦先開口，道：「爲甚麼他們不反抗？」

「那兇手武功非常厲害！」

「就算再厲害，他們也會擋一下，閃一下！」

「他們究竟是怎樣死的？」

兩人拉開了其中一個青年屍身上的衣服，身上並沒有掌痕，他們再看另外一個老者屍身，也沒有甚麼明顯傷痕，但與青年屍身有一些分別。

青年的身體，生前十分强壯，血氣足夠，而且皮膚富彈性，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可是，那老者年紀已大，反而呈現一些微紅的顏色。

「實在看不出甚麼！」邢荊道。

「這微紅的，其實是掌印！」

「掌印？」

「是的，不過這使掌的人是非常技巧，可能內力厲害，震傷內臟，而表面沒有痕跡。」

「天下間竟有這種武功！」

狄一葦道：「不知穆珊兒怎樣了？」

他們走到大廳，布老爹的屍體已被一張白布蓋着，但不見了穆珊兒。

邢荊道：「她會不會……」

「不會的，可能是她有所發現！」

兩人大聲的叫穆珊兒。

穆珊兒回應，聲音是來自另一邊一個小偏廳，他們急忙循聲而去，發現那小偏廳是一個書房，也可能是布老爹的賬房。

賬房之內，有一個閣樓，上那個閣樓是一條樓梯，這時樓梯之上，滿是簿册，非常混亂。

而穆珊兒也在閣樓之上，似乎是在尋找一些東西。

邢荊道：「穆姑娘，妳……」

「我在找尋一本簿册，是布坊中收留孤兒的名單！」

狄一葦問：「找到了沒有？」

「沒有，這一列簿册中，雖然現在是十分凌亂，我找的本來應該有的，但現在却沒有了！」

邢荊問：「你想找那一本？」

「距今廿一年前，是壬申年那一本！」

「也許是混在簿册之內！」

穆珊兒從小閣樓下來。

「爲甚麼要找那本壬申年的？」

穆珊兒道：「你們發現了一些甚麼？」

狄一葦把他們發現的與他們推測的都說一遍。

穆珊兒道：「這個兇手，應該是布坊的人，而今失去那本名册，可能就是那兇手的資料！」

「爲甚麼你會來找它？」

「布老爹臨死之前，說了幾個木字，你們已聽到的，他說這個字，可能有幾個意思，第一，他是指那兇手姓穆，我也是姓穆的，另外一個是指木家寨的人，這個可能性其實最大，因爲木家寨的人，剛洗劫了我們的村，連我父親也殺死！」

「是的，是木家寨的人所做！」狄一葦道。

穆珊兒道：「那並不一定，因爲這裏死的人的情狀與我們村內，或者是我父親的死狀完全不同！」

邢荊道：「我也覺得奇怪，這裏死的人這麼多，却沒有甚麼痕跡留下，似是一人所爲！」

狄一葦道：「既是如此，我們一起再找！」

其實這時閣樓樓梯與賬房都是十分凌亂，似乎是經過大事搜掠。

結果，他們仍無法找到壬申年那本資料册子。

三人逗留在布老爹的布坊三天，希望兇手會再來一次，也希望可以在布坊之內，找到其他線索。

他們既找不到新的線索，而那兇手也沒有再來，但在第三天，整間布坊已瀰漫着一股屍臭的味道。

經過一番商量之後，他們決定放一把火，把整間布坊及屍體完全燒掉。

當他們離開布坊之時，整間布坊已成了灰燼。

狄一葦與邢荊，他倆已死去的師傅的秘密寓所，都在布坊以北的地方，穆珊兒獨個兒也沒有甚麼目的地，因此，他們決定先找一個較大的城鎭，好好的吃一頓才分手。

遵師遺囑　矢志不渝

在一間相當高尚的酒樓內，穆珊兒、狄一葦及邢荊，已是飽餐一頓。

穆珊兒沒有作聲，但一臉惆悵。

狄一葦、邢荊其實心裏也不好受，可是，他們實在不知如何開口。

他們三人都是萍水相逢，交往也只不過大半個月，可是他們共同經歷了兩次慘劫，在生與死之間，他們似乎有了一些關連。

可是，他們都是非常重義守諾的人。

狄一葦與邢荊，都分別答應了兩位老人家，繼承他們互鬥的遺志，這是他們臨死之前所交代下，他們倆雖然說是形勢所迫，但既然已允諾下了，那是一定要做的。

穆珊兒在幾日的行程之中，已大概明白他們的心意，也非常贊成實踐他們的諾言。

三人默然不作聲的過了一段時刻。

還是穆珊兒打開了這個悶局，她道：「兩位大哥，我們再飲一杯，算是臨別一個紀念！」

兩人舉起了杯，一飲而盡。

狄一葦道：「穆姑娘，妳往那裏？」

穆珊兒道：「我往泉北，找尋我一個姑母，她是我唯一親人，找到了她，再作打算！」

邢荊道：「找不到呢？」

穆珊兒道：「找不到我自然會再想其他辦法，你們打算甚麼時候再見？」

「三年之後的二月十五，再來忘情谷！」

「忘情谷？」穆珊兒道。

「那是我們起的名字，那是我們兩師傅決鬥的地方，我們將會切磋一下，看三年成績如何！」狄一葦道。

「到時妳也來！」邢荊道。

穆珊兒故意道：「我來作甚麼？」

狄一葦道：「來作公證！」

邢荊道：「也可以告訴我們，你在這三年之內，可有找到兇手沒有，假如有的話，我們也可合力，助妳一臂之力！」

「好極！」穆珊兒站了起來，放下了銀兩，道：「咱們就這樣決定，三年之後的二月十五，忘情谷，是一個不見不散的約會！」

狄一葦與邢荊同聲說好。

他們三人一起走出酒家，來到門前，只見一個小二正在門面，用一些水粉，寫一些字在一塊木牌之上，他想寫一些吸引顧客的菜譜。

可是，他的字實在難看，他寫了一兩個，又揩抹下來，自言自語道：「想獻醜也沒辦法！」

穆珊兒走過他的身旁，看見那小二搔頭抓耳，便道：「你想寫甚麼？」

小二道：「我只想寫幾道菜，糖醋排骨、紅燒元蹄、薑葱牛肉，這幾道菜都是我們酒樓出名的菜，那個掌櫃病了，沒有人會寫字，我是唯一懂幾個字的人，他們叫我寫，我是想獻醜也獻不來！」

穆珊兒道：「讓我來試試！」

只見穆珊兒提起了筆，蘸了一些白粉水，提筆疾寫，水牌之上，出現了三道小菜的名字，龍飛鳳舞的文字！

小二讚道：「姑娘眞是好文才！」

狄一葦與邢荊也非常讚賞道：「穆姑娘原來寫得一手好字！」

穆珊兒道：「我父親半生讀書，甚麼技藝也沒有，而我日夕陪伴他，耳濡目染，也學到一些！」

他們走出了酒樓。

忽然邢荊想起了一個問題，道：「葦哥，你懂得多少字？」

狄一葦道：「西瓜一擔！」

「甚麼？」邢荊問。

穆珊兒笑道：「是大大幾個！」

狄一葦反問道：「荊弟，你又如何？」

「我想不比大哥好！」

三人笑了起來，可是，狄一葦與邢荊隨即皺起眉頭來，互望一眼。

穆珊兒止住了笑聲，她還以爲兩位大哥生氣，便道：「兩位大哥，我只是……」

狄一葦道：「師傅都留下一些抄本典籍給我們，我們便要靠看字看圖學武功，而我們……」

邢荊也發覺其中困難之處，道：「有了武功秘笈，我們也是沒用！」

穆珊兒道：「你們可好好的學呀！」

狄一葦道：「我一見那些字，便好像成千上萬的蚊子在我臉前飛動，我實在……」

邢荊道：「我還害怕牠們撲向我臉！」

兩人望着穆珊兒。

穆珊兒望着他們，笑道：「我？」

「當然，只有你能當我們老師！」兩人同聲道。

穆珊兒沒有作聲。

狄一葦道：「穆姑娘，其實我也明白，你獨個兒去尋你姑母也只是一個藉口，你是不想打擾我們練武，希望我們他日武功有成……」

邢荊也道：「而今我們沒有了你，練武也練不成，倒不如我們三人一起練！」

穆珊兒道：「你們分別答應過兩位老人家，總不能背信棄諾！」

狄一葦道：「他們只是要我們各自練，然後每到一個階段，便來一次比試，那麼，我們……」

邢荊道：「我們仍可以各自練，但不用分得太遠！」

「而穆姑娘你也可以住在附近，我們一有難題，便可以去找你解決！」狄一葦道。

穆珊兒笑道：「那我成了你們的師傅？」

「文字上的師傅！」

「不過，我會知道你們武功的秘密！」

狄一葦道：「你知道我們各自的武功，沒有甚麼問題，但千萬不要告訴他便可！」

穆珊兒沉思着。

邢荊道：「穆姑娘，你也應該學一些武功，那樣，將來我們三人練武有成，才可以根查布坊的大屠殺案，與殺你父親的兇手！」

狄一葦道：「我們而今還年輕，在江湖上行走查探，實在困難，但我們有了相當武功之後，再走出來江湖之上，那怕找不到兇手！」

穆珊兒仍是沉吟不語。

邢荊道：「不用再作考慮了，我們沒有你，甚麼也練不成！」

狄一葦道：「以你一個姑娘往查兇案，也不見得會有甚麼成績！」

穆珊兒自死了父親，便常覺孤苦伶仃，幸好遇上狄一葦與邢荊兩個年輕人，總算有個伴兒。

她雖是個堅强的人，但有些伴兒總好過孤單一人上路，而事實上，她去找姑母，也只是非常渺茫的事。

她也知道，以自己而今的情形，就算是找到兇手，自己也無能爲力來對付。

而今既有伴，也可從中學到武功，實在是一個好機會，於是她毅然點頭。

穆珊兒道：「既是如此，兩位哥哥厚愛，我也會盡量做到公證，使你們學到武功，也可以互相比試，而最終你們兩人一定要與我一起，共同找到殺我爹兇手，也要查出布坊大屠殺的兇手！」

兩人非常高興的答應。

穆珊兒道：「你們師傅在甚麼地方練功修道？」

兩人分別說出了地點。

可是，地點是有了，他們却不辨東西南北。

他們決定北上鄭州，在那裏找人詢問，一定可以找出一個頭緒來。

果然，到了鄭州，那處是個南北交通要道，他們投了一家大客棧，問過了掌櫃。

掌櫃替他們繪了一個簡單的圖，原來他們兩位師傅的居處一個在東，一個在西，相隔有三百里，不過，若有快馬，四日至七日便可到。

穆珊兒看了形勢，倒有一個建議。

她決定住在他們兩個地點的中間，讓他們要找她時，可到這個中間聯絡地點，這可省却一半時間。

狄一葦與邢荊均非常贊成她的

建議，於是，立即從鄭州起程，直往一個叫居鹿的地方。

居鹿是個草原，相當荒僻，平日沒有人到，附近有小河經過，也有一些小樹林，經常有麋鹿出沒。

他們在居鹿處，先爲穆珊兒在一個小樹林之內，建了三間茅舍。

當中一間，較爲寬大，是穆珊兒自己居住，旁邊另外兩間，是建來給狄一葦與邢荊要來向穆珊兒求教之時，暫作居住。

穆珊兒給自己那間命名爲桌爾閣，是紀念她的父親穆卓爾。

而狄一葦也叫自己那間爲「傲閣」。

邢荊叫他那間爲「謙廬」。

他們都是爲了紀念他們的師傅高傲老人常傲與謙虛老人罕謙。

穆珊兒一人住在荒野之中，起初是十分不便，但狄一葦與邢荊留下來，陪伴了她一月，並且爲她在附近鄉鎮，購置了相當多的日用品。

又怕她寂寞與無聊，更爲她買了三隻大狗來，既可陪伴她，也可作爲防衛。

看來一切都已習慣及安定下來。

反而是穆珊兒催他們離去，他倆才依依不捨，但爲了遵守諾言，也要多學一些武藝，他們才惜惜而別。

穆珊兒帶着三隻狗，送他們上路。

狄一葦道：「珊兒，你這一段日子，將會做些甚麼？」

穆珊兒道：「我帶有先父的麻衣柳莊及一些歧黃醫書，自然可以打發日子！」

邢荊也道：「到我們再來之時，帶一些武功秘本前來，那時你便可以學武功了！」

穆珊兒道：「我也非常渴望那日子的來臨！」

那三隻狗兒與狄一葦邢荊二人相處一段日子，他們十分有靈性，也知道他們二人要離開，在狗吠聲中，狄一葦向東，邢荊向西，揮手而別！

* * *

先說穆珊兒。

自他們兩人離去之後，她已改作男裝，她把父親留下的書籍，一一翻閱。

她雖是女兒，但非常聰慧，她父親在生之時，也認爲她是個女兒，並沒有執意的教導她，不過，而今她自己用心苦讀，也漸漸讀出一個所以然來。

尤其是占卜方面，她非常感到興趣，以前，她以爲占卜，只是撞手神撞口卦，但那天她失了一隻狗之後，心下非常不安。

她決定焚香誠心卜卦，用龜殼銅錢占到了卦象。

卦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她是找尋失狗，心想：「這卦象是表示可以尋得失狗！」她開始是半信半疑，但到了黃昏，那隻失去的「大白狗」，竟然施施然的回來。

她大喜過望。

以後的日子，她更非常深入的研究文王八卦，竟有出乎意料的收穫。

餘下的日子，她也研究醫書，醫書之中，有一本是述及山中藥草，於是，她每日清晨，便在附近山上溜躂，居然也找到一些草藥。

後來，她學得更多，也到較遠的地方去尋藥。

有了寄託，日子自然是過得非常愉快。

有一日，有一對野鹿，不知是對珊兒情有獨鍾，還是太懶惰，竟然在珊兒的卓爾閣居住下來。

幾日之後，誕下了幾頭小鹿，珊兒在那母鹿生產之時，幫了一些忙，母鹿似是明白感恩之道，住了下來，更供給新鮮鹿奶給珊兒。

珊兒有鹿奶喝，日間採些補藥回來，她又懂得利用，調配烹飪，日子實在過得不錯。

轉眼已是大半年。

冬已盡，雪已融，大地又回復了生機。

那日，穆珊兒心血來潮，決定卜一支卦，她是想念兩位兄長，只想知道他們會甚麼時候來看望她。

那知道她這卦象顯明，日內有人來見她。

黃昏時分，狄一葦與邢荊竟是不約而來。

三人見了面，當然是萬二分高興。

狄一葦與邢荊目光灼灼的望着穆珊兒。

穆珊兒奇怪地道：「不見了半年，你們都認不得我了？」

狄一葦道：「你長大了很多！」

邢荊也道：「你高了不少！」

穆珊兒道：「這個當然，我日飲鹿乳，又多吃山雞野味，當然是長大了不少……」她頓了一頓，反看他們，並且搖搖頭說道：「你倆却變得臉黃骨瘦！」

邢荊道：「我每天練功，只吃了一些乾糧，當然不及你的手藝！」

狄一葦也道：「我也是粗茶淡飯的日子！」

穆珊兒道：「那麼，我今天弄一餐好吃的給你們嚐嚐，好嗎？」

「當然……」

「好極！」

兩人幫着穆珊兒，一邊工作一邊聊，那三隻狗雖然半年沒有見過兩人，但仍然十分熟絡。

那天晚上的一頓，實在是他們半年來最飽的一頓，然後三人一起聊天，幾乎談到天色大亮才去睡。

翌日起來，三人無心工作，便一起出外打獵，既可郊遊玩耍，也可再多弄一些豐富食物。

那天他們運氣好，打了一隻鹿，兩隻野豬，還有幾隻山雞，這足夠他們大半個月的糧食。

三人合作，在樹林中搭了一個樹枝架子，把整隻野豬擱在火上燒，然後，用小刀你一塊我一塊的割下來吃。

他們閒聊着。

吃到半飽，穆珊兒道：「兩位大哥，你們說了這麼多話，似乎還欠了一個題目！」

兩人異口同聲地問道：「甚麼題目？」

「你們的武功，進展如何？」

兩人先是低下了頭，半晌，邢荆道：「葦哥，你先說吧！」

狄一葦道：「我……倒不如是你先講！」

兩人又是推讓一番。

穆珊兒已經意味道，他們都有問題，便道：「你們不必你推我讓，如果有問題，何不說出來？」

還是邢荆坦白，首先道：「師傅留下的武功抄本，又多又繁，我練了一些，開始時不錯，但要再進一步，那是非常困難！」

穆珊兒問道：「甚麼困難？」

邢荆道：「開始的時候，那些武功抄本之上，都是圖畫多過文字，我依着圖畫，也可以練個大概，可是，一到了較爲深入的地方，全是文字……」

狄一葦也道：「我也遇到同樣的困難……那些斗大的字，它認識我，我却不認識它們！」

穆珊兒笑了，他倆也忍不住笑了！

穆珊兒道：「那麼你們不繼續練下去？」

邢荆道：「不是不想……」

狄一葦接口道：「是無能爲力！」

穆珊兒道：「我可以教你們認字！」

兩人沒有作聲，却是面有難色。

穆珊兒道：「你們不想？」

狄一葦道：「不是不想，我以前也學過，可是一學即忘，總無法好好記住！」

邢荆道：「是的，假若我們先學字，再練武功，我想三年後也不成！」

穆珊兒想想，這確也是道理，而今才學字，那一天才可以學到武功？

穆珊兒再想了一會，道：「辦法不是沒有！」

兩人同道：「甚麼辦法？」

「要你們相信我！」

「怎麼相信？」

穆珊兒道：「你們把武功抄本給我看，然後讓我向你們解釋！」

兩人又是異口同聲道：「好辦法！」

兩人想拿武功抄本出來。

穆珊兒止住兩人，道：「你們練習武功，除了要與我一起去找出殺我父仇人，屠殺布坊布老爹之外，還有一個任務！」

邢荆道：「是的，我們還要比試！」

狄一葦道：「本來，我們應該互不見面，潛心苦練，而今也算是違背了師傅遺囑！」

穆珊兒道：「那也未必！師傅臨終吩咐，也未必盡善盡美，譬如他們都沒有想到你們不識字！」

兩人無言，嘆了口氣。

穆珊兒道：「我有一個辦法，你們由明天起，各自在你們的屋內，先由我講解，然後你們各自練，有了相當心得之後，再回你們的山洞苦練！」

邢荆道：「好辦法，明天便由我開始！」

狄一葦道：「不，由我開始，我是大哥！」

邢荆想爭辯，穆珊兒道：「我上午先向狄大哥解釋，下午再來邢二哥處！」

狄一葦道：「我知道我師傅常傲，武功蓋世，小妹子你可別把我的武功洩露給他聽！」

邢荆也道：「我師傅罕謙的武功，更是不凡，你也不要讓他知道！」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穆珊兒扯了兩塊肉，塞住他們的嘴，道：「你們不信任我，或再爭吵，那我便不教了！」

那夜他們談了一會，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因爲練武需要精神，穆珊兒對兩個大哥，管得非常嚴厲。

翌日上午，穆珊兒先往狄一葦處。

狄一葦早已恭候，並把一本武功抄本交給穆珊兒，她看了一下，發現內裏果然是文字深奥。

幸好穆珊兒常看那些醫書、相書，文字深奥對她來說並不是難題。

穆珊兒把抄本上的字句，一一向狄一葦解釋。

狄一葦學文字覺得困難，但學武功却是學一反三，非常容易上手。

穆珊兒道：「對於武功，我也是一知半解，很多時候，字面是如此說，但內裏含義是甚麼，我相信你要自己去領略才會知曉！」

「是的，我邊練邊學，若有問題，我再問你！」

「你師傅的武功是冷傲剛勁，你一定要從這一方着手，才可領悟其中神髓！」

「是的，珊兒，你看我練一遍……倒不如，我們同練，大家更爲明白！」

穆珊兒道：「不，那是你師傅的獨門武功，武林人士，最忌是未得同意便去學別人的武功！」

狄一葦道：「我同意便可！」

「不，本來這些武功，是你個人的，我看過，爲你解釋，也是權宜之計！」

狄一葦見她那麼堅決，也沒有再要求她同學同練。

原來穆珊兒自幼跟着她老父，在江湖上行走，早已知道關於武林中的不成文規矩。

而事實上，她不想沾上狄一葦的武功，也有她自己的苦衷。

她希望狄一葦與邢荆的武功，各自苦練，自己全不沾上，日後好做個眞正的公證。

她預感中，兩人一定會作一次非常重大的決斷，除了遵從他們師尊的吩咐之外，還會爲其他的事，不過，爲的是甚麼，她也實在想不到，不過，這是她的預感。

因此，她一定做一個非常公證的人。

下午，穆珊兒便到邢荆處，也是先把武功抄本解釋一遍，然後叫他練習，也從練習之中，再發現問題。

邢荆外表雖然是較爲遲鈍，但學起武功來，却也是非常機敏，也能舉一反三。

看來二人資質是不錯，將來在武學上的成就，却要他們有毅力與苦練才成。

自這天開始，之後的十天，狄一葦與邢荆分別接受穆珊兒教導武功上的文字。

練功並非只是嘴上的解釋，最終也是要他們自己用身心去練，因此，十天之後，他們不想離開，穆珊兒也不許，他們互相約定了下一次見面的日子。

三人依依而別。

下一次的見面日期，是九個月之後。

九個月之後，他們果眞又再會面，他倆又再拿了新的武功抄本，由穆珊兒向他們作文字上的解釋，然後他們回到他們師傅的洞中，加以苦練。

轉眼之間，已是三年。

三人身心均有增進，武功也有增進。

穆珊兒已是婷婷玉立，狄一葦與邢荆也更爲懂事，他們都潛心學武。

那一年九月，正是他們相約來穆珊兒處的日子，穆珊兒已一早預備了他們喜歡吃的東西，可是，由早晨等到黃昏，却仍未見兩人踪影。

入夜，開始飄雪。

九月在北國，天氣寒冷，但很少這麼早便飄雪，看着飄雪，穆珊兒想起他們三人初見的情景。

她越是想，越是覺得不對勁，因爲他們兩人從來都沒有爽約過。

難道他們在路途之上，發生了甚麼問題？

兩人的武功，在這時刻，已有了一定的造詣，等閒的江湖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穆珊兒心內頗不安寧。

於是，她決定爲他們各卜一卦。

這幾年以來，穆珊兒在醫理與卜卦星相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她便在窗前，焚香占卜。

先爲狄一葦卜了一卦，第六十卦，不吉，她心中有些兒掛慮。

她再爲邢荆占了一卦，第五十五卦，凶，她心中更爲不安。

就在這時，窗外突然吹起一陣風，「吧」的一聲，似乎有物墜地。

她立刻開門出外，又是「吧」的一聲，有東西再墜在她的窗前。

她小心一看，却原來是兩隻信鴿！

穆珊兒急忙把兩隻信鴿拾起，但兩隻信鴿可能因爲在飛行之時，遇到了風雪，竟然已是不支，但爲了完成任務，竭力飛到穆珊兒的窗前。

穆珊兒先打開其中一條字條，上面寫着：「因病無法應約，邢荆。」

她再打開另一字條，上面寫着：「因事無法應約，一個月後，定必趕到，狄一葦。」

一個是因病，一個是因事，穆珊兒看了，那才放心下來，三年以來，他們從未爽約。

邢荆有病？究竟是甚麼病？

狄一葦有事？有甚麼事比三人相聚更爲重要？一時之間，穆珊兒實在想不透。

漸漸，她記掛着邢荆。

他一個人在山洞中有病，怎生是好？

狄一葦有事，他爲人聰明，自有解決的辦法，但邢荆又如何？

那晚她無法安睡。

翌日，她下了一個決定，既然狄一葦要在下一個月才來應約，自己何不去看邢荆，假若他眞有大病，自己也可爲他把脈煎藥！

穆珊兒收拾了簡單的東西，往鄉鎮買了一匹馬，直往邢荆的住處。

邢荆的住處，是相當荒僻，幸

好在他們閒談之時，也有提及路程，穆珊兒憑着記憶，也可以找到。

那是一個山洞，洞前有一大片空地。

穆珊兒繫了馬匹，心下覺得十分奇怪，因為這地方人跡罕到，稍有甚麼風吹草動，住在這裏的人，沒有理由是不知道的。

邢荊不出來看看，實在是奇怪。

難道他眞是染了甚麼大病，竟然無力起來？

穆珊兒三步併作兩步，往山洞內跑。

山洞之內，相當溫暖，穆珊兒叫道：「荊哥哥，荊哥哥！」

完全沒有回應。

山洞內突然有一塊石，好像是一道門，也是一道天然屏障，有煙霧透出。

穆珊兒迅速走過屏障，只見山洞之內，煙霧之中，有一人正打坐着。

那人正是邢荊！

只見他赤着上身，頭上冒着煙，而他臉容枯槁，呼吸似乎是十分微弱。

穆珊兒叫道：「荊哥哥，你怎麼了？」

邢荊睜開了眼睛，口唇微動。

「發生了甚麼事？」

邢荊想說，却是說不出話來。

穆珊兒立即為他把脈，只覺他脈搏異常，時快時慢，心跳也是異常。

那並不是一種普通的疾病。

忽然，她看見邢荊身邊有一本書，上面寫着「赤壁內功心法」。

穆珊兒心念一動，問道：「走火入魔？」

邢荊似乎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微微的點了一下頭，穆珊兒拿起那書，只見上面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下面畫有一幅打坐圖。

打坐的人全身赤裸，身上繪了很多箭嘴，也有很多穴道名稱，穆珊兒懂得歧黃醫理，一看便發覺這打坐心法，是逆經脈而行。

她可以肯定，邢荊是練功不得其法，而走火入魔，她立刻把他抱起，走出山洞，往那天然石塊屏障之外。

穆珊兒並不懂點穴之法，但她懂按穴推拿，先把他經脈逆行之勢止住，然後拿出一些金針銀針，為他針灸。

不久，邢荊體溫下降，竟酣然睡了。

穆珊兒小心的看着他，並且看了那本「赤壁內功心法」一遍。

這是一本結合了武功及醫術的書。

自古以來，練習逆經脈的內功並不多，因為是違反正常血氣心脈，沒有甚麼人可以練成。

邢荊居然想練，遲早也會出岔子，幸好他命不該絕，穆珊兒趕到，否則，他會被自己的內熱自焚而死！

翌日，穆珊兒再用針灸，又往外面找了一些山草葯回來，熬了一大缸好像墨汁的苦葯，灌邢荊喝了，他的心律以及血脈，才平靜下來。

再過一日，邢荊已醒，但因為練功不得其法，所耗心力，比大病一場還要厲害。

穆珊兒悉心的為他調理身子，十日之後，邢荊已回復了常人一般，但仍較虛弱。

邢荊細述他練「赤壁內功心法」的經過，果然是不出穆珊兒所料，他並不了解心法的內容，因而走火入魔。

邢荊道：「其實我是依足其中每一個步驟去練，沒有理由有錯！」

穆珊兒再為他解說了全書，可是，邢荊指出，他並沒有違反書中所教，也沒有貪快亂闖。

邢荊道：「難道我還不够火候去練？」

穆珊兒道：「大有可能！」

邢荊把過去兩年多所練的功夫，一一給穆珊兒看，這些武功練全之後，的確是可以進入這「赤壁內功心法」，邢荊是個非常忠心的練武者，他是依照一切指示來練習，他仍然走火入魔，實在是難以明白！

穆珊兒也費了多天時間，閱讀所有武功抄本，希望可以從中為他找出走火入魔的根源。

可是，她幾乎閱遍了所有冊籍，仍然沒有半點頭緒，她又加上她自己的醫理推敲，依然是尋不出究竟。

再經過半個月，邢荊身體已回復正常，穆珊兒因為一直無法為他找出答案，她是個不容易放棄的女孩子，因此她仍然留下來。

那日醒來，穆珊兒找遍了山洞，也不見邢荊，她有點不安，但回心一想，這地方是邢荊的地方，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那會有甚麼出錯？

忽然，她聽到外面傳來一陣馬嘶的聲音，她立即走出洞外，只見她騎來那匹馬，有些不安地在原地上跑來跑去，有時又發出幾聲嘶叫。

穆珊兒走近，輕撫馬鬃，馬兒才稍為安靜下來，忽然，她看見山下，有人正騎馬上來。

穆珊兒的馬又再高嘶了一下，她小心一看，來人正是不見了的邢荊。

邢荊一早失踪，原來是下山去

找馬兒。

不一會，邢荊已來到洞前，叫道：「穆姑娘，我也有一匹馬兒呢！」

「你要馬兒作甚麼？」

邢荊道：「我想與你好好遊玩一天！」

「遊玩？我們要找出……」

「就是因為我們費了多天，仍然沒有找到我走火入魔的根源，我害怕我們越是研究，越是鑽入了牛角尖，倒不如我們暫時放下一切，好好的玩一天，再從頭來過，我相信一定有結果！」

穆珊兒一想，也覺得非常有道理，便道：「好，我們立即出發！」

她一躍上馬兒，便任由馬兒馳騁。

這匹馬兒雖非上好良駒，但多天以來，被縛在樹下，無法好好的跑一趟，而今有了機會，便盡情向前跑去。

邢荊急起直追，叫道：「你往那裏去？」

穆珊兒答道：「你有本領便追來！」

邢荊雙腿一夾，馬兒也向前狂奔着。

寒風雖是撲面，穆珊兒走在風中，有說不出的快活，多天以後，全在那些武功抄本之中左鑽右鑽，幾乎把自己也窒息了。

而今是海闊天空，任由奔馳，實在舒暢。

邢荊的騎技也不差，不一會也追了上來。

穆珊兒問道：「這附近有甚麼好去處？」

邢荊道：「我也不知！」

兩人又再跑了一會，忽然，看見不遠之處，月映之下，銀光閃閃。

兩人好奇，便向着銀光而去。

不一會，他們到達了光源之處，原來那是一個小瀑布，本來是傾瀉而下的水，因天氣寒冷而結了冰一塊掛着的冰幕，映着陽光，非常好看。

穆珊兒道：「原來竟有結冰的瀑布！」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就在這時，耀眼銀光處，似乎有人影一閃而過。

因為那一閃的速度是非常迅速，使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

半晌，穆珊兒才道：「你有沒有看見一些東西，一閃而過！」

邢荊道：「我以為是看錯了！」

「不，那像是一個人影！」

「是的，不過，這地方人跡罕到，那會有甚麼……」

「也許是因為看到那耀眼銀光太久，會產生一些幻覺也說不定！」

「是的！」

邢荊的話仍未了，他們又再清清楚楚的看見一個人影，在結了冰的小瀑布下一閃而過。

邢荊道：「沒有看錯！」

穆珊兒道：「是的，追！」

他們立即策馬而追，可是，他們繞過了瀑布的另一面，甚麼也看不到。

「再追！」

兩人又再加速，上前追去，可是走了大半天，再沒有看到那影子。

穆珊兒道：「難道我們眞的看錯了？」

穆珊兒道：「我們兩人，沒有理由一起看錯的！」

雖然他們都相信自己沒有看錯，但找了半天，仍然找不到甚麼，只有快快而回。

回到山洞前，他們看看天色，似乎又是晚來欲飄雪，他們決定先安置好那兩匹馬，找一個有蓋的地方，讓他們好好渡過一宵。

然後，他們一起走回山洞。

穆珊兒忽然一把拉住邢荊，道：「我有些不祥的感覺！」

邢荊停了下來，正想說話。

洞內便傳來一聲咳嗽的聲音。

兩人怔住，邢荊擺脫了穆珊兒的手，示意她等一下，然後，他便縱身而進。

洞內有熊熊篝火，篝火之前，坐着一個披頭散髮的人，火光之下，非常恐怖。

邢荊呼道：「你是誰？」

那人並不回答，仍是閉目打坐着。

邢荊一撲而上，雙掌同時遞出。

只見那人雙目微微睜開，發出一股懾人的光線，邢荊被他目光一懾，雙掌稍有猶豫。

那人也突然的雙掌同時使出。

邢荊只覺一陣勁風撲面而至，他奮力以雙掌再迎，但馬步依然不穩，被掌風所迫，暴退十步。

那人發出一陣笑聲，笑聲刺耳，却又不是鬼聲鬼氣，然後道：

「你是罕謙甚麼人！」

邢荊反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那人頓了一頓，道：

「你說！」

邢荊怒道：「你闖我住處，還要來審問我？」

「審問你又如何？」

邢荊撲上。

「好，讓我看看你可有沒有獨得之秘！」

那人沒有躍起，便在打坐之處，飛身向邢荊而來，那人的頭髮也一湧而起，那聲勢是十分嚇人。

邢荊沒有被他嚇怕。

那人使的功夫極其簡單，一出手是一個長拳，向邢荆心胸擊來。

那只是一招「黑虎偷心」！

可是，來勢極狠且勁，邢荆側身一閃，想出招襲擊那人，但那人變招極快。

「長虹經天」，那人雙手橫削斜落。

也是一招極爲簡單的招數，可是，邢荆却有敵不過的感覺，他已斜身而退。

「罕謙的後人？」

「罕謙是我的師傅！」

「呀！技止此而已！」那人似是不屑地道。

邢荆心中感到一陣惱怒，因爲這話表面是指自己學藝不精，但事實上是駡他師傅罕謙。

這幾年來，邢荆在罕謙的武功抄本上鑽研，越是覺得這位沒有教過自己的師傅，武功的高深與廣博，實在令他五體投地。

他心中憤怒，既怪自己沒有好好學上師傅的武功，也惱怒這人出言不遜。

憤怒剋制了恐懼，他冒着受傷的可能，出了一招，一招是兩式！滿招損，謙受益！

「這招才較爲像樣！」那人道，語氣仍有不屑。

邢荆凝住氣，再使出兩招！

「星落雲散」、「沖天占日」，這兩招是先退後進。

「沖天占日」這一招，使出極有氣勢，因爲邢荆已穩住了步法。

那人閃身避開了他的一擊，道：「對，這才像樣！這兩招的確是謙虛老人的招法，先退後進，正是他生平謙虛爲人的表現！」

那人一邊說，一邊出招。

這次他出招手法再沒有如此簡單，他叫道：「這一招叫『翻波躍浪』。」

那人來勢洶洶，大有波濤洶湧之勢。

邢荆硬接了這一招。

那人又道：「好極！硬接也不是辦法……來，看這一招『撲鶚分松』！」

這一招是左搖右擺，使邢荆一時之間眼花撩亂。

「砰」的一聲，他左右兩臂都中了招。

雙臂有如被火灼一般，不由得他不退，退至盡時，倒在地上。

那人是得勢不饒人，他如大鵬展翅般，撲向邢荆。

邢荆知道逃無可逃，他實在想不到，這是一次難逃的劫數。

那人一掌擊下。

忽然，邢荆聽到穆珊兒的聲音：「謙謙君子，淡淡情懷！」

這兩句話對普通人來說，是無關重要，但對邢荆來說，却是使他聯想起最近所練的內功心法。

他盡量把自己龜縮，居然能避過這一掌，然後一個旋身，竟然在地上翻了起來。

那人以爲這一掌，雖不想置邢荆於死地，但也要他傷得七八分。

可是一掌擊下，先落個空，然後又不見邢荆在地上，他既愕然，也感驚駭。

邢荆已站了起來，他望了穆珊兒一眼。

穆珊兒站在山洞口處，續道：「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幾句本是蘇東坡的詞，可是，想不到竟然是罕謙另一套非常厲害的武功！

邢荆這多年來，只懂練習，而不懂得也沒有機會實習，因此很多武功都只在腦中而從沒應用過，而今給穆珊兒在這當兒提出，就像一個師傅在耳提面授，他不但充滿信心，而且一經觸發，他過去所學也源源施出。

登時，邢荆似換了一個人似的。

那人也覺詫異，不過，無論在武功或內力造詣上，他仍是在邢荆之上。

爲了快速的使邢莉就範，他也使出厲害招數。

邢荆一直被迫向穆珊兒處，他知道這人有意想把穆珊兒也捲入這漩渦之中。

他想避開，却是力不從心。

那人又擊出一掌，這一掌非常刁鑽，邢荆只能閃向穆珊兒那邊。

這一閃却正正上了那人的當！

因爲穆珊兒一直在提示各招式給邢荆，那人便以爲穆珊兒武功高强，他要一併的制服穆珊兒。

穆珊兒武功根底是有，但絕不能稱上高手。當邢荆一近，她已想退，但已是來不及。

那人雙掌同時遞出，一掌向邢荆，一掌是向穆珊兒，而向穆珊兒那掌，尤其充滿勁力。

連在一旁的邢荆也感到一陣異常的壓力，他不能讓那人傷及穆珊兒！他拚命的移動身體，擋了那人一掌。

這一掌力道實在驚人。

邢荆根本是抵擋不住這厲害的一掌，兩人像斷了線的風箏般向後墜去。

當他們摔落在地上，邢荆突覺口中一甜，「哇」的一聲，吐了一口血出來。

穆珊兒驚叫：「你怎麼了？」

邢荆聽到穆珊兒的驚叫，反而是心下高興，因爲穆珊兒並沒有受傷。

邢荆道：「還好！」

這時，那人也快步上前，叫道

：「還好？就讓我送你們歸西！」

他又是雙掌遞出，近距離的遞出。

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刻，邢荆又再用身子護住了穆珊兒，兩人又再被巨大的力量所壓迫，這力量可是非同小可，他們只感到背部刺痛。

原來他們已被逼近身後的石壁。

後無去路，前有使人透不過氣的掌力，邢荆與穆珊兒都自忖必死無疑。

可是，當他們被壓往石壁之時，那石壁突然穿了一個大洞，兩人的身體便被迫入了石壁之中。

這一變故使那人也感到愕然。

石壁本是十分堅硬，沒有理由可以把人迫進去，而今擺在眼前的，不只是可以把人迫入石內，而且可以把兩個人也迫了入內！

那人看着前面一個人形大洞，面前滿是碎石，自言自語道：「就讓你們葬在石牆之內！」

那人在邢荆的石洞之內搜了一遍，把其中幾本武功的抄本拿走，便揚長而去。

邢荆與穆珊兒並沒有葬在石牆之內。

巨大的壓力使他們昏厥了一刻，當他們醒來，竟然發覺自己是處在一個石洞中。

他們的頭頂處，似有光線透出，雖非十分光亮，但至少可以看到對方的臉孔。

邢荆仍然可以嗅到自己胸前的血腥味道。

穆珊兒道：「你沒事？」

「沒事！」

「你吐過血……」

「沒關係，那人掌力厲害，吐一些血沒有關係……這石壁究竟是甚麼？」

他們各自用手摸去，只覺背後及旁邊的石塊都是非常光滑的。

如果是一處擠破了的石牆，是沒有理由那麼光滑的。

穆珊兒道：「我們似乎是在一個盒子之內似的！」

邢荆道：「是，是一個石盒子！」

「石壁之內，怎會有個石盒子？」

這實在是奇怪。

穆珊兒道：「這個盒子是直豎的，當那人向我們擊來，我們避無可避，本來是應該死在牆上，但牆忽然塌了，我們入了牆內，而牆內竟是個盒子！」

「是的，這實在是神奇！」

「荆哥哥……我實在不知怎樣感激你！」

「感激我？」

「你一連救了我兩次！」

「沒有……」

「我知道的，第一次以身擋去那人的掌力，受傷吐血，第二次也以身護我，一起被迫入了這石牆之內！」

邢荆道：「你也救了我幾次！」

「我何曾救過你？」

「我的腦袋不中用，沒有你提示我的武功，我學了也不懂得使用！對了，你怎會知道我的武功？」

「這幾天我爲你找出你走火入魔的根源，曾經看過你師傅的抄本，很奇怪，我看過之後便記得！」

「你一向都是記性好！」

「而且我可以把那些招式在腦中想像，有時甚至是運用！」

「那麼你也學懂了我的武功！」

「不，我却不能跟你一樣用手腳去使出來，但看着你們比拚，那人一出招法，我便可以想到對付的招式，但你要我親自去對付他，却又不能！」

穆珊兒一向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奇怪的是她可以把武功招式在腦中想像使用，但却不能自己眞眞正正用手脚施展出來！

邢荆道：「那你也救了我多次！」

穆珊兒道：「咱們便算是扯平了！」

外面再沒有甚麼聲息。

邢荆想出去，當他一推面前的小石塊，上面的石塊都嘩啦嘩啦的跌下來。

穆珊兒叫道：「不要亂動，假若不小心，可能我們眞的要生葬在這裏！」

「那我也願意！」邢荆道。

穆珊兒道：「我却不願這麼早死！」

邢荆並沒有回答。

穆珊兒心內細想，發覺剛才那句話似乎是有其他意思，一種特別的感覺，從心底升起。

那是人之常情，況且他們都是在情竇初開的年紀。

穆珊兒想再問，但還是把話咽了回去。

兩人却沉默着，不知不覺之間昏然睡去。

當邢荆醒來，他只感到遍身溫暖，他摸摸他睡的光滑石板之上，有點灼熱，但令人十分舒服。

還有一點，自從練那內功心法之後，他一直感到胸口似有一股東西在壓着他，令他呼吸不暢，也有一種說不出的煩悶感覺。

這幾天以來，經過穆珊兒的再三指點，他已可以把其中症狀減輕，雖說是減輕了，但仍是揮之不去。

可是，如今醒來，却是大大減去，不能說是沒有，但已去了一大部份，那好像是一個人托着一百斤

，無法移動，但而今減去了七十斤，那三十斤並不再是甚麼負擔！

穆珊兒也醒來，道：「好舒服啊！」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怎麼了？」

「我沒有了那種心頭鬱悶，自從練功之後，那種說不出的鬱悶。」

穆珊兒道：「荊哥，你我似乎發現了一個你師傅從來也沒有暗示過的秘密！」

「甚麼秘密？」

「我們在這裏多久了？」

「相信是超過十個時辰了！」

「而你胸口翳悶的感覺已完全解除？」

「大部份……」

「我過去十多廿日，希望從你師傅的武功之中，解除你這種翳悶，卻是束手無策，可是，你而今卻可以……對了，你試練一下你平日所練之心法？」

邢荊依言，血脈仍是逆經而行，可是，卻有說不出的暢順。

邢荊高興地道：「好得多！」

「繼續！」

邢荊閉目凝神，以前心中存在的鬱悶，在這溫暖舒適的環境之中，竟然消失了。

穆珊兒看着邢荊一臉祥和之氣，她也在不知不覺的心平氣和，血氣自然運行，有遍體舒泰之感。

邢荊吐了兩口血，本來臉色已是蒼白，但而今卻漸見紅潤。

不久，邢荊張開了眼睛，道：「這實在是個古怪的地方！」

穆珊兒道：「我看這是個秘密練功之所，罕謙害怕有人佔了他的地方，可能連你也不想洩露！」

邢荊道：「不會的，可能是我未發現！」

穆珊兒道：「相信那人已走！」

邢荊道：「我先出去看看！」

「我們還是一起走！」

兩人先小心推開石塊，然後慢慢走了出來，外面是碎石紛飛，牆壁倒塌了一部份，但外面卻看不見裏面的情形，因此，他們在裏面是十分安全。

他們走到邢荊平日起居的地方，那裏已是亂作一團，很多武功抄本都散在地上。

「那人究竟是個甚麼人？」邢荊自言自語。

穆珊兒道：「很明顯，他是個認識你師尊的人！」

「不過，他年紀不算太大，相信是比你我大幾年，他並不是與師傅同輩！」

「你師傅在江湖上早有名聲，很多後輩也知道他與常傲二人決鬥之事，這人大有可能是個武痴，不斷找尋武功秘笈之類的東西，恰巧是來到這裏！」

「我看並不是太恰巧，這地方偏僻得很！」

「有了你在此之後，自然是其他人也會找到！」

邢荊也覺得有理，雖然他是躲在這裏，過着隱居一般的生活，但他也有些時候要到附近的鄉鎮買一些食物，有人暗中跟踪這個陌生臉孔的人，也不是奇事！

「他想殺死我們似的！」

「這些獨來獨往的人，當然不想留下任何痕跡！事實上他也以爲我們已死在石中！」

兩人又猜測了很多有關這個長髮披肩的人，當然，這樣胡猜亂想，得不到甚麼答案。

穆珊兒替他收拾了那些武功抄本，發現邢荊正在練習的那本「赤壁內功心法」也不見了。

那人倒是識貨！

之後的幾天，邢荊每日走入石壁之內，練習赤壁內功心法，進步非常神速。

穆珊兒有時也進去一兩個時辰，不做甚麼，也覺得非常受用似的。

那天，當她站起來的時候，雙手各扶一邊石壁，發覺壁上十分粗糙，本來這盒子似的地方，四面都是十分平滑，她忽然摸到有粗糙的地方，便小心細看一下，卻發現兩邊原來各刻一字，左是「赤」，右是「壁」！

原來要練那本「赤壁內功心法」是要在這地方練才會有成果，怪不得邢荊在外面開始練習，只覺經脈倒行，險些走火入魔！

穆珊兒把這事告訴了邢荊。

邢荊道：「那麼這個攻擊我們的怪客，倒是幫了我們一大忙，假若不是他雙掌把我們迫了入內，眞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發覺這地方！」

穆珊兒道：「也許這是罕老前輩的特別花心思的佈局，他希望繼承他武功的人，既是一個勤學武功的人，也是一個與他有緣的人！」

「我眞是幸運！」

邢荊這幾十日來，內功已是大進，因爲內力好，連以前從罕謙師傅所學的拳脚刀劍功夫，也是揮洒自如。

穆珊兒見邢荊已是完全康復，便想離去，邢荊當然是希望她留在身邊。

那日，她一早起來，便覺心神有點恍惚，她決定爲自己占一支卦。

卦象出來，她自己卻是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但卻暗示出她身邊的朋友，會有不吉的現象。

穆珊兒把這卦象告訴了邢荊，邢荊有點緊張，因爲過去穆珊兒幾

次起卦，都是十分靈驗。

邢荊道：「我們兩人都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沒有……」

「既然沒有，那麼……」

忽然，他們都似乎同時想起一個名字，也同時說了出來：「狄一葦？」

邢荊道：「對，一定是他！」

穆珊兒道：「本來他是約定我們相聚，但結果不知是爲了甚麼事而不克赴約，這點你也知道的！」

「是，究竟他現在在那裏？」

穆珊兒道：「難道他在外發生了甚麼事情？」

兩人越想越覺得不對，於是，兩人商議了一會，決定碰一次運氣，直赴狄一葦的居處，看他是不回去，或者是發生了甚麼事情。

兩人都沒有到過狄一葦的居處，憑着簡單的地位，兩人快馬加鞭，希望早日可以見到這位多時不見的好友。

轉眼已是六日，他們已來到狄一葦的居處附近。

這地方與邢荊所住的地方是大大不同，到處是山巒起伏，因爲地處較北，到處都有積雪。

不單是他們覺得冷，連兩匹馬兒也覺得冷，而且上山的道路崎嶇，最後只好放棄了馬兒。

那日，天氣放晴，兩人知道，還有一段山路便可到狄一葦的居處，因此他們加快了脚步。

轉過一個山坳，便聽到一陣勁風的聲音。

那不是天然的風，而是搏鬥的掌風與兵刃之風。

兩人小心的閃在一旁，躍上了一塊大石之後，只看到這個地方，滿是大小白石。

而在這白石谷之上，狄一葦正以一柄長劍攻擊一個長髮的人。

那人正是日前襲擊邢荊的怪客。

兩人互望了一眼，決定先看清楚形勢，才作決定。

長髮怪客屹立，手中並沒兵器，不過，他隨着狄一葦的劍光閃動，狄一葦根本無法動他一根毫毛。

狄一葦一連出了十招，每一招都是變化精妙，向那長髮怪客全身攻來，怪客有時身如勁松，有時身如擺柳，每一守招與攻招，都是恰到好處。

很明顯，長髮怪客是佔盡了上風，不過，他却是沒有向狄一葦下殺手。

突然，那怪客一掌打出。

普通的一掌，狄一葦却似乎沒法抵擋，他持劍的手好像受了雷殛一般，竟然撒手丟劍！

好一招勁力十足的掌法！

狄一葦沒有劍在手，有點傍徨。

怪客道：「你再去拿你認爲有用的兵器！」

狄一葦沒有說話，躍入了一塊大石，然後跳了下去，一時之間，他們無法見到他往那裏去了。

長髮怪客仰天長笑，一會，才道：「既然來了，何必鬼鬼祟祟的看！」

這話分明是指邢荊與穆珊兒。

兩人無奈，穆珊兒先站了出來。

怪客道：「你們既可作座上客，看到心癢處，下來再試身手也無妨！」

這時，邢荊才站了起來。

怪客見了邢荊，有些愕然，道：「我一掌打了你入石頭之內，你竟然能不死？」

邢荊笑道：「應死的人早死，不死的人始終不死！」

怪客笑道：「對，你是應死的人！」

「爲甚麼？」

「因爲千里迢迢，你也送上我面前來！」

這時，狄一葦已從石後一躍而來，他見了二人，有點驚喜，也有點愕然。

狄一葦手中拿着的是一對刺鈎。

這刺鈎是用純鋼所製，他稍一晃動，便有一股寒光閃出，非常鋒利。

狄一葦道：「你們不用插手！」

「好極！不愧是常傲的弟子，雖然是甚麼武功也學不到，但高傲本色，却是全已學到！」

狄一葦不言，左刺鈎刺出，右刺鈎隨着刺出。

這兩招是無聲無息。

長髮怪客幾乎被刺中，但他左右閃開，一個轉身，但聽見「嘶」的一聲，他的衣袖居然裂了。

「好刺鈎法！」長髮怪客一手拉下那裂開的衣袖，然後雙掌齊出。

狄一葦一閃，向上一躍，然後以雙刺鈎爲先鋒，倒衝下來，猛刺長髮怪客。

這一招的確是厲害異常。

長髮怪客身向下挫，然後抝身，向後一個大翻騰，才避開這厲害的雙刺鈎。

狄一葦是得勢不饒人，他雙刺有如影子，直追長髮怪客翻騰落下之處。

長髮怪客身形仍未穩，雙刺又到，狄一葦每一刺鈎，都是對準他的身上大穴。

因此，只要其中一刺刺中，長髮怪客將不是受傷，而是死亡！

長髮怪客再退，不過，他知道這樣閃避下去，終有着道兒的可能。

他突然把頭一搖，他那把長髮立即像網般撒起，先是護住了全身，然後再猛地搖頭，向狄一葦罩來。

狄一葦雖然是持着雙刺鈎，却是不知如何，只能邊退邊護着自己！

直至狄一葦退至無可再退，他定了下來，雙指指出，狄一葦如一個木頭人般，也定了下來。

長髮怪客再一指，狄一葦似乎着了魔似的，雙手無法再持雙刺，雙刺飛離。

長髮怪客突然是目露兇光，道：「洞內還有甚麼秘密，快說出來！」

狄一葦道：「還有甚麼秘密可言，甚麼也給你搜去了！」

很明顯，長髮怪客來這裏，與上次攻擊邢荆，也是同一目的，他要武功秘笈，也要練功的秘密。

上次，他來邢荆處，搶去了「赤壁內功心法」，並未滿足，而今又要來狄一葦處，再搶另外一些武功心法。

長髮怪客雙指亂晃，發出桀桀怪笑，道：「你不能再騙我，因爲死人是沒有秘密的！」

狄一葦聽了，從心底湧起一陣涼意。

這樣在長髮怪客雙指之下死去，實在是不甘心，狄一葦拚了最大的勇氣，倏地把地上雙刺抓起，雙刺一剪。

長髮怪客猛地躍起，避過雙刺的一剪。

狄一葦也趁這勢一躍而起，他還未慶幸完畢，只見長髮怪客雙掌同時使出。

狄一葦在半空之中，借力使力，勉强把身體昇高了少許，但仍逃不過長髮怪客的雙掌。

他只感到一陣旋風似的力量，使他無法自我控制，人在半空翻滾，他雙刺亂舞。

他猶未清楚自己如何，又再感到另一股狂風向他四週襲來。

邢荆與穆珊兒大驚，因爲他倆是局外人，最看得清楚，狄一葦在長髮怪客的一連幾掌之中，已變成一塊狂風中的破棉絮一般，他顯出一切都已無能爲力。

邢荆看着義兄，再也忍耐不住。

他向半空翻騰而去，他想不出甚麼辦法可以救狄一葦，唯一的辦法是以自己引開長髮怪客的注意力。

長髮怪客果然被他引開了，他一掌擊出。

邢荆死硬的接了這一掌，雖然感到一陣暈眩，他仍向長髮怪客的身影擊去。

長髮怪客又再一掌拍向狄一葦。

這一掌實在是力透乾坤，把他本是下墜的身軀，又再拋上了半空。

穆珊兒在下面，看到這個情形，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她情急之下，身體猛地一用力，想不到，這一用力，却發揮了「赤壁內功心法」的力量，她並不是故意練的「赤壁內功心法」，在這時却發揮了效力。

她整個人像弦上的箭，直奔狄一葦那邊。

長髮怪客也沒有看清楚，只覺眼前又多一個身影閃動，他又再使出一掌。

穆珊兒實在是想不到自己可以翻騰得這麼高，心中已是一陣恐懼，再感到一陣勁風襲來，她已是身不由己，整個人在空中打轉。

她不知翻了多少下，身體又再急速下墜！想不到，自己救人心切，無端一躍，却大有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躍去了！

忽然，她感到有人在她腰間一扶。

她回首，只見狄一葦正與她同在半空，不過，他似乎還有自我控制的力量，他扶着穆珊兒。

其實狄一葦的情形，比穆珊兒好不了多少。

長髮怪客見他兩人在半空飄盪，又再出掌。

這一次他雙掌齊出，集合了無比的力量。

「隆！」的一聲，兩人還未着地，又再翻騰而起，不是他們自己的翻騰，而是被長髮怪客的掌力所迫。

兩人向山崖之外墜去。

這時邢荆也墜下了地，他只覺得全身像散了一般，痛不堪言。

可是，當他看到狄一葦與穆珊兒兩人被拋下山崖，一時之間，不知是爲了甚麼，他有一股力量，來自心底，又再使他奮力而起。

他撲身迫向長髮怪客，他沒有甚麼希望，只見希望憑自己的身體，迫得他使掌的力量減弱。

長髮怪客稍爲一怔，又再一掌使出。

邢荆只感到一股力量把他迫向了山崖，他幾次翻滾之中，已清楚的看到，狄一葦與穆珊兒已墮下了山崖，兩個影子從模糊變成兩顆小點。

看來他們已墮下山崖。

他感到一陣絕望，整個人覺得身體發軟，也是因爲這一發軟，反而減弱他向山崖之外飛出的力量，他也是下墜，向山崖下墜，向那好像無底深淵的地方下墜。

不過，他因爲力量減弱，在下墜之中，他猛然伸手亂抓，竟抓着

了一些東西。

他拚命抓着，那是非常粗糙的樹皮，一陣沙石灑下，他在半空搖晃着。

終於，他停了下來，他在這時，才敢張開眼睛。

天呀！原來邢荆是抓住了山崖旁伸出來的一棵小松樹，小松樹的根伸入了石壁之內，但並不太深入，似乎任何一刻都會鬆脫。

他的心狂跳，往下望是深不見底的深淵，上面都是藤葛蔓延，看不見天。

他想改變一下姿勢也不可，因爲移一移，松樹便晃了一晃，而且還有一些山石跌下。

再說狄一葦與穆珊兒。

穆珊兒因一念之仁，飛身上去，却同時被長髮怪客一掌打出，她剛好與狄一葦接近，狄一葦扶了她腰間一把，但他們已再無餘力，兩人急速下墜。

下面是無底的深淵，兩人都有一種「死」的感覺。

既是命運註定如此，也是無話可說。

一時之間，他腦海之內，閃現着過去一段日子，他們分別練功的日子，三人一同遊玩的日子，兩位師傅，他們臨死之前的搏鬥……

狄一葦自忖，無法逃過這一死，身體反而自然而然的鬆弛下來。

穆珊兒實際上是沒有學到甚麼武藝，身體因下墜而驚懼，但驚懼一過，身體也是鬆弛。

這一鬆弛，反而救了兩人的性命。

兩人下墜，忽地感到背部碰到了一些柔軟的東西，都被那柔軟東西反彈，他們又再下墜。

「啪」的一聲，兩人似跌入了泥沼中。

狄一葦與穆珊兒自忖必死。

可是，泥沼非常柔軟，他們只感到下陷，不過，下陷的感覺很快便完了。

他們只是覺得，泥沼幾乎包着了他們的身體，幸好眼、鼻和口仍在泥沼之外。

「唔……」不知是誰發出的聲音。

狄一葦道：「珊兒，你沒有死？」

穆珊兒聽了，心中一陣喜悅，也道：「葦哥，你也沒有死！」

「沒有！」

兩人竟然同時哭了起來。

良久，他們才鎮定下來，他們動也不動，這環境實在是太舒服，就好像躺在母親的懷內。

狄一葦道：「珊兒，你覺得怎樣？」

「很好，很舒服，我實在不想起來！」

「我也是！」

他們又頓了一頓，泥沼之內，似乎有一種力量，這力量開始是令他們感到溫暖，漸漸，他們感到血脈非常暢快，呼吸也是極其自然。

狄一葦似乎忘記了一切痛苦，照理他接了長髮怪客這麼多掌，一定有非常痛苦的反應，不過，他人在泥沼中，一切都是那麼舒服自然。

「爲甚麼你們全來？」狄一葦問。

「因爲我占了一卦，發現朋友有難，我們便趕來！」

「爲甚麼你會在荆弟處？」

「也是因爲另一支卦……」

「看來你占卦的力量非常靈驗！」

「是的……那個長髮怪客……」

「他似乎是認識我師傅常傲的，因此，他一來，便非常熟悉似的，大肆搜索！」

「對，他也搶去了荆哥的內功心法！」

狄一葦道：「看來他是早已認識了我們兩人的師傅，是有心來搶奪這些重要的武功心法！」

「是的，這點不用置疑！」

「那麼，這人與我們的師傅，有甚麼淵源？」

「大有可能是仇敵！」

「這兩位老人家，廿年相約一戰，平常的日子，總是花費在鑽研武功之上，那還會有時間結仇？」

這點實在難以想像，不過，很多時候，仇恨之事，是不能避免，命運安排，氣數得失，難以估計。

保護秘笈　共同對敵

忽然，有些石塊從上面掉了下來。

那些石塊並不大，但經過一個長距離的下墜，跌在地上，自行爆開，一些碎屑濺在他們的臉上，使他們感到非常疼痛。

「難道上面那人，還要落井下石。」

穆珊兒道：「我只是擔心荆哥能否逃過那惡人的魔掌。」

「不用擔心，邢荆也是一個機警的人。」

穆珊兒知道，這是狄一葦安慰她的話，邢荆爲人木訥，不似狄一葦那麼靈活，不過，無論多擔心多憂慮，在這時刻，也是無濟於事。

他們談論了一些別後的事，躺在泥沼之中，倒也不覺得難過。

他們不知說了多久，非常疲倦，合上眼睛便睡了，睡了不知多久，又醒來。

忽然，穆珊兒感到臉上有點東西附着，非常冰冷的東西，不過，這東西不一會似是融化，變成了小

點。

她知道，是雪花飄下。

如果下雪，雪粉一直積聚，那麼，他們便會被埋葬在雪中，那麼……想到這裏，她忍不住拔身而起。

在朦朧之中，狄一葦也在晃動，兩人拚了勁，在泥沼之中，掙扎了一會，終於可以坐了起來。

既然可以坐起來，也可以站起來，他們走出這泥沼，希望找一處乾爽的地方。

可是，在黑暗之中，只覺到處都是泥沼。

狄一葦道：「珊兒，妳沒有事？」

「沒有，只覺有些冷。」

「我也是。」

兩人又再試圖找尋一處較爲乾爽之處，可是仍然是徒勞無功。

他們只覺越來越冷，因爲飄下的雪花越來越多，寒意是從四方八面湧來。

狄一葦牙關打顫地道：「你……冷……嗎？」

穆珊兒回答道：「……冷……」她也是牙關打顫，這時她稍一不愼，踢着了一塊小石，突然跌入了泥沼之內，跌下泥沼，却有一種異常溫暖的感覺。

她索性把整個身體埋入泥沼之內，那股寒意已是完全消失。

穆珊兒道：「快入泥沼之內！」

狄一葦見穆珊兒的表情，也不再懷疑，走進泥沼之內，泥沼包裹着他的身體，暖意也遍及他全身。

狄一葦忍不住道：「舒服極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穆珊兒突然有一個奇怪的想法，道：「葦哥，近日你的武功有沒有重大的進展？」

「上幾個月，我覺得是有極大的進境。」

「而今呢？」

「我似乎是陷入了一個死胡同。」

「爲什麼？」

「我師傅在册上所寫，明明白白是這樣練的，但練起上來，却是無法達成理想的效果。」

「你是指內功心法？」

「大部份是……」

「我有一個提議，你便在這泥沼之內，試練一下你過去有問題的地方。」

狄一葦道：「躺在這泥沼中？」

「是的，你不覺得這泥沼之內，似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狄一葦收拾了不安的心情，喃喃自語道：「觀性大自在……胸無雜念存……」

一股暖意自他丹田而起。

穆珊兒沒有作聲，只見黑暗之中，有一點藍光出現，那是在狄一葦的前額地方。

藍光漸漸更亮。

那是狄一葦練功所發出的若隱若現的氣息，藍光漸漸遍及整個頭部。

雪花依然飄下，但一遇藍光，雪花便向橫飄去，不能直達狄一葦的臉及頭部。

穆珊兒覺得十分奇怪，但漸漸她已然明白，狄一葦在練內功心法，他的血脈運行，發散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平日根本沒有辦法看得見，恰巧在此黑暗環境之下，才有幸看到。

穆珊兒不敢打擾狄一葦，她自己也不知不覺之中，全身發熱，她是在邢莉處所學的赤壁內功心法，而今竟自然而然練習起來。

當她練了大小二十週天，全身有說不盡的舒暢。

她再睜開眼睛，只見黑暗之中，狄一葦全身被那藍光所蓋，看來他的功力是有大進展。

不一會，藍光漸暗，狄一葦道：「珊兒，你怎麼了？好好睡了一覺？」

「是的，你又覺得怎樣？」

「我也覺得非常好……說也奇怪，我這幾個月來，在練功方面發生的難題，躺在這泥沼之內，似乎都一一迎刃而解。」

「那好極了……你試試運功一看。」

狄一葦運功，整個人竟然可以後泥沼中騰身出來，他既不用手，也沒有用脚。

狄一葦喜道：「我的『移形換影』內功心法，似乎已略有所成。」

穆珊兒道：「對，你而今已可自動騰身而起。」

「根據我師傅所記，這種內功如若有大成，可以自動騰身五丈以上。」

「那只要你多練一下，定有所成。」

狄一葦又再躺在泥沼之中，不一會，藍光又現，穆珊兒自己也默然躺在泥沼之內，一時之間，有點胡思亂想，她想到兩位老人家的決鬥，布老爹那間布坊的大屠殺，也想到那個長髮的怪客……

這樣胡亂的左思右想，使她感到心神不安，而且肚子咕咕作响。

原來她已超過了二十個時辰沒吃東西。

可是，在這地方，有什麼東西可吃？她決定再集中精神，自然而然，那「赤壁內功心法」又顯露出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穆珊兒被一聲巨大的聲响所驚醒，只見狄一葦在泥沼之中騰升而起。

當她睜眼之時，只見到狄一葦

從一丈處墜下，濺起泥土，但當他在泥沼不久，他又再騰升，這次騰升更爲厲害，足有三丈之高。

然後又再墜下。泥沼之內，不一會又再騰升，這次更爲厲害，一騰似有七丈。

穆珊兒也禁不住的坐了起來，拍手道：「好厲害的移形換影。」

狄一葦輕身而下，這次再沒有濺起泥沼，並高興道：「珊兒，我已大有所成。」

「恭喜你！」

「是的，我們這次是因禍得福，如果不是那長髮怪客把我們打了下來，我不知道這一輩子是否有這個福份，可練成這上乘的內功心法。」

他跳了起來，耍了幾下拳脚，每一下出手，本是輕描淡寫的，都變成非常有力，勁度驚人。

穆珊兒也從泥沼中起來，她自己也覺得身輕似燕，比從前大有分別。

她再試用力一躍，出乎意料之外，她也可以躍高五六丈。

狄一葦道：「你也是受益不少！」

「也是托你的洪福。」

「來，來，我教你一些移形換影的心法，日後我們再遇強敵，你也可以幫上一把。」

「不，不，那是你師傅所傳，我……」

狄一葦道：「在這裏，我們幾乎同葬在此深淵之內，何來再分彼此？」

穆珊兒心中一凜，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

狄一葦把那「移形換影」的口訣一一說了出來，穆珊兒不想令他不安，也一一照念，她實在是個非常聰明的女孩子，而那內功心法口訣又不長，三兩下已是相當稔熟，朗朗上口。

狄一葦道：「有機會再練一下，我想你也武功大進。」

穆珊兒道：「我有什麼武功？」

「有了這些內功心法，根本不用再在拳脚刀劍下功夫，因爲普通的一招一式，已是異於尋常。」

穆珊兒輕輕舒展了一下拳脚，果然隱隱有風雷之聲，十分厲害。

忽然，狄一葦道：「很餓呀！」這一提起，穆珊兒也覺自己腹中雷鳴。

「怎麼辦？」

「上去？」他用開玩笑的口脗說，然後，奮力向上，這一騰身，連狄一葦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一躍足有八丈，他並沒有下來，抓着石壁突出的石頭。

狄一葦叫道：「快來！」

穆珊兒道：「我怎樣上來？」

狄一葦跳了下來，道：「我扶你上去。」

不過，這陡峭的石壁，附着一些東西也難，如何可互相扶持而上去，那並不是一兩步，而是不知道有多高。

穆珊兒知道，在這裏也是死路一條，她便把衣服，撕成了碎條，捲成一條繩索似的。

他們每人手拿一端，狄一葦先躍上去，抓住了突出草頭或石塊，然後拉穆珊兒上去。

開始的時候，還是你拉我推，經過了幾下，他們互相使力借力，不用多久，已躍上很高的地方。

他們已清楚可見一些光線。石壁之上，也有更多樹叢伸出。

狄一葦興奮地道：「快到了！」

穆珊兒回應道：「是的……」

就在這時，他們都同時看到一棵從石壁上伸出來的松樹之上，似有一個人影。

狄一葦奮身一躍，便落在那松樹之上，沒錯，他並沒有眼花，一個熟悉的身影正伏在樹上。

「荊弟？」他連自己也幾乎不相信的叫了一聲。

那人回過頭來，也有點不大相信地道：「葦哥？」

「是……你怎會……」

下面的穆珊兒也叫道：「葦哥，發現了什麼？」

「你猜一下……是荊弟呀！」

穆珊兒聽了，心下十分歡喜，但也是半信半疑，她奮身一躍，也上來小松樹之上。

邢莉的臉色看來有點蒼白，但精神仍算好。

「你們……」

穆珊兒道：「不要多說，我們先上去。」

狄一葦道：「荊弟，你抓着這布條的中央，我們兩人拉你上去。」

邢莉在這小松樹之上，困了多天，原因是無人援手，自己一個人無從發力，所以才會如此上不得，也下不得，使他困惱非常。

而今是穆珊兒與狄一葦兩人，各執布條一邊，邢莉抓着中央，二人便一同騰身，借助一些樹叢突石，終於上到了山崖之上。

眼前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仍然在飄下。

狄一葦道：「你有沒有受傷？」

邢莉道：「沒有，我只覺得肚餓。」

一提起「餓」字，狄一葦與穆珊兒也覺腹如雷鳴，狄一葦道：「快回我的山洞再說。」

三人很快便回到山洞。

洞內是意料中的凌亂不堪，因爲那長髮怪客一定不會放過找尋武功典籍。

穆珊兒去預備食物，邢莉與狄一葦看看有什麼損失。

「沒有了那本『移形換影心法』！」狄一葦道。

邢莉道：「一定是那人掠走！」

這時，穆珊兒已捧着三大碗飯出來，他們也不再多言，一人要了一碗，沒有什麼菜餚，只有幾片鹹肉乾，他們却吃得津津有味。

邢莉咽了最後一口，道：「原來白飯是那麼好吃的。」

穆珊兒道：「那麼再來一碗。」

狄一葦道：「我也要！」

三人吃了個飽，這幾天毫無食物，也沒有半滴水沾唇，實在是難以捱過。

他們吃飽之後，開始談論過去那三天的生涯。

穆珊兒把兩人在深淵下的經過，說了一遍。

狄一葦問道：「你在小樹之上又怎過？」

邢莉道：「我抓着松樹，心意合一，時間過得並不困難，到了我極口渴的時候，雪花便飄下，我張開嘴，讓雪花飄下，想不到這樣便能活命。」

「你不覺寒冷嗎？」穆珊兒道。

「並不覺得，當我精神集中，只覺全身似有保護罩似的，連雪花也要向旁飄去。」

穆珊兒道：「葦哥，你有沒有發覺，你的體質也大有改變？」

「你怎知道？」

「因爲我在深淵下面，看到你練那心法之時，全身藍光包圍着，雪花飄下之時，也不能落在你身上。」

「是呀？怪不得我看那心法時，書上寫着，藍光顯現，百害不侵……你眞的見到那藍光？」

穆珊兒點了點頭。

「那麼，我的『移形換影心法』已算有成。」

「恭喜你，葦哥！」

穆珊兒道：「莉哥，你可伏在松樹上三天，毫無損傷，你的赤壁內功心法也是大有所成。」

兩人都是非常高興，不約而同的一齊跪在地上，向蒼天一拜二拜三拜。

穆珊兒都知道，他們感謝在天上的恩師。

想起了過去一段日子，三人不語，內心總有無限的唏噓。

穆珊兒道：「本來，你們各練武功，都有所成，應該是秉承兩位師尊，來一次研究切磋，不過……」

邢莉道：「而今竟然是聯手找出偷去我們武功抄本的人。」

狄一葦道：「我們誓要抓到那長髮怪人。」

穆珊兒道：「天下之大，何處尋他？」

兩人一時無言。

如果那個長髮怪人以爲他們三人都掉下了深淵，早已不在人間，他又怎會再來？

一時之間，他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去找那長髮怪客。

邢莉突然想出一個法子，道：「珊兒，你的卜卦多次靈驗，何不再來一次？」

狄一葦道：「對，這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

穆珊兒道：「好，讓我來試試！」

於是，穆珊兒從懷中拿出隨身的龜殼與銅錢，她虔心默禱，然後占了一卦。

卦曰：見龍在天。

穆珊兒臉有變色。

狄一葦與邢莉俱不明白，追問道：「怎麼？」

「見龍在天，利見大人……這表示這個長髮怪人，日內便會來這裏。」

「他會來？正好……」

「我看他是來意不善。」

「爲什麼？」

穆珊兒道：「有道是雲從龍，龍多藏在雲霧之間，但卦象表明，見龍在天，那即是說，他會來攻。」

「什麼時候？」

穆珊兒捏指再一算，道：「而今是冬盡春來，我看是十天之內。」

狄一葦道：「那麼我們要好好準備一下。」

邢莉道：「我們二人聯手，這次不容他再逃。」

穆珊兒似乎是臉有憂色。

「你似乎仍有事情瞞着咱們？」

「不是瞞着，而是卦象實在不吉，那長髮怪客本身已是武藝高强，而今得了你們的秘笈，以他武功底子，練起這些心法，相信比起你們，是事半而功倍。」

邢莉道：「你害怕他打敗我們？」

穆珊兒點了點頭。

狄一葦道：「珊兒，如果我們沒有跌進那深淵，沒有經過那種天然的鍛練，我還會有些懼意，而今經過那一劫，幫助我了解師傅的心得，我會比那長髮怪客更勝一籌。」

邢莉也道：「那人雖得我心法，但他沒有機會進入我山洞內的赤壁，沒有那鍛練，他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

穆珊兒也知道這不單是安慰之言，却也是事實，放下心頭大石道：「這十天之內，你們還要各自苦練。」

兩人點頭。

對穆珊兒來說，這十天實在是相當難過，因爲狄一葦與邢莉埋頭苦練，沒有什麼時間陪她，因此，她也找了一個角落，默然的瞑想，有時，在邢莉處所學的心法，出現腦間，她便依照心法，自然而然的讓血脈環迴。

有時，她又想到狄一葦的「移形換影」心法，也不再勉强，任由氣脈舒展。

這樣，心情也漸覺清朗。

那天，天氣既溫暖，而且也是像她心情一般，十分清朗。

兩匹本來相當靜的馬兒，突然嗚嘶起來。

穆珊兒向二人道：「山下有人上來了。」

兩人盼望的日子，好像眞的快要來臨。

* * *

三人走出洞外，只見上山的路上，一個黑點迅速的移動，目標正是朝着山洞而來。

那人越來越近，他們已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人一頭披散的長髮。

穆珊兒道：「是他！」

狄一葦道：「讓我先去對付他。」

邢莉道：「有什麼差錯，我們立即聯手。」

狄一葦點了點頭，走出山洞，直到那空地中央，坐了下來。

那長髮怪人見了狄一葦，有點愕然，隨即道：「你還沒有死。」

「沒有那麼容易！」

那人道：「你練過『移形換影』？」

「你想試一下？」

那人怪笑道：「好極！」

狄一葦動也沒有動，整個人打坐着的，騰身而起，在半空之中，直標向長髮怪人。

那怪人以靜制動，看清楚狄一葦來勢。

半空之中，狄一葦單脚踢出，他出脚實在是非常厲害，竟有破空之聲。

那怪人橫身一閃，竟然讚道：「不錯！」

狄一葦踢不中，人便下墜，但身未着地，人已再騰身而起，另一脚又再踢出。

這一脚破空之聲更勁。

那怪人預料不到他會如此快速的再度出擊，有點慌忙，忙以腿作爲相格。

兩大勁力相撞，發出「劈啪」的聲音。

狄一葦感到腿骨隱隱作痛。

當他再墜下來之時，身形仍未穩，却已見那長髮怪人也是飛身而起，然後大鵬展翅般而下。

那勁度實在嚇人。

狄一葦稍退。

那怪人雙掌遞出，似有雷聲出現。

狄一葦無法再退，硬着頭皮，猛然接他雙掌，兩股勁力尤如波濤洶湧，狄一葦有如人在巨浪滔滔之中，無法自持，竟然一連打了十個觔斗。

怪客狂笑，一個箭步迫上。

邢莉還以爲那怪人要再下毒手，便想標竄而出。

穆珊兒一手拉着他。

因爲那長髮怪客並非下毒手，而是厲聲道：「快道出如何練那『移形換影』之法。」

狄一葦已是自忖必死，聽了這聲音，睜開眼睛道：「什麼練法？」

他趁這機會，移身向後，自然而然的運功保護自己，這一運功，却全身露出一些淡淡的藍光。

本來，這些光並不易見，但在雪地之上，却是十分明顯。

怪人道：「你還敢騙我。」

「我不會說的……」

怪人笑道：「我獨孤忌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人在我『鈎魂髮鞭』下可隱瞞半句。」

他的手上突然多了一條長長黑色的鞭子似的東西。

穆珊兒低聲道：「這人便是獨孤忌？」

邢莉對這人似也略有聽聞。

這時，狄一葦已站了起來，他想先發制人，突然出了五拳，每拳都向着獨孤忌的胸前要穴。

獨孤忌身形閃開，然後一個大觔斗，人未落地，那條黑色的長鞭已使出。

鞭子似是軟弱無力，但抖在空氣之中，竟然似有嬰兒哭泣似的聲音。

好一條「鈎魂髮鞭」。

長鞭子在空中一圈，罩落狄一葦的頭。

狄一葦狂叫。

獨孤忌也狂笑，手中一緊，把他扯近，問道：「快說！快說！」

狄一葦額頭淌汗，表情是異常的痛苦。

邢莉已不再顧忌什麼，飛身而近。

獨孤忌聽見風聲，頭也不回，却道：「想不到連你也沒有死。」

邢莉不言，雙掌劈下。

獨孤忌笑道：「莫說你那雙不見經傳的雙掌，就算是屠龍刀倚天劍，也劈不開我這『鈎魂髮鞭』！」

邢莉劈下，只感那髮鞭是柔軟若棉，當他一縮手，那髮鞭立時拉緊，反向他彈去。

這徒勞無功的雙掌，既傷害不到獨孤忌，也救不了狄一葦。

獨孤忌突然一個大車身，雙腿使出，攔腰要劈開邢莉似的。

邢莉向後退，獨孤忌雙腿有如

長了眼睛一般，也貼着他的腰而來，邢荊眼看無法再避。

突然，他的「赤壁內功心法」在這時間，突然顯現一道無形的牆似的，護住了他全身。

獨孤忌也感覺到那股無形的力量，他收了髮鞭，叫道：「赤壁內功心法有如無敵之牆，你這小子居然也參破了，好極，好極！」

邢荊不知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獨孤忌再一揮鞭子，道：「你也來同我一起，細說赤壁內功心法的因由。」

邢荊想逃，但那鈎魂髮鞭已像一個金剛箍般罩下來，他感到額前一熱，已被鞭子捲着了。

獨孤忌大笑，道：「憑你兩人，膽敢與我一比？」

他已把兩人牢牢的拉着，就好像拉着兩隻狗兒似的。

穆珊兒看着，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出去？以自己的武功，簡直是以卵擊石。躲着？是對不起兩位義兄。

這時，獨孤忌又道：「誰先說？」

兩人死硬，並不答話。

獨孤忌把髮鞭一扯，兩人只感到額頭非常疼痛，似要爆烈。

兩人本想不叫，但那痛楚實在使他們忍受不住，他們發狂似的叫了起來。

那聲音震撼了整個山谷。

穆珊兒聽了，既是毛骨悚然，也是心痛欲裂。

她再不能忍耐，飛身一躍而出。

這一躍幾乎是落在獨孤忌的身前，她實在想不到，自己竟有這樣的能力。

「咦？是個女娃子？」

獨孤忌當然不把她看在眼內，他以左手遮出一掌，右手依然扯着那鈎魂髮鞭。

穆珊兒橫身閃開他的掌風，趁着這一閃身，同時也使出一掌。

沒有什麼招式，沒有什麼名堂的一掌，可是，這掌一使出，却是勁道十足。

獨孤忌腰腹之間感到一陣壓力，他不由自主的再閃身，不過，他的閃身已太遲，他被迫退了幾步，連右手的髮鞭也鬆了下來。

「妳這是什麼招式？」

穆珊兒不答，其實她自己也嚇了一跳，招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勁道。

獨孤忌厲聲道：「妳是誰？」

穆珊兒道：「你先放開二人再說。」

獨孤忌看着她的疾言厲色，居然是她使髮鞭再鬆，兩人捧着頭，倒在地上。

「我姓穆！」

「妳姓穆……穆卓爾是妳……」

「他是我的父親。」

獨孤忌臉上變色，道：「你是穆珊兒！」

「是又如何？」

「那妳走吧！」獨孤忌望着穆珊兒，神情有些呆滯。

穆珊兒道：「你走才對，這是我們的地方。」

「我走……可以，只要這兩人說出他們兩本武功心法的秘密，那我走。」

邢荊與狄一葦已各自站了起來。

獨孤忌把髮鞭一揚，這髮鞭名副其實，稍一揚起，也震人心弦，奪人魂魄。

穆珊兒却是心無所忌，她首先衝上，她膽敢以赤手空拳對付獨孤忌。

獨孤忌退後，揚了幾下空鞭。

穆珊兒一連使了幾下招數，招式是極其膚淺那一類，不過，威力却使獨孤忌感到威脅。

獨孤忌道：「穆珊兒，妳再進迫，我不客氣。」

穆珊兒道：「那你便不要客氣了。」

她又再出招，穆珊兒此時只覺自己體力不絕，出手暢順，爲什麼會這樣，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獨孤忌又再揚鞭，這一鞭像個圈子，向穆珊兒罩來，她並不害怕，人在當中旋身。

這一旋身，便把獨孤忌這一招化解於無形。

獨孤忌有些惱怒，鞭子又起。

他這一扯，內含七種變化。

穆珊兒開始有點手忙脚亂，但閃身解開了第一招之後，她便好像福至心靈一連化解其餘六種變化。

獨孤忌道：「女娃子，誰人教妳的武功？」

「沒有人教，我是穆卓爾的女兒，當然是卓爾不凡！」

穆珊兒說出這話，並沒有什麼特別意思，但絕想不到，這話竟然刺激到獨孤忌。

獨孤忌有點惱意，道：「看鞭！」

這次的鞭法，實是不留情之招法。

「嘶嘶」兩聲，穆珊兒雙袖已被髮鞭扯了下來，但並沒有傷及穆珊兒。

穆珊兒猛地叫了一聲。

狄一葦與邢荊同時撲上，獨孤忌又再把鞭子一揚，對這兩人，他手下並不留情。

兩人四掌，向獨孤忌四個方位攻來。

獨孤忌髮鞭狂揮，兩人中鞭，臉上都有了血痕。

穆珊兒怒道：「你竟敢傷他們。」

「妳如此緊張，他們是你的甚麼人？」

穆珊兒並不回答，人像疾矢强弓，猛地標向獨孤忌，獨孤忌一躍而閃開。

穆珊兒再進。

獨孤忌似乎不想傷及穆珊兒。

穆珊兒知道，狄一葦與邢荊同樣知道，他們兩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狄一葦與邢荊同時也想到，難道這人對穆珊兒產生了一些淫邪之念？

兩人怒極，拚力而上。

獨孤忌並不想對付他們，只是要趕開他們似的，他的精神是集中在穆珊兒的身上。

忽然，他髮鞭一揚，發出破空的聲音。

三人躍開。

獨孤忌道：「穆珊兒，妳說妳是穆卓爾的女兒，爲什麼那天妳並不在廟內？」

「什麼廟內？」

獨孤忌沒有再說，他突然發覺自己說錯了話。

穆珊兒怒道：「你便是殺死我爹爹的人！」

「我……我並不是想……」

「你沒有想，你事實上便是殺我爹的兇手。」

「其實……」

穆珊兒怒道：「還有什麼其實……」

她這一怒，連帶她的招式也發怒起來。

獨孤忌先退，似乎是對穆珊兒有所不敵，穆珊兒當然不會客氣，因爲多年來想查出殺父兇手，而今竟在眼前，她怎會放過？

狄一葦與邢荊同時攻上。

三人夾攻之下，獨孤忌居然處處受制肘。

三十招之後，獨孤忌竟然似有敗象。

三人更是奮起精神。

獨孤忌鞭子一揚，三人剛收緊了範圍，又被他鞭子分開，他隨着鞭子，人影也向上揚去。

「想逃？」穆珊兒叫道。

她話未完，也朝上躍去。

半空之中，她雙掌遞出。

獨孤忌順着掌勢，居然在廿丈之外落下，墜入雪中，穆珊兒飛身上前。

獨孤忌突然起來，向山坡奔去。

穆珊兒當然不肯放過。

獨孤忌的輕功上乘，江湖之上，其實沒有幾個人可及，但想不到穆珊兒居然能追及。

獨孤忌其實並沒有故意退讓，因爲狄一葦與邢荊二人已在身後追他，無法追上。

他躍向一處山崖，對面是冰封的山崖，有鐘乳石般的冰柱，他本以爲躍過那邊，暫時避開穆珊兒。

那知道，他一踏上那冰雪，便知自己判斷錯誤。

穆珊兒知道前面便是自己殺父仇人，已沒有考慮什麼，也飛身過去。

因爲是獨孤忌先到，那塊他踏上的石崖(似是石岩，其實是冰塊)，突然塌下。

穆珊兒也已飛身到來。

在這一刹，獨孤忌身手也非常敏捷，手中髮鞭一揚，鞭子便捲在另一塊突出石塊之上。

可是，那石塊也有冰塊，非常滑溜，無論他有什麼武功，鞭子也沒有辦法纏住冰塊，又要墜下。

穆珊兒在這危險的一刹，一脚踏着鞭子。

獨孤忌便立時吊在半空。下面是個無底的深淵。

穆珊兒一脚踏住鞭子，穩住了身子之後，道：「獨孤忌，你也有這一天！」

獨孤忌道：「你千萬勿放！」

「我爲什麼要救你？」

「因爲我是妳的兄長。」

「什麼？」穆珊兒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是你哥哥穆旺！」

穆旺？穆珊兒心中一凜，穆旺——這個名字，只有她才知道，因爲她爸爸也只提過這名字一次。

是的，穆珊兒的確知道自己有一位兄長，不過，她是從來沒有見過，父親也只是在一次醉酒之中提起。

後來，她追問父親，父親不單沒有回答解釋，反而是臭罵了她一頓。

那是她自小以來，唯一的受一頓臭罵。

之後，穆珊兒當然沒有膽量再提起，而她也從來沒有向他人提過，甚至對狄一葦與邢荊，也沒有提過，還騙他們。

穆珊兒道：「你眞的是穆旺？」

「是的，難道我在這時還說謊？」

穆珊兒把脚稍爲一鬆，髮鞭滑下了一些。

「我……我的確是你哥哥，難道妳忍心讓我摔下懸崖，粉身碎骨？」

「你忍心殺父，我當然忍心殺兒！」

「不是我忍心，而是他迫我。」

「什麼？」

「你讓我把事實說出來……」

「好，你說！」

「吊在這裏說？」

「是的，稍有謊言，我脚下一鬆，你便粉身碎骨。」

「我的確是穆卓爾的兒子，也是你兄長。」

「長話短說，否則我脚力不夠……」

「好，好，我比你大十年，一生下來，父親爲我算八字，發覺我刑尅父母，對我已是心有偏見，我出生十日之後，母親竟然病了，一病就是兩年，於是，他立刻把我用個籃子，送往布老爹的布坊。」

「布老爹的布坊？」

「是的，我便在那布坊之內，渡過慘痛童年。」

「布老爹是好人……」

「他是好人？他收容孤兒，也只是爲了不用付工錢，便有人替他賺錢。」

「至少他提供你吃和住。」

「吃和住？吃是『豬食』一樣的東西，住也比不上豬欄。」

「你說謊，我去過布老爹處，他是一個仁慈的老頭，他沒有理由……」

「你是穆卓爾的女兒，而穆卓爾晚年得女，又在廟中得到油水，每次到布坊，不知是心中內疚，還是贖罪，總給布老頭一些銀兩，他怎會對你不好。」

這時，穆珊兒已知道，這個在江湖上，自稱是獨孤忌的人，是她眞正的兄長，因爲這些往事，只有她才知道，他可以一一說出，所言定是不虛。

「穆卓爾既是你眞正的父親，怎麼不要你這兒子？」

「你拉我上來，我會詳細告訴妳。」

穆珊兒有點猶豫。

「難道妳眞忍心讓唯一的兄長，半天吊在這裏？」

穆珊兒足踏那髮鞭，然後雙手用力，一提之下，穆旺(獨孤忌)已上了山崖。

「妹子！」穆旺道。

穆珊兒道：「爲什麼你會殺父？」

「開始是一場誤會……那天，妳也記得，有些盜賊在你們村外活動，我只想回去看看老父……」

「那麼簡單？」

「是的，並不是那麼簡單，我想向穆卓爾討一本武學典籍，他卻什麼也不給我，還提起我刑尅父母之事……我心頭火起，便與他吵起來……」

「父親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已刑尅了他多年，這時再來，是否要刑尅他，或者連唯一的妹妹也要尅死！」

「他怎會如此無理？」

「他一向是如此無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對我完全沒有好感，自出娘胎便如此。」

「沒有理由的。」

「當然，我後來知道，一切並不是錯在我的身上，而是無辜的娘親。」

「娘親？」穆珊兒對娘親也是印象模糊，因爲自她懂事以後，父親已是不允許她與娘親相聚。

「在娘親死前一晚，我那時仍在布老爹處，我心血來潮，偸偸回家，娘親臨死之時，才告訴我……」

「什麼？告訴你什麼？」

「她告訴我，父親憎恨我的原因，是因爲懷疑母親不貞，換句話說，他懷疑我並不是他眞正的骨肉，他把一腔怨憤，完全歸向我身上。」

「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後來跟他占卦行醫，飄泊江湖，他完全沒有提起你，也沒有提起娘親。」

「娘親死後，我去向他解釋，希望他明白，我是他親生兒子，他不單沒有接受，反而說我幫着那女人，便狠狠打了我一頓。」

穆珊兒一直覺得父親言行古怪，原來裏面是有這重大的秘密，他懷疑妻子不貞，這令他一生潦倒，一生携女飄泊江湖。

「那天我回到布坊去，因爲心情不佳，不想工作，又被幾個同住的孤兒欺負，我狠狠與他們打起來，布老爹不知事出有因，說我是搗蛋破壞，欺凌同伴，又再狠狠打我一頓，這天我可以說是受盡委屈……我想自殺……

「後來當然是沒有，我毅然離開了布坊，要單身一人在江湖內，創一番事業，我要成爲江湖內獨來獨往的高手，我要學到一些天下第一武功……」

穆珊兒道：「你還改了姓名？」

「是的，既然沒有人要我，我便改姓獨孤，單名一個忌字，要人人忌我。」

「爲什麼你要殺布老爹？」

「一來是洩心頭多年怨憤，第二，是我要找那本武功典籍，對他來說，全沒有用，而他竟然不給……」

「你便這樣殺他？」

「是的，我向來如此！」穆旺說來，不單全無悔意，似乎還是應該似的。

穆珊兒明白，過去江湖上，奪人武功秘笈，還要殺人，視人命如草芥的，一切都是他所爲。

他一向如此，日子久了，似乎成了理所當然似的。

她還想起，怪不得布老爹臨死之前，不斷說出「木」字，原來是指穆旺。

而布老爹的賬房閣樓那麼凌亂，原因也是穆旺殺了布老爹之後，

找尋武功典籍。

穆珊兒道：「你覺得你的行徑是理所當然？」

「當然！」

「爲什麼？」

「因爲天下人先負我……我當然要負天下人。」

「父親對你不好，布老爹對你不好，也不能認爲天下人全負了你。」

「爲什麼不能？」

「你後來找邢莉與狄一葦，目的也是一樣？」

「是的，當年我曾找過常傲與罕謙，他們武功高强，我敵不過他們，當我知道他們已死，我當然要找他們遺下的『赤壁內功心法』與『移形換影心法』，假若我得了這兩本武功典籍，我相信我會天下無敵。」

「你天下無敵之時，你又如何？」

這一問，竟然使穆旺啞口無言。

他並沒有想過，當這一天來臨，他會怎樣，他只道：「那時我便……我便……」

穆珊兒道：「你這樣一味貪婪下去，我想你會……」

「我不用妳替我想……咦，妳的武功怎會這麼好？」

「我……我也不知道！」穆珊兒說出的是事實，但穆旺那會相信。

「妳一定是騙那兩小子，學得他們兩種心法。」

「我沒有……」

她忽然想起，在邢莉處，無端的與邢莉一起逼入了那赤壁之內，也無端的練起那些心法，然後，不久之前，與狄一葦一同掉進了深淵，也在百無聊賴之下，練起狄一葦的移形換影心法。

天下事竟全是如此奇妙，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穆旺想得到的東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窮盡一生處心積慮，也無法獲得。

「哥哥，我看你不用再迫二人。」

「不，我一天得不到，決不死心。」

「得到又如何？」

這時，他們已看到兩個人影，那定是邢莉與狄一葦追來，想不到兩人追踪找尋也要費一大段時間，其實，穆珊兒不知道他們兩人脚程快，而掉下這個山崖，也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穆珊兒叫道：「兩位哥哥，我在這裏。」

兩人循聲而至。

狄一葦叫道：「珊兒，妳沒事？」

邢莉也叫道：「妳有沒有被那怪人……」

穆旺聽了此言，突然縱身躍出這山崖，穆珊兒叫道：「穆旺，你爲何如此冥頑不靈。」

她隨着穆旺跳出了山崖。

穆旺已取得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叫道：「狄一葦，邢莉！你們還有一次機會，放下你們的心法。」

狄一葦與邢莉此時恍然大悟，穆旺的目的是在他們兩本心法。

穆旺道：「假若你們不服，一起來受死吧！」

狄一葦與邢莉互望一眼。

他們早已試過與穆旺單打獨鬥，並且都是他的手下敗將，而今再來，亦無必勝之道。

兩人各自展開了一個架式，再互望一眼，同時縱身一齊上。

穆旺並沒有揮動他的鈎魂髮鞭，只是雙掌同時遞出，兩人早有預備，閃身避開。

穆旺的掌勢漸老，兩人趁此機會，近身擊出一掌，希望可以用最新最狠的手法，把穆旺挫傷。

可是，穆旺是何等機靈的人，他左右挫身，閃開兩掌，又再兩掌齊發。

狄一葦與邢莉本來有些默契，但經這一掌，已不能再顧對方，各自使出招式，護着自己。

這並不是他們有心如此，只是功力有限。

在旁的穆珊兒，深知這形勢對他們實在不利，其實，狄一葦與邢莉的武功，個別來說，與穆旺稍有差別，但如果兩人合作得好，應該是可以一戰。

問題是他們並無合作的經驗。

穆珊兒忽然靈光一閃，叫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聲到兮，勞心俏兮！」

這是「赤壁內功心法」的一些經文。

邢莉聽了，有如觸電，使出的招數如水銀瀉地，傾瀉而出。

穆珊兒又再念道：「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滋生，乃順承天……」

狄一葦聽了，心內立時變得澄明，因爲這些語句，都是來自他的「移形換影心法」。

隨着穆珊兒的語音激蕩，狄一葦使出的招法，也如潮汐浪濤，洶湧而至。

這兩段心法，由穆珊兒唸出，本來是獨立的兩段心法，而今却似有多少關聯似的，暫時與穆旺形成了一個均勢。

穆珊兒再各自多唸了一段。

狄一葦與邢莉似乎更爲合拍。

這時，對抗穆旺已不再是只有接招份兒，而是極有氣勢，攻擊的

招式亦漸見厲害。

原來穆珊兒兩次無意中學習到「赤壁內功心法」及「移形換影心法」，被迫修練，她其實並無學習，但奈何她記憶力極佳，一經入腦，便永不忘記。

加上她實在是聰慧過人，兩種不同武功，在她腦海之內，取長補短，化二爲一，使出來的效果，實在是不同凡响，極爲驚人。

穆旺也覺得二人已成爲他的威脅。

他大喝一聲，道：「丫頭，勿多口！」

這時，就算穆珊兒不再開口，狄一葦與邢莉已熟習了兩段心法，再使出其他心法之時，已是得其神髓，兩人配合，已達無懈可擊的境界。

穆旺再接幾招，不得不抽出他的「鈎魂髮鞭」出來，「颼」的一聲，分開了二人。

有了武器，穆旺是佔了一些上風。

不過，狄一葦的移形換影心法，一直引開他的注視力，一忽東來一忽西，他的鞭子再無準繩可言。

而邢莉的「赤壁內功心法」所發出的每一拳每一掌，都是勁力迫人，使穆旺難以招架。

穆旺本來想折服二人，而今反而被二人所制。

這一切當然是穆珊兒所致。

穆旺忽然以鈎魂髮鞭虛晃了一招，然後一個掠身，來至穆珊兒的身邊。

這一竄實在快如閃電。

當穆旺已到了穆珊兒的身邊，她猶未覺，當她發覺之時，那條鈎魂髮鞭已圍在她的腰際。

穆珊兒高叫。

穆旺已一手扯着穆珊兒往後面一塊大石之上。

兩人呆住。

穆旺道：「你們再來，穆珊兒今天便是忌辰！」

穆旺又道：「快拿出那兩本心法！」

穆珊兒道：「不用給他，他是我同胞兄長，他不會殺死我的。」

穆旺道：「她這話是半對半錯……沒有錯，我是她的同胞兄長，但我是會殺死她的，假如兩位不肯交出你們的心法的話。」

他這話是輕描淡寫的說出。

對穆珊兒來說，這話實在是一種震撼，她實在想不到，自己竟然有這樣一個兄長，一個人面獸心，不念親情的兄長。

對狄一葦與邢莉來說，也是一個震撼，不過，他們都有足夠理由相信，穆旺並不是在戲言。

穆旺道：「我是一個很沒有耐性的人。」

穆珊兒道：「不用理會他，你們走……」

這話激怒了穆旺，他立時把髮鞭一揚，雖是近距離發鞭，但髮鞭破空之聲，仍清晰可聞。

而穆珊兒的頭髮被髮鞭掠過，也全然鬆散下來。

邢莉實在忍耐不住，叫道：「你不要加害珊兒，我願意奉上心法。」

狄一葦也接口道：「你放了珊兒，我獻上心法。」

穆旺仰天哈哈大笑。

他在這全無防範之際，想不到發難的竟是穆珊兒，她一掌使出。

穆旺只覺氣門一窒，連笑聲也不能持續下去，不過，他依然臨危不亂。

穆旺與穆珊兒便在崖石之上交起手來。

他們拳來脚往，兩人都爲了活命，打鬥已不成章法。

邢莉與狄一葦都在乾着急，他們想去幫手，但實在無法走近。

忽然，穆旺一個抽身，他是不想太近穆珊兒，那樣他才可以發揮他那「鈎魂髮鞭」的厲害。

穆珊兒與他交手這一陣子，已經明白他的心意，她人如附骨之蛆，緊貼穆旺。

這一進一退，已使他們所踏的岩石雪片紛飛，而且石塊也因兩人

的體重而有點移動。

邢莉叫道：「小心！」

狄一葦想張口說話，語聲還未出，穆旺與穆珊兒所立的岩石已然鬆脫。

「嘩啦」一聲，穆旺與穆珊兒都站不穩，隨着石塊而下墜。

邢莉與狄一葦跑近崖邊。

一切都是無能爲力。

本來大石墜下，以他們兩人功力，可以抓着山崖邊一些野籐或其他一些攀生植物，可惜的是，他們所站的大石鬆脫，立時影响了其他石塊，也一併墜下。

登時，塵埃沙石雪粉，濛蔽了大半山崖。

邢莉叫道：「珊兒！」

狄一葦也大叫道：「珊兒！」

兩人跑到崖邊，聲嘶力竭的叫着。

不一會，山石下墜之聲已渺，只有邢莉與狄一葦兩人的叫聲，仍然在山谷內迴响。

兩人不知叫了多久，也不知想跳下去多少次，但每一次，不是邢莉拉着狄一葦，便是狄一葦扯着邢莉。

狄一葦道：「冷靜……」

邢莉道：「冷靜！冷靜什麼？他們都已跌了下去，不知道……」

邢莉竟然是悲從中來，哭了起來。

狄一葦道：「你哭什麼，他們武功這麼了得，不會有事的……」

「如果是平日跌了下去，我也並不擔心，但如今人先下去，接着是山石如雨墜下，我看無論是什麼天下高手，也敵不過這些山石。」

狄一葦道：「我們下去看看！」

「好極！」

「不過，還是等山石停止墜下才下去。」

「你怕死？」

「不，我們死了也是無補於事。」

邢莉道：「我一定要去。」

狄一葦道：「好，你要去的話，你自己去，我不陪你去死，萬一明天，珊兒爬了上來……」

邢莉聽了，當然不會先去冒險。

兩人在崖邊守候了一晝一夜，山石在開始的時候，仍有一些下墜，漸漸一切都安靜下來。

不過，雪却無聲無息地飄下，而且越下越多，加上强勁的北風，使他們兩人難以忍受。

他們退至一處稍可避風雪的地方，繼續等待。

過了一天，他們已盡被白雪所蓋，只留下兩堆白雪在崖邊等待。

兩人各自使出他們師傅所傳授的心法，雖然他們外面被白雪所蓋，但血脈運行無阻。

最難忍受的還是飢餓。

第三天早上，陽光從雲霧中透出，雖是軟弱無力，但總比過去幾天天氣好得多。

兩人各自抖開冰雪，幾乎是同聲地問道：「你沒有什麼吧？」

兩人都搖了搖頭。

邢莉道：「我們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

狄一葦道：「先找點東西吃才是道理。」

這話邢莉也表同意。

不知是他們幸運，還是那隻野兔不夠運，趁大雪初晴，一出來便被他們捉住了。

兩人回到山洞處，起了一個篝火烤兔肉。

這一頓是他們生平之中最難忘的一頓。

當他們一吃飽之後，不期然便想起了穆珊兒。

狄一葦道：「假若他們沒死，躲在山谷之下，也可能餓死。」

邢莉道：「你與穆珊兒也曾跌下去。」

「但上次我們跌下並不是那個山谷，而且我們上次是跌下時，被一些藤蔓與樹叢阻擋而慢慢的落下，也沒有山石隨着墜下，我看他們是兇多……」

邢莉道：「住口！」

狄一葦道：「住口，住什麼口？邢老弟，你一定要面對現實。」

「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他們……」

「他們都……」

「死了」兩字仍然不能出口，其實，狄一葦何嘗有勇氣面對現實？

邢莉道：「都怨我們武功不好。」

「怨我？怨你好了，如果你不是反應慢了一點，珊兒怎會被穆旺用髮鞭捲去。」

邢莉道：「是我反應慢了一點？你有沒有記錯？你在珊兒唸出口訣之前，早已可以補位，那麼，珊兒便不會在全無保護之下……」

「你是怨我？」

「你先怨我！」

「於是，兩人便在山溝之中，相罵起來。

漸漸，兩人各自爲自己爭辯，也爲穆珊兒爭辯，隨後便出手打起來。

他們自山洞打出山崖，一直大戰了百多回合。

兩人武功不相伯仲，在三個時辰的大戰之內，並沒有分出勝負，且是累得兩人無力再戰。

兩人相對坐着，當氣力稍爲一恢復，兩人又再戰，這樣打打停停，足有三天之久。

第四天，他們身體已是衰弱。

狄一葦道：「我一定要爲珊兒報仇。」

邢荊道：「報仇，我一定要殺了你，用你來祭珊兒在天之靈……」

他們都禁不住哭了起來。

「都是你……」

「都是你……」

兩人又再開始打了起來，直到筋疲力竭之後，他們才各自罷手。

這樣又維持了幾天。

第五天早上，兩人都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都有了新的打算。

邢荊首先開口道：「我們現在武功不相伯仲，這樣打鬥下去只有力竭而死。」

「你有什麼提議！」

邢荊道：「其實我們是好朋友。」

狄一葦道：「是結拜兄弟。」

「是的，我們不應該爲珊兒而傷和氣。」

「我也覺得，若是珊兒在泉下有知，她也不會爲我們這樣鬥下去而快樂。」

「不過，我們一定要有勝有負！」

「我也是如此想。」

他們各自沉默了一會。

狄一葦道：「其實我們何必再在這裏鬥下去，我們不是早有約，三年後到『忘情谷』中決一死戰？」

邢荊道：「對，三年之後，我學盡師傅所傳，一定可以把你打敗。」

狄一葦道：「那要看三年之後。」

想不到常傲與罕謙兩人各收一個徒弟，目的是想爭勝，這一次確確實實由這兩個徒弟做到了。

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山頭去，臨別之時，他們在山崖之前，拜祭了一番。

穆珊兒這一位紅顏知己，想是來生才能相見。

他們分手，約定了三年之後忘情谷之約，一個不見不散的約會。

* * *

三年之後，他們果然是應約來到「忘情谷」。

兩人經過了三年歲月，變得成熟穩重，風采更勝昔年，兩人各自施展渾身解數。

經過一天一夜的大戰，仍是不分勝負。

當兩人都覺筋疲力竭時，便打坐相對。

狄一葦道：「荊弟，你武功確實精進。」

邢荊笑道：「葦哥，你的移形換影又再上一層樓。」

這次決鬥，實在不似決鬥，而是兩人的武功切磋，友情的相聚。

他們聊了一會，不知是誰先提起了穆珊兒。

狄一葦道：「不知她而今……」

他說話是黯然神傷，可是，邢荊却有點反常。

他神采飛揚道：「我見過……」

「你見過珊兒？」

「是的，在夢中……不，又好像是……」

「怎麼，怎麼？快告訴我……」

邢荊有點期艾道：「我實在不知如何說起……那日，我在練習赤壁內功心法之時，因爲文字艱深，你也知道我所懂有限，不大明白，苦思了三天三夜之後，仍沒有半點頭緒……忽然，那一個大清早早上，我的山洞之外，滿佈白霧，我信步而出，在朦朧之中，有身影移動，她像個仙女，在霧中非常優美的移動……她每一擧一動，便解開了我對那一節武功的疑難……」

說到這裏，他自己也覺茫然。

狄一葦道：「你在霧中，又在非常疲倦之下，才看到一些身形，你是幻覺，一些自欺的幻覺。」

邢荊也沒有堅持，不過，這對他猶似陶醉在那刹那間的情景之中。

狄一葦道：「如果以你這樣說，我也見過……見過珊兒，可惜也是在夢中！」

「夢？在夢中也不錯，快告訴我。」

狄一葦道：「我見到的情形跟你也差不多，就是去年，我練移形換影心法之時，遇到一大障礙，自己用盡辦法去解破也不能，有一天，我煩燥不堪，在山中走了一段時間，滿身大汗，非常疲倦，便倒在地上睡着，我不知睡了多久，當我睜開眼之時，月亮正掛在天空。

「在月影之下，我看見一個好像珊兒的身影，我大叫起來，那身影便立刻消失，但當我情緒平靜下來，我又看見一個女子朦朧的身影，我不敢肯定是什麼人……她在我跟前飄動……是的，是飄動，荊弟，與你一樣，我看過她的動作之後，便豁然而悟……」

兩人說了這個遭遇，心下也覺得非常暢快。

狄一葦忽道：「你想是不是珊兒還沒有死？」

「我也希望是。」

「然則你認爲她有沒有死？」

「我眞的想知道。」

他們說了一千一萬個推測，但總找不到一個眞正的結論，他們只好幻想着。

那年，他們第一次決戰忘情谷，沒有勝負，又再約下一個三年之戰。

在這三年之內，他們也間中互通訊息，不過，他們仍集中精神研究師傅所傳下的武功。

狄一葦這時，不是單練那套「移形換影心法」，他已發掘到他師傅高傲老人的其他著作。

邢荊也是如此。

他天性較爲純良，而且不懂得取巧，幸好他的山洞之內，有赤壁石盒，他遇到練功障礙之時，入「赤壁石盒」之內，練功心法自然而歸正途，不會走火入魔。

每當從這個「赤壁石盒」中走出來，邢荊便有一陣難以言喻的感觸。

他想到，與穆珊兒在一起的日子，是人生最甜蜜的一刻，可惜好夢從來最易醒，而今空餘惆悵。

他每每仰望長空，感嘆問道：「珊兒，妳究竟在那裏？」

當然，他並沒有得到答案。

第二個三年，狄一葦與邢荊已是而立之年。

這一年忘情谷之約，他們都準時赴會。

他們沒有多言半句，又來了一次大戰，他們各自用了在這三年之內所學武功，互相對打。

他們都暗暗佩服對方的功力。

可是他們並沒有多讚一句對方，結果，這一年又是兩者皆勝，兩者皆敗的情況下收場。

他們倦極，相對而坐。

漸漸，他們又說起穆珊兒的事。

十年，實在是一個不短的日子，假如穆珊兒在的話，她可能成爲他們其中一位的夫人。

不知是誰先想起這個問題。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

狄一葦道：「我英俊瀟洒，她一定嫁我。」

邢荊道：「我沉實敦厚，她一定嫁我。」

兩人爲了這事，又再打了一場。

當他們非常疲倦之時，已是月掛長空，忽然，在月色之下，山坡之上，有一個身影出現。

兩人同時叫道：「珊兒！」

他們顧不得疲累，拚力追上山坡，可是，到了山坡之上，却沒有了那個身影。

他們非常失落的回到山谷。

兩人打坐之處，忽地都長了一些鮮花，他們兩人都不知是什麼緣故，只好一同跪下叩頭，向月亮跪拜。

* * *

究竟穆珊兒有沒有死去？

她的身影出現是不是他們的幻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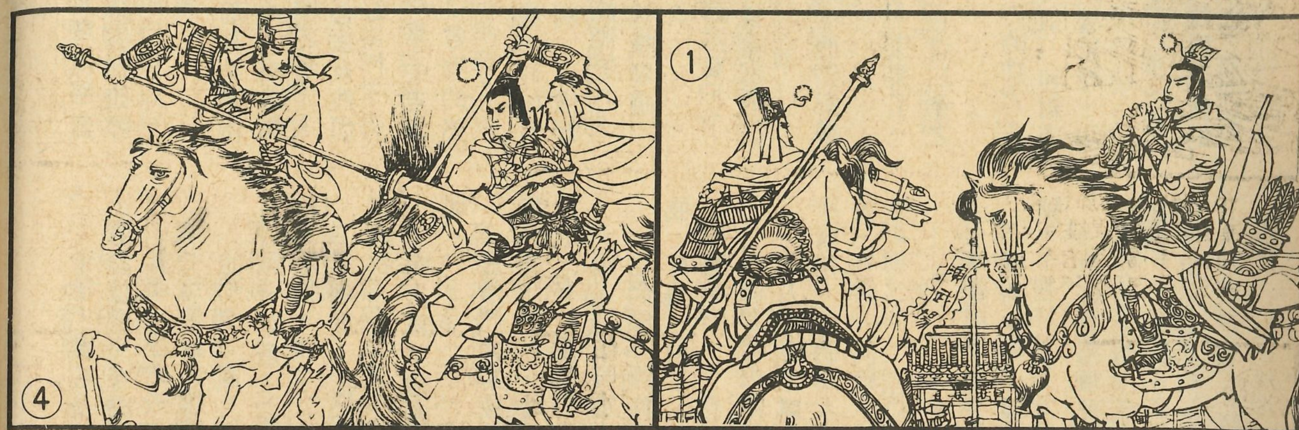
也許是穆珊兒在天之靈，爲安慰兩位義兄而作曇花一現？那是否鬼魂？那要看官自己判斷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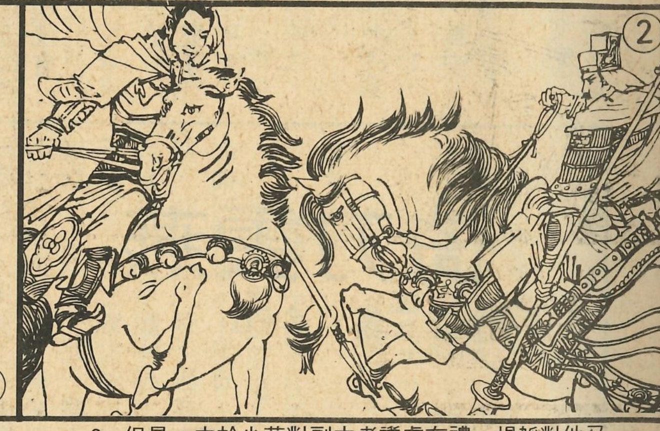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五

少華封王(上)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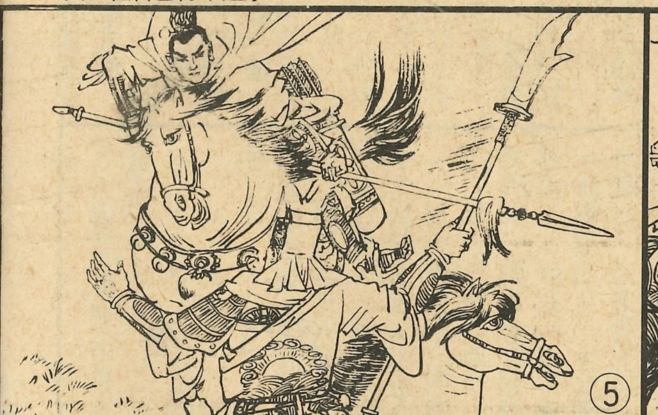
1　上集說到孟麗君爲了尋找皇甫少華，奉旨開設考武場，邀全國武生來京趕考。少華以優異成績通過初試。接着由副主考楊韜親自出馬，與皇甫少華現場比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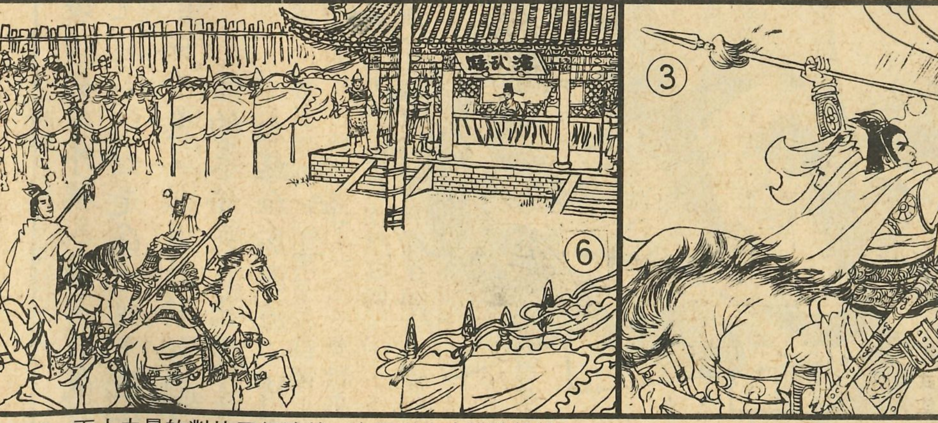
2　但是，由於少華對副主考謙虛有禮，楊韜對他又有心照顧，以第一個回合，兩人雖快馬相遇，却都不動手，引起全場嘩然，大家說，這才是舅甥吃喜酒，碰着不打。

3　第二個回合開始，楊韜舉刀劈去，但十分功夫只用了七分。少華舉起銀槍，使出十二分力氣，把刀一擋，楊韜沒有防備，刀蕩了出去，險些掉落。

4　楊韜只覺得虎口被震得火辣辣的，少華却沒有還手。楊韜抽轉大刀，運足渾身力氣，朝少華右面劈去。少華連忙拔轉馬頭，奮力將刀一擋，又把刀彈了回去，但自己仍不還手。



5　楊韜抽回刀，朝少華的左面又是狠狠的一刀，少華迅速回身，只聽「噹」一聲，又把刀擋了回去。楊韜見少華三次都不回手，而且力大過人，心想如果在戰場上，他擋住我的刀，再來一槍，我準沒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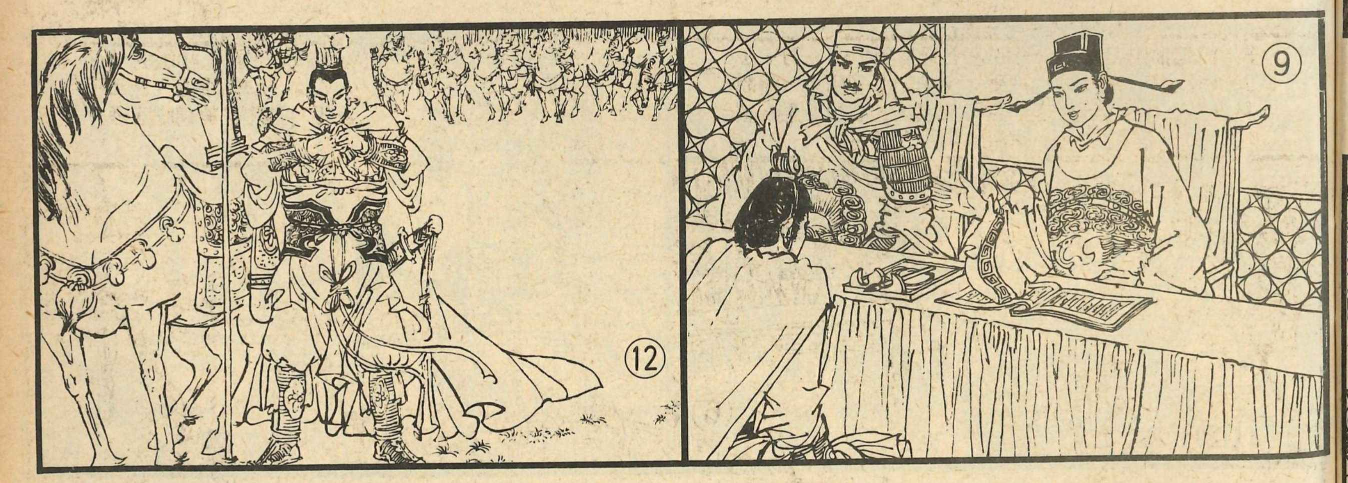


6　兩人力量的對比已很清楚，底下考生也議論紛紛。楊韜認爲不必再比了，便說：「隨我來。說罷」，掉轉馬頭，倒背大刀，往演武廳而去。

7　少華隨楊韜來到演武廳前，楊韜進廳向主考大人孟麗君稟報：「武生黃華，年紀雖輕，武藝超羣，眞是將才，足堪重用。」正主考隨即下令，傳黃華上來考六韜三略、兵書戰策、行兵佈陣和用兵之道。



8　少華走上演武廳，孟麗君見他氣宇軒昂，一表人材，特別是兩道臥蠶眉跟蘇映雪說的完全一樣，猜想他十有八九是皇甫少華，不覺心中又驚又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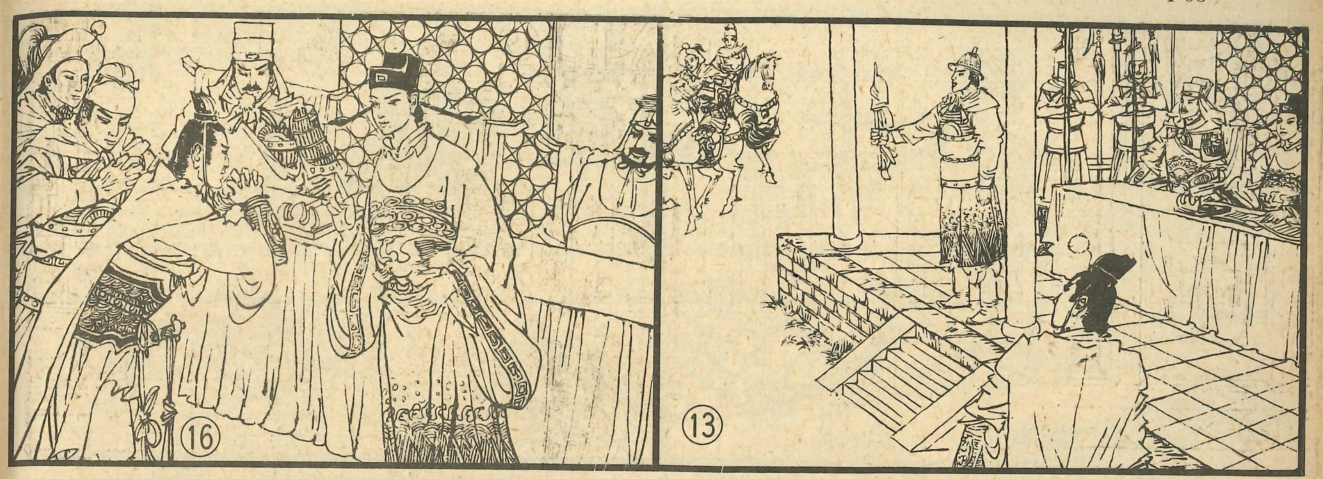


9　少華哪裡想到主考大人是自己的未婚妻，他上前一撩袍準備跪下去，孟麗君覺得過意不去，忙抬手說：「少禮！」

10　隨後，孟麗君嚴肅地考問少華的兵書戰策，少華對答如流，副主考也暗暗佩服這個武生。但孟麗君却想：武場上還有衆多的武生沒有考試，如取少華第一名，大家一定不服，她急中生智，想出一個好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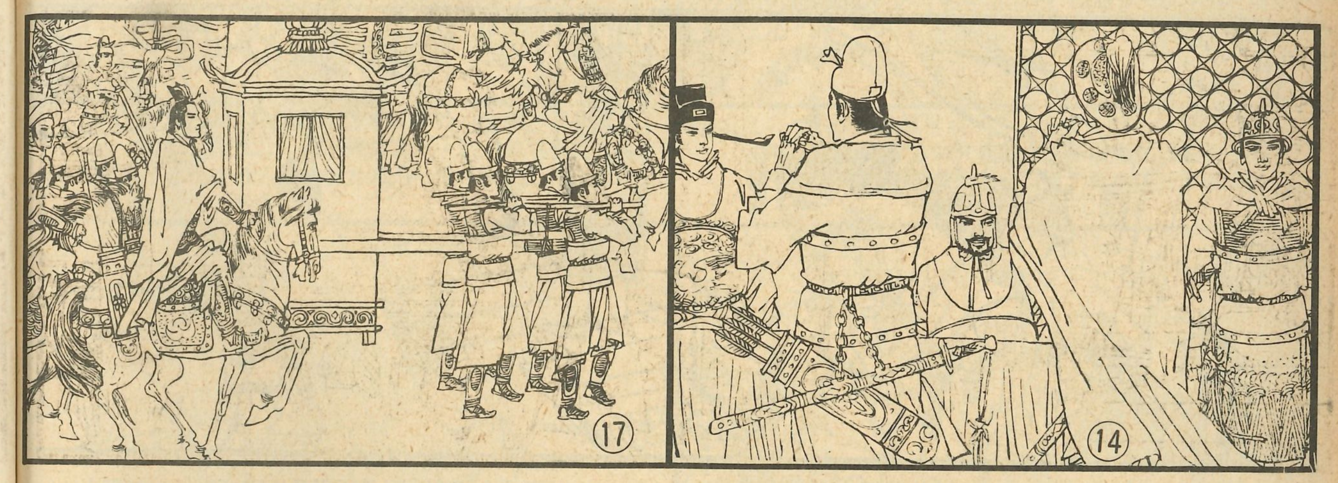
11　孟麗君命少華提槍上馬，在武場繞三圈。堂諭官當衆宣佈：「誰能戰勝黃華，誰得第一名。」自有些不自量力的人上來動手，一兩個回合就被黃華從馬背上掀下來，連勝十六個人，再無一人敢上前比試。

12　少華飛馬跑完三圈，到演武廳前覆命。孟麗君當衆宣佈：「本總裁選你中武科頭名。」少華却大叫一聲：「慢，武生還有下情，望大人容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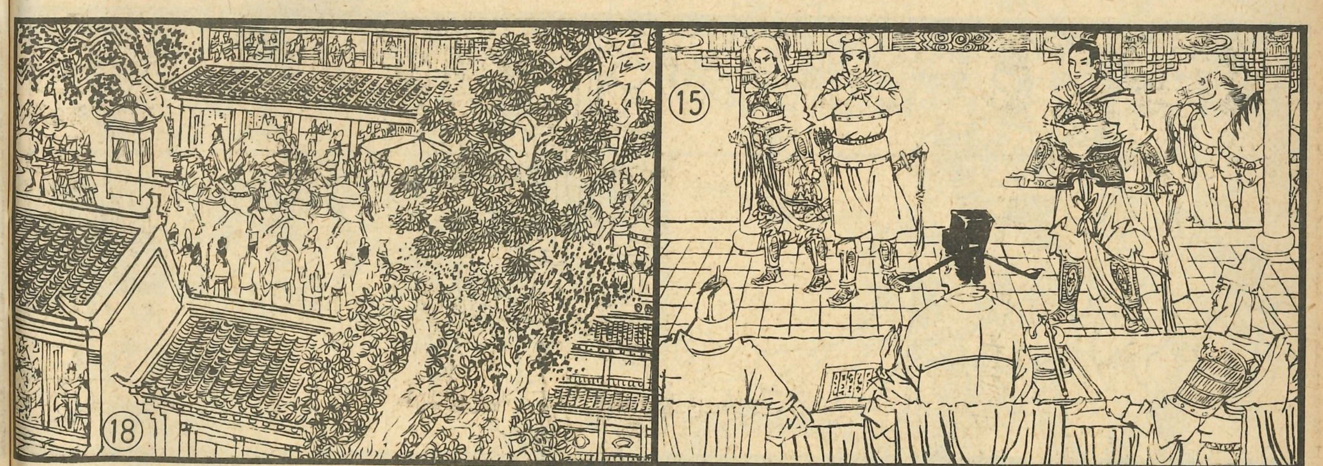
13　孟麗君好生奇怪，却聽少華說：「武生還有兩個結拜兄弟，武藝並不遜於武生，方才因念弟兄之情，未曾搶奪頭名，求大人一起栽培，感恩非淺。」孟麗君忙命堂諭官喚他兩人上來。

16　隨後，孟麗君對他們說：「你們住在城外，明日五更見駕，諸多不便，今宵可隨我回去住，明早好帶你們上朝。」三人一聽十分高興。却不知孟麗君是想趁今晚這個機會，好好盤問一下少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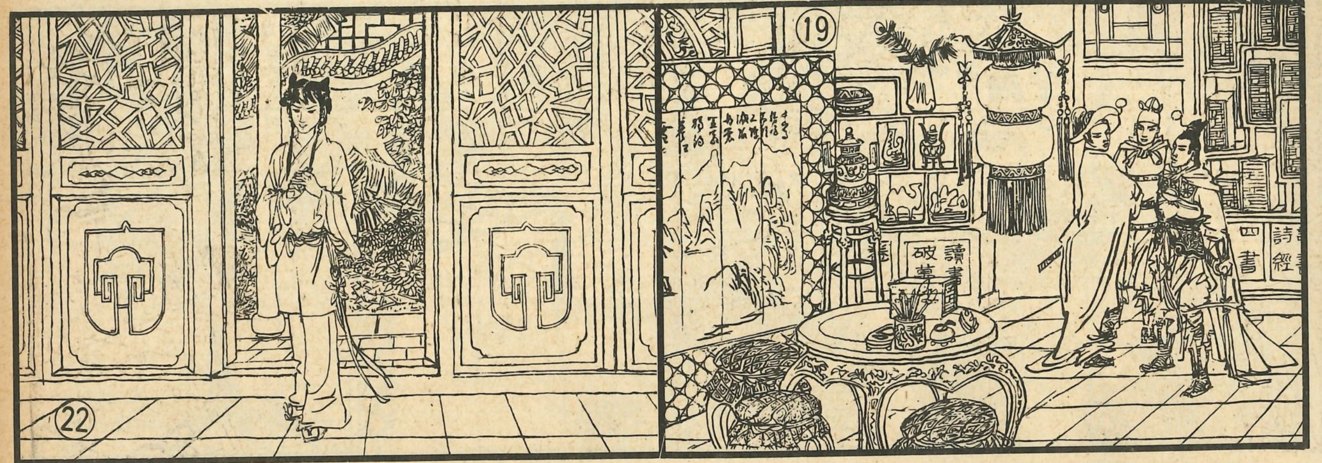
14　堂諭官下來傳令，命兩人也照樣考一遍，兩人考得都不錯。考完之後，才喚他們上演武廳各報姓名。

17　最後，主考孟麗君宣佈武科考試完畢，開放場門。一聲炮响，武場裡的武生像潮水一樣湧出去。然後正、副主考人進轎、上馬，前呼後擁走出武場。少華弟兄三人騎在馬上緊緊跟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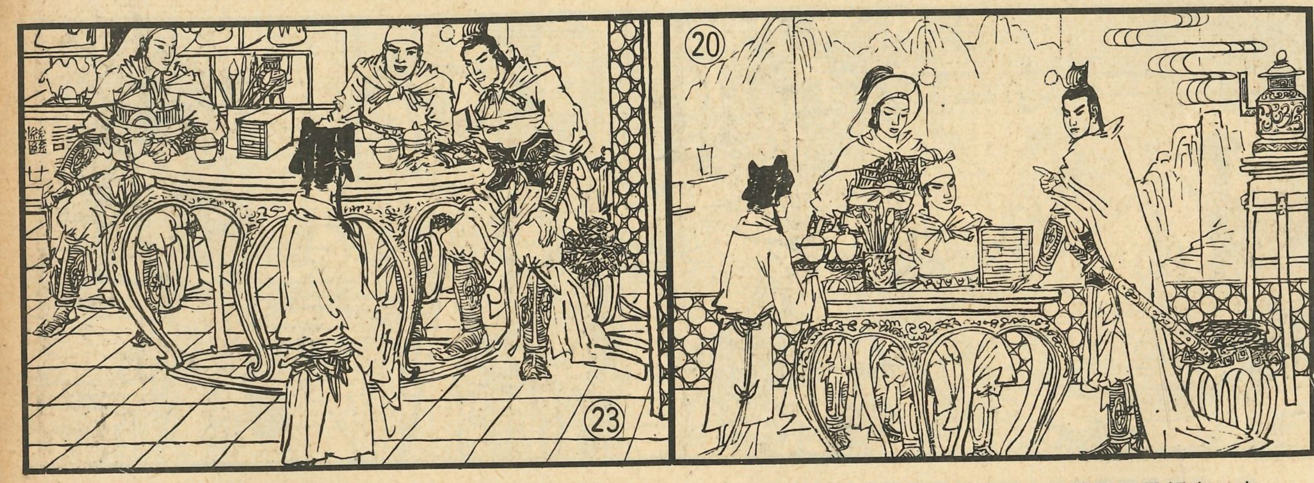
15　緊接着由主考考他們的六韜三略、兵書戰策，成績也都不錯。當下由孟麗君內定：黃華爲第一名，熊友鶴第二名，衞蛟第三名。次日早朝由主考帶他們上殿見駕，請旨封官。

18　一路上，看熱鬧的人對這弟兄三人議論紛紛，評頭論足，讚不絕口。



19　孟麗君領着少華等人到相府，便吩咐三兄弟到東書房休息。只見東書房雕樑畫棟，窗明几淨。牆上掛着名人書畫；桌上擺的是古董玉器；牆邊詩書滿架，三人好生奇怪：這裡怎麼不像兵部尚書府？

22　榮蘭來到東書房，只見三人正坐在那兒聊天。一個渾身月白緞；一個全身藍緞；一個全身銀紅緞，個個英姿勃勃，看得她眼花撩亂，半晌才問道：「哪一個叫黃華，趕緊站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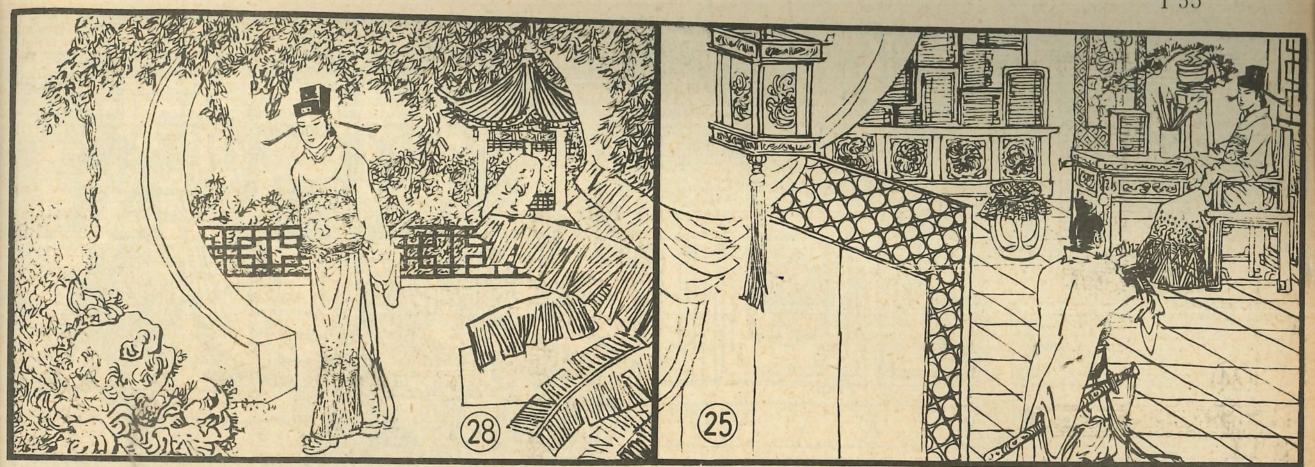
20　少華問僮兒這是甚麼地方，僮兒說是相府。主考大人是梁相爺的招親女婿。一聽是相府，三人面面相覷，少華是朝廷要犯，三人都爲此捏着一把汗。

23　兄弟三人聽榮蘭一叫喚，心裡一慌，不覺楞在那裡：看來主考大人想起了畫影圖像，對少華起了疑心。只急得榮蘭提高聲音又叫道：「誰是黃華，趕快出來！」



21　孟麗君回到西書房，僮兒榮蘭十分關心考場情況。榮蘭原是小姐多年的貼身丫頭，自然理解小姐的心情。她聽說中頭名的黃華，很像皇甫少華，便急不可耐地要請他過來問個明白。孟麗君含笑答應了。

24　少華不得已，起身跟着榮蘭往西書房走去。一路上，榮蘭不斷回頭打量少華，看得他心驚肉跳，疑慮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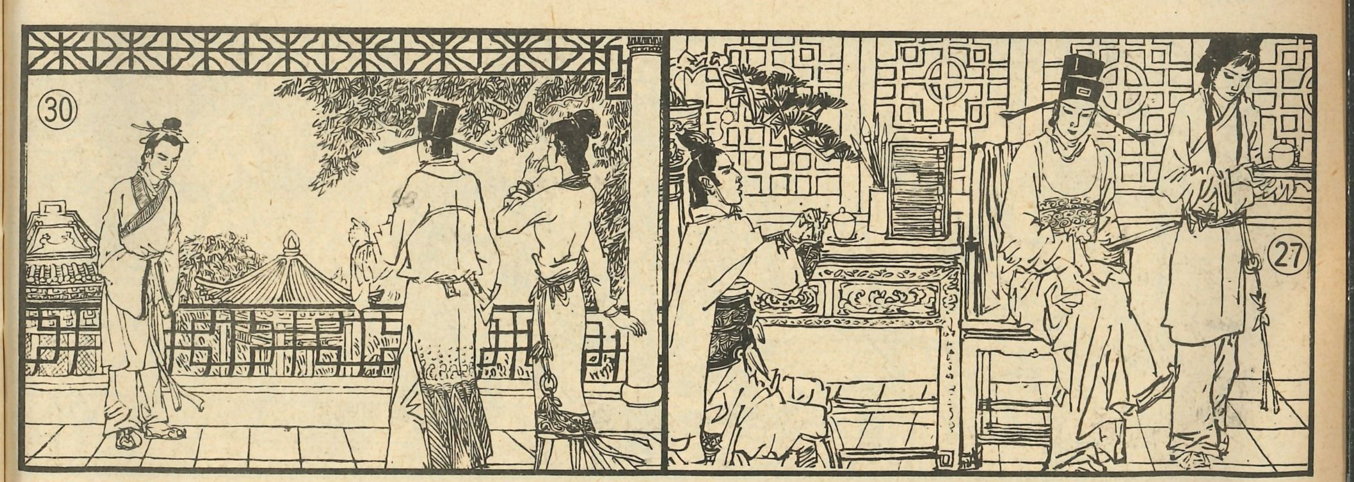
25　兩人來到西書房，少華見只有主考大人一人坐在書案旁，才略略放心，忙上前叩拜。

28　孟麗君見少華對答如流，從中找不出破綻，不免有些失望。她想了片刻，起身讓少華稍坐一會，自己到後樓找蘇映雪來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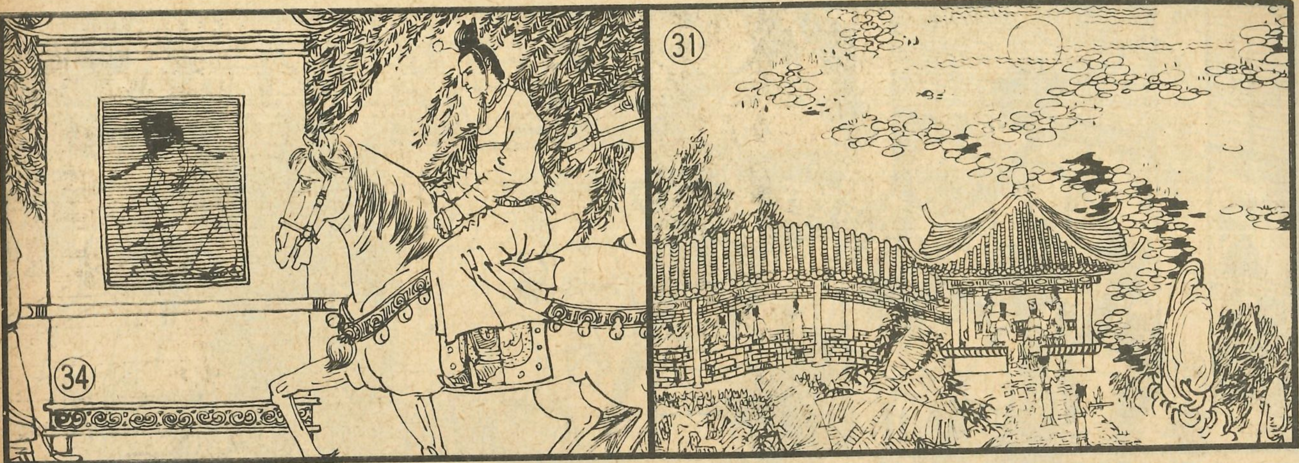
26　孟麗君請少華在一旁就坐，却不知怎樣開口盤問。少華則在一旁暗思忖：不管主考大人怎樣盤問，千萬警惕，別露了真相。兩人悶頭各想心事，一時竟冷了場。

29　蘇映雪聽孟麗君一說，也不免着急起來。她們倆商量定：由映雪在窗外偷偷辨認，若眞是少華，映雪便用手指在窗紙上敲打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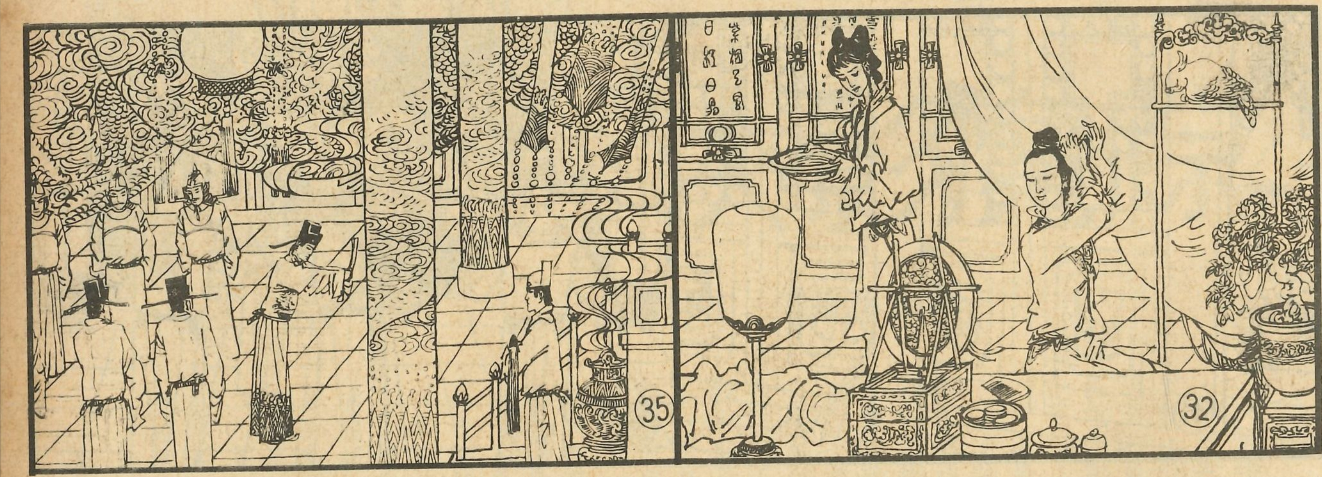
27　最後，少華憋不住了，問道：「恩師喚門生有何訓示？」孟麗君這才醒悟過來，開始盤問起少華的家庭情況。少華按原先編好的身世說了一遍。

30　麗君和映雪商量完畢，正準備下樓，不料老相爺派人來請她倆到丹桂廳飲酒賞月，歡渡中秋佳節，麗君無奈，只好派僮兒傳話，讓少華回東書房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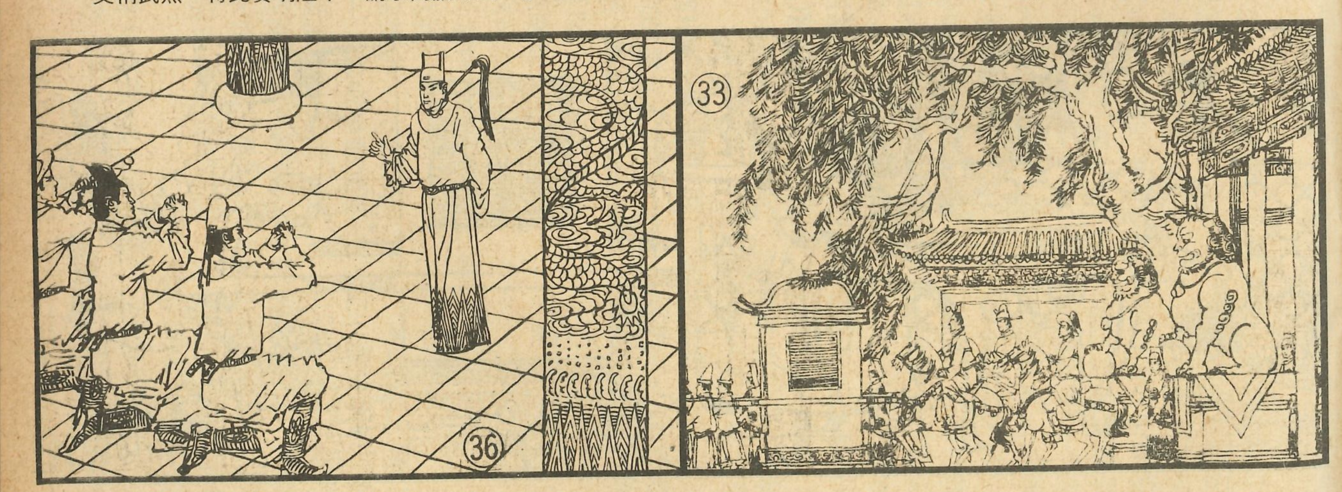
31　孟麗君和蘇映雪來到丹桂亭，陪老相爺和夫人共賞中秋明月，開懷暢飲。直到深夜，酒席才散。

34　一路上麗君心事重重：這黃華到底是不是皇甫少華呢？少華騎在馬上，心裡也惴惴不安，到了朝廷上，會不會被奸臣劉捷認出來呢？



32　麗君和映雪回到後樓，已是三更天。麗君心事重重，哪裡睡得着覺。天剛四更，她就起床了。

35　一行人來到午朝門前，孟麗君先進殿，與文武百官參拜皇帝。參拜完畢，孟麗君上前啟奏皇上：「臣奉旨開考武場，現已結束。選中三名武生，都是文精武熟，特此奏明陛下，請求萬歲加封。」



33　孟麗君梳洗完畢，來到大廳。三位相公已在廳裡等候。孟麗君將見駕朝規囑咐一番，便帶着他們在衞隊的簇擁下，向午朝門而去。

36　成宗宣三武生上朝，兄弟三人來到金殿，跪在丹墀之下，叩拜皇上，心裡怦怦直跳。成宗讓太監傳問他們定國安民之策，用兵佈陣之法，三人對答如流。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俠影魔蹤

劍虹懲奸宦　簫聲破重圍

是綠肥紅瘦的仲夏季節的黃昏，平日裡的百耍雜陳，遊人如鯽的天橋，今個兒却特別反常，不但冷清清的見不到一個遊人，連那形形色色的雜耍，各行各業的小販，也全都沒了影兒。

這是怎麼回事？

這問題，是天橋地區的居民，不！應該說是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急於要解答的，因爲，整個北京城，都處於戒嚴狀態，九城兵馬司的官兵，幾乎全部出動，挨戶搜查，自清晨到黃昏，已鬧了一整天，只是由於天橋地區份子複雜，搜查也特別嚴密而已。

可是，儘管這是一個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急於想獲得解答的問題，但鬧了一整天之後，除了極少數消息特別靈通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的居民仍是處在一團濃霧之中。

人是好奇而又多疑的動物，越是不能解開的謎，越是非得千方百計要弄出一個所以然來不可。

像目前這樣的情形，在沒法弄清眞相的情況之下，於是各種捕風捉影的謠言，不脛而走，而且，以訛傳訛，形容得活靈活現，像……

某一位大官兒丢了官印啦。

某一位大官的千金小姐被飛賊劫走啦！

某一位親王要造反啦！

可是，誰也提不出消息來源，眞算得上是謠傳紛紛，莫衷一是。

一隊全是戎裝的兵勇，以整齊的步伐，莊嚴地進入這空盪盪的大街，落日餘暉，將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也照耀得他們已出鞘的軍刀寒芒四射，令人倍增肅殺之感。

他們停於八方客棧之門前，這是天橋地區數一數二的豪華客棧。

戴着一副老花眼鏡，長得頗有福相的胖掌櫃，早已在半開着的大門口，以一臉職業性的諂笑，哈腰恭迎道：「各位軍爺好！」

「好！好個屁！折騰了一整天，還沒休息哩！」帶隊的軍曹，一腳跨進大門，擧目四望，一面問道：「有新來的客人嗎？」

「沒有。」胖掌櫃誠惶誠恐地道：「軍爺辛苦了，請……請……坐下……」

「哪有工夫坐！」那軍曹苦笑了一下：「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也沒有。」

「多給我注意一下，一有消息，馬上派人秘密通報。」

「是，小的知道了，軍爺，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胖掌櫃有點怯生生地，欲言又止。

「這是老問題，只是，這次特別嚴重了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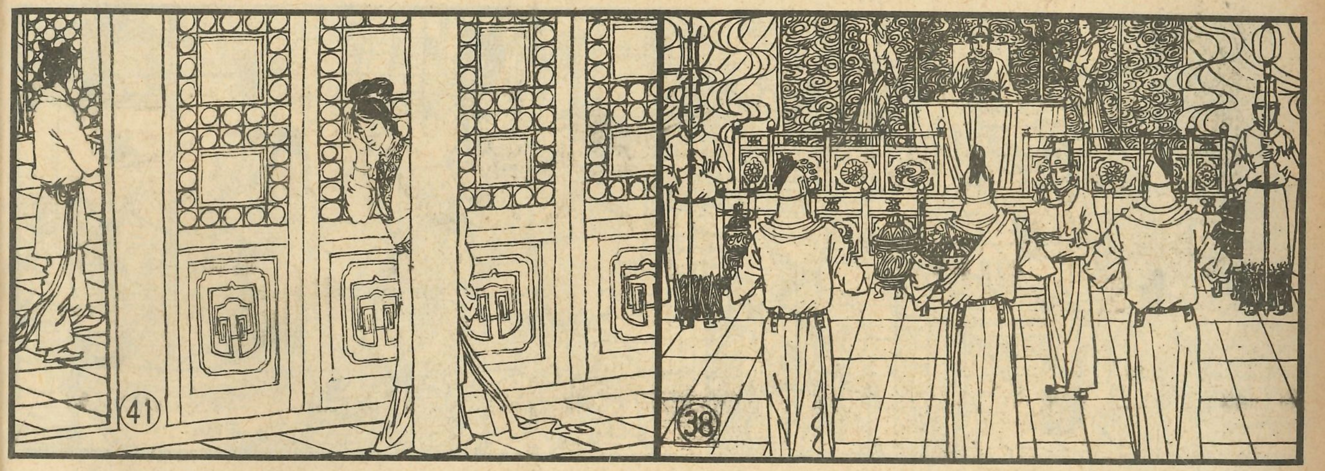
「啊！是……」

「是咱們的賈大人的……」軍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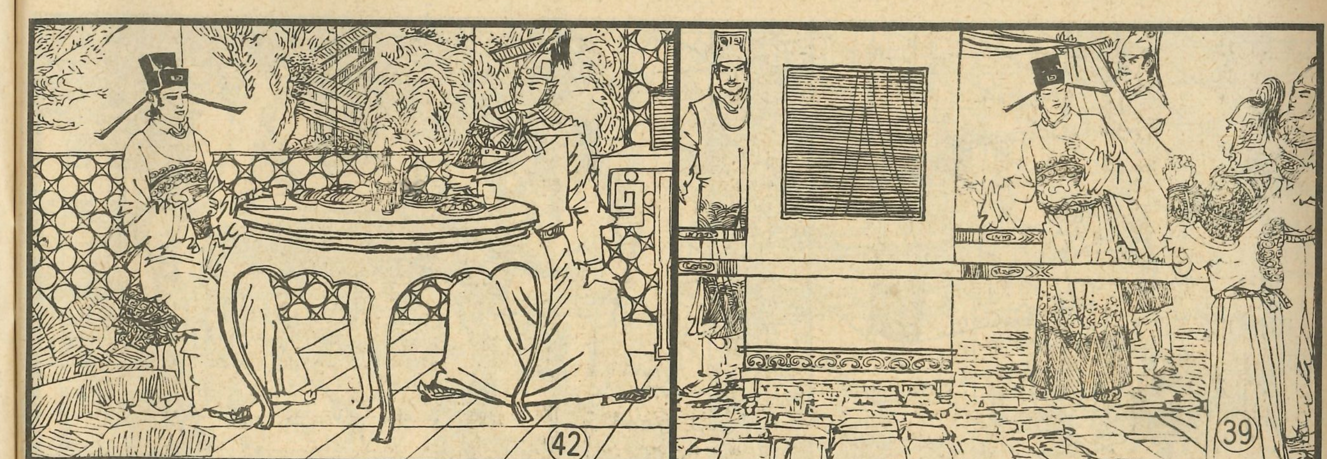
37 成宗非常高興，當下傳旨：「賜黃華頭名武狀元，加封平叛大元帥；熊友鶴二名武榜眼，加封平叛左先鋒；衞蛟三名武探花，加封平叛右先鋒；各賜盔甲一身。」兄弟三人叩頭謝恩。

40 孟麗君在兵部府調集完兵將，回到相府，告訴蘇映雪：「一會兒黃華要來相府，你可乘機前去偷看。」並吩咐僕人備下酒宴，爲少華餞行。



38 弟兄三人穿上盔甲，重上金殿領旨。成宗皇帝賜給少華一顆平叛大元帥印，並說：「叛賊猖獗擾亂邊關。朕命你率百員戰將，十萬精兵，即日出發，掃平叛逆。」

41 酒宴開始後，蘇映雪悄悄地穿過花園來到西書房外，她從窗縫朝裏望去，對面坐的大元帥正是皇甫少華。一時間蘇映雪驚喜交加，思緒萬千。她一低頭，竟「咚」的一聲撞在窗上。



39 成宗又命孟麗君立即去調集兵馬。一切妥當，成宗退殿，文武百官散朝。孟麗君急着去調集兵馬，吩咐少華等人仍去相府聽命，然後帶領隨從匆匆離去。

42 這聲响驚動了孟麗君，她明白這是蘇映雪在給她打暗號，告訴她黃華正是她日夜思念的夫君皇甫少華。她努力抑制着自己內心的激動，囑咐少華去邊關與叛賊作戰，切記大膽謹慎，處處當心。

待續

忽然嚥下已到嘴邊的話，苦笑了一下道：「掌櫃的，這些事，你還是少知道的爲妙。」

「是是……」胖掌櫃連聲恭應，却又忍不住冒出一句：「軍爺，那歹徒抓到了沒有？」

「沒有，如果抓到了，我們還會到處瞎闖嗎？」軍曹苦笑如故地接口道：「其實，你也明白，像那些能高去高來神出鬼沒的汪洋大盜，即使給咱們碰上了，也祇有乾瞪着眼睛的份兒。」

「那……諸位又何必窮緊張的到處搜？」

「這叫作公事公辦呀！」

軍曹聳聳肩，苦笑着，轉身邁出大門，沉喝一聲：「弟兄們，咱們走。」

巡邏隊一走，客棧的大廳中，那些閒得無聊，也悶得發慌的旅客們，立即傳出一陣「嗡嗡」的竊語聲，但立即被一個接踵而來的巡邏隊所打斷了。

而且，第二個巡邏隊才走，第三個巡邏隊又跟了來，一個比一個嚕囌，也一個比一個難應付。

好不容易應付過了三個巡邏隊之後，胖掌櫃才如釋重負似地長長吁嘆了一聲：「看情形，這次的亂子，可實在鬧大了。」

「何以見得？」問話的是坐在櫃台旁的座位上，正在自斟自飲的一個黃衫文士。

看外表，此人最多不過三十出頭，面相清癯，滿臉書卷氣，配合着那垂胸的長髯，道貌岸然中，還隱含着一股飄逸出塵的氣概。

胖掌櫃苦笑了一下道：「小的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由於後來的這兩隊巡邏隊來頭太大，小的才有這個想法。」

「方才那三隊巡邏隊伍，不是同一個衙門的？」

「是的，第一隊巡邏隊是九城兵馬司的，第二隊巡邏隊，屬於東廠的，第三隊却是屬於錦衣衛的。」

「啊！」黃衫文士顯得不勝驚異地道：「如此說來，想必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故？」

「那是絕對錯不了的。」胖掌櫃的口沫四濺地接着道：「像今天這情形，最近這三個月以來，已是第六次……」

「這是說，每個月兩次？」

「不錯，不過，以往都是九城兵馬司出面，鬧過了一天半日之後，也就不了了之，像今天這樣，驚動東廠與錦衣衛，却還是第一次。」

「以往的五次，都沒有公佈過案情？」

「是的，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結果不了了之。」

「民間也沒有甚麼傳說？」

「傳說是難免的，就像今天一樣，不過，都是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

「掌櫃的，你可能是有所顧忌，不敢直說吧？」

「這個……」胖掌柜一臉尷尬相，苦笑着，欲言又止。

「其實，紙是包不住火的，」黃衫文士拈鬚微笑道：「關於以往五次疑案的眞相，對某些消息靈通人士來說，已經不能算是秘密了。」

「這位先生，既然早已知道，又何苦尋小老兒開心？」胖掌柜苦笑着道。

黃衫文士笑道：「既然不能外出，大家都悶得發慌，逗逗你這位大掌柜解解悶兒，不是很有意思嗎？」

「對，對，這位先生既然知道以往五次的案情，何不說出來，也好讓大家長點見識。」

這位湊熱鬧的，是一個身着粗布短裝，面色黝黑的青年漢子，他的座位上，還有一位着青色襖袴，青布包頭的青年婦人。

黃衫文士向這兩個人瞟了一眼，道：「當然可以，不過，在下也是道聽途聞而來，而且，案情還關連官家的秘密，和某些女子的名節，所以，在下只能說一個大概情形。」

「行！行！」那中年漢子連連的點頭道：「能說多少，就說多少吧！」

「好的。」黃衫文士轉向胖子掌柜笑道：「掌柜的，既然全城戒備，是不會有客人上門的了，不如關上大門，咱們說起故事來，也比較自在一點。」

「沒問題。」胖掌柜沉聲接道：「大牛，將大門關上。」

「是……」

店小二大牛關上大門之後，黃衫文士一口飲乾了杯中的竹葉青，慢條斯理地說道：「諸位，以往五次疑案中的第一案，就發生在距離這兒近在咫尺的天壇，案情是位綺年玉貌的官家千金，被歹徒姦後，陳屍於天壇的祈年殿前。」

短裝漢子「啊！」了一聲道：「第二個案子呢？」

黃衫文士道：「第二案與第三案的案情，也都是姦殺官府小姐，只是地點分別在她們的府邸中，而被害苦主的官位，也較第一案更高而已。」

「那是甚麼人作的案？」

「不知道，三個兇案的現場牆壁上，都留下一個特別的表記……」

「那個歹徒，可眞夠大膽，天子脚下的京畿重地，連續犯下姦殺案後，居然還敢留下表記！」

「但事實上，留下表記，也等於沒留下，因爲，沒有人認識那個表記！」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表記？」

「是一枝巨型洞簫，用死者的鮮血繪成，顯得恐怖之極。」

「由於沒有人認識這表記，所以，也沒有辦法破案？」

「不錯。」

「那麼，第四案，第五案，是否也是姦殺案？」

「不是，第四、五案，是兩位尚書大人丟了官印。」

「啊！」短裝的漢子驚呼道：「貴爲當朝一品官的尚書大人丟了官印，那還得了？」

「所以，」黃衫文士亦拈鬚微笑道：「事實上，東廠是錦衣衛的人員，早在第四案發生的時候，已參與緝拿歹徒工作，只是，以往是秘而不宣，直到昨宵發生了第六案後，才公開活動而已。」

「那麼，」短裝漢子接着問道：「今天第六案，又是甚麼案情呢？」

黃衫文士淡淡微笑道：「是九城兵馬司賈大人的官印也丟失了，同時，最心愛的一位如夫人也被姦殺了，而且是在九城兵馬司的官衙內發生的。」

「這算得上是在太歲頭上動土了。」

「所以，看情形，這一次非得破案不可了，但願他們能早點破案，否則，不但滿朝文武官員人人自危，咱們這些老百姓也受不了呀！」

短裝漢輕輕一嘆道：「這個歹徒也的確是太那個了！居然在禁城中連續作下這麼駭人聽聞的六宗大血案來。」

黃衫文士也輕輕嘆了一聲道：「事實上，何止六宗血案，最近這三個月來，京城內外的民間，至少發生百宗以上的姦殺案哩！」

「啊！那都是一個人作的？」

「是否由一個人所作，那就沒法證實了，但現場所留下的表記，却都是一樣的。」

「這個歹徒，可眞是喪心病狂哩！」

這插口的是坐在短裝漢子對面的青年婦人，是個漂亮的女人，語音是既清且脆，有如嚦嚦鶯聲，悅耳已極。

黃衫文士向她深深盯了一眼，才接着說道：「由於官府禁止宣揚，所以，一般人都只知道官府中發生了六宗巨案，而對於民間的百多宗人命案，却很少有人知道了。」

短裝漢子笑問道：「像這麼秘密的消息，閣下又是怎麼獲得的？」

黃衫文士漫應道：「因爲，區區有一個內弟，在九城兵馬司供職。」

「哦，那就怪不得啦！」

忽然，一個冰冷的語聲發自他的背後，「只怕不是這麼回事吧！」

黃衫文士顯得非常鎮靜，頭也不回地說道：「難道閣下有更可靠的消息？」

「你猜對了！」

「那麼，何不說出來，也好讓大家明白眞相。」

那語音冰冷的人，是一個穿着一身藍布短裝青年，顯得土裡土氣，肩頭却插着一支長劍。

他，緩步走向黃衫文士座前，目光深注地說：「我說，你就是最近三個月以來，一連串血案的主兇！」

他的語氣雖然很平淡，但却算得是語驚四座。

但那黃衫文士却仍然顯得無比的鎮定，僅僅是眉峯微微一蹙，道：「朋友，開玩笑也得有個分寸。」

「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短裝青年大馬金刀地，在對方的對面坐了下來。

「這麼說來，你老弟是當眞的了？」黃衫文士仍然是那麼氣定神閑，從容不迫。

「當然！」短裝青年說得斬釘截鐵。

「老弟，這等性命攸關的事，可得講證據的呀！」

「我自然有證據。」

「你拿証據來！」

「證據就在你自己臉上。」短裝青年注目沉聲說：「你的左眼重瞳，你自己該明白。」

黃衫文士左眼重瞳，如非是短裝青年提起，倒沒有人注意到。

「我自己身上的特徵，當然明白。」

「你也該明白，像這種單目重瞳的特徵，是非常少見的。」

「這一點我也承認。」

「現在我明告你，我是追踪姦殺我未婚妻的兇手而來的。」

「你爲何而來，與我何干？」

「怎能說不相干？」短裝青年侃侃而談，「據我岳父說，當我未婚妻被姦殺的前一天，曾有個左目重瞳單眼的人，藉故登門，跟她搭訕過，那人的身裁，也跟你不相上下。」

黃衫文士笑道：「就憑這一臆測，斷定我是兇手，未免過於輕率了吧！」

「我還有證據。」

「好，請說！」

「昨宵，當你在九城兵馬司衙門作案後，我曾追踪過你，而且，也曾交過手，當時，你雖然蒙着大半個面孔，但是你那重瞳左目，是沒法改變的。」

「既然如此，當時，爲何不將

我抓住？」

「當時，你有同伴掩護，才被你僥倖逃脫，現在，你落單了。」「嗆」地一聲，亮出長劍，沉聲喝道：「刀劍無眼，難免殃及池魚，各位不相干的鄉親，請退到屋外去。」

這一來，那些原本全神貫注着的旅客，和客棧中的夥計，都紛紛奪門而出，只有三個膽子較大一點的，僅退到門口，在那兒靜觀其變。

那三位中，一個是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另兩個都是曾經和黃衫文士搭訕過的短裝漢子及那青衣婦人。

那黃衫文士仍然若無其事地端坐原處，拈鬚微笑道：「小老弟，我承認，你算是找對人了……」

「少廢話，我已經認定了你……」

「只是，我這顆人頭，少說也該值上十萬兩以上的銀子，恐怕你沒有這個福消受了！」

「我不管你的狗頭值多少錢！」短裝青年一挫鋼牙道：「我祇要將你碎屍萬段，去餵狗，餵忘八！」

「但願你能辦得到。」黃衫文士仍然端坐着說：「小老弟，你知道我是甚麼人嗎？」

「我管你是甚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而且是大有來頭的人，小老弟，你聽說斷腸簫這個人嗎？」

「斷腸簫？你每次作案，所留下的表記，就是表示代表斷腸簫？」

「不錯！」

「不對，我聽說過斷腸簫是個女的，而且是一位很富正義感的女俠。」

「女俠？」黃衫文士仰首呵呵大笑，道：「小兄弟，你實在太嫩了，在江湖上，披着大俠的外衣，暗地裡却無惡不作的僞君子，多的是哩！」

「你……你到底是甚麼人？」

「斷腸簫的朋友，是最最要好的朋友，只是暫時還沒有夫妻名義。」

「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爲，我已跟斷腸簫說好，惡人作壞事，就該表裡一致，不必戴上假面具。」

「這是說，最近這三個月以來，所有京城附近的血案，你都承認是你作的？」

「大丈夫，敢作敢爲，既已作下，又經你老弟揭穿了，當然要承認……」

短裝青年叱聲截道：「好，你納命來！」

話出招隨，一片如靈蛇飛舞的寒光，向黃衫文士兜頭洒落。

別看這短裝青年土裡土氣的，劍法上的造詣却非常之高明，說得上是快速、玄妙、辛辣兼而有之，一出手就將對方逼退丈外，一陣桌翻椅倒，「唏哩嘩啦！」的連串響聲。

黃衫文士的脚跟才落地，短裝青年已如影隨形地跟踪進擊。

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黃衫文士已拔劍相迎，並縱聲狂笑道：「小老弟，我這條命是現成的，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取走。」

短裝青年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颼！颼！颼！」一連三式劍招，居然將黃衫文士逼退五步。

「好劍法，小老弟年紀輕輕，劍法如此高明，令師想必是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

「你懂得甚麼？名氣大的人，不一定眞有大本領，有眞本領的，也不一定有名氣……」

「高論，高論，這些話，想必是令師教你的吧？」

「與你何干？」

話聲中，又將黃衫文士逼退三步。

「小老弟，」黃衫文士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當作病貓了，你且接我三招試試看……」

「嗆嗆嗆」三聲爆響，短裝青年也隨着被逼退三尺。

黃衫文士一面長劍揮洒，節節進逼，一面笑問道：「小老弟，怎麼樣？」

「不過如此……」

短裝青年冷笑聲中，揮刀反擊，企圖扭轉頹勢。

但那黃衫文士的身手實在太高明了，儘管短裝青年也算是少見的高手，但相形之下，却差了一截。

因而他這奮力反擊，不但不能扭轉劣勢，反而更被逼得連連後退。

黃衫文士冷笑道：「小老弟，你的未婚妻在向你招手哩，我好人作到底，成全你們作一對同命鴛鴦……」

話落，劍法突然一變，但見重重劍影，有如迅雷閃電似地，向對方罩落。

短裝青年似乎已失去還手之力，不！應該說是已失去招架之功了。

但他儘管是處於極端劣勢之下，却是悶聲不響地，咬牙苦撐着。

「小輩，祇要你能再行撐過十招，我可以饒你不死……」

黃衫文士口中冷笑着，劍招上却是一招緊似一招地，節節進逼那短裝青年。

「颼」地一聲，短裝青年的胸前衣衫被劃破，但却未傷及肌膚。

黃衫文士冷譏道：「小輩，叫

我一聲古爺爺，我就饒你一命……」

「放屁！」

「小輩躺下！」

黃衫文士淸叱聲中，長劍上烝芒大露，幻成一道精虹，向短裝青年疾捲而來。

像這情形，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得出來，短裝青年已難逃一死。

但就在短裝青年生死一髮之間，只聽「嗆」地一聲，黃衫文士的長劍被架住。

架住黃衫文士的長劍，將短裝青年由鬼門關搶救回來的人，是仍然在大門口觀戰的三人中之一，也就是最先和黃衫文士談話的那位短裝漢子。

黃衫文士「咦」了一聲道：「原來閣下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短裝漢子冷然說道：「多承誇奬！」

黃衫文士道：「閣下爲何要來架樑？」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短裝漢子冷然問道：「我問你，爲何要冒充斷腸簫，作下這麼多傷天害理的血案？」

「閣下怎能斷定我是冒充斷腸簫？」

「因爲，我才是眞正斷腸簫的門下。」

「哦，閣下貴姓？」

「區區丁志中。」

黃衫文士道：「丁志中？果然是斷腸簫門下，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哈……」

哈哈狂笑中，發出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兩人已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那姓古的黃衫文士身手的確不凡，面對斷腸簫的嫡傳弟子，居然有攻有守地，毫不遜色。

這時，原本與丁志中站在門口的三人之一的中年商人，也突然拔劍刺向他身邊的青衣婦人，並冷笑道：「咱們也別閑着。」

青衣婦人拔劍相迎，並沉聲叱道：「鼠輩，你們究竟是甚麼人？」

「自然是寃家對頭。」那中年商人笑道：「妳既然跟丁志中在一起，想必是他的老相好白鳳儀？」

青衣婦人冷然接口道：「不錯，姑奶奶是白鳳儀……」

丁志中，白鳳儀這一對年輕俠侶，投入斷腸簫門下，雖然爲時不久，但藝業的精進，却是突飛猛進。

但他們目前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丁志中雖然跟那姓古文士暫時打成平手，但白鳳儀却有每況愈下之勢。

只聽得那中年商人邪笑道：「斷腸簫門下不過如此，妳還是投到我的懷抱中來吧……」

一聲淸叱，打斷了他的邪笑，道：「放屁……白姊姊，我帮妳……」

這位半途加入戰圈的，是最初引發這一場劇戰的短裝青年。

在與白鳳儀聯手之下，居然一出手就將那中年商人逼得連連後退。

而且，他目前所使的劍法，也迴異於先前，居然和那中年人與古姓文士使的是同一的劍法。

那中年商人臉色一變之下，怒聲叱道：「原來是你這叛徒……」

緊接着，又揚聲喝道：「古師弟，叛徒洪立自投羅網，今天，可決不能讓他再行逃脫。」

洪立（即短裝青年）冷笑道：「牟大海，憑單打獨鬥，你決不是我的敵手，別作春秋大夢了！」

說話之間，又絕招連展，將牟大海（即中年商人）逼退三大步。

那姓古文士怒聲喝道：「洪立，你這欺師滅祖的叛徒，今天，準叫你難逃公道……」

古姓文士雖然話說得狠，而且，也的確是想過去幫牟大海的忙，但却被丁志中纏住，沒法脫身。

洪立朗聲大笑道：「古如山，今天，是你們兩個的末日了，我要協助斷腸簫門下，先將你們兩人逮住，然後，直搗黃龍，以消弭江湖亂源……」

一陣人影飛閃，由大門外衝進四個彪形大漢，一聲不響，四人分作兩組，分別向惡鬥中的丁志中、白鳳儀、洪立等三人揮劍進擊。

古如山歡呼道：「年大人，來得正好，這三人中，兩個是連番作下血案的斷腸簫門下，一個是本門的叛徒……」

聽這稱呼，這新來的四人，顯然是東廠中的高手。

也由於突然加入了四個生力軍，使戰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白鳳儀、洪立兩人，由於本來佔着優勢，增加兩個對手之後，二對三，還能勉强撐持，但丁志中方面，突然變爲三對一的情況之下，已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那五人中的一個痲臉漢子，將丁志中逼得險象環生的三個人中的一個，揚聲笑道：「古大俠，毋須介紹，我都在門外聽到了。」

丁志中一面努力應付，一面沉聲道：「年大人，怎可聽一面之詞！」

那位年大人冷笑道：「少廢話，還不放下兵刃，束手就擒。」

「年大人是那一個衙門？」

「東廠。」

「我可以跟你去東廠，但却不能放下兵刃。」丁志中的神情已鎭

定了下來，防守也嚴謹得多了。

「不放下兵刃，那是自討苦吃！」

「年大人，請恕我誇句海口，憑你們三個，休想能困得住我。」

「那你何妨闖闖看？」接話的是古如山。

「如果你們不可理喩，我會闖的。」丁志中的神態，顯得更爲鎭定起來。

年大人冷笑道：「丁志中，只要你能闖出咱們三人的包圍，我們可以破格準你不用放下兵刃，帶你去東廠。」

「年大人，官無戲言。」

「我年某人說的話，絕對算數！」

「好！各位小心了……」

話聲未落，但聽一陣「錚錚」連響，以年大人爲首的三人，同時被逼退一大步，而丁志中却已脫出對方的包圍，並振聲大喝：「住手！」

隨着這一聲斷喝，激戰中的白鳳儀、洪立等人，也各自虛晃了一招，躍出戰圈。

年大人臉色一變之間，丁志中却含笑問道：「年大人，你怎麼說？」

年大人冷冷地一笑道：「我已說過，年某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丁志中納劍入鞘，一面笑道：

「那麼，請帶路。」

年大人點點頭，忽然「咦」了一聲道：「這位是甚麼人？」

原來他們身邊多出了一位面幪輕紗的紅衣女郎。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位紅衣女郎是何時到達身邊的。

只有丁志中，白鳳儀心中明白，她就是斷腸簫湯紫烟的女兒石小玉。

丁志中方才之所以轉危爲安，也就是石小玉在暗中以眞氣傳音指點之功。

石小玉這位得天獨厚，顯得十分早熟的姑娘，已足能代表她的母親，而身體方面，更是有如一個熟透的蘋果，渾身放射出誘人的熱力。

同時她也繼承了乃母的美和艷，儘管她實際上還是一個不足十五歲的小姑娘，却不得不戴上面紗，以免引來登徒子的貪婪目光。

當然，她戴上面紗，也同時有避免被人認出她本來面目的作用。

石小玉冷冷的答道：「過路的。」

年大人冷聲道：「我問妳是甚麼人？」

石小玉那面紗巾一揚，道：「大明皇朝的老百姓，夠了吧！」

「廢話。」

「廢話是你自己找的……」

年大人眉峯一挑之間，丁志中插口笑道：「年大人，咱們辦正經事要緊，何苦節外生枝，跟一位姑娘家鬥嘴？」

「她是你的同伴？」

「如果她是我的同伴，恐怕年大人就沒法向上司交差了。」

丁志中的話雖然不好聽，說的却是實情。

因此，那位年大人在略一衡量之後，雖然明知他面前這位紅衣女郎行跡可疑，却也不得不忍氣吞聲，不再追究，只是向石小玉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後向丁志中沉聲說道：「白鳳儀、洪立二人也得一起去！」

「當然。」

「你能保證他們途中不會逃走嗎？」

「可以，」丁志中答得非常之爽快：「不過，我先要跟這位洪老弟談談……」

「有甚麼可談的？」

「至少我該瞭解一下，他與這位古朋友、牟朋友二人的淵源。」

古如山搶先道：「年大人，就讓他們邊走邊談吧！」

那位年大人點點頭，道：「好！但我警告你們，別想玩甚麼花樣！」

於是，丁志中、白鳳儀、洪立三人，在牟大海、古如山，四個東廠高手，以及等在門外的兵勇們的前呼後擁之下，浩浩蕩蕩地向鎭撫司衙門進發。

丁志中與洪立併肩走在一起，洪立的嘴兒很甜，不等丁志中發問，就搶先笑問道：「丁大哥，你想先知道一些甚麼呢？」

丁志中沉思後問道：「你和牟大海他們是甚麼關係？」

「是師兄弟……」

「師兄弟？」

「是的，牟大海是老大，古如山是老二，我是老三，他們雖然是我的師兄，但論個人功力，却都不是我的對手。」

「那方才你爲何裝出那種不能抵抗的樣子來？」

「因爲，我不想輕易使出本門的武功，讓他們認出我的身份。」

「如果我當時不及時援手呢？」

「在性命攸關時，我還是會施展本門武功的。」

「方才，你和我四師妹聯手時，爲何自動使出你的師門武功？」

「當時，志在救人。」洪立侃侃而言：「同時，既已遇上了斷腸簫的人，我自信已有恃無恐，洩漏身份也不爲懼了。」

丁志中算是已問得很詳細，將他心中的疑點都問了出來，而洪立回答得合情合理，似乎是無懈可擊，只得將話題轉了主題：「洪老弟

，你們是那一個組織？」

「赤城山莊。」

「就是六盤山的赤城山莊？」

「是的。」

「你跟牟大海三人，都是赤城山莊莊主的徒弟？」

「不錯……」

「那你爲何要背叛師門？」

「因爲，我不願同流合汚，曾經一再在莊主面前直言進諫，莊主雖然不接受我的逆耳之言，却也並未加以苛責，認爲我不過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孩子而已，但這兩個師兄就不同了。」洪立說着，並抬手向那邊以一左一右之勢，拱持他們而行的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一指道：「他們最初是在莊主面前進讒，以後，更進而捏造我和斷腸簫私下來往的僞證，逼得我不得不脫離師門。」

「他們也殺死了你的未婚妻？」

「是的。」

「他們爲甚麼要這樣的排擠你？」

「因爲，由於資質秉賦不同，他們在武功上的成就趕不上我，也忌妒我特別受到師父的寵愛……」

一旁的牟大海冷笑道：「小狗，目前你儘管信口雌黃，待會，可有得你受了。」

洪立淡淡地一笑道：「牟大海，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丁志中接口問道：「洪老弟，赤城山莊莊主是甚麼人？他又爲甚麼要以本門表記，栽贓嫁禍？」

洪立苦笑了一下道：「赤城莊主複姓公孫，單名一個泉字，是西北地區坐地分贓的綠林總瓢把子，現在，却已成爲權貴官宦魏忠賢的乾兒子……」

「哦……」

「他要栽贓嫁禍給貴門，可以分兩方面來說，其一由於貴門接連挑了他好幾處很重要的分舵，使他必欲將貴門消滅才甘心，但由於貴門武功太高，而且又沒有固定落脚處……」

「所以，才想出這個惡毒主意，將我們引到京師來，以便下手？」

「對了，而且，將你們引到京師來，還有另一個方便之處。」

「哪一個方便之處？」

「是的，他們可以利用官府的勢力，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也是他們栽贓誣陷的第二個原因。」

「官府接受他們的擺佈嗎？」

「爲甚麼不會？魏忠賢現在氣焰萬丈，連皇帝都得受他的擺佈，何況爲了要給乾兒子撐腰，文武百官，誰敢說一個『不』字？」

走在他們後面的年大人，忽然怒叫一聲：「小狗胡說！」

丁志中連忙接口說道：「年大人，請莫打岔，是非曲直，到了鎭司，自有分曉。」

一頓話鋒，又向洪立問道：「洪老弟，根據傳說，以往的赤城山莊，武功並不怎麼出色，勢力也僅限於西北地區，是嗎？」

「不錯。」

「現在，怎會武功那麼高明，而勢力也擴充到全國各地了？」

「簡單一點說，那是由於在十年前獲得一本罕見的武功秘笈，再加上了魏忠賢的鼎力支持。」

「哦！」丁志中忽然改變了話題，道：「洪老弟，咱們馬上就要進入鎭撫司衙門了，你怕不怕？」

洪立咧嘴一笑道：「跟上丁大哥、白姊姊一起，我甚麼都不怕。」

丁志中抬手拍了一下洪立的肩膊，點頭笑道：「好！你有種！」

* * *

由於丁志中一等人的武功太高，又未解除武裝，因此，進入鎭撫司衙門之後，那位年大人也不敢難爲他們，僅僅以軟禁的方式，要他們在客房中等候傳見。

這一等，足足等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在年大人的前導之下，進入了大廳。

大廳上，赫然是三堂會審的架式。

正中高坐正堂的是一位中年太監，他就是魏忠賢的死黨，東廠主持人谷公公。

左邊是鎭撫司魚仲。

右邊是九城兵馬司賈珍。

堂下兩旁，雁翅般排列着兩行勁裝武士，一邊二十四個，顯然都是東廠和錦衣衛所網羅的江湖高手。

依體制，鎭撫司是東廠與錦衣衛的上司，理應由魚仲主審才對，但由於谷公公是魏忠賢的親信，所以不顧體制而由谷公公主審，由這一點看來，也不難想像魏忠賢的氣焰之盛是如何了。

丁志中一看之下，心中暗忖着：「怪不得等了將近一個時辰的時間，原來是爲了要調集這麼多的人手……」

心念電轉間，只聽得魚仲大喝一聲：「大膽淫賊，還不跪下！」

丁志中淡淡地一笑道：「馬馬虎虎，就暫時這麼站一會兒吧……」

魚仲一拍驚堂木，怒聲喝道：「大膽淫賊，居然藐視法堂，武士們，給本司拿下！」

一聲暴喏，兩邊各自走出三個武士，以二對一之勢，將丁志中等三人包圍，其中一個領班的，向丁志中沉聲說道：「丁志中，我知道你們三個，武功都很高明……」

「廢話！」

「但我要提醒你，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目前，除了堂上四十八位武士之外，後堂還有四十八位的後備隊，衙外並有五百名弓箭手，和一千名鐵騎隊，所以，你們三個，縱然武功通天，也插翅難飛。」

「那麼，依閣下之見？」

丁志中的反問聲中，一縷簫聲也同時從遠處傳來。

這次的簫聲，跟以往所傳說的有點不同，充滿了陽剛之氣，完全是一片鐵馬金戈，有如千軍萬馬，衝鋒陷陣的殺伐之聲，聞之令人心驚肉跳，六神不安。

那領班臉色不禁一變，顫聲驚呼道：「斷腸簫……」

丁志中笑問道：「答我所問呀！閣下！」

那個領班整個身軀都開始發抖，怎能答得出話來呢？

不——不只是那個領班全身在抖，四十八個武士，包括那位年大人在內，都一齊在發抖哩！

唯一例外的，是高坐堂上的三位大官，和牟大海、古如山兩人。

古如山並冷冷地說道：「斷腸簫沒甚麼了不起，丁志中，目前你們只有放下兵刃，跪下來接受公平審判這一條路可走。」

丁志中冷笑道：「抱歉，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古如山冷笑道：「那是條死路……」

簫聲戛然而止，石小玉忽然由天井中飄落在當場。嬌聲喝道：「師哥，我們要爭取時間。」

丁志中笑道：「師妹之意是……」

石小玉道：「先向三位糊塗官大人說明眞相。」

「遵命。」丁志中向堂上朗聲道：「三位大人都看清楚了，你們的武士，都已暫時成了廢人，如果我們是壞人，要殺你們，可說是易如反掌，但我們並未輕易殺人，僅由這一點，就足以証明我們不是壞人了。」

高坐堂中的三位大人，雖然並未因簫聲而發抖，但他們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

經過這一片刻的緩衝工夫之後，谷公公首先恢復常態，冷笑一聲道：「本宮不信邪，江湖傳言，斷腸簫如何厲害，本宮方才也聽到了，却一點沒有受影响。」

丁志中含笑說道：「谷公公，我師妹的簫聲，能擇人傳送，方才，她無意傷害三位大人……」

「那麼，他們二位呢？」谷公公抬手向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一指道：「據本宮所知，他們二位的功力，並不比本宮高明，但他們二人方才也沒有受到簫聲的影响。」

這是實情，也是丁志中，石小玉二人暗中不解而爲之納悶的疑問。

因此，這一問，可將丁志中問住了。

就當丁志中爲之一怔之間，洪立却向他笑道：「丁大哥，我知道。」

丁志中「啊」的一聲道：「說說看。」

洪立接着說道：「他們事前已準備好一副專門應付簫聲的耳塞……」

古如山截口厲聲叱道：「小雜種，你知道的秘密可不少，當也知道本門處置叛徒的手段！」

「當然知道，那是世間最殘酷的手段，先活剝人皮，再凌遲處死。」

「知道了還敢吃裡扒外？」

「因爲我算準你們奈何不了我，而且，追根究底，也是你們逼得我不得不鋌而走險。」

丁志中擺擺手，制止洪立說下去，口中却向谷太監笑問道：「谷公公，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不必了。」谷太監冷然的接道：「現在，本宮問你，你口口聲聲說你們是好人，既是好人，爲何在京師重地，作下這麼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丁志中沉聲說道：「那些血案，都是赤城山莊的人栽贓嫁禍，谷公公何不先問問牟大海、古如山二人……」

「不必，本宮深信他們不是那種人。」

「只因他們二人是公孫泉的徒弟，而公孫泉又是魏忠賢的乾兒子，是嗎？」

「大膽狂徒，你以爲本宮治不了你嗎？」

「鋼刀雖利，不斷無罪之人，本俠行得正，坐得穩，誰能治得了我？」

「混賬，你想造反！」谷太監一拍驚堂木，霍地站起來。

一旁的魚仲連忙含笑說道：「谷公公請息雷霆之怒，且待下官問問他。」

谷太監猛地坐了下來，怒聲道：「這般江湖亂民，簡直是無法無天！」

丁志中披唇一哂道：「眞正無法無天的，是你們這般欺君罔上、欺壓善良的奸黨。」

谷太監氣得渾身發抖，一時之間，却是說不出話來。

魚仲沉聲說道：「丁志中，公堂之上，說話可得有分寸！」

「本俠說的都是實情。」丁志中侃侃而說：「魚大人，我提醒你，眞正想作反的，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公孫泉。」

「有何爲證？」

「他勾結官府，在全國各地，設置分舵，積極招兵買馬，本俠的恩師，也就是江湖中人所稱的斷腸簫，她老人家於將近一年的時間中，接連挑掉了他的五處重要分舵，所以他視本門爲他造反的最大障礙，必欲除之而後快，才不惜以卑鄙的栽贓陰謀手段，嫁禍本門，想利用官府力量，達到淸除本門的目的。」

「這是你自編的理由，不能視爲證據，而且，如果眞有此事，爲何各地官府，未曾申報朝廷？」

「各地分疆大吏，大都是魏忠賢的乾兒子黨羽，官官相衞，他們怎會向朝廷申報，即使有少數大官，照實申報，也被一手遮天的魏忠賢所壓下來，連皇上都不知道，你魚大人又何從得知呢？」

丁志中話鋒一頓，又冷笑着接道：「再說，即使你魚大人知道實情，可有膽量揭發嗎？」

魚仲一拍驚堂木，沉聲道：「放肆！」

丁志中笑了笑道：「魚大人，別說是你，即使在當今皇上面前，我也是這個說法。」

「你也配見皇上嗎？」

丁志中肅容亮出尙方寶劍，雙手高捧着，沉聲問道：「這是太祖皇帝賜給本門祖師的鎭山之寶，諸位大人認得出來嗎？」

堂上的三位官大人臉色一變之間，丁志中已納劍入鞘，目注魚仲笑問道：「魚大人，憑這支尙方寶劍，配不配見當今皇上？」

「這個……」

「即使不憑這支尙方寶劍，我也敢獨闖禁宮，面見皇上，問問他是魏忠賢重要，還是大明江山重要？」

魚仲強忍着心中驚駭，徐徐地說道：「丁志中，別的暫時不談，方才你說的公孫泉企圖造反的事，必須提出證據來……」

一直靜靜聽着的石小玉插口說道：「師哥，該說的都已經說明，咱們該走了。」

「好的。」丁志中向魚仲笑了笑道：「魚大人，我們要告辭了。」

這情形，對堂上的三位官大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

因爲，他們滿以爲萬無一失的準備，都已形同虛設。

在石小玉的一曲簫聲之下，堂內的四十八名高手，已暫時成了廢人。

至於佈置在外面的弓箭手和鐵騎隊，也顯然形同虛設。方才，石小玉如入無人之境，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他們心中自然是想將這幾個年輕人留下來，但他們三人中，只有一個谷太監有着一身高明的武功，但能留得下這些人嗎？

而且，他們心中也明白，這幾個年輕人，實在都是好人。

再說，丁志中手中還擁有開國皇帝所賜的尙方寶劍，他們雖然與魏忠賢朋比爲奸，却還不敢公然造反，眞要鬧到皇上面前，那會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要留下他們，沒有力量。

讓他們這麼一走了之，面子上又過不去。

就在他們面面相覷，一臉苦笑之間，石小玉已嬌聲說道：「師哥，咱們走吧！」

一聲「走」，四個人立即揚長而去，洪立並扭頭笑道：「兩位師兄好好安排後事呀！」

牟大海、古如山兩人儘管氣在心中，却也只能跟坐在堂上的三位官大人一樣，眼睜睜地望着這四個年輕人安詳地離去。

＊　＊　＊

以谷太監爲首的羣奸們，並沒有輕易放過這四位年輕人。

當丁志中等人回到了天橋的客棧中，剛剛用完晚餐時，整個八方客棧已被大批的大內高手和官兵所包圍了。

指揮這次行動的，仍然是鎭撫司魚仲、九城兵馬司賈珍、東廠的頭兒谷太監。

當他們自認一切部署完成之後，才由魚仲派人叫丁志中答話。

這場面，陡然使得附近居民，尤其是住在八方客棧的行旅們，有如末日降臨似的深深感到不安。

但當事人的丁志中等四人，不，事實上，目前祇有丁志中、白鳳儀和洪立等三人在客棧中，石小玉早就在對方開始部署包圍行動時，獨自溜了出去，丁志中等三人却相反地，顯得無比的鎭定。

丁志中卓立大門口，向那傳話的官差冷然問道：「甚麼事？」

那官差耀武揚威地道：「咱們魚大人傳你來問話。」

「哦！」丁志中早就看到了魚仲、賈珍、谷太監三人站在客棧外約莫二丈處，周圍擁簇着數十名大內高手，但他故意裝作不會見到，冷冷地答道：「叫他們到這裡來！」

丁志中可以裝糊塗，但魚仲却不能裝糊塗，只好揚聲道：「丁志中，咱們就在這裡談談也好。」

丁志中道：「魚大人，咱們之間，該說的都已經說明白了，還有甚麼好問的？」

「現在情況不同。」

「怎麼不同法？」

「你何妨向四周圍瞧瞧，目前，包圍你們的，除了大內高手、弓

箭手，和鐵騎隊之外，還有百多支火箭……」

「啊！這個……比方才在貴衙門時，可謂嚴密而可靠多了。」

「是呀！」魚仲得意地笑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歷史不會重演，而且，我們所有的人，也都配備了防止簫聲的耳塞。」

「魚大人眞不愧是朝廷棟樑之才，設想得可眞週到。」

「多謝誇獎！」

「看情形，魚大人是一定要我們束手就擒了？」

「對了，爲了你們自身的安全，也爲了避免傷及附近的平民，諸位最好自縛。」

丁志中臉色一沉道：「魚大人我看，你是熱昏了頭！」

魚仲臉色一變，道：「大膽狂民，膽敢戲弄本司！」

「戲耍你？你太過抬舉自己啦！」丁志中冷哼了一聲：「魚仲，我尊重朝廷體制，才尊你一聲魚大人，按你目前的行徑來說，我該罵你一聲糊塗虫，大混蛋！」

衆目睽睽之下，像這種疾言厲色，叫這位不可一世的官大人如何受得了。

因此魚仲勃然大怒之下，厲聲喝道：「大膽叛逆，眞的活得不耐煩了！」

「活膩了的，是你們這三個大混蛋！」

「丁志中，本司限定你，在由一數到二十的時間之內，束手就擒，否則……」

「否則怎麼樣……」

「只要本司一聲令下，你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也包括客棧內和附近的無辜百姓？」

「本司顧不得那麼多！」

丁志中眉一揚，沉聲喝道：「魚仲，你聽着，眞要到那種地步，首先人頭落地的，必然是你自己！」

「本司不信邪！」魚仲沉喝了一聲：「李得功，開始計數。」

「是！」站在他身旁的一個勁裝大漢，立即不徐不疾地開始報數。

「一……　二……　三……　四……五……」

現場中的氣氛也一下子變得無比的緊張，緊張得令人有窒息之感。

丁志中顯得無比的鎭定，只見他淡淡地一笑道：「師妹，給點顏色讓這三個老混蛋看看吧！」

「好的。」夜空中傳出石小玉的嬌笑聲道：「師哥，那個谷太監可沒有鬍子哩！」

「沒有鬍子，有鼻子，也有耳朶。」

「對！只是鼻子太髒，割耳朶好了……」

石小玉的語聲嬌甜淸脆，悅耳至極，却是不知來自何方。

乍聽之下，好像就在你的耳邊說話。

但仔細一聽，又好像來自四方八面。

現場中有不少大行家，他們都知道，這是傳音功夫極難練的「六合傳音」功夫。

石小玉年紀輕輕，竟已具有此等功力，因此，首先臉色大變的，就是大行家谷太監。

這時，現場中靜得落針可聞。

只有李得功仍然在不疾不徐地數着：「八……九……十……」

祇聽石小玉的語音嬌笑道：「三個老混蛋當眞要小心哩！」

隨着這話聲，由七八丈高的屋頂上，騰起一道精虹，有如長虹經天似地，一閃而前，向谷太監等三人站立之處疾射而下。

死一樣的寂靜中，有人發出一聲驚呼：「馭劍術……」

是的，這就是劍術中的最高境界——馭劍術了。

驚呼聲還在夜空中迴蕩，那道精虹却已一閃而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這剎那之間，一切都靜止了，連那奉命報數的李得功也張口結舌，忘記了報數。

石小玉忽然從地底冒出來似的，出現在丁志中身邊，嬌聲笑道：「師哥，你看，魚仲、賈珍二人，是不是比較年輕了一點了？」

原來方才那道精虹一閃，魚仲和賈珍二人的垂胸長鬚，已蕩然無存。

谷太監是太監，沒鬍子可割，但一隻右耳業已不翼而飛。

經過石小玉一提醒，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他們三人投射過去。

當然，這三個當事人在羞憤交迸之下，都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起來，却又發作不得。

不！不是發作不出來，而是不敢發作。

因爲，他們已嚇破了苦膽。

丁志中含笑道：「總而言之一句話，他們還是三個老混蛋。」

石小玉向丁志中耳邊低語了幾句，丁志中點點頭，向魚仲三人沉聲說道：「三位大人，這叫做割鬚代首，谷太監無鬚可割，只好以耳代鬚，三位懂嗎？」

「……」

「以你們三個混蛋的行爲而論，本俠本該請出太祖皇帝的尚方寶劍，代天行誅，但我不願多管皇家的事，只好從輕發落。」

「……」三位官大人仍然沒吭聲。

「三位大人，鬍子割掉，可以

再留起來，沒了耳朶，也無傷大雅，可是，如果吃飯的傢伙掉了，可不是好玩的……」

羞憤再加上割耳之疼，使得谷太監痛定思痛，忍無可忍地怒叱道：「狂徒，你敢汚辱朝廷命官？」

丁志中笑道：「谷太監，你別窮吼，儘管你跟魏忠賢狼狽爲奸，使得滿朝文武都怕你，要是惹得我改變了主意時，我馬上就宰了你。」

「……」谷太監似乎是被唬住了，儘管氣得全身發抖，却不敢吭氣。

丁志中又大聲說道：「本俠再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那自以爲威力無窮的百多支火箭，那批火箭手，方才已被我二位師妹點了穴道，一個時辰之後，他們會自行恢復活動。」

「……」三位官大人面面相覷，仍然沒有人接腔。

「你們三個聽好了，本俠有重要事件交代，要不要我請出尚方寶劍？」

請出尚方寶劍，他們就非得下跪不可。

因此，魚仲搶先接道：「不必了……」

一直不曾開口的賈珍也同時說道：「不用了，丁壯士有話，請儘管吩咐。」

丁志中目注賈珍，正容說道：「如果我的觀察不錯，三位之中，還是你賈大人比較有人情味，所以，我將此千斤重擔交托與你。」

賈珍身軀一顫，口中却沉聲道：「下官敬候吩咐。」

丁志中沉思着說道：「方才我已說過，眞正企圖造反的，是公孫泉。」

「是的，下官記得。」

「本俠恩師和本門有關人等，早在一年之前，已在暗中從事消弭這一場叛亂工作。我們是江湖人，所以不惜冒險犯難，從事此一艱巨工作，爲的是避免黎民百姓陷於兵災，並不是爲求任何功勞，同時也不容許奸惡之徒，在暗中故意誣陷。」

「這情形，下官理會得。」

「你能懂得就好了，現在，我問你，牟大海、古如山二人是公孫泉的徒弟，知道嗎？」

「現在已經知道。」

「最近三個月以來，在京畿發生的一連串血案，也全是那兩個人所爲，你相信嗎？」

「下官相信。」

「那麼，從現在起，你們三個中，誰要是再跟牟大海、古如山等人來往，本俠就先行砍下他的狗頭。」

賈珍身軀一抖，道：「下官不敢！」

「諒你也不敢，」丁志中沉聲說道：「你賈大人的官位並不大過他們兩個，但你職司維護京畿治安，並掌握着兵權，同時，也是一連串血案中的被害人之一，所以，才決定將這千斤重擔交付給你，希望你好自爲之。」

「多謝少俠！」

「記着，有關公孫泉這一案，三五天之內，當有決定性的發展，京城實施事事管制，本俠憑着尚方寶劍，代表當今皇上傳旨，在這五天之內，由你賈大人全權處理，誰敢不受節制，就砍下他的狗頭！」

賈珍苦笑道：「少俠，這等大事，理當先行奏明皇上。」

「我知道，此間事了之後，我馬上陪你進宮面聖。」

「少俠能同下官一同面聖，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賈珍愁眉盡消，呈現一片興奮。

丁志中目光移往谷太監、魚仲二人，沉聲說道：「如果認眞追究，你們兩個是罪該萬死！」

魚仲哭喪着臉道：「請少俠特別原情。」

丁志中道：「我不是朝廷官員，無所謂原情不原情，我只要求你們兩人，不要再節外生枝，並協助賈大人，好好維護京城治安，也算是將功贖罪。」

魚仲又搶先說道：「這個，下官一定全力以赴……」

丁志中向谷太監問道：「你呢？」

谷太監只好苦笑道：「本官也必定遵命照辦是也。」

丁志中冷笑道：「不怕你不遵命！」

一頓話鋒，又沉聲說道：「谷太監你聽住，寄語魏忠賢，不許再玩甚麼花樣！否則，本俠當以尚方寶劍，先行砍下他的狗頭……」

白鳳儀忍不住「噗嗤」一聲嬌笑道：「師哥，你對於砍狗頭，好像是特別有興趣！」

「砍狗頭」似乎成了丁志中的口頭禪，經白鳳儀這一提及，他自己也禁不住的笑了。

但一笑之後，臉色又一沉道：「谷太監，你聽到了沒有？」

谷太監苦笑道：「本宮聽到了。」

丁志中揮揮手，語氣略爲平和：「好了，各位大人請回駕。」

以谷太監爲首的一行人，算得上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但丁志中的心情却並不開朗。

只見他目送那大隊人馬離去的背影，劍眉深鎖，半晌沒有作聲。

一旁的石小玉悄聲問道：「師哥，你在想甚麼呀？」

「事情還很棘手。」丁志中苦笑

了一下，才反問道：「師妹，師傅是否有令諭傳來？」

「沒有啊。」

「奇怪。」

「有甚麼奇怪的，娘不是說過了嗎？這兒的一切，由你全權處理，沒有特別事故，她老人家當然不會再作甚麼指示。」

在目前丁志中、白鳳儀、石小玉三人中，論功力，自然是石小玉最高，但她的年紀太輕，缺乏江湖經驗，所以，湯紫烟於臨行之前，却指定功力較次的丁志中爲發號施令統帥。

「話是不錯。」丁志中沉思着道：「但妳也該明白，在這一兩天之內，她老人家是該有指示傳下來的。」

石小玉連連點首道：「對，對，也許娘已經有令諭來了，走，我們快回去看看。」

丁志中却將洪立招近身前，低聲吩咐了幾句，只見洪立連聲應着疾奔而去。

丁志中也偕同白鳳儀、石小玉二人奔向郊外。

他們的聯絡處，是在郊外一座尼姑庵，庵主靜塵，是一位不識武功的中年尼姑，也是斷腸簫湯紫烟的好友知交。

當三位年輕人回到庵中時，靜塵師太含笑告訴他們，湯紫烟飛鴿傳書，剛剛傳到。

湯紫烟信中寫些甚麼，沒法知道，但三個年輕人傳閱之後，石小玉却立即說道：「師哥，師姊，我們是否馬上就走？」

丁志中道：「不！明天再走，今晚我們還有任務。」

「任務？還有甚麼任務？」

「這兒事情，還沒完成，而且，師傅信上的令諭，也還得向官家交涉。」

「對！那麼，我陪你去。」

「好的。」丁志中扭頭向白鳳儀道：「鳳儀，妳趁機歇一歇，不必去了。」

白鳳儀道：「你們小心一點。」

丁志中笑道：「有小師妹護駕，請儘管放心……」

（未完・一）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綠野俠踪

上文提要：蕭丹因怕封雷及封十三娘的乾坤大挪移於無形無影中無處不在，便先易容蒙蔽了香姑得以脫身，奔到街上對面已來了騎驢的封十三娘，人羣中蕭丹飛速搶走一個漢子背上包袱，並將之塞在驢上封十三娘的懷中，那漢子又糾纏封十三娘要討回包袱。一計不成，又唆使一小童送紙條給封十三娘，乘她不備，錐刺神驢，搞得一片混亂……

古廟捉鬼巧相遇　人生難得一知己

蕭丹却早已溜出了城，拍拍手，樂得心花兒朵朵開，想到封十三娘知是髒小子移贓嫁禍整蠱了，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想當然，氣不是，惱也不是，也許又氣惱，必然回身找來，啊呀！滿城都是丹丘生，竟是無處不在，却又沒一個是眞正的，必氣得封十三娘直吹鬍子。

不用眼見，想着也夠她樂得嘴兒也合不攏來了，還有，那賊小子封雷，必然放下這個，又揪住另一個，封十三娘既已知道她扮成了髒小子，那賊小子豈有不知的。嘿嘿嘿！

樂得她眉開眼笑，再不怕封十三娘截住去路，啐了一口，因爲她又想到封雷那乾坤大挪移，邪得出奇，不過她再也不怕了，不怕那賊小子會陰魂不散。那麼，爲什麼她要忙着趕路，趕去和香姑相會，她對這母子二人，已知道得更多了，不知道的，僅是眞不信人世間有劍仙，那香姑天眞無邪，不怕不哄得她說出來。

走着走着，那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她知前面是古城鄭州府。不行，會馭風馭劍的封十三娘和那賊小子，發覺上了當，會不會追趕前來？

還是不入鄭州府爲妙，在路邊小店買了兩個饅頭，趁天色未黑，得找個落腳之處。

邪門，連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可挪移，見過鬼，如何不怕黑，封十三娘和賊小子一旦知道上了當，會不會追來，現下不會，稍後會不會追來？不行，得找個任什麼也不會找到的地方。

那自是萬萬想不到的地方，有了，不入城，不落店，且找個民家，最好是鄉下人家。

夜幕初降，還可看到山坳裡，隱隱有房屋，祇道是民家，那知到達時，空空的，原來是個廢棄的無人居住的廟宇。

竟然有山有林，山那邊，還有一灣流水，奇怪，四外有人家，已近着鄭州府，一路行來，多見黃土地，眞個是，風景這邊獨好，廟宇不破敗，怎倒沒和尚居住？

蕭丹轉了一轉，祇見蛛網密佈，塵埃厚積，顯已廢棄有年了。

心下不免有些狐疑，轉到廟前來，雖已近黃昏，眞個是夕陽無限好。

驀見牆邊轉出個老漢來，見蕭丹從廟中走出，竟愕然有驚容，退了一步。

蕭丹也一怔，摸了摸臉兒，向自己身上瞧了瞧。

「喂！」蕭丹說：「我又不是鬼怪，老爺爺，你怕什麼？」

那老漢背着一捆枯枝，原來是撿柴的。吁了一口氣，說：「小哥

兒，你怎麼從廟中出來？是了，聽口音，你是外來的。」

「正是，」蕭丹說：「不遠千里而來，老爺爺，好好一座廟，怎麼沒人居住？」

聽她叫得甜，雖然髒兮兮，倒還蠻清秀的，討人歡喜，老漢道：「那就不怪了，這廟鬧鬼，而且好猛鬼，連和尚也嚇跑了，太陽一落山，就沒人敢走近了。」

蕭丹可揚起眉兒來了，說：「老爺爺，但你不怕呀？」

「我這不是趕着回去了，正因鬼好猛，白天也無人敢走到這裡來，林子也茂，是以多柴薪，太陽就快落山了，小哥兒，你倒是快些兒走。」

「多謝老爺爺，」蕭丹說：「我不過路過，閒逛逛，這就走了。」

目送那老漢去了，從小兒就膽大包天，不信邪的蕭丹，不但揚了眉，連眼睛也亮了。好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之曰鬼，倒要揪一個鬼來瞧瞧，寂兮寥兮，天地之根，衆妙之門，眞有鬼兮？

道隱無名，那自不是旁門左道，豈會信那邪說異端，但聽得多了，言之鑿鑿，就像這老爺爺一樣，妙極，倒要揪個鬼來瞧瞧。

妙極，就是這裡了，再妙不過，任那封十三娘鬼沒神出，任那賊小子再邪門，也萬萬想不到她在這鬼廟落脚。

再又進得廟來，把前後左右，都瞧得清楚了，小心駛得萬年船，把每一個可以藏身，可以隱身之處，都瞧得清清楚楚。

嘿！即使那邪小子、賊小子，會什麼乾坤大挪移，無名山莊武學淵深，教他們也瞧瞧她蕭丹的厲害。

這蕭丹就不僅是氣傲心高，不服氣，好奇之心更盛，不信鬼，更不信人世之間，眞有劍仙。又豈僅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惜，那香姑雖然天眞無邪，馭風而尚不能馭劍，解不開她這謎團。

妙極了，不但封十三娘陰魂不散，神出鬼沒不說，那該死的賊小子、邪小子！更無處不在，打從開封府到中牟縣，這又到了鄭州，嘿嘿！眞是再妙不過了，她眞不信邪。

想着想着，不禁又啐了一口，而且咬緊了牙兒，她是不願想的，那邪小子的邪眼兒偏會浮現在她眼前，那一次，明明是香姑呀，那知，她摟住親嘴兒的，竟會是那賊小子。

非要把他的邪眼兒挖出來不可。可不是，賊小子不但偷去了鏢銀，而且……莫非連她的心兒也偷去了，若不然，怎會念念不忘？錯眼間，那一幕，便浮現眼前。

浮現眼前，她就心慌慌，臉兒就發起熱來。

就像現在一樣，外面太陽才落山，廟裡却已黑暗處處，影綽綽，邪小子的邪眼兒，就無處不在。

當眞，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想揪鬼？還是想揪那邪小子？是逃避？還是在等待那賊小子？

趁天色還未黑盡，還看得見，她得打掃出一個地方來，那神案帷幕仍然完好，躲在下面，既可眼觀三面，又可耳聽八方。

那知她才坐下來，不過想閉上眼，養養神而已，那眼兒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來了，她是太倦了。

夜幕低垂，夜風在樹梢歌唱，讓廟後爬上來的月兒，和那眨眼的星辰，靜悄悄地走牠們的道兒，她太倦了，睡了。

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奇怪，夜不涼，反倒暖暖的？黑暗的殿堂中，竟然有了幽光？

醒了，更清醒了，蕭丹的眼兒也睜大了，原來月已偏了西，月光雖照不進殿中來，却爬上了殿前的台階，也把幽光透進了殿堂中來。

身上暖暖的，但一股寒氣，却從心上升起，暗角裡，有白影一晃！

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霍地坐起身來，身上竟有甚麼滑落！

不怪夜寒涼，她竟暖暖的了，原來身上蓋着甚麼，黑暗之中，看不見，伸手一摸，原來是摺疊起來的布幕，神龕上原掛着布帷的，這必是了，不知怎麼，何時落了下來，覆蓋在她身上！

不，跌落下來的帷幕，怎會摺疊起來，又怎會整齊地覆蓋在她身上？

一時間，毛骨悚然，鬼！莫非眞有鬼！

眞是膽大包天，毛骨悚然，不過是一時之間而已，她不是要捉鬼麼，倒怕鬼不成。

再說，眞有鬼，眞是鬼把布帷覆蓋在她身上，那也是怕她招了涼，是鬼，也是一個好心鬼，不害人，至少是不害她的鬼。

那她爲什麼倒怕了，輕輕的揭開布帷，悄悄地從神台下溜了出來。

那麼，適才所見的那白影一晃，莫非便是鬼？

凝神一看，那白影又出現了，不是晃，而是移動起來，從暗角之中，向門口移動。

月影把幽光透射進來，那近殿門口，自是光亮些，可不是人影，不，是鬼影，白影飄浮，不過略具人影而已。

蕭丹非但不怕，倒反而興奮起來，那麼，眞有鬼了，爲什麼她害

怕一個不害人的好心的鬼。

且慢，那白影由散而聚，眞和傳說中一樣，殘魂散魄，凝聚而成人形，她若跳出去，豈不又魄散魂飛，又無影無踪。

眞是膽大包天，她非但不怕，倒怕那凝聚的魂魄被她嚇散了。

有了，且不長身，一掠到了牆根，糟了，因爲她貼着牆，長身起來，那鬼影已踪跡不見。

遊魂殘魄，那自蕩蕩飄飄，莫非飄進來了？

眼見那白影凝聚，她倒一點兒也不怕，那魄散魂飛，已不見了鬼影，她反倒心下涼了起來，會不會……會不會來到她身後！

祇不過心中一動而已，膽大包天的蕭丹，竟會毛骨悚然起來。

移形換位，霍地一轉身，啊呀！

啊呀！那鬼影可不是在她後面，可不是……那白影竟像也嚇了一跳，不是跳，是飄退了一步。

那麼，是這鬼魂也怕了她了，她的膽兒倒反而壯了起來，也看得明白了，原來飄浮的，是一身白衣，白衣的衣袂飄飄。

若眞是鬼魂，若眞怕了她，怎又不化爲遊魂殘魄？

「你！是人，還是鬼？」

「你！是人，還是鬼？」

那白影也在說，竟和她異口同聲。

那麼，是人，不是鬼了，不過是個白衣人。

蕭丹呵呵大笑，但她的笑聲凝結了，怎麼笑聲朗朗，不是她自己的笑聲？

敢情又是異口同聲，那白衣人也在朗朗大笑。

「你笑什麼？」

「你又笑什麼？」

異口同聲，又是異口同聲。

「呔！」蕭丹一瞪眼，說：「你爲什麼學我說話？」

那白衣人又朗朗一聲笑，說：「我正要問你，你爲什麼學我說話？」

敢情誰也沒有學誰說話，偏會異口同聲，蕭丹忍不住，一聲噗嗤，更哈哈大笑起來，眞似大珠小珠落玉盤。

可不是那白衣人也笑彎了腰，不過其聲朗朗。

蕭丹直起了腰兒來，說：「那麼，你是人了？」

「那麼你……不是鬼了！」

若不是話到口，即時改了口，這白衣人又何異口同聲，兩人本來已止了的笑聲，登時又爆發出一陣呵呵哈哈。

蕭丹笑着笑着，疑心倒生了，止了笑，說：「喂！不准笑！」

那白衣人一怔，也止住了笑，唯其殿中祇有幽光，那白衣人的烱烱目光，更似朗星，說：「你這小兄弟，不講理，你笑得，幹嗎我不能笑？」

蕭丹走近了半步，把白衣人仔細打量又打量，她背對着門口，人家倒看清她是個小兄弟，她不用凝神，也已可看清楚了，白衣人原來是個弱冠的少年。

其實，其聲朗朗，不用看，聽聲音，也可聽得出來。

原來，月更西斜，月光爬上了門檻，殿中也更明亮了些。

蕭丹一揚眉兒，說：「因爲，我有話問你。」

「正是，」白衣少年說：「我也有話要問你，你怎麼跑到這廟兒來？」

可不也正是蕭丹要問他的，蕭丹差點兒又要笑出聲來了，不過，祇是瞪大了眼兒，這不奇怪了，她和這少年，眞像是心有靈犀，心意相通，她要問的話，白衣少年竟替她說了出來！

「我也正要問你，問你的正是……正是這話。」

「好吧，」白衣少年說：「要不你先說，或是我先說。」

好主意，蕭丹道：「免得咱們又異口同聲，好吧，你先說。」

「就是這麼回事，捉鬼呀！」

「捉鬼呀！」

蕭丹大叫一聲！

「鬼！」白衣少年也大叫一聲：「鬼在那裡？」

蕭丹見少年旋身，滑步，嘿！竟也有一身功夫，更是大樂，笑得連嘴兒也合不攏來，差點兒連氣也喘不過來，好容易才直得起腰兒來，說：「怎會有這麼巧的，我來捉鬼，那知，你也是來捉鬼的。祇道異口，同聲，是巧了，那知，哎呀！咱們心意也相通。」

蕭丹眞是喜得心花怒放，眞是有生以來，也從沒這般大樂過，尤其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白衣少年那麼一旋身，這麼一滑步，已知他不僅有一身功夫，而且，好功夫，異口竟同聲，心兒意兒竟是如此相通，簡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如何不喜極大樂，那還像是初相見，乍相識，簡直……

爲什麼忽然啐了一口，她怎麼想到有緣千里來相會，怎會想到緣，她是個姑娘呀！

幸好，她自己知道，人家可不知她是姑娘。

那白衣少年可不是毫不覺察，也喜極，喜極忘了形，向她伸出手來。

可不眞是心意相通麼，那白衣少年祇不過伸出手來，祇不過立掌而已，她也知道人家想什麼。

霍的上了半步，啪的一聲，掌

對掌，拍了一下，那麼自然而然，對了一掌。

其實，那少年伸出手來的刹那間，也幾乎是同時，她不也伸出手去。

祇不過兩掌相擊，那白衣少年却不是跨上半步，而是大大地跨上了一步，兩掌一錯，圈臂就把她抱滿懷，樂得又蹦又跳。

她是怎麼啦，若是閃躲，豈有閃躲不開的，那知她竟也把少年反手摟抱，祇不過蹦跳得兩下，才想起自己是女兒身，不自覺把少年一推。

啊呀！那少年冷不防，被她一推，撞在牆上，有牆擋住了，這才沒摔下地去。

那少年怎麼……好半晌，才直得起腰兒來。

蕭丹才鬆了一口氣，原來少年樂得直不起腰來，好半晌，才把笑聲止住了。

且慢，倒休露了馬脚，少年已喘過氣來了，道：「小兄弟，那麼，你也好膽色，也和我一樣了，聽說這裡好猛鬼，我偏不信，我走南闖北，什麼沒見過，就是沒見過鬼……」

「鬼神之說本無稽，壓根兒我就不信。」

「我也不信。」少年說：「但人家言之鑿鑿。」

「說不定，」蕭丹忽然眼珠子一轉，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不能因無知、不知，便否定有鬼神的存在，人家既然言之鑿鑿，也許，眞有，也說不定，也許……」

那白衣少年退無可退，背已貼在牆上，一雙眼兒漸漸睜大了。因爲蕭丹話聲未落，瞧不見，脚下一錯步，移形換影，加上殿中祇有幽光，看來便成了飄浮的人影。

「也許，」蕭丹繼續說道：「若我就是鬼呢？你怕不怕！」

白衣少年的一雙眼兒越睜越大，可知害怕，蕭丹更是得意。那知她心下一得意，脚下那麼慢得一慢，啊呀！眼前一黑，萬不料那少年竟向她撲來，而且一旋身，從她身邊跳了開去。

誰不說蕭丹的本性難移，又想捉弄人家，那知，少年不上她的當，假裝瞪大了眼，假裝害怕，竟快得倏合乍分，在她下巴上捏了一下。

呔！眼見少年向她撲來，慌忙閃身，那知少年實者虛之，一旋身，竟被人家在下巴上捏了一下，還……呔！還在她臉蛋兒上摸了一下，那少年早跳了開去，嘻嘻笑說：「你知道鬼沒下巴麼，啊呀！小兄弟，不料你的臉兒這麼嫩，不僅滑膩如凝脂，而且……溫香如軟玉。」

呔！蕭丹跳起來，但是脚未離地，雖然臊在心頭，恨在牙兒上，不不，男兒漢，不過玩笑罷了，若然害臊、羞惱，豈不露出馬脚來，豈不是承認自己不是男兒。

若不是她裝鬼作弄人家，人家豈會如此，何況，當然不是輕薄。

還好，那月兒更偏西了，已擱在廟牆上，殿堂仍然幽暗，人家看不見她臉紅。

其實，她也顧不得害臊，不僅怔住了，而且心下暗暗吃驚，不料這個少年，比她預料的，身手更了得！不由她橫跨一步，再又橫跨，說：「喂！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少年說：「不是和小兄弟一樣，聽說有鬼，跑來捉鬼的麼？」

不笑了，却喜孜孜，又道：「當眞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鬼沒捉到，却捉小兄弟你這個知己。人生得一知己，已是死而無憾了，何況心意相通！」

難道她不也這樣想麼，少年洒脫更豪放，眞和她天生一對兒，眞不明白，倒像不是乍相逢，初相見，而是已相識了多年的知己相遇。

遊戲江湖，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蕭丹，倒會忸怩麼，說：「我是問，你叫什麼名兒？」

「我姓……姓宇文，單名兒一個恬。小兄弟，你呢？知己相逢，你也該告訴我。」

蕭丹湊近了些，忍不住，噗嗤一笑，其實心下在遲疑，要不要告訴他眞名姓？

「你笑什麼？」少年說。

蕭丹把他瞧得更清楚了，笑道：「當眞名如其人，可不是你長得甜甜的。」

甜甜的，那是眞的，眞清秀極了，雖然目光烱烱，但鼻正口方，笑起來，眞甜甜的。

少年笑道：「你說錯了，是恬靜的恬，古時不是有個出征匈奴的大將，名叫蒙恬，我四海遨遊，五湖萍踪，恬淡無慾，飄然來去，有如野鶴閒雲，故爾以恬爲名。」

「原來如此，」蕭丹說：「複姓宇文，那隋朝時代，有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皆中原人氏，必是令先祖了。名臣名將，這麼說，你是世家望族了。」

「慚愧，」少年道：「那宇文成都、宇文化及，亂臣賊子，遺臭萬年，小兄弟，我是對知己而言，不敢隱瞞，對人，我祇自稱宇恬。」

蕭丹心想：「可知他忠義正直，亦是俠義道中人。」

心下喜悅，道：「好，我交了你這個朋友。」

「不，」那白衣少年竟正色道：「不是朋友……」

蕭丹倒怔住了，少年却一股正

經，說道：「咱們是心意相通的知己，有緣千里來相會的知己，我年長，你當然就是我的小兄弟。現在，小兄弟，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兒。」

這宇恬豪邁爽直，她蕭丹倒會輸給他麼，當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道：「小弟蕭丹。」

宇恬擺頭晃腦，拉長了聲音，道：「海蕭蕭兮，燕太子丹送別易水，白虹貫日而荊軻歌，眞箇是豪氣干雲。」

蕭丹也一揚眉兒，道：「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連殺他的元世祖，也讚他是眞男兒、好漢子。」

挺起了胸膛，拍了拍胸脯兒，姑娘扮小子，面對着面，生怕露出破綻來，尤其是在這目光烱烱的宇恬面前，不驚就假，不自覺，强調自己是眞男兒、好漢子，何況那元世祖殺了文天祥後，也不由不敬佩讚揚文天祥是眞男子，史有所書，乃是眞而又眞。

宇恬也讚道：「好名兒，小兄弟你豪情坦蕩，好一個留取丹心照汗青，連鬼也敢捉，可見赤膽，端的是赤膽丹心了，來來來……」

也眞個是心有靈犀，這白衣少年的宇恬伸手立掌，蕭丹可不也伸出掌來，又擊了一掌。

蕭丹道：「咱們雖然沒捉到鬼！」

「却捉到人生得一知己足已的知己。」

可不正是蕭丹要說，而沒說出的，又被這宇恬說出來了。

相視哈哈一笑，呔！蕭丹要縮手，可已來不及了，那宇恬一擊之下，五指箕張，倏地把蕭丹的手握在掌中了，那麼自然而然，知己好朋友，併肩携手，何其自然，那敢縮回手來。

蕭丹忽然心中一動，道：「我明白了，是你了……」

「小兄弟，你說什麼？」

「是你把那帷幕蓋在我身上的？」

宇恬點了點頭，說道：「地冷夜寒，你小兄弟怎會睡在地上啊……」

「神枱上。」

蕭丹不轉眼兒，却已轉了眼珠子，却想到夜黑，那神枱又有桌帷圍住，他怎知裡面有人？除非這宇恬先已在殿中，看見了她？

「神枱下，說眞的，小兄弟，你可眞把我嚇了一跳，若眞有鬼，不躲起來，那鬼如何敢現形？」

「於是……」蕭丹的眼兒睜大了，說：「你也鑽入那神枱下，你……你也……」

哎呀！莫非……和人家在神枱下，睡了一夜？何異同床共枕！

那臉兒眞像火燒一樣，手兒仍被宇恬握在掌中，偏又不敢縮回手。

那宇恬也哎呀一聲，說道：「看不見，我祇有伸手摸……」

蕭丹心下劇跳，霍地奪回手來，說：「你……摸……」

「看不見，祇能以手代目呀，眞嚇了一跳，但溫馨又滑膩如脂……」

呔！那自是摸她的臉兒，又摸她身上，豈不是被人家撫摸遍全身！

那宇恬倒怔了怔，說：「小兄弟，你又不是姑娘，又不是男女有別，你怎麼啦？」

那麼，全身都被他摸遍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害臊羞赧，眞是非同小可，祇覺腦裡轟然一脹，眼前發起黑來。

那還了得，那麼人家已知她是女兒身了，天哪！

拚命睜大了眼睛，總算又能看得見了，說甚麼也悄悄鬆了一口氣。

因爲這宇恬臉上，不見有絲毫笑意，亦不見有絲毫輕薄之態，倒面露誠懇。

祇聽他正容說道：「原來是個小兄弟，不是鬼，心想：不行，地冷夜寒，着了涼怎辦，於是……」

「你把神龕上的帷幕扯落下來，覆蓋在我身上。」

蕭丹的心兒像要跳出口腔，睜得大大的眼兒，更是瞬也不瞬，不放過這宇恬臉上的一絲表情。

若是，若是這宇恬已發現她是女兒身，若是……若是輕薄了她，必然瞞不過她的一雙銳利的眼睛。

但宇恬的臉上，她祇能看得出誠懇來。

點了點頭，宇恬道：「是呀，我把帷幕扯下來，再摺疊起來，蓋在你身上……」

「不也是……你身上。」

「那神枱下，那能睡得下兩個人，而且，我來捉鬼呀，怎會睡下？」

那麼……蕭丹睜大的眼兒，閉了起來，舒了一口氣，那提到口腔的心兒，也才落了下去。那麼，總算不是和他同床共枕。而且，這宇恬說得自然也坦然，那麼，眞不知道她是女兒身，但，且慢……

蕭丹又踱起步來，眼兒又睜大了，說：「你早知道殿中有我，我在殿中，你明明知道是我，不是鬼？」

那宇恬有些兒，祇見一瞬間的慌亂，但顯然迅速鎭定下來，可惜，即使蕭丹把眼睛睜得再大些，殿中太黑暗，亦看不出他的眼神來，因爲西斜的月兒，已落在牆下去了，祇不過黑得不是伸手不見五指而已，人影還看見得到的。

祇聽宇恬道：「但你在神枱下呀，小兄弟，好身手，你何時溜出來的，無聲，亦無形，眞還把我嚇了一跳，眞以爲你是鬼了。」

「彼此彼此。」

想到先前互相以爲對方是鬼，眞好笑，有膽來捉鬼，見了鬼，竟嚇了一跳，在那一瞬間，想到眞有些手亂脚忙，竟同聲打起哈哈來。

眞是心意相通，都止了笑聲，打量起對方來，而且是不約而同，轉着步兒。

異口同聲，又是異口同聲，說：「原來，你也有一身了得的功夫，哈哈……彼此彼此。」

那是眞的，眞不明白，心意相通罷了，怎會連說出來的話也一模一樣，一個字兒也不差？

任她蕭丹如何聰明，這白衣少年的宇恬，也把她的注意轉移了，那麼輕描淡寫，說眞的，若不是殿堂太黑，蕭丹必會發現他其實有些兒着慌的，因爲蕭丹已然生疑了。

不料全不費工夫，便已令蕭丹的疑惑釋然了。

既然心意相通，蕭丹再不懷疑了，道：「好，你是大哥哥，你先說。」

「好，你是小兄弟，你……」宇恬一聲哈哈，忙不迭改口，說道：「好，我先說，無極而太極，那崆峒漁教，軒轅執弟子之儀的地方來，別人不知，小兄弟你必然知道。」

「你從崆峒山上來，」喜得蕭丹跳了起來，喜極道：「那麼，你亦是道家弟子了。」

不自覺伸出手去，那掌兒才立，眞是心有靈犀，宇恬可不是也伸出了手來，又不約而同，擊了一掌。

「道隱無名，小兄弟，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應該說是一個道德高深的長者，與小兄弟你同姓，姓蕭號嘯天。」

蕭丹啊了一聲，不自覺身子一震。但這宇恬不待她開口，已道：「那是三年前了，我在崆峒遇到一位道德高深的長者，並蒙他指點過功夫，是以，一見小兄弟你能移形換影，立即想到了這位長者。」

刹時之間，蕭丹不知是驚，還是喜，她爹蕭嘯天，每年必西去論道，那自是前往崆峒。這宇恬在崆峒相遇，當然不奇了，既稱長者，當然不是弟子。

若是以前，她怕不早就認是她爹了，但雖然有養育之恩，却又不是她親生的爹。一時之間，竟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一半也是喜極說不出話。

原來，這宇恬不但認識她爹，而且大有淵源，那就不僅是心意相通了，如何不喜極。

但，且慢！蕭丹搖了搖頭，若她爹曾對他說過，有女名蕭丹，那還了得？

還有，她叫爹，却又不是親生的，若說出來，豈不羞死人。

話已到了口邊，却又嚥下了，搖了搖頭。

祇見那宇恬點了點頭，說道：「其實，我已猜着了。」

蕭丹嚇了一跳，說：「你……猜着了？」

「那蕭嘯天前輩，超然塵外，道學淵深，如野鶴閒雲，乃是個不着道袍的全眞，小兄弟你如何會認識，何況一在東，一在西土。」

蕭丹這才舒了一口氣，當眞，若她也羞於承認，她爹更羞於向人道及了，那麼，顯然連無名山莊，也不曾向這宇恬提及，更是大放寬心。

她一陣驚喜，又一陣心慌，連宇恬携着了她的手，竟也不覺。

白衣少年說道：「小兄弟，來來，天色欲明未曙，這殿中祇有那神枱下，才是乾淨的地方，咱們坐下好說話。」

既是和她爹亦大有淵源，既然指點過他的功夫，那麼，這宇恬便不是她爹的弟子，亦是記名弟子了，心意已相通，自然倍加親近了。

那麼自然地，不僅被他携着手，而且相握了。

來到神枱下，黎明前的黑暗，那殿中更黑了，了不得，這宇恬却把那帷幕鋪在地上，不是摸索，分明能眼見，可知人家內家功力，遠比她深厚。

她是想知道這宇恬的出身來歷的，但想到若是問人家，她也就得坦誠相告，却又見這宇恬開口了，說道：「來啊，咱們坐下好說話，既然有緣千里來相會，相逢又何必曾相識。」

蕭丹挨着他坐下來，那神枱下能有多寬，祇有肩併着肩，才能坐下。倒生怕他追問她的出身來歷，忙道：「大哥哥，我也向你打聽一個人。」

宇恬竟朗朗一笑，說道：「小兄弟，你先別說，讓我猜猜看，你打聽的人，可是封十三娘？」

蕭丹又大吃一驚，那宇恬笑道：「是麼，咱們可眞是有緣了，不但有緣千里來相會，不但不約而同來捉鬼，不但心意相通，可眞巧極了，咱們來尋訪的，竟也同是一人。」

「你！也是來尋訪封十三娘？」

「咱們可眞是有緣了。小兄弟，你說，咱們是不是眞緣結三生？」

緣結三生，乃是指男女之間的情緣，祇因蕭丹喜極，竟不以爲意

，喜道：「那可眞巧極了，原來大哥哥你也是來尋訪封十三娘的了，我不瞞你，這兩年來，我雖走南闖北，這劍俠飛仙的封十三娘，還是兩日前才聽人言及……」

「聽人言及麼？」宇恬道：「不知是甚麼人？」

「關中七虎。」蕭丹說。

「原來是那七個賊子。」宇恬又一聲朗笑，說道：「必是那關中七虎太歲頭上動土，有眼不識泰山，翦小兄弟你的徑了。小兄弟，不用說，你教訓了那賊性不改的七個小賊一頓。」

「也從這些賊子口中，知有封十三娘，大哥哥，你既然也是尋訪封十三娘的，必知其人了，人間世，可眞有劍仙？」

宇恬點了點頭，道：「劍術之登峯造極，到了化境的，人們不是說劍術通神麼，所謂劍仙，亦復如是，既非神，自然也非仙，人間世，那來神仙，不過將其神化仙化而已。」

蕭丹一掌拍落，不是拍在自己的腿上，而是在宇恬盤膝而坐的腿上一拍，說：「我也這麼想，大哥哥，不料咱們的見識也一般相同。」

宇恬肅容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

蕭丹接口道：「天地本自然，仁也自然，不仁也自然，天地無心爲仁，而生養萬物，是祂，滅絕萬物也是祂，萬物互相爲芻狗，自然也，而一切相生相尅，都出於自然。」

「這就是現代所講的生態了。」宇恬道：「小兄弟，失敬了，原來小兄弟你也道德高深，那老子的道德經言道：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而後有忠臣。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

蕭丹不待說罷，已接口道：「無盜賊奸邪，不用懲惡除奸，又何來豪傑俠士。」

蕭丹差點大叫，差點跳了起來，因爲宇恬也興奮得像她先前一樣，一掌拍落在她腿上，拍落也罷了，那手竟留在她腿上，並不縮回去。

「正是如此，」宇恬道：「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既然有盜賊奸邪，而後有豪傑俠士，天地萬物本自然，人心近天心，人道近天道，那封十三娘雖然時在塵寰來去，倒難得出手了，除非是大奸極惡之徒，這才施以懲罰，故少爲人知，知者也僅是那大奸極惡之徒而已，自然不會宣揚，豈會自暴其醜。」

「原來如此，大哥哥，聽說……」

她想問，封十三娘有子，姓封名雷，但一想到封雷，她已咬起了牙兒來，恨也恨極，羞也羞極了，一時竟難於啓齒。

「小兄弟，你還聽說甚麼？」

「沒甚麼。」跳了起來，說：「天亮了，咱們走吧。」

不覺間，那天已黎明，迎着清涼的晨風，臉兒不那麼熱了，這才回過頭來。

不料一回頭，竟嚇了一跳，雖沒跳起來，却退了一大步！

怎麼似曾相識？

蕭丹霍地退了一步，分明在那兒見過！

似曾相識，即使眞在那兒見過，爲何竟會駭然退了一步？

是了，英俊少年的人，若無特徵，乍眼看來，都有幾分相似的。還有，那賊小子、邪小子封雷，簡直無處不在，在她心中，像陰魂不散一般，更兼她時刻在吊膽提心，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這宇恬當然不是封雷，雖然也清秀，雖然眞正對面相向，是在那北河店的院中月下，其實看得並不眞切，但那似這宇恬丰神俊朗，那邪小子靦覥，而且看來還帶點憂鬱，這宇恬却豪邁爽朗，簡直是天淵之別。

分明不是，但爲何她又退了半步？是的，那雙眼兒，那雙……啐！那雙該死的眼兒！

這宇恬的一雙眼兒，雙眸炯炯，而且，又笑！又在笑了，眞不明白，爲何她的臉兒又發熱起來，跺了一下脚，眼兒一瞪，說：「你幹嗎？瞧着我不轉眼？你……敢笑。」

宇恬可不是正瞧着她，直笑，笑道：「小兄弟，我不過要瞧清楚些。」

蕭丹見他笑得蹊蹺，到底心虛，不禁摸着臉兒，說道：「我臉上……又沒花兒。」

宇恬朗朗大笑，說：「却雪膚花貌，比花兒更嬌艷些。」

蕭丹一聲啊呀，眞跳了起來，當眞，雖然在晚上摸了把鍋底烟，而且抹得勻了，但已過了一天一夜，也奔走了數十里地，臉上曾冒過汗，必是早已露出了本來面目而不自知。

轉身就跑，跑去水邊一照影，可不是黑一塊，白一塊，白的地方，露出了本來面目，黑中透白，更見雪膚添嬌。

心下着慌，可是被他瞧出破綻來了？

祇聽宇恬呵呵大笑，說道：「是眞情俠自風流，本是翩翩佳公子，爲何偏要扮成個小要飯的，啊呀！小心。」

跳起來的蕭丹，連退了兩步，心下着慌，差點兒跌落下水。說：「你……你……」

宇恬站在坡上，晨風吹得衣袂飄飄，白衣染得朝霞璀璨，朗朗笑道：「視之不見之曰夷，聽之不聞之曰希，若不知情俠希夷即是丹丘生，丹丘生姓蕭名丹，便枉我尋訪近年了，承你坦誠定交，以眞姓名相告，情俠神龍見首，本還不知你即是丹丘生的，小兄弟……」

蕭丹瞪大了眼兒，瞬也不瞬，瞪着走近前來的宇恬，喜容滿面的臉上，顯露着誠懇。

「小兄弟」，這才是她所躭心，也才是最重要的，那麼，至少，這宇恬還不知她是女扮男裝。

衣袂飄飄的宇恬，走近前來，繼續說道：「情俠希夷大鬧青州，火焚衆香樓，大鬧揚州，却又成爲丹丘生了，才知同是一人，翩翩佳公子，瀟洒又風流，早已傳遍了江湖，那知神龍見首，待我追尋到鎭江又蘇州，北京又現俠踪。小兄弟，這一年來，時南忽北，你可寃苦我了，害得我苦追尋。」

這宇恬說得好不誠懇，說的又何嘗不是實情，蕭丹倒鬆了一口氣，有如當年她聞得情俠希夷的事蹟，溜出來追尋一樣，好生嚮往，那麼，這宇恬追尋丹丘生，自也不奇了。何況這宇恬說得誠懇，面色亦誠懇。

何祇誠懇，越說越興奮，繼續說道：「不料神龍見首，總撲了個空，那知，得來全不費工夫，昨晚鬼沒捉到，却被我捉到神出鬼沒的情俠，小兄弟你了。」

「且慢，」蕭丹說：「你又怎知丹丘生即是蕭丹？」

宇恬又是一聲呵呵，說道：「那是一年前了，偶與蕭嘯天前輩相遇，是他說道：惺惺惜惺惺，你們倆倒眞是一對兒，說我既要去尋訪……」

蕭丹一躍，跳過一邊，眼兒又睜大了，說：「原來……是他要你來尋訪我？」

「不，」宇恬說：「是那前輩聽我說要去尋訪你，說道就他所知，這丹丘生，姓蕭名丹，可惜我再問時，那前輩便祇是搖頭，笑而不答，最後才道，是否相遇，那就看你們是否有緣了，道法自然，一切順其自然，是强求不得的，小兄弟，迄今我仍在疑惑，那前輩說着，爲何長嘆了口氣，那料雖然尋訪得我辛苦，仍然有緣來相會。」

（未完・七）

上文提要：展玉翅遊覽罷峨嵋仙景返回寺中，靜玄師太告知有敵情勸他下山。偶見劉義鬼鬼祟祟，便尾隨跟踪，原來劉義細綁了華山掌門之女萬千秀於房，欲姦之，展玉翅奮勇救之脫虎口，萬千秀感激不已。客棧中展玉翅結識江湖俠士魏守信與凌鐵城，魏守信介紹了許多江湖名人與事蹟，令初出茅廬的展玉翅得益良多……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昔日密友皆遠離　故鄉依舊家道變

柳青青道：「家母光明磊落，不怕你們亂嚼舌根！」

霍長春道：「就到街角說幾句話如何？」

「不必了！有話便說！」

「你不後悔？」霍長春仍有猶疑。「先說你們約我來之目的！」

忽聞羅香蓮問道：「霍長春，本門女弟子是否被你們擄去千蛇谷，供你們肆虐？」

霍長春道：「我只能答覆你，本谷弟子一共擄了你們七十八個女弟子，如今在敝谷還有六十七個！那十一個人，其中七個是病歿的，二個自殺，二個因爲其已有婆家，咱們悄悄送她倆回去！千蛇谷弟子慾念及陽氣雖强，但不會幹霸王硬上弓的事！」

「鬼才相信你的話。」

「你們若不相信，大可派人到敝谷一看眞實情景，也可親口問她們，實與你們說了，她們留在敝谷，都是自願的！否則這些年來，爲何不見她們回去？但我不敢保証，外面是否有人假冒敝谷之名，姦淫擄掠貴門弟子！」

羅香蓮恨恨地道：「她們飽遭凌辱，無臉回來，只好忍辱偷生，但歸根結底，罪魁禍首，還是你們千蛇谷！」

霍長春冷哼一聲：「若是這般，當日令堂爲何不提出要求，放她們回青竹門？因爲她自己身受其苦，又見門下弟子男歡女愛，其樂無窮。我且問你，令堂在生之時，她是否有動過攻打我千蛇谷之念頭？」

柳青青道：「當時是因爲家母不知她們是陷於千蛇谷裡，否則……」

「你也把令堂看得太低了！妳眞叫我失望！」

「閉嘴！你是甚麼東西？輪不到你來教訓我！」柳青青勃然大怒。「像你們這種色魔，留在人間，是一個禍胎！」

「放肆！」霍長春更怒。「今日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一切全看在令堂份上，若非我與令堂有過一段香火緣，我還會站在這裡跟你閒扯？我會應約而來？你看看，我才帶了二十多個人來，是準備來打架的麼？是給阿芷的面子。」

阿芷是「竹中仙」的小名，霍長春這幾句話，不管是眞是僞，都激起了青竹門主的憤慨，破口大罵起來。

霍長春似乎有點後悔。「我本已答應阿芷，不能洩漏，我對不起她，一切信不信由你，就此別過！歡迎你們到千蛇谷來了解實情！」

柳青青那裡肯放他走，嬌叱一聲：「姐妹們，這惡魔肆意侮辱前掌門及受害之姐妹，今日不能放過他們。上！」

「殺！爲受害姐妹報仇！」

霍長虹大怒：「你們要自尋死路，可與人無尤！」他揮一揮手，背後哨聲驟响，那些蛇兒立即結成方陣，青竹門弟子走到陣外，便不由自主地站住。

霍長春道：「柳青青，我再說一遍！第一，我剛才說的話，全屬事實；第二，這些蛇都是毒蛇，可不是開玩笑的；第三，我不想與青竹門爲敵，但假如有人欺到咱們頭上來，千蛇谷可也不是好欺侮的！動不動手，全在於你，假如妳心中存疑，這一場架，也可以等到你們到敝谷調查過後，發現我所說的全是揑造才進行！」

女人叢中也不知誰輕聲道：「掌門，這也許是惡魔的緩兵計！今日他們帶來的蛇和人不多，若不趁此解決，日後……」

霍長春喝道：「你少出壞主意！」

柳青青騎虎難下，咬牙道：「上！依計劃進行！」幾個青竹門女弟子手提布袋跳了出來，抓起硫磺、雄黃粉，在四周洒下一個圓圈。

千蛇谷的人就似小孩子看把戲般，嘴角含笑，一動不動，接着，那些女弟子把剩下的硫磺和雄黃粉，盡往蛇叢中洒去！

蛇陣騷動起來，但千蛇谷的人仍然不採取行動，柳青青又下令：「殺！爲姐妹們報仇！」

醬料店內的人，也蠢蠢欲動，魏守信道：「且看一陣再說。」

青竹門弟子一衝進硫磺圈，哨聲响後，那些蛇兒便迅速游動起來，三分之一的蛇兒，弓身彈跳起來，迎向青竹門女弟子，其他的又靠攏起來。

哨聲不絕，蛇行不停，青竹門女弟子揮動武器亂斬，不少蛇兒被斬死，但亦有幾個人被蛇咬中，被蛇咬中的，立即被拖出去，人蛇大戰繼續進行。

霍長春輕哼一聲，一揮手，七個門人持刀上前，找人斷殺，這些人武功顯然在對方之上，幾個照面，已佔了上風。

柳青青站了起來一揮手道：「第二批上去，尤堂主，你帶頭！」一個身穿深綠色衣裙的女人帶頭衝了進去，猛聽哨聲急响，令人心煩意亂。

只見剛才那批蛇兒退了下去，另一批又湧上來，第一批蛇兒，一直游至最後面休息，原來以蛇攻擊，也眞有點學問。

第二批蛇動作比第一批更快，更靈活，進攻的方式也比較多樣化，或跳起，或急竄噬人小腿，或在敵人身邊迅速游動，擾人心神。

霍長虹輕嘯一聲，揮動一根細長的棍子，加入戰圈，他一動手便連傷三人，而被蛇咬傷倒地的女弟子越來越多，對青竹門來說，反而造成不便。

羅香蓮急道：「快把受傷的人扶回來上藥！」

醬料店內的人已急不及待，拉開門板衝了出去，有的洒雄黃粉，有的揮動特製的多刃長刀亂殺毒蛇！

此刻，蛇陣又亂了，哨聲急响，第一批蛇兒轉身過來却敵，第三批蛇兒仍在原地不動。

嘯聲突起，屋頂上又跳下七個千蛇谷的弟子來，敵住醬料店衝出來之青竹門弟子，一個低沉的哨子聲，忽長忽短的响起來，衆人却不知千蛇谷在弄甚麼玄虛。

羅香蓮恐夜長夢多，跟柳青青耳語了一陣，又帶了一批女弟子衝上前。屋頂上哨聲再响，第三批毒蛇也出動了！這批蛇跟前兩批的不一樣，最明顯的是蛇身甚爲短小，最長的不過尺餘，最短的只有七八寸，數量也較少，但却是「主力軍」。由於蛇身短，動作更快，當眞是疾如閃電，蛇尾在地上一點，身子便彈起，落下時，再一點，又能再次騰空，而且能在半空改變方向，就像一位輕功超卓的高手般。

如此一來，慘叫聲驟起，被這批毒蛇咬中的女弟子，眨眼之間便有十多個，霍長春長嘆一聲：「柳青青，你畢竟太年輕，以爲憑些硫磺、雄黃，便能尅制我千蛇谷，若能奏效，千蛇谷能夠傳了六七代麼？這種蛇是敝谷經數十年來精心研究，雜交而成的，奇毒無比，片刻之間，未得解藥，便得毒氣攻心而亡！」

柳青青直至此時方知千蛇谷的厲害，她心情激動，嬌軀不斷抖動着，掛在臉上的那方紗巾，亦無風而揚。

屋頂响起的低沉哨聲未歇，但其作用，此時大家才知道，但見長街兩頭游來不少長短大小不一的蛇兒！

有經驗的人一看便知，這些蛇不是千蛇谷帶來的，而是蟄居在城內的蛇，聽到「召喚」而來助陣的，如今出現的還是在附近的，不知稍後還有多少要來。

姑娘家天生怕蛇，已有不少人高聲問：「掌門，咱們該怎辦？」

柳青青咬牙道：「照計劃行事，戰至最後一個，也不能退縮！」她一晃肩振衣而起，撲向霍長春，霍長春鐵棒在身前佈下一道密不透風的棒網，將對方逼落在地。

凌鐵城也在問：「大哥，咱們怎辦？」

魏守信回頭一望，見展玉翅呆若木雞，雙眼直勾勾地看前面，一

動不動，只道他被嚇壞了，乃輕輕拍其肩膊，道：「二弟，稍候柳青青若不敵，由你去助她。小兄弟，你千萬不要踏出此門半步。」

展玉翅茫然地點點頭，凌鐵城亦認為他害怕，低聲道：「咱們出去之後，你把門板關上，蛇兒便進不來！」他說得輕鬆，但平生第一次見到這麼多毒蛇，心頭發毛，亦無幾分把握。

青竹門的女弟子一被對方纏上，便很容易遭蛇噬，所謂人仗蛇威，那十四個漢子，當真是威風凜凜！戰了這一陣子，千蛇谷沒一個人受傷，而青竹門已死傷七八十個，雙方實力相差實在太遠了。

霍長春冷冷地道：「柳青青，這便是因為你太年輕，太輕率，太衝動而付出的代價，死的雖然不是你，但相信你這輩子卻會為此而內疚！你趕快宣佈停手吧，我還不想殺你，別以為霍某是好人，一切全看在令堂份上！霍某今生跟上百名女人好過，但只喜歡阿芷一個，可惜她不肯嫁給我！」

他長期在千蛇谷裡，少與人交往，所說全是心裡話，但卻不知如此一來，反而刺激了柳青青！只聽她怪叫一聲，聲音似哭：「你有種的便連我也一起殺了吧！」言畢揮劍瘋狂進攻！

霍長春無論是武功、經驗及火候，都在柳青青之上，他輕而易舉地便把對方之攻勢全部封住：「你瘋了麼？難道要把阿芷的一片基業全毀掉才甘心？」

柳青青嬌軀一震：「我死了，還有許多比我更能幹的姐妹來接替我，青竹門永不會滅亡！」

她攻得急，劍法凌亂，只能嚇唬沒有經驗的人，對於霍長春來說，無異是送死，是故魏守信急道：「二弟快去，我對付屋頂上的人！」

凌鐵城扯開門板便跳了出去，魏守信「颼」地一聲，竄上屋頂，展玉翅略一猶豫，亦隨他跳上屋頂。原來屋頂上，尚有十一個大漢，分列兩邊。魏守信發現千蛇谷最大本領及殺着，是驅蛇殺人，青竹門之女弟子一見到長虫，心頭便慌了，十成武功只發揮了七成，那裡是人家之敵手，而那些毒蛇卻受控於吹竹哨之人手中，若能將那四個吹竹哨的人殺死，等於廢除了對方之武功，因此他一上屋，便殺向吹竹哨的大漢。

可是，屋頂上其他漢子，又怎肯讓他得逞？立即圍了過去，聯手卻敵，對面屋頂上吹竹哨的人，見狀加速發動蛇陣之威力，竹哨聲一陣急似一陣。

魏守信又驚又急，卻又分身乏術，展玉翅此時已知魏守信之用意，揮劍助他。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任誰都看不起這個毛頭小子，都掉以輕心，這就便宜了展玉翅，他一出手便傷了一名大漢，還將他踢下屋頂。

魏守信大喜，道：「小兄弟，你在這邊，最好能殺掉吹竹哨的，待愚兄到對面去！」

一個大漢急道：「快把他倆纏住！」

話音未落，嘯聲驟起，只見霍長虹直飛上來：「讓開，待我來會這些大的，小的交給你們！」

魏守信使的是單刀，他夷然不懼，只叮囑展玉翅小心，那三個大漢圍住展玉翅，展玉翅在看了這場血戰之後，膽壯心豪，雄心勃勃，毫不退讓，與對方殺得難分難解，他雖無以寡敵眾之經驗，但學會了七星陣及七星步法，對他大有裨益，在人叢中進退、穿插，絕不像初出道的雛兒！

魏守信心中忖道：「武當派到底是武林泰山北斗，展玉翅只是記名弟子，便有此功力，難怪武當能屹立不倒！」

霍長虹之攻勢十分凌厲凶狠，魏守信不敢分神，沉着應戰，一時難分勝負。

魏守信在武林中的確是有「鐵血大俠」之稱號，雖然不是凌鐵城所吹噓的一等一高手，但也絕非省油燈，霍長虹鬥了三四十招，見對方刀法不露半點破綻，也十分驚奇，忍不住問道：「閣下不是無名之輩，可否賜告大名？」

魏守信道：「在下魏守信，無意與貴幫為敵，只望雙方停手，免多殺生，有違天和。」

霍長虹微微一怔，「風聞閣下向在江南一帶活動，怎地跑來渝州？」

「因從未來過大西南，故而來見識一番，無意中碰到此事，二谷主難道沒有別的方法解決？」

霍長虹哈哈大笑，「這是青竹門逼咱們幹的！」他爭強之心驟起，鐵棒攻得更急，忽刺、忽點、忽敲、忽打、忽掃，淋漓盡致。

魏守信見招破招，從容不迫，教人摸不清其底蘊，忽然旁邊傳來一個慘叫聲，原來一個漢子着了展玉翅的一劍。又聽他道：「魏大哥，請你叫青竹門的弟子也吹竹哨子，擾亂『命令』，也許能奏效！」

魏守信輕啊一聲：「想不到這小子這麼聰明！」當下高聲把展玉翅的建議，轉述了一遍。

俄頃，下面竹哨之聲，此起彼落，響個不停，地上那些蛇兒，登時凌亂起來，有的動作亦遲鈍了，被青竹門弟子連殺數條。

霍長春力鬥柳青青，分身不暇，扭頭道：「你們下來指揮！」

吹竹哨的漢子其實只是四名蛇奴而已，他們接令忙躍落地上，揮動竹棍指揮，那些蛇又重新列起陣來。

霍長春看來真的不想跟青竹門為敵，猛喝一聲：「且住，柳青青，妳真的不顧一切，不理門人之生死？妳再瞧來，我為求自保，可就不再手下留情了！」

魏守信在屋頂上接道：「柳掌門，一切可以慢慢調查証實，無謂作犧牲，那代價太大了。」

柳青青道：「你是什麼人？」

凌鐵城道：「俺大哥魏守信，有個外號叫『鐵血大俠』，柳掌門，俺也想勸勸妳。」

柳青青問道：「姓霍的，咱們若停手，萬一你們乘機攻擊……」

霍長春未等她把話說畢，便下令：「大家停手！」竹哨猛地响起，地上游動着想噬人的蛇又慢慢靠攏在一起，那十多個千蛇谷弟子也停了手，柳青青這才下令暫停。

霍長春道：「本座要說的話，早已說完了，只想重覆一句話，現在你們到敝幫，親自問問你們那些弟子，便知道真相，哼，這世上本就該陰陽調和，男女成雙配合嘛！咱們走！」他揮揮手，帶着來人又往來處走去了。

柳青青呆若木鷄，目送他們遠去，久久仍不作聲，倒是下面的弟子趕緊打掃戰場，而魏守信和展玉翅也跳落地。

羅香蓮道：「多謝三位拔刀相助，青竹門上下沒齒難忘。」一言驚醒了柳青青，這才向他們二個致謝。

魏守信道：「不必客氣，鋤強扶弱，乃吾等份內之事，柳掌門，此處不安全，還是速速轉移吧！」

羅香蓮看了柳青青一眼，道：「敝門分舵就在不遠之處，請三位移玉步，待敝門聊表謝意，如何？」

凌鐵城抬頭望一望天色道：「如今出城也太晚了，明天再走吧！」柳青青一聽，也只好出言邀請。當下留下一部份人處理死傷者，其他的全到青竹門渝州分舵去。

羅香蓮所言不虛，分舵只相隔幾條街，那是一座大院，裡面佈置十分清雅，賓主分頭坐下，忙亂了一陣，才送上茶來，那茶味道與別的不同，一問之下方知道是川東出產的沱茶。

柳青青一直不言不語，喝過茶之後，便告辭入內。凌鐵城覺得受了冷落，乃低聲問羅香蓮：「羅堂主，貴掌門似乎不大歡迎咱們，不如咱們先告辭，今夜你到客棧找大哥談心吧！」

羅香蓮粉臉微紅，臉現忸怩，與剛才大不一樣。「敝掌門大概是心情不好，若有禮儀不周之處，尚盼原諒！嗯，無論如何，三位也得待晚飯之後再走……而且小妹還想邀三位到敝門總舵走走！」

展玉翅道：「但在下有事在身……魏大哥去吧，小弟恕難從命了。」

羅香蓮不待魏守信作答，便長身道：「三位請恕失陪一陣，待小妹進內請示一下。」她又吩咐手下侍茶才翩翩進內。

凌鐵城低聲道：「大哥，你那表妹對你似乎頗有點意思，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

魏守信瞪了他一眼。「你別胡說，教人聽見，吃人笑話！」展玉翅也慫恿他去青竹門總舵走一趟，魏守信道：「小兄弟不是急於回去報仇嗎？不是希望有人陪你上路嗎？」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是魏大哥的良機，小弟寧願放棄自己願望，獨自上路了！」

凌鐵城輕拍了他一下肩膀。「想不到你這小子，還真有一點義氣。」

魏守信有點急。「你倆別瞎起哄！」

說着話，羅香蓮恰好出來，道：「表哥，掌門亦要邀請你們到敝門盤桓幾天。」

展玉翅道：「魏大哥和凌大哥肯定會去，但在下因有要事在身，是以明天便得告辭了。」

羅香蓮淡淡地道：「那倒是敝門沒福氣，既然少俠有要事，咱們也不好勉強。」她跟魏守信又閒聊了別後的事。

展玉翅忽然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羅堂主，在下可否問妳一件事？」他見羅香蓮點頭，乃續問：「堂主認識董萬峯嗎？」

「久聞其名，幸未遇過！」羅香蓮詫異地問道：「少俠因何問此？」

「在下有一位長輩跟他交手，不知勝負，但至今未見其踪影，十分擔心，貴門弟子眾多，又向在附近活動，可否查問一下，近日是否有董萬峯的消息？」

羅香蓮向手下交代了一下，那少女便出去查問了，她則仍與魏守信閒扯。展玉翅覺得十分無聊，幸好過了一陣子，酒菜便已備好。俄頃，柳青青亦出堂，她換過一襲衣裙，乃是深綠綉花，臉上的綠紗巾短了許多，露出櫻桃小口來。

她舉杯虛敬一下。「本座不勝酒力，請羅堂主代我陪客人喝幾口，今日幸得三位大義襄助，否則敝門損失可能更大，三位之大恩大德，本門上下，五內均感……嗯，請三位不要客氣，多吃點菜。」

酒餚十分豐盛，但柳青青不再言語，氣氛始終沉悶，連展玉翅也

不敢頑皮。

好不容易捱到散席，魏守信看出凌鐵城蹙得十分辛苦，乃長身告辭，柳青青也不挽留，只緩緩地道：「聽說魏凌兩位大俠已接受敝門之邀請，請明早再來此處，好一起出發！亦恕本座不送了，羅堂主，你代本座送他們去客棧，並代付房租！」

羅香蓮巴不得有此好差使，欣然答允。當下帶他們去找客棧，三個人開了三間上房，料理妥當，羅香蓮方告辭回去覆命。

三人先洗了一個澡。由於時間還早，展玉翅便去叩魏守信的門。不料敲了半天，裡面沒有動靜，倒是凌鐵城開了門，道：「小兄弟有事麼？」

展玉翅尷尬地道：「沒有事，只是還早睡不着覺，是以來找魏大哥，希望能吸取點江湖經驗，不料他不在房裡，凌大哥知他去了何處？」

凌鐵城含笑道：「也許找羅姑娘去了，你最好不要去打擾他，沒事我大可以陪你閑扯！」

「也好！」展玉翅欣然到他房內去，他想知道的，無非是江湖逸事以及武林人物之來龍去脈、帮會之强弱。凌鐵城自十四歲始便到處闖蕩，今年已二十八歲，見識極廣，他作風雖然比較粗獷，但心腸熱誠，而且豪爽，展玉翅很快便覺得他比魏守信更易相處。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凌亂的脚步聲，有人叫道：「二弟……」聲音沙啞，中氣不足，一聽便知呼叫者受了內傷，凌鐵城和展玉翅同時跳了起。

凌鐵城一掌震開窗子，一手抄起兵器跳了出去，展玉翅也連忙回房取劍追了出去。只見凌鐵城與一個漢子在過道上惡鬥起來，魏守信側倚牆喘氣，那漢子赫然是董萬峯！

展玉翅又驚又怒，高聲問道：「姓萬的，高橋是不是被你殺死的？」

董萬峯冷冷地道：「老夫殺人無數，從不問人姓名，小子，上次你走運，逃過一命，今次怕沒有這般好運氣了！」他一人獨鬥凌鐵城，綽綽有餘！

展玉翅大喝一聲，抽劍上前，道：「少爺今晚便跟你這惡魔拚了。」

魏守信急道：「少俠小心！」他受傷頗重，此刻仍能冷靜地盤膝於地，運功調息。

展玉翅鬥了十多招之後，明顯覺得壓力不像上次之重，這才驀然發現凌鐵城武功比高橋高多了。

董萬峯雙眼殺機顯現，手中之駝頭拐杖亦加重了力道，每發招必帶起一片罡風，展玉翅功力較淺，長劍亦常失去準頭，逼得全力應付。

凌鐵城的刀法十分實用，全無花巧，但論功力與董萬峯還有一大段距離，是故兩人雖然全力以赴，但仍落在下風。

董萬峯杖頭越來越重，展玉翅只覺得雙臂越來越酸痲，防守已有困難，更遑論反攻了，凌鐵城情況比他好不了多少。

激鬥中，董萬峯杖頭撞開凌鐵城的單刀，杖尾借勢向後一撞，疾如星火，直奔展玉翅胸膛。

展玉翅經驗不足，一時之間，慌了手脚，不知如何閃避，千鈞一髮之際，一把單刀直奔董萬峯之心窩，他有把握取展玉翅之命，但却沒有把握在殺人之後，還能避得開這柄單刀，在萬般沒奈下，只好舉起拐杖擋開單刀。

展玉翅噓了一口氣，振作精神，拚命反攻，原來那是魏守信臨危之際，拋刀救了他！魏守信撿起地上的刀，道：「今宵咱們三人便全力鬥鬥這惡魔。」

話剛說畢，牆頭上突然跳下一個人來，道：「不，敝門找他已久，這惡魔的徒弟姦淫了敝門弟子不少人，本門早已將他列入必殺檔內，在敝掌門尚未到達之前，請三位鼎力幫助，且將他困住。」

魏守信回首一望，却原來是羅香蓮，心頭又驚又喜！一時忘了回答，展玉翅反應甚快，忙道：「既然如此，咱們自當『割愛』！」他一句話未說畢，羅香蓮已殺了上來，四人分站四個方向，將董萬峯圍住。

董萬峯道：「臭婆娘，你是甚麼人？」

「哼，青竹門堂主羅香蓮，你徒弟死有餘辜，虧你做師父的還有臉皮，到處找人報仇！」

凌鐵城冷笑道：「他一向不顧自家身份。」

董萬峯暗吃一驚，他是成年之狐狸，豈肯吃眼前虧，冷笑一聲：「好男不與女鬥，今夜且放過你們。魏守信你且聽住，你傷我徒弟，老夫必殺你！」言畢揮杖向羅香蓮急衝過去。

魏守信知羅香蓮非其敵手，連忙抱刀從旁殺過去，不料董萬峯這記只是虛招，人未至羅香蓮跟前，身子又再倒飛，拐杖反手猛力擊出，直取展玉翅。

展玉翅猝不及防，吃了一驚，忙不迭閃避，董萬峯已自缺口衝了出去，雙肩微晃，人已躍上屋頂：「今夜之仇，老夫必報！」狠話未曾說畢，他人已去遠。

魏守信吁了一口氣，倒退兩步，倚在牆上喘息。羅香蓮關懷地道：「表哥，你受了傷？沒有大礙吧！」

「這惡老魔果然厲害，差一點便死在他手中！」魏守信道：「咱們進房再說吧！」凌鐵城遂扶他進房，展玉翅和羅香蓮魚貫而入。

凌鐵城道：「羅堂主早已發現魔踪，又通知了貴掌門？」羅香蓮微笑搖頭。

展玉翅則問：「魏大哥，你怎會遇上那魔頭？」

魏守信不答，盤膝於床，運功療傷，凌鐵城等三人不敢打擾他，一直過了兩頓飯工夫，魏守信才散功，睜開雙眼，連呼厲害。

羅香蓮急問：「表哥，你到底傷得嚴重嗎？」

「如今總算保住一條命，但半個月內，恐怕不能再跟人動手，若要痊癒，我將要療養一個月不可！除非得到甚麼療傷聖藥！」

羅香蓮聞言忙自懷內掏出三顆碧綠色的蠟丸來，道：「表哥，這是本門秘製的治傷藥丸，雖然比不上少林寺的大還丹、小還丹，但功效還很顯著！」

凌鐵城代收下，又倒了水給魏守信服藥。忽然四人都聞到一股焦味，凌鐵城推窗一望，失聲道：「走水！」四人大叫起來，住客們紛紛開門出來看，原來客棧已經着了火，看樣子已撲救不了。

魏守信道：「董萬峯心眼小，又多疑善忌，一定是他回頭來放火的！」

羅香蓮道：「走，到敝門分舵處，將就過一夜，明天再作打算！」當下三人隨她重回青竹門分舵，羅香蓮吩咐手下騰出一間房來，讓他們三人歇息。

魏守信服了藥後，又再運功療傷，凌鐵城和展玉翅恐擾及旁人，也不再聊天，相繼上床，一覺直睡至紅日滿窗方醒來。

吃早飯時，柳青青才出來。

「魏大俠昨夜受了重傷，因恐魔頭在半路設伏，是以本門決定三天之後再上路，俾魏大俠能專心療傷！」

展玉翅道：「在下有急事待辦，飯後便向掌門告辭，他日有機會再到貴門總舵拜訪。」

柳青青目轉一匝，悄聲道：「歡迎之至，少俠路上務必小心，以免碰上那魔頭，最好能易容上路！」

展玉翅苦笑道：「這個在下自然省得，只是對易容之道，一竅不通。」

羅香蓮道：「這倒容易，本門便有此人材，我叫她替你易容，順便教你幾個秘訣。」當下招來一位年近五十，風韻猶存的婦人來，替展玉翅易容，隨即教他使用易容藥，並口傳秘訣，展玉翅記性好，一一記在心上。

由於馬匹寄存在客棧處，而客棧已被燒毀，是以青竹門另贈一匹黑馬與展玉翅。展玉翅與魏、凌兩位依依不捨，可是心想到滅門大仇以及高橋之安危，便再也留不下來，揮鞭催馬而去。

他身上所餘銀兩子不多，一路上省吃儉用，頗不習慣，吃了不少苦頭。遇城便找小客棧落脚，逢村借宿，沿途問路，風塵僕僕，走了個多月方抵達皖省境內。

舊地重遊，心情大不一般，只覺一草一木，份外親切，感慨不已。至城外，天色已向晚，展玉翅特地向農家借宿，以便養足精神，可與仇人決一死戰。可是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夜難眠，直至天濛濛亮，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待他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他心情又緊張又焦急，疲累難消，乃强迫自己定下神來，在床上運功調息，好不容易才進入忘我境界。

展玉翅進城時，已是正午時分，街上行人並不多，展玉翅肚子咕咕地響着，沉住氣故意由家門前經過。只見門簷下掛着一對大灯籠，寫着一個斗大的羅字，他怒自心底起，幸虧，這幾個月在江湖上歷練過，使他沉着了不少，他見門外站着四位持刀大漢，不敢造次，拉馬繼續前行。

拐過一條街，便是好友廖子柏的家，展玉翅乃上前拍門。未幾，有個家丁開門，上下看了展玉翅幾眼，問道：「你這落拓漢子要找誰？此處可不是善堂，快走！」

展玉翅道：「廖來福，你不認得咱了麼？」

那家丁白了他一眼，「別攀親攀友的，咱可不認識叫化子！」言畢，大門「砰」地一聲關上。

展玉翅心頭一沉，忖道：「怎地廖來福這般勢利？哼，敢情是知我家已經沒落，還是害怕羅賓鴻那魔頭？」心念一轉，不禁啞然失笑，我如今易了容，又一副落泊潦倒相，他當然認不得我。

一想至此，他又伸手去拍門，開門的又是廖來福，他厭惡地道：「叫化子，你再不滾，可勿怪咱不客氣了。」

展玉翅心頭有氣，故意不亮號，沉聲道：「眞是狗奴才，在下可不是叫化子，請問廖子柏廖少爺在家麼？」

話剛說罷，廖子柏正好步出門外，廖來福又換上一副面孔，「少爺，有個小的不認識的人說要找您！」

廖子柏風采依然，身穿錦衣，看了展玉翅眉頭便是一皺，展玉翅可沒發現，有如見到親人般，上前

一把抱住他。「子柏兄，是小弟玉翅回來啦。」

廖子柏吃了一驚，伸頭向兩旁看了幾眼，又把展玉翅拉了進去，示意廖來福馬上關門，展玉翅雖然易了容，但聲音不變，他自然認得，驚慌地問道：「兄弟怎地這般快便回來？」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眞是說來話長。」

廖子柏恢復常態，道：「咱們先到愚兄書房再說。」當下走進他書房，「愚兄還要去海天酒家赴約，正是巧得很！」

「那是誰的約？」

「還不是往昔那干朋友，嗯，你還未吃飯吧？愚兄着人替你準備！」廖子柏言畢出去，俄頃又再回來：「咱們兄弟好不容易再見，兄弟可得多住幾天，咱們弟兄們好好聊聊！」

展玉翅道：「小弟正想打擾子柏兄幾天。」

廖子柏道：「信元兄今要介紹一位新朋友，因此小弟不能不去，賢弟又不宜露面，且請在舍下稍候，愚兄便通知信元兄他們一下，弟兄們歡聚一堂，再慢慢聽賢弟訴離別之情！」

展玉翅道：「那敢情好極了，小弟也有許多事要問大哥們。」

過了盞茶工夫，丫頭送來了一大碗鹵麵，廖家是合肥富戶之一，倉促之間，那碗鹵麵，佐料已甚是精美，展玉翅已好些天未吃過這種好東西，一口氣便把那一大碗麵吃得精光，只恨太少。

他來到廖家，一顆心方安定下來，吃了麵，便倚在籐椅上睡着了，直至門外傳來一陣步履聲才醒來。原來廖子柏已帶着往昔的四個好友回來。

廖子柏一見到此景，便勃然大怒，把下人呼來，叱道：「有客人來，怎不送湯給客人洗洗風塵？快去備水，再拿一套我的衣服給客人換。」

展玉翅道：「子柏兄不必客氣，是小弟因趕路太累，吃了麵便睡着了。」

「這如何使得！咱們兄弟一場，你還跟我客氣什麼？」廖子柏將他拉到院子裡的一間護厝，「兄弟先洗一個澡，咱們再慢慢聊。」

展玉翅心頭猶如通過一道暖流，雙眼噙淚地道：「子柏兄今日仍把小弟當作兄弟，眞教小弟感動！」

未幾，丫頭們送上一大盆熱湯，和乾淨的內外衣服，展玉翅仔細地梳洗一番，然後再到書房。他一進房，所有的人全都靜了下來，一忽兒，謝祿方哈哈地道：「你們看，玉翅弟風采依然，仍是咱們中最英俊的。」

白信元嘆息道：「話雖是如此，但玉翅弟比起以前瘦多了，亦黑多了。」

廖子柏則道：「依小弟看，玉翅弟比前長高了。」

周守禮道：「閑話少說，咱們還是聽聽玉翅弟這半年來之遭遇。嗯，你不是上武當學藝麼？怎地這般快便回來，高橋不是與你一道麼？」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方將半年的遭遇原原本本，仔仔細細說了一遍，這一說足足花了近個時辰，方把經過說清楚。「如今小弟也不知道高橋在何處！」

白信元道：「賢弟雖然學不到武當絕技，但無端端得到青木道長之數十年功力，得猶在失之上，嗯，賢弟如今有何打算？」

展玉翅雙眼射出怒火。「小弟來此，當然是要報血海深仇，請問羅賓鴻那魔頭是否在城內？最近有何動靜？兄長們回家，他可有爲難你們？」

白信元道：「咱們回來後，那姓羅的果然派人來查詢，咱們便依照高橋所教的應付之，那魔頭不疑，自後再沒來糾纏。」

謝祿道：「賢弟家的財產已全部落在那斷手中了。」

展玉翅咬牙道：「錢財乃身外物，小弟還不太在乎，只恨我一家大小數十條人命，全毀在那惡魔手中，此仇不報非君子，諸位兄長，這斷平日可曾魚肉鄉井否？」

「這個倒不見得，所謂有錢駛得鬼推磨，他跟官府已勾結上了，只要保持住你家往日之生意，便不愁生活，用不着魚肉鄉井。」白信元道：「那斷平日倒甚少露面，一切均由原府上管家賀鳴出頭。」

展玉翅恨得牙癢癢的。「這斷比羅賓鴻更加可恨。」

另一位青年接腔。「不錯，咱們兄弟也十分鄙視賀鳴，見到他便遠遠避開。」

展玉翅再問：「羅賓鴻和賀鳴如今在家麼？」

謝祿問道：「賢弟準備立即行事？嗯，聽說羅賓鴻找來了幾個好手助他，所謂物以類聚，估計這些人都不是好東西，你單槍匹馬，如何能成事？」

展玉翅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有時雖明知沒有把握，也得試試，諸位只需告訴小弟，那兩個人如今是否在城內？」

白信元沉吟道：「聽說羅賓鴻已離開合肥城，大概又在招兵買馬，但賀鳴倒是在家的！彼此兄弟一場，愚兄仍要勸你一句：一切從長計議，不可輕舉妄動，須知你若沒有把握，大可以將報仇日期稍爲推後，只是咱們都是些綉花枕頭，帮不了賢弟！」

周守禮亦開腔了：「白大哥之言有理，兄弟們都有同感，希望賢弟再三考慮。」

展玉翅不答再問：「諸位兄長可知羅賓鴻那斷，找到什麼好手？」

謝祿道：「聽說有一位喚布北辭的，武功很不錯，長相也十分凶猛，看樣子是羅賓鴻之心腹。」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好，今夜小弟便潛進寒舍，找他們報仇，羅賓鴻不在，好歹也得先煞煞其威風！」書房內之氣氛突然又沉靜下來，沒一人吭聲。

展玉翅强笑道：「難道諸兄都認爲小弟此去，必定鎩羽歸來？羅賓鴻若在家尚有所顧忌，他既不在家，小弟還怕誰來？」

廖子柏乾笑一聲：「不管你去不去，今天晚上，你總得在小弟家吃一頓飯。」

展玉翅笑道：「何止吃一頓飯？小弟還想打擾幾天呢。」

廖子柏尷尬地道：「如此你最好先休息幾天，再去報仇！」

展玉翅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咱們兄弟許久不見，今日機會難逢，也罷，今夜便痛飲幾杯，明天再說吧！」如此一說，衆人臉上方有點笑意。又閑談了一陣，天色漸晚，展玉翅喝了一肚子的茶，便起身出去解手。

廖家他已來過無數次，半年不見，景貌依舊，他駕輕就熟，又恐下人們發現，乃繞路到後院茅坑，這一繞却要經過書房後面，忽聞房內有輕輕的爭執聲，他心頭一動，忍不住停步凝神靜聽。

只聽周守禮道：「小弟贊成由子柏兄出面，叫他離開，一切便與咱們無關，羅賓鴻怪罪下來，便推說他只上門借盤川，錢一到手便溜了。」

廖子柏冷笑道：「你說得倒輕鬆，羅賓鴻若怪罪下來，遭殃的是小弟一家，可不是你周家，哼，你以爲那斷這般好騙？他是江湖上的老狐狸！」

展玉翅聽至此，一顆心登時往下沉，但仍沉得住氣，繼續聽下去，只聞謝祿問道：「不知信元兄有何高見？」

白信元沉吟了好一陣，忽然道：「你們說什麼？小弟根本聽不明白！」

周守禮沉聲道：「大哥，你不是嚇糊塗了吧？咱們在說展玉翅的事。」

「展玉翅？他來了麼？怎地我沒有看見？」白信元淡淡地道：「諸位兄弟，對不起，小弟還有點事要辦，請恕失陪！」謝祿最會看風駛悝，他知道白信元之意思，也隨之告辭。

另一位青年急道：「你們這樣一走了之，不是要坑了子柏兄麼？」

白信元道：「他懂得如何辦，犯不着咱們操心。」

展玉翅心頭滴血，暗自忖道：「這些人，以往稱兄道弟，如今爲了自身之安危，都準備出賣我了！哼，人心隔肚皮，知人口面不知心……唉，俗語說得好，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我到底看清楚了他們的眞面目！」刹那之間，心頭一片悲涼，連解手也忘記了。

世間本多趨炎附勢之輩，大丈夫尚且難免，何況這些紈袴子弟？不過展玉翅一向把他們當作自家兄弟看待，如今自己落難，只求住一宿，「兄弟」竟然要出賣自己，其心情之難受，不喩而知。

過了半晌，他才稍稍定下來，暗問自己一句：「我該如何辦？」

論他此時心頭的悲憤，眞恨不得衝進書房，教訓他們一頓，可是他又下不了這份狠心，是以深深吸了一口氣，冷靜一下，裝作若無其事般，到茅坑解了手，然後折向前院。

只見自己的坐騎就拴在那裡，他解下馬轡，恰好廖來福看見，問道：「展公子，你這馬……」

展玉翅冷冷地道：「我這就去，請轉告令公子，就說展某害怕連累他，叫他好自爲之！」廖來福恨不得他早點離開，連聲不送。

展玉翅拉馬出門，也不再易容，索性騎馬穿街過巷，他本在合肥長大，近來面龐膚色及身材雖有些改變，但認得他的仍然不少，只見他們只敢暗暗跟他點頭打招呼，展玉翅心頭更是悲苦。

他揮鞭催馬出城，又放馬急馳了一陣，將馬拴在樹林內，然後伸手入懷，準備掏藥易容，却摸了個空，這才想起自己如今穿的是廖子柏的衣服，剛才把碎銀及易容藥全擱在書房內。

這一來，又惹他一陣憤恨，身上無分文，今後吃喝如何解決？所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江湖上蓋多勢利之人，無錢簡直寸步難行！

展玉翅自己生了一陣氣，忽然咬牙道：「今夜只好硬闖舊家宅了，展家的財產本就是我的，就算報不了仇，好歹也得拿點盤川。」

日頭自西墜下，只餘半天的紅霞，歸林宿鳥紛紛飛回來，在頭上呱呱地叫個不停。

展玉翅心頭煩燥，又無處可去，只得在樹下盤膝運功。

（未完‧七）

上文提要：為進一步瞭解案情，總捕頭程小蝶與得力助手小雅、小文等共謀，決定由小雅矯裝俏姑娘，於雅室中召見言侍郎貼身丫環素喜。素喜表現傲氣，對小雅稱讚言侍郎不是貪色之輩，並道出自己天生具有媚骨，可以迷倒衆生。素喜有驚人的酒量，情到濃時，終於向小雅吐露架中之珍寶「黑玉蟾蜍」與「移墨玉」……

玉掌青苗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夜訪朝奉一席話　勝讀寒窗十年書

忽見兩個人影，由左面大廳上飛躍而起，升了兩丈多高，斜斜向下飄落過去。

這一下張重也看到了，那來人果然有着江湖上罕見的一流輕功，如非陳同早有指點，全神貫注，恐怕仍然很難發現。

兩個人影，落着實地，又一個飛躍而起，疾如流矢般衝向了女監牢房。牢房門口有燈籠，也有兩個守衛獄卒，但却沒有阻截的行動。

因爲兩個獄卒還未來及呼叫、動作，已被人點了穴道。

陳同搖搖頭，道：「兩個守衛的武功太差了，如何能保護牢房中人的安全？」身子一動，忍不住要出手了。

張重一把拉住了陳同，低聲道：「沉住氣，看下去。」

陳同吁一口氣，凝神望去。

借着高挑的燈光，看得十分清楚，兩個人都穿着黑色的對襟密扣夜行衣，戴着黑色的連頭遮臉帽子，整個腦袋只露出兩隻眼睛。

他們腰中有刀，但却沒有出鞘，點中獄卒穴道，很從容的找出鑰匙，打了牢門，把兩個獄卒移入牆角陰暗處，舉手取下掛在牢房門上的燈籠，舉步向前走去。

看那份沉着和熟練動作，那裏像是夜入刑部的大盜，簡直是巡視監牢的班頭。

「好悠閒的兩個匪寇，看得人心頭冒火呀！」陳同是眞的生氣了，身軀有點抖動。

「看完結果，再作定論！」張重道：「郭副總捕頭派我們兩個監視女牢，又不准我們出手攔截，豈會別無安排？只是我們還沒有發覺罷了。」

「甚麼安排呀？兩個明火執杖的大盜，已經進入了牢房，就等着出刀殺人，」陳同道：「等刀過人頭落，甚麼都來不及了，現在，就算咱們想出手，也是遠水難救近火啊！」

兩個蒙頭遮臉的黑衣人舉着燈籠四下照，很快就找到素喜住的牢房。

牢房雖不大，但住的人犯也少，連素喜一共四人，兩個倒臥地上的老婦人，睡的很甜，還打着有節奏的鼾聲。

一個中年婦人依在牆壁上，也似是進入了夢鄉，素喜也靠在牆上打盹。

比起別間牢房，拘押了十幾個人，這裏就顯得寬敞多了。

這一次，兩個黑衣人未再用鑰匙開門，手握門鎖，用力一扭，鐵鎖應手而斷。

聲音驚動了素喜，霍然睜開了眼睛，看着兩個黑衣人。

兩個黑衣人舉止悠閒，右首一

個放下手中的燈籠，照看素喜道：「素喜姑娘麼？受委屈了。」

素喜也沉着的叫人吃驚，淡淡一笑，道：「你認識我？」

「對！所以，才由我來見妳。」

「殺我滅口？」

「言重了，我們是來帶妳離開這裏！」右首的黑衣人道：「看來，刑部的捕頭們很優待妳，給妳一個很寬敞的牢房住，但坐牢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你們一路無阻的，直入牢房，不覺有些奇怪麼？」素喜道：「這可能是一個陷阱，請君入甕！」

「這也叫藝高人膽大，」左首的黑衣人接道：「只要素喜姑娘肯合作，我相信可以平安的離開這裏。」

「也就是說，我如不肯合作，這間牢房，就是我的埋骨之地了？」素喜淡淡笑一下，道：「坊間傳說，刑部的女總捕頭，巾幗英雄勝鬚眉，看來是言過其實啊？像我這樣重要的囚犯，竟然不知道派人保護我？」

「派有人的！」左首黑衣人接道：「但都把守在牢房外面，她失策的地方是，低估了我們的武功，我們點倒兩處樁卡，避開了他們兩重埋伏，現在，就算有人進入女牢中救妳，也已經來不及了，識時務者爲俊傑，素喜姑娘，跟着我們走吧！」

「也是死路一條啊？」素喜道：「死得也許會更慘一些，我聽說過，江湖上逼供的手段，比起官方的酷刑更可怕了，我雖有幾分傲骨，可也承受不起啊！」

「一個侍候人的丫頭，知道得可眞不少啊？」左首的黑衣人道：「這就是妳的大不幸了！」刷的一聲，抽出了單刀。

「眞的要殺我呀？」素喜道：「我一死，你們無法知道你們想得到的秘密了！」

「留下妳，是個大禍害，兩害相權取其輕，」左首的黑衣人道：「殺人滅口，比妳能說出的秘密，重要多了。」

素喜的目光盯注在手執燈籠，站在右首的黑衣人道：「你爲甚麼不說一句話呀？既然認識我，該有三分見面情，幫我求個情啊！」

「好吧！」右首的黑衣人道：「老六，看在我的份上，給素喜姑娘一個痛快吧。」

「好！一刀取命，不讓她叫出疼字。」刀光一閃，疾斬而下。

素喜沒有叫，但殺素喜的黑衣人却叫了起來，手中的鋼刀也跌在地上。

敢情握刀的右臂上，中了兩枚暗器，長過三寸的銀針，全釘入右臂上的穴道中，難怪拏不穩手中鋼刀了。

倚壁而坐的中年婦人早已站了起來，而且，手中執着一把長劍，笑道：「失策的是兩位，你們低估了總捕頭的算計，讓你們點倒樁卡，也是讓你們自投羅網。」

聲音甜美、清脆，那裏是中年婦人的聲音。

右首黑衣人一振腕，手中燈籠飛出，挑燈籠的木竿，竟然釘入牆壁中，燈籠搖蕩了一陣，却未熄去。

「好功力，」中年婦人前進一步，長劍指向黑衣人前胸，也阻擋了黑衣人攻向素喜的去勢。

素喜可以滾動身子，躲到那中年婦人的身後去。

但素喜却坐在原地未動。

中年婦人歎息道：「素喜，過來吧！心分兩處，我可能照顧不週。」

右首黑衣人擲出燈籠，刀也入手，冷冷道：「哼！原來埋伏在牢房之中……」突然斜揮一刀，斬向素喜。

這一招攻勢，門戶大開，那中年婦人只要一舉長劍，很容易傷到他，甚至劍取要害，傷其性命。

這是捨生忘死的一刀，旨在殺人滅口，賠上性命，亦似在所不惜。

但那中年婦人好像早有準備，應變奇快，一招「春雲乍展」，封住了刀勢，借勢反擊，連攻五劍。

黑衣人擋開了五劍，但却被逼退兩步。

這時，素喜本有更好機會，移到中年婦人的身後，免她顧此失彼。

但素喜仍然坐着未動。是不怕死啊！還是被嚇暈了？

目睹中年婦人的精奇劍招，那身中銀針的老六，已感受到處境的危急，一咬牙，忍痛拔下銀針，撿起單刀。

中年婦人一抹臉，現出本來面目，正是年輕貌美的小文姑娘。

她盡量把身子移近素喜，希望能在封擋兩人聯手的刀勢時，仍能保護素喜的安全。

急快的步履聲傳了過來，郭寶元帶着四名執刀捕快，疾奔而至。

小文沒有攻敵，只是全神注視着兩個黑衣的眼神，江湖高人攻敵之前，最先動作的不是手，而是眼神。

小文的用心，是保護素喜的安全。

「老六，咱們走！」右首黑衣人手一揮，竟把單刀當作暗器，投向素喜，人却直竄而起，撞開了屋頂。

左首的老六也同時全力攻向小文一刀，使她無法救助素喜。

這一招很惡毒，配合得也好，小文本能的揮劍，封架住劈向自己的刀勢。

刀是被封開了，但老六却借勢衝上屋頂，飛躍而去，兩條人影，一先一後，去得疾如流星。

小文顧不得追敵，回頭看素喜，眞是驚險極了，鋼刀穿透了素喜脖子上的衣服領子，釘在牆壁上一尺多深。

就是那一點毫釐之差，沒有傷到人。

素喜似是嚇壞了，雙目緊閉，頭往一邊歪，但却被釘在牆上的衣領子拖住了，上身仍然靠在牆壁上。

郭寶元進了牢房，抬頭向屋頂看一看，屋頂已被撞出了一個大洞，但口裏却吼道：「救人要緊，快些去請大夫來。」一聲呼叫着，出了牢房，四個帶刀的捕快，也跟着他追出室外。

小文靜靜的站着，兩道目光盯着單刀看，心中暗作計算，素喜如何能這麼巧的避過了這一刀，刀尖釘入牆壁的地方，正是素喜靠腦袋的所在，黑衣人投得準，素喜避得巧，如果是自己，能不能避開這一刀呢？近在咫尺啊！刀勢又急如閃電。

請大夫還未到，素喜已清醒了過來，眼睛一瞟挨着粉頸的鋼刀，媽呀一聲，嚇得流出兩行眼淚。

小文伸手拔出單刀，輕輕吁了口氣，道：「素喜姑娘，妳的運數眞是好得邪氣呀！毫釐之差，就會要了妳的命，就算切不了腦袋，也會穿透咽喉，但妳却全無損傷，妳這番大難不死，必然是後福無窮！」

素喜伸出手，摸摸脖子不見血，才拉拉鋼刀穿破的衣領子，道：「險得很啊！俗話說，人不該死，五行有救，可眞是不信也不行了。」長長歎口氣，接道：「姑娘長得好漂亮，也很會裝扮，和我同住了兩天兩夜，我就瞧不出妳是這麼一位年輕的大姑娘，裝得維妙維肖啊！」

「其實，妳已經提醒了他們，」小文道：「請君入甕那句話，說得是相當的明顯，只怪他們太笨了，聽不懂妳的弦外之音。」

「聽妳口氣，」素喜道：「好像是說我們是一夥的？」

「我可沒有這樣說呀。」小文道：「我只是說老六他們兩個大男人笨了一些……」

「哼！他們動刀殺我，也是假的了？」素喜道：「作戲給妳姑娘看？」

「那倒不是。他們是眞的要殺你，這也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小文道：「我雖然不太懂江湖中事，但是眞還是假看得出來，他們出刀很認眞，是裝不出來的。」

「客氣啦！妳是洞若觀火，看得入骨三分啊。」素喜道：「只可惜呀，於事無補。」

「惱羞成怒了？」小文伸手由舖在地上的稻草中取出一個劍鞘，還劍入鞘，笑道：「這劍一直藏在稻草中，妳只要留心一些，應該早就發覺，其實，我們只是想快些破案，逼出兇手，姑娘如能幫我們一把……」

「我已經發覺了一件事，」素喜接道：「作捕快的人，大都口是心非，不能信任，我那裏還會上當？」

「我也發現了一件事，你姑娘命大撞得天鼓響，」小文道：「不用看大夫，也用不着派人保護。」說完舉步出了牢房。

* * *

陳同、張重，跟在兩個黑衣人的身後，緊追不捨，兩個黑衣人奔行快速，疾如奔馬，陳同、張重，既不能跟得太近，也不能落後太遠。

追過了幾條街，兩個黑衣人投入了一座大院落中，陳同停下身子，却不見張重追上來。

敢情這一陣急奔快跑，竟把張重跑丟了。

這是座深宅大院，屋舍連雲，庭院重重，夜色已深，全宅院不見燈光。

兩個黑衣人投入宅院中，就像投入池塘的沙石，踪影不見了。

事實上，他們只要找個屋角暗處藏起來，就使人無法尋覓，更別說有人打開門窗接應了。

陳同無法追查，只好退出來，幸好大門上有一個橫掛的金字招牌，寫着「上林畫苑」，陳同雖然認出了四個字，却是想不出是個甚麼地方？反正記下這個橫匾就是。

回到刑部門口，張重已在等候，苦笑一下，道：「你們走得太快，兄弟趕不上，只好先回刑部等候了。」

「還是張兄有見識，陳某一直躭心走散了，如何向郭副總捕頭交代。」

「人呢？」張重道：「是否找到了他們落脚之處？」

「上林畫苑，」陳同道：「一處大宅院，黑濛濛的不見燈火，也不敢胡亂衝撞，只好回來交差了。」

「能說出一個地方就好！」張重道：「照你的說法，那該是一處有名的地方，總捕頭一定知道，走！覆命去吧！」

程小蝶已經不在刑部，帶着小雅和張百通連夜出動，找上了順天當舖的大朝奉，常香亭，也是北京城中，未被萬寶齋羅入旗下的兩大

識玉名家之一。

深更半夜，不速造訪，是有點不太禮貌，但刑部總捕頭親自踵府拜候，也算給足了面子。

常老夫子雖然心頭不太舒服，可也不致不接見，只好起床，洗個臉趕到書房見客。

程小蝶帶着小雅、張百通已然在書房坐候。不到客廳到書房，是出自程小蝶的主意，書房才是有寶之地，那裏存放了常老夫子收集的典籍、記事，遇上了疑難，隨手可以翻閱。

看到了如花似玉的總捕頭，嬌俏伶俐的小雅姑娘，常香亭的怒火就消去了一半，那麼漂亮的大姑娘能不辭勞苦，深夜造訪，吵醒了一場好夢也只好認了。

不待張百通班頭的引見，程小蝶已搶先說道：「晚進程小蝶，現任刑部總捕頭，深夜踵府，深感唐突，希望老人家能於體諒。」

話說得十分客氣，但軟中帶硬，既稱晚進，又亮了官銜，表明了這是公事，談得好，大家和和氣氣，談不好，就準備霸王硬上弓了。

「千百年來，刑吏一職，和民間牽扯最多，」常香亭拂髯微笑，道：「捕頭、捕快，民間最怕，但也最愛，他們如狼似虎，能讓人家破人亡，聞之變色，他們也緝捕盜匪，除患拔莠，清正鄉里，使人安居樂業，政簡刑清，這刑清二字，大部就落在刑吏、捕頭的身上了。」

「所以，才深夜打擾，希望能以常老的淵博學識，助我們一臂之力，」程小蝶微笑如花的道：「破上一件大刑案，我要破得漂亮，破得物証齊全，讓人心服口服，以爲各州府、郡的表率。」

常香亭呆了一呆，道：「老朽手無縛雞之力，又無解析刑案的經驗，能爲總捕頭效甚麼勞呢？」

三五句話，就把事情引入正題，連張百通也暗讚程總捕頭高明。

「奔走拚殺、追緝匪徒，是捕頭、捕快的職責，」程小蝶道：「但追本溯源，分析事物，就需要淵博的學問，非讀萬卷書，不能爲功了。」

「老朽喜務雜學，只怕幫不上大忙吧？」

「我們談玉，它不會載諸經史上，」程小蝶道：「應該屬於雜學了。」

「這倒是常某精熟的項目，我曾下過一番大工夫收集這方面的典籍、記述，確實讀過不少，其實雜學的樂趣，絕非經史能及，只不過，它給人的快樂是一種精神的舒暢，一種超然的自負，却無法用作當官、治世，追求功名之用。」

程小蝶道：「雜學讀多了，讀通了，讀專了，能解剖百物，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

「還要機緣，拿玉來說吧！」常香亭長長吁一口氣，道：「玉有千品，中蘊三奇，可是，知道了有甚麼用，無法收集呀！有些人無意得到了，却又不知它是玉中極品，白白糟蹋了，把一件千古難遇的神品，棄若敝屣，唉！世間的事，就是這麼樣無可奈何啊！」

「常老，何謂玉中三奇，」程小蝶道：「個中學問太大，不說清楚，外行人很難明白？」

「你聽過瓊漿玉液吧？」常香亭道：「瓊漿是甚麼，我不是很瞭解，但玉液，確有其物，玉中三奇，青苗居首……」

程小蝶心中跳動了一下，道：「青苗玉？」

「對！青苗玉，」常香亭道：「玉中三奇，青苗玉以爲其最，瑩晶白玉中，生出青苗一株，玉中之液，也就由青苗所化。」

程小蝶長長吁一口氣，道：「玉中青苗，化作了玉液，會有甚麼用呢？」

「起死回生，延年益壽吧！」常香亭道：「它是一種神品，天地靈氣蘊育而成之物，說到它的作用，應該是無所不能了，可是，天下是否眞有這種東西，無人知曉啊，它記述於一些傳奇典籍之中，就算它眞的存在人世之間，也是可遇不可求了！」

「青苗化玉液，」程小蝶道：「青苗是否就消失不見了？」

「青苗者，玉液之形也！」常香亭道：「據說，玉裏密封，其形不變，一旦破裂，青苗即化玉液而出。」

「這麼說來，」程小蝶道：「人間眞有青苗玉了？」

「常某人可不敢如此肯定，世間是否眞有青苗玉，沒有人見過，老朽也只能在古籍中，和它神意相會，想像出一個形象罷了。」

「玉液瓊漿，只是騷人墨客用作誇讚好酒的名詞，」程小蝶道：「想不到世間眞有此物。」

常香亭道：「千年積雪中，生長了兩種植物：一種雪蓮子，一種雪棗，採雪棗釀成之酒，可稱作玉液瓊漿，它不但是酒中奇品，也是治療瘟疫、中暑的奇藥，一杯下肚，酒到病除。」

程小蝶站起身子，道：「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兩天後的賞玉大會，常老務請參加，那裏有珍藏奇玉千百件，還需要常老作番評鑑，夜色已深，不敢再多打擾，我等告辭。」

常香亭站起身子，笑道：「雪棗釀酒，稱它作玉液瓊漿，只是一種形容，稱讚，但眞的玉液，却是

無價之寶……」放低了聲音，接道：「它還能使人脫胎換骨，返老還童。」

「也使人長生不老了，」程小蝶道：「爲它犯罪，倒也值得？」

常香亭道：「能不能長生不老，我不知道！但喝了它，多活個幾十年，大概是很平常了。」

程小蝶一躬身，道：「常老留步。」轉身而出，快步離開了常府。

小雅緊隨身後，一口氣趕回了刑部，小雅才低聲說道：「小姐，爲甚麼不多留一會，常香亭確然是胸羅博雜，多和他談一會，有益無害呀，爲甚麼要匆匆告辭？」

「再談下去，可能要引起他心中懷疑。」程小蝶道：「他如心中有顧忌，就可能找個事故，推托了賞玉大會，少了他這麼一個人物，大會不但失色，也可能多了些遺珠之憾。」

談話之間，已到了程小蝶的公事房外，揮揮手，張百通退了下去，小雅已搶前一步，推開了房門。

室中早燃了一支蠟燭，小文懷抱長劍坐在室中等候。

原來，這公事房後，還有兩間小臥室，公事一忙，程小蝶和二婢，住在此後面兩間小臥室中。

小文的臉上是一種忿怒和委屈混合的神情，似是窩了一腔心火。

「小文，生的甚麼氣呀！」程小蝶道：「我知道，妳受了委屈，易容改裝，窩在牢房兩天兩夜，吃不好，喝不好……」

「小姐，這點苦算甚麼？小文那敢心生怨懟，惱火的是，被素喜那個丫頭片子玩弄於掌股之上，可眞是不值得，窩囊啊！」

「怎麼回事，」小雅道：「我好酒好菜的招待她，但她却半眞半假的戲弄我，如不是小姐制止，那晚上，我就對她不客氣了。」

「她有一身好武功，打起來，不知勝負如何呢？」小文說出了牢房的經過。

「這就非比尋常了。」程小蝶神情凝重的道：「也不是被買入言府的丫頭，而是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存心混入言府中的了。」

「這件案子，也是她從中策謀安排了？」小雅道：「咱們來一個攻其無備，一下子制服她，廢了她的武功，讓她求死不能，再慢慢的審問她，不怕她不招出來了！」

「素喜不像主謀這件兇案的人。」程小蝶道：「小文應該不會看錯，兩個黑衣人是眞的要殺她，這又說明了甚麼呢？」

「他們不是一夥的，」小雅呆了一呆，道：「素喜是另一股介入言府的力量。」

「她是人佈下的一枚棋子，巧妙的安置在言侍郎的身側，」程小蝶道：「負責監視言侍郎，也有保護言侍郎的用心，當然，接到主人的令諭時，她也會殺了言侍郎，取走言府中的珍藏玉器。」

「這麼說來，素喜也和我們一樣，希望早些找出兇手，破此案子？」小雅道：「但她一身武功十分高強，爲甚不肯遠走高飛！却甘願留在刑部的女牢中，忍受諸般痛苦。」

「無法交代呀！」程小蝶道：「言侍郎被殺，青苗玉失踪，她如何對主人回話，只好留下來，看情勢發展作應變。」

「這是說，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兩股不同的力量在纏鬥，」小雅道：「如果，我們能夠取得素喜的合作，能不能把我們雙方的力量扭在一處，總捕頭，四大名捕，各回住地，刑部的力量還未茁壯，要我們分對兩處強敵，會不會力不從心呢？」

「郭副總捕頭正在全力培養刑部的捕快力量，」程小蝶道：「雖然還未見突出的高手，但整體力量的壯大，而且相當成效，一百多人的刑部捕快，成長已近兩倍，補充的全是年輕人，都在接受嚴格的訓練，我希望三年有成，刑部捕快的力量，朝氣蓬勃，能成一股執法公正，不畏權勢，直正能爲老百姓剷除邪惡的正義力量，生爲女兒身，不能統率鐵騎，征戰四方，也只有爲民間，盡一份平反冤獄，保護善良，讓他們生活得心安理得。」

「姑娘，小文請罪，我好慚愧，一點小小的困難，就忍不下去，那裏還能幫助姑娘完成宏大的心願。」口中請罪，人也跪了下去。

程小蝶急急扶起小文，道：「不要多禮，我沒有怪妳，我們一同去吳大俠門下學藝，也算同門師姊妹了！」

「不敢吶！小姐，我和小雅是丫頭，是妳的婢女，不管小姐怎樣善待我們，但這個身份不能改變。」

「彼此的身份，一開始就定了下來，」小雅道：「小文說得對，這個事實，沒有法子改變。」

望了小文、小雅一眼，程小蝶歎口氣，道：「不管妳們怎麼說，我心中早已把妳們當姐妹看待，我和郭副總捕頭商量過，想把妳們補個班頭的缺……」

「不要啊！小姐。」小雅道：「我可不要作官，只要跟在小姐身側，爲妳出力效命，幫妳完成心願。」

「小姐，吳先生不是也說過嗎？」小文道：「我和小雅都不是作官的料子，勉强而爲，不但會有傷官箴，也要折壽，小姐如果體惜我

們，就把我們留在身邊吧！」

「我也想過了，若給妳們一個職位官銜，妳們辦起事來，可能不太方便，暫時就留在我身邊，」程小蝶道：「咱們三個人，商量着辦案子，還眞能找出很多點子來，三個女皮匠，就變成一個女諸葛了。不過，總有一天，我們要分開，我已要他們替你們存些銀子……」

「爲甚麼呀？」小雅接道：「姑娘家產豐厚，多了我和小文，也花用不盡，我看用不着存銀子了，這一輩子我們要賴在姑娘身邊不走了。」

「傻丫頭，妳們不準備嫁人了？」程小蝶道：「日後妳們遇上了合適的男人……」

「嫁人？怎麼嫁呀！我和小文都已是殘花敗柳！」小雅道：「小文怎麼想我不知道，我已是下了決心，姑娘不要我了，我就找個尼姑庵出家去，我不會放下武功，三五十年後，我小雅說不定會成就了一代空門俠隱。」

「我們一起去啊！我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小文道：「想丟下我一個人，沒門。」

「把我說成楊六郎了，」程小蝶笑道：「不過，也不要把話說得太滿，有一天，遇上了合意的人，那就由不得妳不嫁了，想作尼姑呀？談何容易，那要好幾世才能修到的因緣呢！」

「我和小雅，早已是天涯飄萍、斷腸花，四海隨緣吧！」小文道：「但姑娘不同，程門無後，要靠妳傳繼香火，妳可以不嫁，但老爺、夫人，不會放過妳。有一天，妳上了大紅花轎，我和小雅，眞的不知道何去何從呢？」

「簡單啊！帶我們一起嫁過去啊，討老婆帶兩個陪嫁的丫頭，正常得很啊！」

程小蝶看着兩人笑一笑，道：「把兩個小美人擺在身邊，我可不保証，他會食指不動，早晚都會把妳們吞下去。」

「只要妳姑娘有這個度量，新姑爺有膽子，也有胃口，那就讓他吞下去吧！」小雅笑道：「相信我和小文可以忍下去，姑娘你也能忍得下麼？打翻了一大缸陳年老醋，不把新姑爺淹死，也要把他酸個半死不活。」

「別把我看成醋罈子，我的度量大得嚇人，當年追取九龍玉珮，我邀請田長青出馬助拳。」程小蝶道：「小方告訴我，田大哥風流成性，不愛金銀愛美人，我還是冒險去了。」

小文呆了一呆，道：「妳……妳被田長青吃了？」

「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讓他抱上床了。」程小蝶道：「但他遇上了老情人苗蘭、花芳，我就這麼逃過了一劫，事後想來，他的風流不羈，只是表面，骨子裏却是有所不爲。我在出任總捕頭時，已經和爹講好條件，不能干預我的婚姻，身在江湖，很難自主會發生甚麼事情，這短短一兩年間，我已經遇上好幾次幾乎失身的兇險，我們心存萬民，但也不要太拘束自己，眞正喜歡我們的男人，就不會計較我們是不是處子之身，江湖上詭詐萬千，一個不小心，連命都要丟掉，何況清白的身軀？誰也沒有把握保得住啊。」

「姑娘有此想法，可眞是驚天動地的高見了。」小雅道：「取次花叢慵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我可以爲破案、爲大局，跟人上床，當作手段、武功運用，也可以陪着我眞正喜歡的男人，同床共枕，我會盡我所能的取悅於他，至於他是否會娶我，我不會放在心上，緣起緣滅，任其自然，但我也會非常的珍惜自己，不是我十分喜歡的男人，不會讓他抱我上床，看透了男歡女愛，留一點懷念追憶，一弦殘月照相思，又有甚麼不好呢？」

「妳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啊！」小文嚷道：「我和妳已經是爛了的桃子破了的瓜，不管我們多麼無奈，都無法挽回甚麼。但小姐不同，她雖然經歷了一些兇險，却吉人天相，仍然保存着寶貴的處子貞操，我和妳，可以破鍋破摔，但姑娘可是白壁無瑕，不能跟我們比呀。」

「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德中婦德居首。」程小蝶笑一笑，道：「婦如失貞，那還得了，唯死而已，所謂從一而終……」

「小姐，這麼說來，」小雅接道：「我和小文，只有兩條路走了，一條是唯死而已，一條是遁入空門了。」

「世俗之見，只有如此了，」程小蝶道：「但我們已脫出了世俗的範疇，世俗之見，也就不用去計較它了。」

「小姐，能不能說得清楚一些？」小文道：「我們要明確的瞭解小姐的想法，日後，遇上麻煩的事情，也好有一個應付的準則。」

這番話聽來很普通，但骨子裏，却是相當的厲害，逼着程小蝶明白交代了，事情的內容，倒是容易說個明白，但難以措詞，如何能說得明白又文雅，就得費番心思了。

程小蝶思索了好一陣，才吁一口氣，道：「小文，妳是刁難我呀？」

「不！婢子少了小雅那分慧悟，」小文道：「只有向姑娘討教了。」

（未完‧四）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上文提要：樓一怪和銅椰老人比試內力，呈兩敗俱傷之勢，幸得遲老殘、江青嵐爲他們解了圍，雙方和好如初，江青嵐和島主互贈名山大川的珍貴禮物……紅線女同綠雲持崑崙老人手諭，趕程往北海，面謁玄靈叟，要控訴祝士愕殺害亡父江南大俠，路遇姨母和柳琪，便一同往北海，到達天廻嶺，遇上守山的勞山雙惡……



決不偏袒門下　承諾讓報父仇

不！她刷刷連聲，長劍像雨點般攻出，秦嶺系的「終南劍法」，素有辛辣奇詭之稱，此時在柳姑娘演來，更具有輕巧伶俐之感。

不！還是她同時使出了「穿花身法」，人似蝴蝶般翩翩飛舞，劍若銀蛇亂閃，迴環劈刺。

青烏道人枉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被柳姑娘這一輪快攻，當眞打得手忙脚亂，心中更是一陣猶豫，這丫頭身法奇特，使的是一手「終南劍法」，難不成是六絕之首秦嶺天痴上人門下？

天痴上人在武林中稱得上泰山北斗，就是玄靈叟也不敢輕易得罪，果眞如此，自己倒傷她不得，

洪氏斷喝了聲：

「撒手！」

「噹」！一聲金鐵大震，餘音未絕，又是「噗」的一聲，好像擊中人身，夾雜着響起半聲慘嗥！

青烏道人心弦猛震，回眼一瞧，赤面星君右肩被鐵拐掃中，肩骨盡碎，仆地慘死。

這下青烏道人瞧得兩眼發直，陡地狂吼一聲，雙肩搖處，背上五枝短叉，發出一陣郎郎巨響，驟然飛出。

同時他右手連揮，手中那枝鋼叉，正好在每枝短叉柄上，擊了一下。五枝短叉，經這一點之力，急如閃電，耀目精光夾着懾人心神的厲嘯，往柳琪上、下、左、右、中，五個方向，同時激射而來。

柳姑娘正在自以爲得手之際，那知轉眼間，情勢大變，對方五叉同發，疾若迅雷，威力之强，實是駭人聽聞。這等陣仗，她幾曾見過，心頭一慌，急忙施展劍法，以快打快，劍尖顫動，往射來五枝短叉撥去。柳姑娘應變雖然神速，而且每支短叉也確被她劍尖撥上一撥！

劍尖一碰，陡覺對方這五支短叉竟然力逾千鈞。只聽叮叮輕響之中，柳琪一條右臂立被震得發麻，五支雪亮短叉依然分毫不動，直射而來！

這眞是電光石火，眼都沒眨一下，五枝鋒利叉尖，距離柳琪身前已不到五寸。

洪氏拐劈赤面星君，連吁口氣的時間也沒有，眼看柳琪就得喪在五鬼叉下，要待縱身撲去搶救已來不及。

她更知道青烏道人的五鬼叉，貫注全力，就是劈空掌一類掌風，也休想震得開去，一時情急，只好橫身一掌，對準柳琪推出！

這和青烏道人的五鬼叉雖然遲發半步，但在五枝鬼叉正要釘上柳琪身前的一刹那，一股龐大掌風，也已推到柳琪身側。

柳琪一個嬌軀立即呼的震飛出去一丈來遠！驀聽一聲嬌叱，一道

長虹，寒芒驟發，銀星四射，也正好湧到，擋住五枝短叉，噹噹噹噹，一陣巨響，把五鬼叉悉數震落！

不！驚叫起處，青烏道人一個身子已被齊肩削斷，倒臥血泊之中！

劍影倏斂，露出一個紅裳女子，她，正是崑崙嫡傳的紅線女周綠雲，方才使了一招「坎離一劍」，磕飛五鬼叉，還誅了青烏道人。

洪氏瞧得十分驚訝，大喜過望的道：「綠雲，妳這招劍法，老身還是平生僅見！」

周綠雲納劍入鞘，笑道：「姨媽，這是師傅從『乾坤八劍』中精研而來的四劍之一，我們每人只傳了一招！」

話才說完，瞥見柳琪倒臥地上，一動不動，似乎傷勢不輕，不由秀眉深鎖，急道：「甥女出手遲了一步，柳妹妹還是傷在五鬼叉下！」

洪氏搖頭道：「柳姑娘倒不是傷在五鬼叉下，方才老身情急之下，推出一掌，她敢情閉過氣去。」

說着俯下身去，在柳琪身上拍了幾下！柳琪霍地睜開眼來，她嘴皮動了一動，方想說話，洪氏忙道：「柳姑娘不可開口，有話等一會再說罷！」

說話之際，一手已按上柳琪背後大穴。柳琪只覺一股熱流源源度入體內，立時覺得胸口一暢，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精神頓感爽暢。

洪氏吁了口氣，笑道：「好啦！好啦！柳姑娘快坐起來運會氣罷！」

柳姑娘依言坐起，調了會息，才站起身來，立即向洪氏襝衽道：「晚輩多蒙老前輩相救，請受晚輩一拜。」

洪氏連忙一把拉住，笑道：「柳姑娘快別如此，說實在，柳姑娘是被老身掌風所傷。」

柳琪臉露不信，口中：「這……」了一聲。

洪氏已把方才經過情形細說了一遍。

柳琪回頭笑道：「這還是老前輩出手相救的咯！」

三人經這陣躭擱，已是未牌將末，洪氏向四週略一打量，原來前面已有一座插天高峯，排雲直上，敢情就是勞山雙惡口中的天迴嶺了。這就用手一指說道：「綠雲，天迴嶺恐怕就在那邊，咱們快走！」

說罷，一提身，連着幾個縱躍，箭一般向前跑去。周綠雲、柳琪也疾追在洪氏身後，三人同時施展出上乘輕功，宛若離弦流矢，一口氣，翻過四座山頭，堪堪奔到那座高山脚下。

只見八個背劍道人如飛而來。這八人身穿青袍，年齡都在四十上下，他們一下到了四丈距離，站住身子，爲首一個指着三人，喝道：「妳們是什麼人？敢闖入天迴嶺禁地，敢情活得不耐煩了？」

洪氏走前一步，施禮道：「八位道長請了，老身洪氏，陪同甥女周綠雲，賫有崑崙老人親筆函一封，面呈貴上人，煩請道長代爲通報。」

爲首道人聽說來人是奉崑崙老人之命，前來投書，果然面色稍霽，他重複打量了三人幾眼，忽然回頭道：「咦！青赤雙星巡守前山，居然有忽職守，怎不前來通報？」

周綠雲道：「道長說的可是勞山雙惡赤面星君和青烏道人？」

爲首道人微微頷首道：「不錯！貧道說的是他們兩人！」

周綠雲臉色一整，襝衽道：「勞山雙惡，二十年前，參與殺害小女子姨父，方才因阻攔小女子入內，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已被小女子除去，到時小女子謁見玄靈老前輩，自會請罪！」

八個道人聞言之後，臉色不禁大變，爲首道人重重哼了一聲，道：「姑娘到天迴嶺是投書來的？還是尋仇來的？」

周綠雲道：「小女子奉恩師之命，自然投書來的。」

爲首道人臉色一沉，道：「那麼妳殺死前山巡山使者青赤雙星，又如何說法？」

周綠雲道：「勞山雙惡，原是小女子的仇人！」

爲首道人怒道：「他們既然投到本門，就是玄靈門的人，不再是勞山雙惡了，妳們殺害本門巡山使者，該當何罪？」

周綠雲道：「小女子已向道長說過，等謁見了玄靈老前輩，自當領罪。」

爲首的道人喝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

柳琪插口道：「那麼依你要待怎的？」

爲首道人厲聲道：「殺人償命，古有明律，姑念妳們是投書來的，先放下武器，聽候發落。」

柳琪冷哼道：「天下那有如此不通人情之人。」

爲首道人長笑道：「天迴嶺百十年來，從沒人敢撒野滋事，崑崙門人這塊金字招牌，可以震得住中原武林，可嚇不住天迴嶺玄靈門，道爺叫妳們放下武器，聽候發落，已算是瞧在崑崙老人面上，格外優容，再不束手就縛，莫怪道爺要動手了！」

洪氏皺了皺眉頭，道：「道長何不先稟報過玄靈老神仙，再說？」

為首道人喝道：「老神仙何等身份，怎會接見一個後生小輩，爾等束手就縛之後，崑崙老人的書信，道爺自會轉呈。」

周綠雲柳眉一豎，怒道：「原來北海門下，盡是些狂妄之徒，難道姑娘沒有你們通報，就見不得你們掌教了？」

「好狂的賤婢！」

嗆！嗆！嗆！嗆！八個道人刹那之間，同時從背上撤下長劍。

「有誰吃了豹子膽，敢來天迴嶺滋事？」

刷！刷！刷！三條人影，奇快無比的人隨聲落！衆人面前，立時多了三個生相獰惡的黑袍道人每人手中各執着一根黑黝黝的修羅棒，目射兇光，凜然而立。

八個青袍道人，一眼瞧到來人，立即一齊躬下身去，為首那個連忙把周綠雲奉命投書，及殺害前山巡山使者青赤雙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三個黑袍道人的中間一個，向周綠雲諦視有頃，驀地發出夜梟般笑聲，猝然問道：「妳可是紅線？」

周綠雲答道：「紅線乃是小女子以前賤號，不知道長何以知道？」

中間那個道人厲笑道：「道爺不管妳以前以後，反正妳叫紅線就是了，嘿嘿！賤婢，妳還認得道爺三人嗎？」

周綠雲聽他口氣十分不善，似乎和自己還有着過節似的，但自己可從沒見過他們，當下說道：「小女子和三位素昧平生，道長恐怕認錯了人！」

中間那個黑袍道人仰天笑道：「好狡獪的賤婢，道爺北海七星，妳總該想起來了？」

周綠雲可從沒聽人說過北海七星這個名字，微微一楞道：「小女子確實想不起來。」

只聽左邊一個黑袍道人突然喝道：「賤婢，妳約了姓江的，和姓崔的兩個小子，使用崑崙劍法、崆峒金丸，破去道爺『北斗七星陣』，北海七星四死兩傷，難道妳還想抵賴不成？道爺正要找妳，妳居然還敢上天迴嶺傷人，膽子眞是不小，嘿嘿！今日要讓妳活着下山，北海玄靈門就算栽了！」

右邊一個接着喝道：「老大！老三！咱們無須多費唇舌，把她們拿下，挖出心肝來，好好奠祭老二們在天之靈！」

周綠雲聽了三個黑袍道人這一番話，心中立時明白，北海七星，碰上的敢情是江公子和崔文蔚夫婦。因為自己姐姐，不但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連衣服顏色，也完全相同，難怪北海七星會認錯了人。

她心中想着，北海七星的老大、老三、老四三人早已掣出修羅棒，厲喝一聲，三根棒影，劃空生嘯，向自己交叉攻來。

這眞是節外生枝，有口難辯，自己此次遠來北海，志在為父報仇，遲早總得和北海門下動手，不如一切過節，全攬在自己身上，免得再替姐姐惹事。心念一決，陡的身形輕旋，一下脫出三根修羅棒外，嬌聲叱道：「爾等既要找死，可怨不得姑娘大開殺戒！」

那八個手仗長劍的青袍道人，眼看周綠雲從修羅棒下脫出身來，還認為她情急想逃，大喝一聲：「那裡走！」

人影閃動，一下攔了上來，他們那知周綠雲殺心已起，鐵阮咸（琵琶）一橫，響起一陣錚錚弦柱之聲，大蓬銀絲急如驟雨飛洒而出。

近身四個青袍道人慘叫連起，向後栽倒！周綠雲打出飛針，可並沒怠慢，鐵琵琶疾交左手，右腕翻處，肩頭長劍嗆然出鞘。

劍尖劃動，崑崙絕學「坎離一劍」，爆出滿天劍影向自稱北海七星的三個黑袍道人電捲而出！這時柳琪也一聲清叱，揮動長劍，往另外四個青袍道人搶攻上去。洪氏恐柳琪有失，手橫鐵拐，跟蹤而上。

三個黑袍道人不防在自己三人圍攻之下，對方還出手傷人，連斃四個嶺前八宿，不禁連聲怒吼，往周綠雲猛撲過去！

那知他們堪堪發動，也正是周綠雲崑崙絕學出手的同時，北海七星武功雖然不弱，但如何能擋得住她這一招「乾坤八劍」精要的「坎離一劍」。三人一身本領尚未施展得開，陡覺寒風侵肌，精光耀眼，根本連看都沒有看清，三人之中已有兩人手上的修羅棒立被削斷！

周綠雲一招得手，精神倍增，左手猛然往前一送，鐵琵琶脫手飛出，向左前方一個道人當胸撞去。右腕連搖，「坎離一劍」再次展開，大片銀光宛如驚濤拍岸，洶湧撞擊！祇聽兩聲慘叫同時響起，一個被鐵琵琶擊中前胸，翻身倒地。另一個被劍芒掃中，連肩帶臂一齊削落，慘叫聲中，鮮血噴射，雙雙送命。

北海七星的老大眼看對方劍招之奇，出手之快，不到三個照面，就有六個人喪在她劍下，心知自己也決難倖免，不由厲吼一聲，修羅棒拚着他全身功力發出一招「怒海騰蛟」，瘋狂橫擊，自己趁勢後躍，退出去一丈多遠。

這正因周姑娘的「坎離一劍」並不連貫，才容他趁機躍退。這瞬息之間，他袍袖一抖，向空打出三粒流星彈，嗤嗤嗤，冲霄直上，同時爆開三顆五彩雲朵！

這當然是求救訊號，周綠雲一

不作，二不休，劍靴輕跺，凌空發劍，「坎離一劍」再次洒出。

黑袍道人流星彈堪堪出手，周綠雲已如電閃風飄，一圈銀虹當頭罩落，連哼聲都沒叫出，已被劈作兩爿，隨劍倒下。這時和洪氏動手的三個青袍道人，已有一個喪生拐下，兩個也被捲入一片拐風之中，失去還手之力。另一個却和柳琪打成平手，激戰方殷！

正當此時，驀聽三聲清脆玉磬之聲，從一處山谷中傳來，緊接一條黑影，閃電般從林間瀉落，口中喝了聲：「住手！」

戰圈中五條人影同時倏然分開，回頭一瞧，祇見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袍道人凜然而立。

此人雖然同樣穿着一身黑色道袍，胸前却用金線繡了一個八卦，敢情身份較高。他掃了洪氏等三人一眼，厲聲問道：「她們闖入天迴嶺所為何事？」

三個青袍道人喘息未停，急忙垂手肅立，恭恭敬敬的叫了聲：「三觀主。」

並由其中一個把剛才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那黑袍道人打鼻子中嘿了一聲，兩道眼神，掃過地上七橫八豎的屍體，臉上隱泛怒容的道：「你們當眞越來越不像話，來人既然登門求見，連稟報也不稟報一聲，就擅自動手，如今已驚動師尊，這責任誰擔當得起？好！你就領她們到谷前稍候，待我稟過師尊，再行定奪！」

三個青袍道人早已嚇得面無人色，唯唯應命，黑袍道人目光一轉，冷冷的道：「妳們誰是周綠雲？」

周綠雲長劍入鞘，答道：「小女子就是奉命賚書的周綠雲。」

黑袍道人伸手道：「妳既然奉尊師崑崙老人之命，前來投書，那麼信呢？妳取出來由貧道轉呈師尊好了。」

周綠雲聽得微微一怔，暗想他們玄靈門的人，倒眞如出一轍。當下正容的道：「小女子奉恩師之命，此信必須由小女子面呈玄靈老前輩，還請道長原諒。」

黑袍道人表情落寞，又是一聲冷哼，雙足一頓，一個身子倏然騰空飛起，一閃而逝。

周綠雲心頭暗驚，此人光憑這一身輕功，已在自己之上，玄靈門下當眞不同凡響，那麼方才遇到的這些巡山道人，祇是人家天迴嶺二三流角色罷了！

這時三個青袍道人已有一個走了過來，冷冷的道：「三位請隨貧道來！」

說着便沿着山徑向前走去。

周綠雲從地上拾起鐵琵琶，和洪氏、柳琪兩人一同隨着他前行。

轉過一重山頭，前面是雙峯挾持的一道寬闊山徑，谷口右首果然矗立着一座八角石亭，似是供人憩足之用。左首石壁上却鐫着十餘丈方圓的三個大字：「天迴嶺」。

青袍道人引着她們到了八角石亭，便已駐足，回頭道：「三位請到亭中暫憩，稍待自會有人接引，恕貧道少陪。」

說到這裡，掉頭自去。

洪氏瞧着他這副情形，不由微嘿了一聲，等青袍道人走遠，才低低的道：「這天迴嶺兩峯挾持，懸壁如削，中間祇有一條通道，情勢險惡，恐怕會有什麼花樣呢！」

柳琪接口道：「咱們連闖兩關，難道還怕他們區區埋伏不成？」

周綠雲却因自己一入北海，便連續殺傷多人，雖然全是被逼動手，但待會見了玄靈叟，當眞也難以交代，心中想着，不由翠眉微蹙，感到十分為難。

時間已快申酉之交了，三人枯坐了一陣，兀自不見有人傳話，心中都漸感不耐！忽見那條夾弄似的谷內，正有三條人影如飛而來。

前面一個，身上也穿着一襲胸繡八卦的黑色道袍，白臉黑鬚，年約五旬，一路飄然而行，步履輕逸，一望而知身懷絕頂功夫。緊隨他身後的，是兩個黑袍道人，背負長劍，武功也是不弱。

三人晃眼工夫便到了谷口，為首老道烱烱逼人的目光，掠過亭中三人，便打了個稽首笑道：「天迴嶺玄癸宮，數十年來，從無佳客蒞臨，方才聽敝師弟來報，說周女俠奉崑崙老神仙之命，前來投書，適因家師靜坐，不敢驚動，有勞三位久候。」

周綠雲因人家說得十分客氣，連忙趨前一步，襝衽道：「小女子周綠雲，奉命投書，怎敢勞道長鶴駕？不知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老道人道：「貧道絕塵子，忝主眞武觀，這兩位煩請周女俠引見！」

周綠雲連忙介紹了姨母及柳琪兩人。

絕塵子呵呵笑道：「貧道二十年前，曾有中原之行，風聞飛龍拐石大俠，急公好義，名滿江湖，不想二十年後，得與石夫人相遇，幸會之至。」

說到這裡又向柳琪笑道：「令師名冠六絕，貧道常聞家師談及，中原武林推為泰山北斗，今日三位兼程遠來，天迴嶺當眞生色不少，快請移玉嶺上待茶！」

周綠雲見人家禮數週到，絕口不提山前之事，心中更覺不安，略為停頓，便開口道：「道長如此客氣，小女子愧不敢當，方才前山之事，小女子姨母，因多年仇人相遇，致有殺傷……」

絕塵子臉色微微一變，但瞬息平復，一面搖手道：「周女俠奉崑崙老神仙差遣，向家師投書，乃是玄癸宮佳賓，周女俠請勿介意！」

洪氏在江湖上闖蕩了二三十年，閱歷較深，北海玄靈叟武功通玄，自成一派，平日目空一切，人又極爲護短。

方才聽勞山雙惡的口氣，江湖上的人，祇要進入天廻嶺，如無玄癸宮信物，莫想活着出去，自己三人一路殺傷九人之多，雖說持有崑崙老人書信，對方不願開罪，但也不會如此輕輕撇過。

何況對方似乎對前山之事不願多提，那麼祇有二點可能：第一、是玄靈叟還沒瞧到崑崙老人親筆函件，不知函中說些什麼，因此對門下死傷之事，暫擱一邊，以便瞧了函中內容再說，是以並沒向門人有所表示，絕塵子不明師尊意旨，自然不敢置評，才含糊答覆。

第二、是他們故示大方，却另有打算。這兩點自以前者較爲合理，那麼在投書之前，他們可能不會有甚舉動。心中想着，這就接口道：「綠雲，觀主既然如此說法，咱們就不再客氣，時間不早，就煩請觀主勞駕，早些晋見玄靈老神仙爲是。」

絕塵子微微一笑，欠身肅客，陪着洪氏等三人往夾道中走去。原來這夾道寬約三丈，兩邊岩壁如削，中間每隔五六步，便有幾級石級，地勢逐漸往上。

一會工夫，已到了山腰之上，兩邊古木參天，中間一條寬闊的石徑，繞山而行，左轉右轉，似乎還按着五行生尅之理開鑿。

走了約有頓飯光景，才繞出森林，那是雙峯之間的一片平台，迎面矗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中間橫額上，題着「玄靈門」三個大字。越過平台，那就是名震江湖的「玄癸宮」了，八扇大門前面，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八卦香爐，爐烟裊裊，香氣氤氳，使人頓覺心靈清淨！

玄癸宮是依嶺而築，地勢越後越高，從平台望去，但見殿脊延綿，金碧輝煌的畫棟飛簷，掩映在蒼松翠柏之間，氣象萬千。

一行人走近大門，早有八個黑袍道人分立在大門兩側，躬身肅客。絕塵子却領着他們走入大門，折向走廊，直往裡走進去，曲曲折折不知經過多少殿宇，也遇上許許多多身穿青袍的道人，但大家都是躬身讓路，執禮甚恭，這玄癸宮雖然佔地極廣，却一片靜穆，鴉雀無聲。

這樣又走了一會，才進入一處花木扶疏的院落，迎面走出四個年約十五六歲，面貌清秀的青衣道童，見到四人，一齊躬身下去。

絕塵子把三人讓入一間佈置十分雅潔的客室，落座之後，早有小道童手捧檀木茶盤，端上香茗。

絕塵子才含笑站起，說道：「三位且請用茶，待貧道稟過家師，再來相請。」

洪氏一路前來，處處留神，又覺得他們似無惡意，心中漸漸平靜，這時連忙答道：「觀主儘管請便！」

絕塵子打了個稽首，起身往屋外走去。

三人等了一陣，還不見絕塵子出來，洪氏因身在玄癸宮中，不便說話，同時又怕周綠雲和柳琪出言不慎，祇是拿目光向兩人示意。

這樣又過了好一會工夫，天色逐漸昏黑下來，小道童在四週八盞琉璃燈上點起了火，照得滿屋通明，又過了一盞熱茶時間，絕塵子才飄然入內，一面含笑道：「三位請到玄癸宮相見，家師已在那裡等候。」

說到這裡，瞧了周綠雲隨身的長劍和鐵琵琶道：「三位晋見家師，最好把身上武器留在這裡。」

周綠雲瞧了姨媽一眼，祇見洪氏微微點頭，這才依言放下武器，然後隨着絕塵子走出客室。

行不多遠，已到了一座建築宏偉的大殿，大家拾級而上，祇見大殿正中，一把紫檀交椅上，端坐着一位童顏鶴髮，面含微笑的老道人。身穿八卦杏黃袍，足登雲履，看上去當眞是蒼松古月，仙風道骨，一派出塵絕俗之概！

身後還一排侍立着八個青衣道童。他，當然就是名震武林的北海玄靈叟了。

周綠雲不敢怠慢，立即上前幾步，拜了下去，口中說道：「崑崙派門下弟子周綠雲參見老前輩！」

玄靈叟右手微微一抬，笑道：「姑娘遠來辛苦，不可行此大禮！」

周綠雲拜下去的身子，頓被一股眞氣托了起來！洪氏也連忙率領柳琪，一齊襝衽爲禮。玄靈叟連道：「不敢！」

這時青衣道童端來三把椅子，放在玄靈叟坐位下首。玄靈叟兩道神光十足的眼神，望着三人，和藹笑道：「三位遠來是客，快請坐下好說。」

周綠雲告過了坐，才和洪氏、柳琪，側身坐下，一面從懷中掏出崑崙老人書信，恭恭敬敬的雙手遞上。

當下由青衣道童代爲接過，呈到玄靈叟手上。

玄靈叟看過之後，修眉微微一攏，沉吟了下，和藹的道：「原來姑娘和我門下祝士愕還有這段血仇！祝士愕當年原是爲了他父親偏愛幼徒，才投到我北海門下，我從

未聽他說過此事，不過既有崑崙老人出面，此事自然可信，父仇不共戴天，我決不偏袒門下，祇是姑娘……」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兩道目光，射出稜稜寒光，向周綠雲一陣打量，然後點頭道：「崑崙老人是我生平最欽佩之人，姑娘年事雖輕，已得崑崙眞傳，不過報仇之舉，當衡量雙方功力。劣徒當年帶藝投師，身擅兩家之長，我身爲師長，縱然不偏不袒，姑娘也得以本身武功勝他才行，方才憑老夫觀察，姑娘目前尚非劣徒之敵，萬一有個閃失，我如何向尊師交代？而且目前劣徒帶着他小師妹遠去江南，尚未回轉，姑娘請代我覆上尊師，三月之內，我當令劣徒親上崑崙，聽候發落，了斷過節，姑娘以爲如何？」

周綠雲見玄靈叟言出衷誠，立即哭拜到地，口中說道：「老前輩如此成全，晚輩感恩不盡，一切聽憑老前輩作主。」

玄靈叟笑道：「妳祇管起來，我既然答應了妳，自然讓妳了此心願！」

周綠雲却依然跪着道：「晚輩還有一事，要向老前輩領罪。」

玄靈叟藹然問道：「妳還有什麼難題？起來好說。」

周綠雲叩了個頭，站起身來，又把自己一行在前山遇上當年參與殺害姨父的勞山雙惡，及自稱北海七星的三個道人，動手情形，說了一遍。

玄靈叟聽完之後，臉上神色肅穆，點頭道：「北海二十八宿，原是當年中原黑道中人，在江湖上結下大敵，才投奔到玄靈門來，我因他們既然投來，不能不收，是以祇派他們充任巡山，如有仇家尋來，祇要不在天廻嶺範圍之內，任何人可以各憑武功，了却恩仇。

「但多少年來，中原武林，因礙着我北海名頭，一直沒人敢到天廻嶺尋仇，這樣反倒長了他們氣焰，姑娘既然奉有崑崙老人之命，前來見我，他們還敢阻撓，足見平日跋扈已慣，傳出江湖，還當我玄靈門縱人爲惡，姑娘雖然殺傷多人，他們咎由自取，毋須領罪。」

說到這裡，一面又道：「三位遠來是客，可在這裡便餐，飯後至客舍休息，明天再行上路好了。」

他不待三人推辭，回頭吩咐身後侍立道童，要厨房準備素齋款客。

周綠雲想不到玄靈叟居然如此好說話，心中大感意外，一面又因對方輩份較長，既蒙賜宴，也不便推托，祇得恭身道謝。

少時，道童擺上素齋，絕塵子肅客入座，玄靈叟也起身在主席位上坐定，洪氏、周綠雲、柳琪坐了客位，絕塵子則在下首相陪。

周綠雲等三人因奔波了大半天，腹中早已飢餓，尤其放在面前的雖是素菜，却件件精美，也就不再客氣。

玄靈叟坐在上首，祇不過略略舉筷，表示意思，嘴角上也一直掛着笑意，殷殷勸食，極爲和藹。

飯罷，道童撤去殘席，泡上香茗。玄靈叟又殷殷垂詢周綠雲身世。周綠雲也把自己姊妹兩人，自幼即由母親携帶，避仇遠遷他鄉，姊姊輕雲，在兵禍中失散，母親又得了殘疾，幸蒙薛嵩出巡，垂憐母女病苦無依，收留下來，那知母親因病逝世，自己就在薛府長大。

後由恩師收錄爲弟子，傳授武功，以及自己夜入魏郡盜盒，留書別主，直到最近，才和姊姊會面，正好恩師也告訴了自己身世，携書北來，詳細說了一遍。

直聽得玄靈叟不住點頭，着實慰勉了一番。大家談了一會，周綠雲看看時光不早，正待辭出，驀然從前面山下，連續傳來一陣玉磬之聲！

絕塵子臉色倏然一變，似乎在向玄靈叟請示。玄靈叟微微抬手道：「你去瞧瞧也好，二十八宿近來也太張狂了些！」

絕塵子奉命匆匆出去，就在這瞬息之間，前山玉磬聲重又響起，而且一路傳來，逐漸由遠而近，同時後山也傳來一片叮叮之聲！

玄靈叟的臉色漸漸沉下。周綠雲不知這些玉磬之聲是代表什麼，但至少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故，一時不便開口。

過了一會，絕塵子才匆匆入內，躬身稟道：「前山來人，是一僧一道，連傷巡山使者，武功似乎是烈火門下，目前已由三師弟絕情、四師弟絕緣趕去。後山來的是一男一女，行踪掩蔽，發現時已在宮後不遠，似乎旨在窺探天廻嶺虛實，已由宮中弟子引入迷仙陣中。」

他話聲才落，祇見一個小道童又慌慌張張的進來，跪下說道：「啓稟老祖宗，弟子奉三觀主之命，發現另有二人，在嶺東現身，自稱是東海屠龍島來的，賫有銅椰老人親筆函，要見老祖宗，特着弟子前來請示！」

玄靈叟突然臉露怒色，重重喝道：「來人進入天廻嶺現身求見，他們才知道？難道巡山使者都死光了？」

說到這裡，臉上殺氣陡盛，回頭瞧着周綠雲，厲聲道：「老夫尊重崑崙老人，對爾等優禮有加，不想妳們竟然約了中原武林，分批潛入天廻嶺滋事，老夫又豈是怕事之人？」

他不待周綠雲回答，又向絕塵子吩咐道：「你叫她們在客室稍等，傳老夫之命，入山之人，不論何種理由，一律替老夫拏下，如敢違抗，格殺勿論！」

說着袍袖一揮，人已往裡面走去！

周綠雲聽玄靈叟口氣，似已動了眞怒，尤其口氣之中，好像那些人是自己約來的幫手，心頭一怔，不由站起身子，口中叫了聲：「老前輩……」

絕塵子冷冷的道：「恩師吩咐，請三位到客室稍候，三位還是隨貧道來罷！」

周綠雲眼看玄靈叟拂袖而去，這場誤會當眞有口難辯，她黛眉微蹙，一時拿不定主意，祇好往姨媽瞧去。

洪氏也被突然而發的局面弄得十分尷尬，她頓了一頓，點頭道：「孩子，既然玄靈老神仙如此吩咐，咱們還是到客廳上等一會，以老身想來，老神仙雖有誤會，自可水落石出！」

絕塵子瞧她們神色不似有假，暗想：那麼前山後山兩批敵人，當眞和她們無關？心念轉動，臉色稍微和緩些，引着三人步出玄癸殿，仍舊送她們到方才休息的那間客廳，一面說道：「三位就請在這裡暫時休息，隨身兵器，也就擱在桌上，無人動過，不過貧道奉勸三位，如無家師傳令，不可妄自走動！」

洪氏笑道：「道長說得極是，咱們既蒙老神仙優渥相待，在誤會未釋之前，自然不會貿然走動！」

絕塵子點頭道：「這就是了！」

說着轉身往室外走去！

絕塵子走後，柳琪忍不住問道：「姨媽，妳說尋上門來的這些敵人，可能是誰？」

她隨着周姐姐早已叫洪氏姨媽了。洪氏也因柳琪生得和蘭兒一模一樣，因爲她一直疼愛蘭兒，也就疼愛了柳琪。但此時給她這麼一問，一時可也答不出來，祇笑了笑道：「普天之下，公然敢到北海尋釁的，老身眞也想不出來，唔！有兩個不是自稱東海屠龍島投書來的嗎？可能也和咱們來時一樣，一再發生誤會，才動手的！」

柳琪搖頭道：「姨媽，妳說得不對，東海來的人，並沒動手！動手的是另外兩批，啊，不！後山兩個人，祇是覷探，也沒動手，動手的祇有從前山進來的兩個。」

洪氏笑了笑道：「現在情形可不同啦，方才玄靈老神仙不是下令，凡是入山之人，不論何種理由，全部拏下嗎，可能這時已經發動了呢！」

她話聲未落，耳聽「嘶」的一聲輕響，從前山飛起三顆流星，冲霄直上，在半空中爆出三朵五彩烟雲！

啊！這是告急信號，前山的人吃了虧啦，來人武功還當眞不弱呢！

柳姑娘望着這五彩烟花，微微出神，突然她回過頭來，張着一雙大眼，幽幽的問道：「周姐姐，來的會不會就是嵐哥哥？」

周綠雲心中驀然一驚，脫口問道：「妳說誰？他……」

洪氏聽到「嵐哥哥」三字，也立即回過頭來，因爲這三個字，她時常聽蘭兒叫着，十分耳熟，忙道：「孩子，妳是說江公子？妳也認識他？他……他在那裡？」

柳琪知道自己說漏了嘴，不由粉頰赧紅，囁嚅的道：「這是我猜想咯！因爲……因爲……如果他知道周姐姐此刻趕上北海尋仇來的，嵐哥哥一定會來！」

周綠雲臉上流露出關心神色道：「好妹妹，妳怎會知道的？」

柳琪無限嬌羞，也無限幽怨的道：「這是嵐哥哥親口告訴我的咯！他……他心中祇有周姐姐一個……」

周綠雲聽得臉上一熱，泛得兩頰羞紅，但心裡却有着一絲甜意，眨了眨眼睛，低聲說道：「好妹妹，我知道啦，妳一定和他很熟，是不？姐姐心如止水，祇要大仇得報，我……我……一定成全妳。」

柳琪睜大眼睛，急道：「周姐姐，妳不可這麼說，小妹知道，他心裡祇有姐姐妳……就是蘭兒，她也和我一樣，祇把我們當作小妹妹罷了！」

「蘭兒！」

洪氏搖着頭歎了口氣道：「就是咯！蘭兒不是爲了江公子，那會偷偷跑下山來？咳！你們這幾個年輕人，纏夾得恩恩怨怨的，眞叫老身弄不清楚！」

話才說完，祇見一個小道童匆匆進來，向三人打了個稽首道：「老祖宗和二觀主，已在前殿等候，有請三位！」

洪氏點頭爲禮，一面取過鋼拐，周綠雲和柳琪也各佩了隨身武器，由小道童帶路，走出客廳直往前進而去。

不多一會，已到了玄癸宮第一進大殿，這時燈火通明，如同白書。玄靈叟踞坐在正中一把紫檀大交椅上，臉上怒容隱現，嘴角間泛起一絲冷冷的笑意，瞧了三人一眼，微微點頭，一面右手擺了一擺，意思要她們站在一邊。

三人不知玄靈叟要她們出來爲了何事，身子堪堪站停，還沒開口，祇見大門外已並肩走進兩人，一個是灰衲芒鞋，白髯飄胸，手拄禪杖的老和尚，另一個是身穿一襲火

紅道袍，頭如笆斗，身軀高大的道人！

一僧一道後面，緊跟着三觀主絕情子，和七八個身穿黑袍，手執兵刃的道人。這兩人柳琪認識後面一個，他正是使用「純陽指」替自己療傷的離火眞人，當下連忙恭身叫了一聲：「老前輩！」

離火眞人和少林方丈大覺大師徐步而入，突然聽到有人叫他「老前輩」，心中大奇，回頭瞧去，發覺石階右側站着的柳琪，不由「咦」了一聲，道：「柳姑娘，妳也到北海來了？」

柳琪無可奈何的向他扮了個鬼臉，意思是告訴他自己三人，此時落在人家手中呢！

這時站在階前的三觀主絕情子，大聲喊道：「烈火門來人，站到左邊去！」

老和尚大覺大師，身爲少林寺方丈，一入天廻嶺，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就連遭襲擊，後來又聽人傳令，說什麼進入天廻嶺的人，全部拏下，如敢違抗，格殺勿論，直等三觀主絕情子出現，才說明來意，還是由許多人像押解要犯似的，押上殿來。

這時又聽絕塵子如此喝叱，老和尚涵養再好，也難以忍受，聞言不禁沉聲喝道：「老衲少林方丈大覺，以禮求見，道友如此呼叱，難道這是待客之道嗎？」

絕塵子怒道：「老和尚，就是達摩親來，也得入境問俗，按照北海玄靈門規定行事，何況爾等一路結伴尋釁，殘殺本門巡山使者多人，老神仙不過要親自問問你們來意，才讓你們進入大殿，還不乖乖的站到左邊去！」

大覺大師見他辱及師祖，不由怒火迸頂，一面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道兄仗着北海盛名，如此藐視武林同道！」

絕塵子冷哼道：「賊禿住口，到了玄癸宮，還敢嘴强，待會貧道自會還你公道！」

他說到這裡，忽然大聲說道：「四師弟，把身困迷仙陣的兩人帶上！」

話聲才落，祇見又是一個胸繡八卦的黑袍道人，他身後又有七八個黑袍道人，簇擁着一對老年夫婦，往殿前走來。

這一對老夫婦，男的臉如淡金，雙目深凹，鷹鈎鼻，尖下巴，和疎朗朗的一撮狠髭。女的臉型瘦削，皮膚白晰，一雙射着兇光的眼睛，骨碌碌向四面打量！

突然她一眼瞧到右邊站着的洪氏、柳琪和周綠雲三人，不由臉色倏變，急急喊道：「石嬤，妳和蘭兒果然在這裡，妳們也被這些妖道暗施狡獪擒住的？」口中說着，人已作勢撲來！

那簇擁着兩人的黑袍道人，有一個冷哼道：「這是什麼地方，容你撒野？」

話聲一落，已有兩個道人，一左一右把她夾住，動彈不得。

洪氏聲音入耳，心頭驀地一驚，那不是天狠符奇立，天狐遲琇是誰？原來覷探後山的，就是他們，心念轉動，急忙說道：「啊！遲夫人，她，她不是蘭兒，是柳姑娘！」

天狠聽到「柳姑娘」三字，淡紅色的目光不自主的向柳琪掠來，這目光多少有些關注之色，天狐却臉色鐵青，嘿了一聲！

巍然踞坐在交椅上的玄靈叟，瞧着三批人果然在互打招呼，一張古月似的臉上，更氣得殺氣隱現，冷冷道：「你們原來果是素識，存心到玄癸宮鬧事來的！好！絕塵，你叫絕緣帶東海的人上來！」

絕塵子答應一聲，立即傳下話去。不大工夫，又有一個胸繡八卦的黑袍道人領着一個身穿黃衫，長眉細目的紅臉老頭，和一個頭挽道髻，身穿古銅道袍，腰懸銅笛的道人，一齊進來。

他們身後，也跟着七八個手執兵刃的黑袍道人！啊！那個走在前面名叫絕緣子的道人，此時道髻散亂，道袍上也有幾處被劍尖劃破的痕跡，極爲狠狽！

不！後面七八個黑袍道人，也全都帶着輕傷，敢情吃虧不小！

那黃衫紅臉老者，此時滿面激憤之色，兩道烱烱目光向殿上掃過，厲聲問道：「坐在上面的，可是玄靈叟老前輩？」

玄靈叟臉上一沉，喝道：「不錯，爾是何人？」

黃衫紅臉老者祇微微躬了躬身，大聲道：「晚輩陽震九，人稱食菰仙，與師弟銅笛仙查元甲，此次奉家師銅椰老人之命，前來投書。」

玄靈叟道：「你們就仗着司馬老兒幾手三脚貓，到天廻嶺逞能？」

食菰仙氣得身上微微打顫，笑道：「仗着幾手三脚貓逞能的，倒不是晚輩！」

玄靈叟臉色一沉，怒道：「難道是老夫門下？」

食菰仙冷冷的道：「晚輩奉命賫書，不想一入天廻嶺，便遇襲擊。」

玄靈叟點頭道：「天廻嶺禁地，如無玄癸宮信物，不准通行，此是本山規定，也怪不得他們，唔！司馬老兒的信呢？」

食菰仙强忍怒火，從懷中取出一封信柬，早有絕緣子接過，雙手呈上。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孟小月掛念小高的安危，幾次想去看他，方振遠怕出事故，勸阻方止，待宗奇來時，打聽他和幫主的關係，及商議如何盜取解藥等，之後，宗奇才離去。孟小月、方振遠先去探望小高，方在小高身上找不到三清寶籙，卻不知已被春蘭收藏好，二人心中震驚。此時來了帮主夫人，命令小高搬離九號石室，據宗奇說石室下有水泉……



劍嘯江湖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練內功逼出毒酒　比武會選拔英才

方振遠道：「第一，咱們想辦法，由小高那裏取到三清寶籙，立刻開始習武，祇有學會寶籙上的武功，才能和苗飛對抗。」

孟小月點點頭。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如何取得寶籙，要妳孟姑娘擔當了。」

孟小月道：「他神志清醒時，小妹要取得寶籙，自是易如反掌，此刻，他神志不明，恐就非小妹的力量所及了。」

方振遠道：「姑娘的意思呢？」

孟小月道：「我會全力以赴，但要方兄同往。」

方振遠明白孟小月的意思，是擔心說她藏私。

＊　＊　＊

孟小月和方振遠在小心謹慎中，過了三個多月，奇怪的是宗奇在這三個月中，竟未再來過。

每餐的食物，都有人按時送上，每次進食前，孟小月都用銀簪試過，發覺無毒，才行進食。

但最使兩人焦慮的還是找不到三清寶籙，三個月中，兩人去了六趟，每次去，都碰上小高在盤膝靜坐，閉著雙目，似是在練一種內功。

兩人支開春蘭，搜查了小高臥室的每一寸地方，竟然找不著三清寶籙。

苗飛對三人不再聞問，宗奇是去如沙石投海，這些意外的變化，形成了一種寂靜的緊張，就算方振遠、孟小月這樣江湖閱歷豐富的人，在這種壓力之下，也漸感不安。

這天，方振遠在晚餐之後，叩開孟小月的室門，道：「孟姑娘，事情越來越不對了，地下石室不見天日，但暗中計算，至少有百日以上的時間了。」

孟小月道：「是！這種地方寂靜得如同鬼域，小妹已經快受不了啊。」

方振遠道：「難怪孟姑娘，連區區也有點支撐不下去了！」

孟小月苦笑道：「咱們本想找一處幽靜的地方，這地方夠幽靜了，但卻不是人住的地方。」

方振遠道：「如果能練習三清寶籙上的武功，那就不同了……」

「好！咱們再去找小高，無論如何要問個明白。」孟小月道：「就算驚擾他練功，也在所不惜了。」

方振遠神情肅然道：「方某擔心的是，那本三清寶籙可能已落到苗飛手中了。」

孟小月臉色一變，道：「方兄，眞要如此，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方振遠苦笑道：「拚了這條命去偷回來，或是從此臣服，永做鬼王帮不二之臣。」

孟小月苦笑一下，道：「再在這裏住下去，不死也要發瘋了。」

方振遠道：「鎮靜下來，咱們能否生離此地，還要看孟姑娘是否肯用點手段。走！找小高去。」

這番話有弦外之音，孟小月心裏明白，方振遠在暗示她，必要時動以美色。

小高住處，木門輕掩，方振遠推開室門，祇見春蘭當門而立，緩緩說道：「方爺、孟姑娘，能不能十二個時辰之後再來？」

方振遠道：「爲什麼？」

春蘭道：「小高正在打坐，交代小婢，三十六個時辰，不能打擾他。」

孟小月道：「這話眞的是小高說的？」

「是！婢子怎敢欺騙兩位？」

方振遠道：「如果咱們一定要進去呢？」

春蘭道：「小高說，你們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定尊重他的決定。」

方振遠道：「這一次，可能是搞錯了，咱們不會聽他的話。」身子一側，向裏衝去。

春蘭想阻攔，卻又不敢出手。

孟小月一把拉住方振遠，道：「方兄，咱們就再等十二個時辰吧！他清楚地交代春蘭，必有用意，別要害了他走火入魔。」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春蘭，咱們關心小高，自然不會害他。我們祇想進去看看他，可以嗎？」

春蘭道：「看看可以，但千萬別驚動他！」

方振遠道：「好！」舉步入室，孟小月緊隨身後，行入石室。

春蘭掩上房門，一面緊隨兩人，低聲道：「孟姑娘，小高還交代了兩句話。」

孟小月道：「什麼話？」

春蘭道：「他說這次打坐醒來之後，一定會給孟姑娘和方爺一個交代。」

孟小月道：「交代？交代什麼？」

春蘭道：「這個小婢就不太清楚了。」

室中一盞燈火，並不太亮，但方振遠和孟小月目光過人，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祇見小高閉目而坐，頭上隱隱泛起一層白霧，臉上也透出一種光亮。

方振遠道：「他已經打坐了二十四個時辰了？」

「是！」春蘭道：「飯菜茶水一口未吃，因他先有交代，婢子不敢驚動他。」

「好……」孟小月道：「這情形，還有什麼人知道？」

「祇有方爺和孟姑娘……」春蘭看了看小高，又道：「咱們到門外談吧！這座石室，在這條甬道最後，陰暗潮濕，沒有人願意住它。

「小高祇是一個武士身份，在這裏是最低的身份了。老實說，連我們丫頭也瞧不起一個武士，這反而幫助了他。

「一百多天來，除了方爺和孟姑娘來過幾次之後，這裏從沒有別人來過。」

一面說話，一面已走出石室，方振遠雖然心有不甘，但孟小月一直緊盯著他，祇好跟著春蘭，也行出石室之外。

春蘭回手帶上了室門，笑道：「兩位請看，這裏到甬道口處，有四丈以上的距離，是唯一的通路，任何人要到這裏來，咱們都可以瞧見了。」

原來，這地下秘室，凡在轉彎之處，都掛有一盞燈籠，以作爲照明之用。

方振遠道：「春蘭姑娘如此小心，可有什麼重要事情告訴咱們？」

春蘭道：「這地方有十七位擄來的姑娘，過去，小婢受帮主寵愛之時，對她們很好，所以，她們都和我有點交情。

「其中有兩個當時年齡很小的姑娘，但近來已長得亭亭玉立了，被帮主選在身側，極受寵愛，她們昨天來看我……」

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消息，但春蘭說到此處，偏偏停了下來。

方振遠道：「她來看妳自然會告訴妳一些帮主的消息了？」

孟小月道：「這兩日當中，這裏的一切景象，都十分奇怪，可能是有了什麼變化？」

春蘭道：「孟姑娘說得是，鬼王帮中正發生了莫測之變，所以帮主夫人已代帮主發號施令，儘量不讓這件事傳揚開去。」

方振遠皺皺眉頭，道：「什麼事？」

春蘭道：「帮主不知在練一種什麼武功，已經昏睡了一個月，還未清醒過來。」

「一個月？」孟小月緩緩地道：「人非禽獸，不會冬眠，一個月不吃不喝的，是不是已經死了？」

春蘭道：「她們不知道，帮主昏睡七日之後，夫人已知消息，把她們趕出了帮主住的地方……」

方振遠接道：「苗帮主好色如命，夫人心中怕早已恨他了，會不會暗下毒手？」

春蘭道：「應該不會。夫人自知容色不美，從不干預帮主擄選美女之事。而且，帮主接近女人，志在採補。一個青春少女，禁不起他幾次摧殘，就變得色衰體弱。

「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但如

非遇上三位，祇怕也難逃他的魔掌。」

孟小月道：「除此之外，還有些什麼消息？那位宗副帮主，去了何處？」

春蘭道：「那兩個姊妹，雖然常伴帮主身側，但對帮中和她們無關的事務，卻不敢多問。

「不過，宗副帮主的事，她們倒知道，聽說在三個月前，就被帮主派出去了。」

方振遠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話題一轉，接道：「小高在練的是甚麼武功，是不是幫主傳授他的？」

春蘭心中一動，道：「這就不曉得，很久以前，你們加盟兩天之後吧，幫主召見過他一次。以後，他就開始打坐，個中有些甚麼內情，小婢不知。等高武士醒來之後，自己告訴你們吧！」

春蘭這一寶押得很準，兩個人竟然不再多問，孟小月揮揮手，道：「春蘭，小高的事，多麻煩妳照顧了。等他醒來之後，告訴他一聲，讓他去看看我們。」

春蘭道：「兩位好走，恕我不送了。」

回到住處，方振遠長嘆一聲，道：「姑娘，看來，咱們是永遠無法取回三清寶籙了。」

孟小月微微一笑，愁容盡去，道：「如果春蘭沒有騙我們，小高的病，可能已經好了。」

方振遠道：「他不是生病，他是中了毒，沒有解葯，如何能解去身上之毒？」

孟小月道：「他如毒性未解，如何會說得那麼清楚。方兄，小高不是奸詐的人，他神志清楚之後，一定會交出三清寶籙。」

方振遠點點頭，道：「對！咱們已經等了很久，也不在乎多等一二十個時辰了。不過，在下想先把話說清楚，如果小高的神智不清楚，咱們不能再拖時間了。趁苗飛還在坐關之時，咱們拿了三清寶籙就離開這裡。一百多天的時間，江湖上追查咱們的風聲，也該沉寂下來了。」

孟小月道：「好吧！就照方兄的意思去辦。」

在等待盼望之中，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

方振遠和孟小月都極力忍耐地企盼著。

十二個時辰，也不過是一日夜的工夫，但孟小月卻覺得特別漫長。

她不喜歡這裡，可是又不願離開小高，但明天如果小高仍未清醒，她不知道是否該留在這裡。

但實在沒有道理再阻止方振遠追回三清寶籙了，一旦追查下去，實無法預料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一日夜的時間，就在孟小月的胡思亂想中渡過了。

小高如約而來。

孟小月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鎮靜一下紛亂的心情，目光不停地在小高的身上打轉。

一百多天，小高似乎又長高了一些，而且神清氣爽。

「小高，你好吧？」孟小月心中雖有千言萬語，卻想不出該如何開口。

「多謝大姊關心，小弟現在很好。」

現在很好？那就是說過去的那一百多天不太好了？

「你喝了那杯加盟酒，中了毒，大姊無能，想不出救你的辦法，不過……」孟小月黯然地說：「我已經決定了，大姊不論付出甚麼代價，都要替你求到解葯。」

「現在不用了！」小高微笑著道：「我已經把身中之毒逼出了體外。」

「眞的？」孟小月突然跳了起來，抓住小高的手，仔細地看了一陣，道：「宗奇說那種葯物只有苗飛能解，你是怎麼解去的？」

看到孟小月眞情流露，小高亦不禁大爲感動，道：「三清寶籙上記載了一種內功，小弟照著練習，想不到竟逼去了身上之毒……」

但聞木門呀然，方振遠大步衝了進來。

孟小月本能地放開了小高的雙手，後退了兩步，道：「方兄請坐。」

小高窘紅了臉，道：「方總鏢頭。」

方振遠瞧瞧小高，又瞧瞧孟小月，道：「孟姑娘，小高不像中毒啊？」

小高道：「小弟來見方兄和大姊，就是想幫兩位解去身中之毒，但在下……」盯著方振遠看了一陣，道：「看起來，兩位也不像中毒的樣子。」

「我和方兄都沒有中毒……」孟小月有些激動地道：「宗奇答應我們換去葯酒，但他只換了我和方兄的，卻讓兄弟獨自飲下了那葯酒。」

小高道：「小弟在江湖上本就默默無聞，自然不放在他們眼中，害了一個無名小卒，又算得了甚麼？」語聲一頓，又道：「不過，他也算幫了我一個大忙。」

孟小月道：「他騙了我們，害你飲下葯酒，差一點沒把我給急死，怎麼能算幫了忙？」

小高道：「小弟自飲下那杯酒後，對過去的人人事事，似乎已經

逐漸淡忘。但一個古怪的聲音，卻在我記憶中日漸深刻，那聲音一旦傳來，小弟的一切行動，都在那聲音控制之下……」

孟小月道：「我明白了，是一種音波功，這和役施毒物的道理一樣，我怎麼早沒想起來呢？」

方振遠驚道：「那杯酒逐漸把人的智慧迷失，讓人和猛獸一樣，在一種適度的音波指揮下使他在茫然中爲人效命……」

小高接道：「大概就是這個道理了。不過，葯力是漸進的，先使一個人紛亂的思緒消失，變成一片空白，也許它還有促使人習武的本能潛力發揮，才使得小弟在很短的時間內，練成了三清寶籙上不少的武功。也在無意中逼出了身中之毒，當然，這些事都是小弟逼出身上之毒後，記憶恢復，才一樣一樣想起來的。」

方振遠道：「這麼說來，高兄弟是因禍得福了。」

小高道：「也只能這麼解釋了。」

方振遠道：「那眞是要好好恭喜高兄弟了。」忍了又忍，仍是忍不住，道：「但不知那三清寶籙，現在何處？」

小高道：「現在小弟身上。」

說著從身上取出三清寶籙，放置在石案上，道：「小弟已熟記寶籙上記載的各種口訣，用不著這本書了。」

方振遠伸手接過三清寶籙，道：「你一直帶在身上？」

心中奇道：「怪了！怎麼我們在他身上搜查了數次，竟然找不到他藏在何處？」

小高心知可能是春蘭把它藏起來了，但卻未多作解釋。

方振遠很想把三清寶籙收起來，但看看孟小月，又覺不方便。如今小高體內毒性已除，神志恢復，又學過三清寶籙上的武功，這二人一旦聯合起來，自己豈是敵手？

於是重重咳了一聲，道：「孟姑娘，高兄弟既然用不著了，這本書，應該擺在那裡？」

孟小月走了過去，拿過寶籙，由中間一拆爲二，道：「方兄，你保管一半，我保管一半，彼此學會了，咱們再交換過來。

「上半部先給你，讓你循序漸進，小妹吃點虧，就先收起後半部，你說公不公平？」

「公平極了！」方振遠道：「現在，咱們是不是還要留在這裡？」

孟小月道：「留在這裡終日提心吊膽，怕被苗飛下毒，我看還是趁機離開好。」

小高道：「這個由方兄和大姊決定了，不過，決定要走時，小弟答應過一定要帶春蘭離開。」

孟小月道：「還有照顧我和方兄的二位姑娘，也很盡心，我們帶著他們三個人一起走！」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遺憾的是，咱們在這裡住了一百多天，對鬼王幫卻是一點也不瞭……」

小高突然站起身子，道：「有人來了！」

方振遠凝神傾聽，竟未聞得聲息，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難道這小子內功已到高境界，耳目已如此靈敏不成？我倒是有些不信。」

孟小月卻低聲道：「兄弟，你委屈一下，裝出毒性未解的樣子，看看來的是誰，開它一個玩笑。」

小高道：「只不知是否能夠裝得很像？」

說完一運氣，頓時英華盡失，臉色也變得一片蒼白，雙目亦沒了神采。

收放隨心，到此境界，孟小月也暗暗震動。

只聽一陣大笑之聲傳了過來，道：「孟姑娘、方兄，小弟因事外出，百日未曾探望，兩位在此還過得習慣嗎？」

竟然是宗奇的聲音。

方振遠暗道：「果然是有人來了，這三清寶籙上記述的武功，果然是神奇無比，短短數月，竟使一個人步入大成之境。」

他哪裡知道小高七八歲就開始習練內功，奠基深厚，再照寶籙上口訣習練，導引入經，集爲大成。

孟小月、方振遠不約而同，急急把各執一半的寶籙藏入懷中。

宗奇已大步入室，笑道：「方兄也在這裡……」目光一掠小高，冷冷說道：「高武士在此作甚？還不出去！」

孟小月截口道：「是我特地把表弟找來的，宗兄答應我的解葯，限期已到。」

宗奇微微一笑，道：「在下倒是忘了小高是孟姑娘的表弟，至於解葯嘛……」

孟小月道：「怎麼？宗兄，說話不算話嗎？」

宗奇道：「宗某奉命離此三個多月，一直掛念著孟姑娘和方兄的安危，剛剛回來，就來探望兩位。不過，孟姑娘請放心，在下答應令表弟的解葯，絕不失信，只請再寬限一些時間就是。」

方振遠忖道：「苗幫主的事，不知他是否已經曉得？」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宗兄見過幫主嗎？」

宗奇點點頭，道：「見過了。」

方振遠呆了一呆，忖道：「照春蘭的說法，苗飛還未醒來，這宗奇怎會見過？兩人之間，必有一人說謊了。」

孟小月道：「自從宗兄離去之

後，幫主從未召見我們，咱們這護法的身份，應該十分崇高，想不到連生活都過得十分清苦。」

宗奇道：「幫主因習練神功，閉關進修，剛剛開關不久……」

方振遠接道：「原來如此，恭喜幫主，神功有成了。」

宗奇點點頭，笑道：「另一樁好消息奉告三位的是，江湖上對三位的追殺行動，已暫時沉寂……」

孟小月暗道：「幸好小高已排去身上之毒，倒也不必再遷就他們……」

但聞宗奇道：「享榮華富貴，要在繁華人間，這地下密室，只是幫主借作練功之處，如今幫主神功已成，準備近日逐鹿武林。三日後，鬼王幫要比武選才，定下組織的名份，兩位是否願意參與呢？」

方振遠道：「是甚麼名份？」

宗奇笑道：「三位堂主、四位護法，兩位巡使……」

孟小月接道：「這麼說來，我們的護法身份還未確定了？」

宗奇道：「堂主、護法的人選，幫主雖然還是心有所屬，但爲了使鬼王幫中人心信服，所以，還得舉行一次比武定級……」

「比武定級……」孟小月道：「就在這地下密室中比嗎？」

「這裡自然不成，鬼王幫中的一處外館，早已備好了，那裡有最好的酒菜，兩位也該去品嚐一下了。」

孟小月道：「副幫主可是來帶我們離開這裡？」

宗奇道：「難道孟姑娘和方兄，還眞的留戀這裡不成？早些時不讓兩位出去，是兩位所求，兄弟心中早就覺得奇怪。好好的日子不過，卻要躲在這地下密室之中。兄弟此番出去是奉命籌辦鬼王帮定級大會，因爲時間較長，對江湖中的事情多打聽一些，才知道方兄和孟姑娘被江湖上黑、白兩道追殺的事。」

方振遠心中一動，忖道：「那三清寶籙的事，不知有沒有傳揚於江湖之上？宗奇是否已知內情？」

孟小月心中和方振遠想的一樣，但却搶先開口，道：「宗兄還聽到一些甚麼？」

宗奇道：「傳言很多，但最使兄弟奇怪的是，方兄是白道中五大高手之一，孟姑娘也是黑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爲甚麼會被黑、白兩道中人聯合追殺呢？」

方振遠道：「兄弟是受人誣陷，解說不清，引起了武林同道的誤會。至於孟姑娘嘛，只因她救了兄弟之命，竟也被黑道中人追殺。想來，還是方某人拖累了孟姑娘。」

宗奇雙目盯注著方振遠，目光中滿是懷疑，顯然，方振遠這個謊言，說的一點也不高明，引起了宗奇懷疑。

方振遠也感到這個謊言說得不好，但一時之間，卻又想不出如何收場。

幸好孟小月接口道：「我救方總鏢頭，主要是因爲救我這位小表弟，另一個原因是，方總鏢頭出了很多錢。」

「原來如此！」宗奇笑道：「方兄和孟姑娘素無淵源，孟姑娘怎會爲了方兄和黑、白兩道結怨？方兄說得簡略一些，孟姑娘這一解說，我才完全明白了。」

孟小月道：「當時，我也想不到事情會鬧得如此嚴重，但我這個小表弟在九江鏢局做事，又是方總鏢頭的親信之一，既然教我這做表姐的遇上了，自然不能不管。」

宗奇目光一掠小高，道：「一表三千里，想不到姑娘對妳那位不成材的表弟，竟是愛護備至。」

方振遠心中忖道：「宗奇這小子，今日的口氣完全變了，似乎擺出了副幫主的派頭，和他平日爲人完全不同，這小子今天是否吃了熊心豹膽？」

孟小月也有同感，但她的想法和方振遠不同。

第一、他今天神色正經，沒有過去那種看到自己就色迷迷的感覺。第二，他今天說話雖還保持客氣，但詞意之間，軟中有硬，隱隱間已端起副幫主的架子。

那說明了他必有所恃，那個人自然是幫主苗飛，難道苗飛神功有成，宗奇已不敢稍有逾越和不敬之心？

看上去粗枝大葉的苗飛，竟是粗中有細，把一個鬼王幫掌握得十分牢靠。

雙方經過了短暫的沉默後，孟小月才緩緩地道：「副幫主對小妹的表弟，似是有些成見？」

宗奇道：「也許在下的話，修辭欠佳，不太好聽，但用心卻是一片善意，幫主人已出關，孟姑娘的行動，最好能檢點一些。」

這番話畫龍點睛，說得十分明白，孟小月自然心中清楚了。

既然是情勢有變，何不借機問個清楚，心中念轉，口中卻淡笑道：「副座今天似是有所爲而來，何不乾脆說個明白？」

「說的也是。」宗奇道：「過去，咱們藏身在這不見天日的地方，大家道義論交，一切都可以馬虎點。但鬼王帮現在要在江湖開門立派，廣收弟子，那就要規法森嚴，幫主的威嚴，更是要令出如山，任何人不得稍有忤逆……」

孟小月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副幫主跟我們之間的那些約定，也就不再算數了？」

宗奇笑道：「有一件事，在下向方兄及孟姑娘說明一下，那就是兩位沒有飲下葯酒的事，是幫主決定的。兩位想想看，幫主神目如電，豈有瞧不出在下換去葯酒的道理。」

方振遠微微笑道：「宗兄好心機，騙得我們好苦啊！」

宗奇道：「但兩位確是沒有服下葯酒，那表示幫主已存心重用，只要兩位眞心全意的效力鬼王帮，幫主絕不會有負兩位。」

方振遠道：「過去宗副座和我們肝膽論交的豪情，也都是虛與委蛇，存心裝作了？」

宗奇道：「半眞半假，幫主固然下令讓我多照顧兩位，但在下確也存心和二位論交。」

方振遠道：「好！在下和孟姑娘反正也沒有背棄加盟的打算……」

「對！世事多變，兩位最好能想開一點。」宗奇道：「等一會，在下帶兩位離開此地，趕往行館。兩位沐浴更衣，也好參與選才定級大會。」

孟小月道：「是不是很熱鬧？」

宗奇道：「兩位到了現場，自然明白。場面的浩大，保証出兩位的意料之外。兩位也可以在大會上，看出鬼王幫的眞正實力。」

方振遠點點頭，道：「幫主在這裡苦習神功，不能輕易離開，這些龐大的力量，都是副座引見立功的了？」

「那倒不是，宗某人縱然出了力，也是有限得很……」宗奇道：「主要是苗幫主的四位夫人之力。當然，還有另外兩位副幫主，也出力很大。」

「怎麼！還有兩位副幫主？」孟小月道：「我還以爲你是唯一的副幫主呢！」

宗奇不理會孟小月的諷刺，道：「只有副幫主的身份，才不必參加選才定級大會。」

方振遠道：「原來如此！難怪宗兄對幫主是一片忠心。」

宗奇道：「那當然！在下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兩位如果沒有別的事，在下就告退了！」

孟小月道：「宗兄，小高也可以去嗎？」

「可以……」宗奇冷冷地看了小高一眼，道：「不過他是武士身份，只算是幫中的小卒。離開此地之後，他就要被編入武士羣中，不能和兩位在一起了。」

孟小月又冷冷說道：「宗奇，他能不能參加選才定級大會？」

宗奇一皺眉頭，道：「孟姑娘，離開了這裡之後，姑娘對在下的稱呼，最好能注意一些。兄弟無所謂，但如被執法的刑堂聽到了，那就犯了對上不恭之罪了。孟姑娘，那可是相當重的罪名啊！」

孟小月心中罵道：「好一副小人嘴臉！哼！我孟小月不信鬥不過你。」

她乃是久走江湖的人，洞悉江湖險惡，淡淡一笑，道：「副幫主說的是，小月以後注意就是。」

宗奇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姑娘果然是巾幗英雄……」

孟小月道：「小高的武功不錯，如果他能參加選才定級大會，我相信他會有很好的表現。」

宗奇道：「如果孟姑娘不怕令表弟被人打死，儘管讓他參加。不過，他已經服下加盟酒，就是妳對他百般的照顧，只怕他也不會有一絲的感激之情了。」

孟小月道：「我不過遵照姑媽的遺言，照顧他罷了，哪還有望報之心呢？」

宗奇道：「那就好，兩位請整理一下，一個時辰之後，自會有人來帶兩位出去。」

說完話，轉身而去。

直到宗奇去遠，方振遠才苦笑道：「想不到咱們竟被宗奇這小子玩弄於股掌之上！」

孟小月道：「咱們也沒有吃甚麼虧，至少，咱們避開了那些人的追殺……」

小高突然接口道：「就目前處境而言，把春蘭等三人帶離此地的事，只怕是有些困難了。」

方振遠道：「苗飛儘量不讓人知道他隱伏此地苦練武功的事，春蘭他們三個人的命運，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永留此地，一條是被殺滅口。」

孟小月怔了一怔，道：「是啊！除了宗奇之外，苗幫主那位夫人也是形如鬼魔，再不然就是那些形狀如狠的怪人，現在想來，才明白，這地方苗飛根本不願有人知道，自然，也不願有人住過了。」

方振遠道：「妳是說……」

孟小月道：「苗飛並不是很相信我們，所以，他也不會放過咱們。」

方振遠道：「宗奇剛才的態度已經露出了馬腳。」

孟小月道：「看來，他必然有所安排了。」

方振遠苦笑道：「孟姑娘，不到必須動手的時候，咱們儘量忍耐。」

孟小月道：「我想不通的是，他爲甚麼會留咱們在這裡住下來？」

方振遠道：「可能那時刻苗飛的玄功還未練成，逼咱們動手拚命，尚無致勝把握。」

小高道：「我去通知春蘭一聲……」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阿寶收買了當地小潑皮作爲綫人繼續觀察，遭到閻五的干預，雖然克服了他的威脅，丐帮之幫主丐仙也勸阻阿寶罷手離去，但阿寶不能出爾反爾，只好繼續幹下去，發現跟踪過的少女也住在風雪樓內，有人送信給她，原來是一糟老頭請猴子送去的，至於信的內容，只有少女知道。綫人又告知歌舞院有很多誘人佳麗，阿寶便往探視……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請欽差下令制止　談正題弄成僵局

偷看倒未必，因爲是光明正大的站在門口。

美婦先是一驚，很快換上了一副晚娘面孔，上前嬌叱道：「大門早已上鎖，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阿寶答得很乾脆：「是翻牆進來的。」

美婦火了，態度很不友善。「什麼？翻牆而入，意欲何爲，搶？盜？偷香？竊玉？年紀輕輕的不學好，也不怕被人打斷狗腿？」

大哥大正經八百的道：「言重了，咱家並非登徒子，也不是偷雞摸狗之輩。」

賴文龍幫腔道：「是啊，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正人君子。」

美婦不信，言辭尖刻。「哼，是君子就不會私自跳牆，夜闖民宅，再不滾，休怪我要通知捕役，請賀捕頭下令抓人。」

阿寶掛着笑臉道：「在下是來談生意的，何必大驚小怪。」

「談甚麼生意？」

「想先弄清楚，芳駕是否花非非花大姐？」

「沒錯，我就是花非非，非非歌舞團的團主。」

「區區此來，是想請貴團表演一場歌舞。」

「在此觀賞？還是出堂會到府上去獻藝？」

「出堂會。」

「何時？何地？」

「時間未定，地點到時另行通知，今天是來預訂的，不知價錢若干？」

花非非道：「表演有大團小團之分，價錢也不一樣。」

「何謂小團？」

「三五人赴會，一人清唱，數人隨歌而舞。」

「大團呢？」

「全團出動，場面盛大，獻歌美女如雲，獻舞玉腿如林，載歌載舞，包君滿意。」

「當然要大團，小團多沒面子。」

「小團一場十両，大團五十。」

小祖宗眞夠爽快，掏出一大疊銀票來，在手上彈一彈，抖一抖，選了一張五十両的票子交給花非非，道：「銀子先付，請花大姐笑納。」

花非非見錢眼開，笑盈盈的道：「尚未演出，怎麼好意思收大少爺的銀子，這……」

一句大少爺，叫得阿寶骨頭都酥了，意氣風發的道：「別客氣，收下吧，反正遲早都要付，放在身上也不會生利息。」

「大少爺這樣說，本團主就不客氣了，但不知觀賞者都有那些人？」

「主要是表演給我爹看。」

「令尊是那位大老爺？」

「現在不方便說，到時自知，家父做五十大壽，做兒子的聊表寸心，花團主可要傾力演出，別讓本少爺在涼州的大官顯要跟前丟面子。」

「大少爺原來是位孝子，失敬，請放心，保証賓主盡歡，絕無冷場。」

阿寶這小子眞會吹，三言兩語便使自己變成了有錢的大少爺，而且是一位孝子，既然涼州的大官顯要都是座上客，他老子必然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把花非非唬得一楞一楞的。

其實，並非有意如此，自抬身價的目的是想取得花非非的信任，以便進一步探聽消息。

花團主果然落入彀中，視若上賓，不僅立即揖客入座，獻上香茗，還召來兩名清麗脫俗的小妞在一旁作陪。

小妞一個叫蘭花，一個叫小翠，很騷，把阿寶、賴皮當作凱子搖錢樹，一個勁的拋媚眼，獻慇懃。

大哥大以試探的語氣道：「貴團出堂會的機會多嗎？」

花非非神秘一笑，道：「親自到這裡來觀賞的人更多。」

「這是怎麼回事？」

「有些人另有目的，在家裡不方便。」

賴皮嘻皮笑臉的道：「說得也是，家裡兒孫滿堂，不能動手動腳，爲所欲爲。」

言語間，老實不客氣的靠近小翠姑娘，拉住玉手，摟住纖腰，猛吃豆腐。

阿寶道：「花大姐跟賀捕頭有交情？」

花非非謙虛道：「交情不敢，相識已久倒是眞的。」

「認識五爺吧？」

「閻五爺是本團的常客。」

「王爺呢？」

「那個王爺？」

「死去的老王爺李絳。」

花非非警覺性很高，說話轉趨謹愼：「有來，很少。」

「一共多少次？」

「不記得了。」

「死前來過沒有？」

「沒有。」

「再想想看。」

「絕對沒有。」

賴皮見她口風甚緊，心裡很急，接口道：「老王爺沒來，花團主可曾去王府出堂會？」

花非非推得乾淨。「王府有自己的歌舞班子，何須外人獻醜。」

小祖宗道：「沒出大堂會，出個小小堂會總該有吧？」

「甚麼叫小小堂會？」

「譬如叫一個漂亮小妞，去陪老王爺作樂子。」

「絕無此事。」

「咱家不信，老王爺好色，妳開的是高級妓院，專門拉皮條，彼此會無生意來往？」

「你這話等於是侮辱老王爺。」

「事實上老王爺正是死在女人手裡。」

花非非猛地站了起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道：「你是誰？有甚麼資格詢長問短？啊，本團主明白了，八成是那個揭了皇榜的大哥大、小祖宗。」

阿寶道：「既知咱家身份，就當據實回答。」

花非非拒人於千里之外：「本團主一概不知。」

「總不能說連團裡的事也一無所知吧？」

「自然一清二楚。」

「成立多久了？」

「三年八月十二天。」

「開始時有幾位小妞？」

「三十二人。」

「如今共多少？」

「三十二人。」

「這當中有多少人中途離去？」

「一個也沒有。」

「又有幾個人是半路加入的？」

「沒有一個。」

「花團主的意思是說，三年八月十二天以來，無一人離去，也無一個是後來吸收的？」

「對。」

「這怎麼可能，三年多的時間不算短，一定會有人被有錢的大爺看中，娶回家去當小老婆，或者從良嫁作商人婦，甚至染上楊梅大瘡做了風流鬼。」

「這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絕非如此。」

花非非臉色冰冷，將銀票擲還小祖宗後又道：「老王爺之死，與本團毫無關係，兩位可以走了，非非歌舞團不歡迎你們這樣的人！」

話已說絕，再留下來也不可能有任何進展，阿寶起身告辭道：「咱家還會再來，但願眞的與命案無關，如其不然，就算妳有八條命也活不了！」

當即拂袖而去，命三小留下來，輪流監視，小祖宗獨自一人逕返風雪樓。

＊　＊　＊

次日。

風已停。

雪已止。

是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阿寶直睡到日上三竿時分才起來，梳洗完畢，吃過早餐，忽然想到應該再去拜訪一下芳鄰綠衣少女。

孰料，一進東跨院，便發覺情

況有異，只見一名清潔婦正在打掃房間，並無綠衣少女的芳踪。

大哥大急問道：「這裡的房客出去了？」

「嗯。」清潔婦沒多言。

「幾時回來？」

「不回來了。」

「爲甚麼不回來？」

「已經搬走了。」

「搬到那裡去了？」

「老婆子沒聽說。」

「何時搬的？」

「聽說是昨天夜裡。」

「她在這裡住了多久？」

「大概四五天吧。」

「可知她的姓名來歷等等？」

「請到櫃上去問吧，老婆子只負責打掃，其他的事向來不聞不問。」

櫃上同樣一片空白，毫無所獲，綠衣少女的身份、行踪如謎，阿寶急匆匆的奔離風雪樓，彷若一隻沒頭蒼蠅似的投入茫茫人海中。

* * *

城隍廟前。

老槐樹下。

賴文龍正低頭疾行，不料竟與兩名橫眉豎目的男子在此不期而遇。

以前曾有一面之緣，認得是活閻王閻五手下的爪牙。

左邊的是王天霸。

右邊的叫烏貴生。

賴皮不想惹事，靠右邊走，烏貴生却伸開雙手攔住路，再往左邊行，又被王天霸堵住去路。

常言說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賴文龍此刻却不敢生氣，眼見去路被阻，只好硬着頭皮招呼道：「兩位大哥好。」

王天霸一開口語氣就很硬。

「少拍馬屁，你叫賴皮沒錯吧？」

賴皮低聲下氣的道：「沒錯，賴皮是我，我是賴皮。」

「有人說你自以爲是涼州街上的一條龍？」

「不敢，不敢，在兩位大哥面前是一條蟲。」

「你們自稱三劍客，還有兩條小毛蟲呢？」

「到別的地方去了，今天我們不同路。」

「五爺有令，叫你們從現在起必須接受他老人家的號令。」

「這不行啊，我們已經有老大啦。」

烏貴生吼叫道：「是那個不怕死的王八兔崽子，敢跟五爺分庭抗禮，在涼州招兵買馬？」

賴文龍據實說道：「就是揭了皇榜的那位小英雄。」

「大哥大、小祖宗？」

「對，大哥大現在是我的老大。」

「烏貴生代表五爺命令你，馬上離開那個臭小子。」

「不行，這不行呀。」

「爲甚麼不行？」

「好馬不配雙鞍，好女不嫁二男，好男兒也不該找兩個老大，不然我賴皮在江湖上就混不下去啦，如何揚名立萬？如何爭雄爭霸？」

王天霸吐了一口口水冷笑道：「媽的，一個小混混，還自以爲是大俠客，你有甚麼資格揚名立萬，又有甚麼資格與人一爭短長？我且問你，日前有一家飯館被砸，可是你幹的？」

賴皮故意裝糊塗。「是那一家呀？」

「北大街上，五爺開的那一家。」

「既是五爺開的，誰也不敢砸，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膽子。」

「膽小砸店，膽大豈不是要放火燒房子？」

「沒這回事，一定是大哥弄錯了。」

「錯不了，是那問飯館的胖掌櫃親口報告的。」

鐵証如山，賴皮有口莫辯，只好往阿寶身上推，道：「我想起來了，那天是發生了一點小衝突，被人砸壞幾張椅子。」

烏貴生沉臉道：「小雜碎，你終於承認了。」

「誤會了，小弟沒說是我幹的。」

「那是誰？」

「我們老大。」

「大哥大、小祖宗？」

「完全正確。」

王天霸上前一步，以命令的口吻道：「不管是不是你幹的，反正脫不了關係，先跪下來賠個罪再說。」

雖說男兒膝下有黃金，賴皮更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這小子能夠在閻五的地盤上混了幾個月而未吃大虧，靠的就是能屈能伸，聞言心一橫，牙一咬，噗通！一聲跪下，抱拳道：「兩位大哥多擔待，在五爺面前多美言，他日定會登門謝罪！」

本以爲事情已經結束，甫站起身來，正欲離去，那知烏貴生却招招手，道了一聲：「走！」

賴皮一楞，道：「走！到那裡去？」

「去見五爺。」

「小弟剛剛說過，現在有急事，以後再……」

「管你有事沒事，非去不可，這是五爺的命令。」

大事不妙，賴皮心裡有數，活閻王的門可不好進，多半是活的進去，死的出來，脫一層皮，斷一條腿，就算是手下留情，恩同再造

了。聞言不再猶豫，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掉頭往來時的路上奔去。

奈何武功底子太差，奔沒三步，只見天王霸一式「旱地拔葱」，騰空而起，在半空中連翻了三個觔斗，落脚處堪堪擋住賴文龍的去路。

人急拚命，狗急跳牆，賴皮眼見無法善了，決定以死相搏，心想：「人死留名，雁過留聲，死也要死得像個男子漢，免得老大笑我沒有出息！」

主意一定，精神也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展開一輪猛攻。

平心而論，賴皮根本不是王、烏二人的對手，頂多三招便會趴下去，今日的情況却大不相同，以一對二，居然走了三十合，非但未敗，似乎還稍稍佔了一點上風。

烏貴生覺得納悶，疑雲滿面的道：「赫，這眞是門縫裡看人，大爺把你小子給看扁了，原來還眞有兩下子，有甚麼本事儘管施展出來，今天非去見五爺不可，不論死活！」

自己吃幾碗飯，賴皮心裡明白，情知必是老大在暗中相助，頓覺精神百倍，渾身是勁，神采飛揚的道：「獅子不發威，別當你家小爺爺是隻病貓，告訴你們，是我寬洪大量，不願以強凌弱，今日兩位既然無情，就休怪賴皮無義，不把你們揍得雞飛狗跳，屁滾尿流，趴在地上喊爺爺老子就不姓賴！」

口中說話，手脚未停，拳打王天霸，脚踢烏貴生，拳風虎虎，出脚辛辣，攻守有序，進退自如，儼然像武林高手，一代大俠，一隻烏鴉霎時變成了鳳凰。

其實，鳳凰不是變的，而是阿寶送的，小祖宗就在大槐樹上。

單打，用「自尋煩惱」。

合擊，用「穿針引線」。

賴皮反擊時，則在他的招式中加注一股眞力。

是以，賴文龍愈戰愈勇，如虎添翼，威力倍增，打來得心應手。

反觀王天霸、烏貴生則愈戰愈糟，每況愈下，力不從心，不是自己打自己，就是彼此自相殘殺，戰不十合便潰不成軍，眞的被打趴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賴皮好不得意，朝樹上望了一眼，用力踩在王天霸的心口上，大呼小叫道：「爛貨，你叫甚麼？」

王天霸有氣無力的把自己的名字報出來：「王天霸。」

「這個名字不好聽，要改。」

「怎麼改？」

「叫王八。」

「王八？這……」

「說呀，說我叫王八，不說小爺爺就一脚踩死你。」

「好，我說，不要踩，我叫王八。」

「再說兩遍。」

「我叫王八，我叫王八。」

「叫爺爺。」

「爺爺。」

「再叫三聲。」

「爺爺，爺爺，爺爺！」

整完了王天霸，賴皮的脚又踩住烏貴生，厲色道：「你叫甚麼？」

「烏貴生。」

「不好聽，改個好聽的。」

「那個好聽？」

「叫烏龜。」

「烏龜更難聽，不要。」

「哼，這是命令，非要不可，說我叫烏龜，不說就要你的狗命。」

「好，我說，我叫烏龜，小爺手下留情。」

「再說兩遍。」

「我叫烏龜，我叫烏龜。」

「叫爺爺。」

「爺爺。」

「再叫一聲嫡嫡親親的親爺爺。」

「嫡嫡親親的親爺爺！」

名字改了，爺爺也叫了，賴文龍躊躇滿志，意與風發，從小至大，數今天最爽，最樂，最得意，彷彿十幾年來的怨氣，頃刻之間便一掃而空，爲列祖列宗揚眉吐氣，增光不少。

衝着大槐樹招招手，兀自向南奔去。

奔出十餘丈，轉入另一條街，自後步履聲起，阿寶已如飛而至，拍着賴文龍的肩膀笑道：「賴皮，爽不爽？」

「爽啊！」

「痛快吧？」

「當然痛快。」

「有沒有想到後果？」

「甚麼後果？」

「不怕閻五派人追殺？」

賴皮是個標準的江湖小混混，欺軟怕硬，懼强凌弱，一聽到閻五二字，馬上從半空中掉進了無底深淵，他怕，還怕得很，驚慌不已的道：「怕啊，怕死了，閻五一向殺人不眨眼，這可如何是好？老大可不能見死不救呀。」

大哥大想了想，道：「這樣吧，就暫時留在咱家身邊，諒他再狠也不敢輕舉妄動。」

「不行，這樣只能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呀。」

「你想怎麼樣？」

「最好是傳小弟幾招足以自保的絕活兒。」

「你是說要拜咱家爲師？」

「是啊，只要能夠學到眞本事，做老大的徒孫也成。」

賴皮爲了學藝，不顧一切，即使做人家的孫子也甘願，阿寶却不願隨便當師父，做師祖，道：「收

徒傳藝，玆事體大，咱家要考慮考慮。」

「拜師學藝，比吃飯睡覺還簡單，磕個頭，叫聲師父就可以了，還考慮甚麼?」

「考慮你的人品、天賦、骨骼、智慧、忠誠、操守等等是否夠資格做咱家的門徒。」

「要考慮多久?」

「最少三個月。」

「我的媽呀，要這麼久，怕只怕閻五等不及，三月未到就已經被他剁成肉泥包包子吃啦。」

「別怕，有咱家在，包你沒事，姓閻的若是膽敢把你包包子，小祖宗就拿他包餃子吃，外加一碗人心肝湯。」

忽又換了一張冷峻的臉孔，道：「咦，叫你監視花非非，爲何擅離職守跑到這裡來鬼混?」

賴皮的理由很充足。「監視非非歌舞團的事暫由鐵牛和猴子負責，小弟是因爲發現了一件怪事，特來向老大報告，不料，經過大槐樹下……」

阿寶截口道：「以後的事咱家全知道，不必浪費口舌，快說有何怪事發生?」

「有人在涼州城裡城外大肆搜捕年輕貌美的女子。」

「誰?」

「主要是衙門的捕快。」

「莫非還有別人?」

「活閻王閻五與王爺府的人，好像也在暗中秘密進行。」

大哥大聞言大怒，拉着賴文龍，直奔衙門。

* * *

賴皮沒有說假話。

涼州的捕快的確逮捕了不少民女，就聚集在衙門右面的空屋裡，粗略估計約莫三十餘人。

年紀都不大，很少超過二十的。

美醜則見仁見智，難下定論。至於身材，由於是坐着，看不眞切。

涼州捕頭開碑聖手賀雄，以及張魁、馬超二捕快，正在現場逐一審訊，見阿寶大步而入，忙起身相迎，賀捕頭笑容可掬的道：「啊，是少俠，快請上座。」

自從在鎮西王府聽了小祖宗精闢而又周密的分析後，張魁、馬超同樣對他敬畏有加，一個倒茶，一個搶着搬椅子。

阿寶沒坐，開門見山的道：「這些姑娘是怎麼回事?」

賀雄一怔神，含糊其詞的道：「都是嫌疑犯。」

「偷?搶?賭?娼?或放火燒房子?」

「都不對，是殺人嫌疑犯。」

「殺了誰?」

「老王爺。」

話一出口，大哥大的臉都氣紫了，不悅道：「那裡有嫌疑?」

張魁得意洋洋的道：「完全根據少俠的意思去抓人，瞧瞧，這一羣小妞都是身材苗條的妙齡女郎。」

「荒唐!荒唐!豈有此理!」阿寶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大發雷霆：「身材好的少女何止千千萬，難不成要全部抓起來，這是侵犯人權，妨礙自由，無憑無據絕對不可以隨便亂抓人。」

馬超強辯道：「王爺命案，震驚大唐，連皇上都龍顏大怒，必須全力以赴，寧可錯抓百人，也不能輕易放走一個。」

大哥大怒極而吼道：「錯!錯!大錯特錯!你們這是鳴鑼緝盜，擊鼓尋兇，標準的打草驚蛇行爲，兇手不是白痴，說不定已經被你們嚇跑了，況且，你們這樣做明顯的侵犯了本人的權益。」

賀捕頭聽得一呆，道：「小友何出此言?」

「我想請教，是誰揭了皇榜?」

「此乃盡人皆知之事，是你小祖宗。」

「揭了皇榜的人在替誰辦事?」

「自然是皇上。」

「也就是說，關於這一宗命案的一切事情，揭榜人有權代表皇上?」

「可以這樣說。」

「既然如此，捕快爲何未經咱家同意便擅自行事?」

阿寶言詞尖銳，絲絲入扣，賀雄自知理虧，啞口無言，張魁代言道：「我們也是一片好心，想幫少俠的忙，請別誤會。」

小祖宗冷笑連聲道：「這是幫倒忙，有嚴重的後遺症。」

「有什麼後遺症?」

「如果瞎貓碰到死耗子，兇手眞的被你們抓到了，賞金歸誰?」

「這好辦，誰抓到歸誰。」

「要是破不了呢?」

「盡力而爲就是，破不了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砍誰的人頭?」

「這個……」

張魁語爲之塞，無詞以對。

阿寶怒眉雙挑道：「毛病就出在這裡，你們只知道爭權、爭利、爭賞金，可曾想到，期限一到，案子沒破，丟腦袋的却是我小祖宗，這公平嗎?合理嗎?」

賀雄正容道：「少俠說那裡話來，事情也不盡然如此，人多好辦事，土多好打牆，緝捕人犯本來就是捕快的責任，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至於賞金，大家好商量。」

大哥大斷然拒絕道：「沒有商量的餘地，案子破了，我拿賞金，

案子破不了，我交人頭，全部由咱家一人承擔，與別人無關。」

言辭鏗鏘，擲地有聲，尤其說在理中，令賀雄欲辯無詞，環視被捕的女郎許久後始道：「這些人該如何處理?」

阿寶的回答只有兩個字：「放掉!」

馬超不以爲然。「放掉?好不容易才逮到這麼多與兇手身材、年貌相似的嫌疑犯，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放掉，等於是在打自己的耳光，置捕快的威信於何地?馬某不敢苟同。」

賴文龍混跡江湖，吃了閻五的不少苦頭，也受了捕快不少氣，三天兩頭常常找麻煩，這時正好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插言道：「你們經常莫名其妙的亂抓人，現在就莫名其妙的放一次有何不可，誰無父母，誰無兒女，做事要憑良心啊!」

對阿寶，捕快敬畏有加，却未將賴皮放在眼內，一番有感而發的牢騷，引起了張魁的惱怒，當面訓斥道：「你是什麼東西，這是府衙，是衙門，那有你說話的餘地，以後再吃霸王飯，喝霸王酒，幹偷鷄摸狗的勾當，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是!是!」

賴皮能屈能伸，連聲應是，多一個字也不敢說，心裡却破口大罵道：「操你親娘祖奶奶，你算老幾!誰怕誰呀，有朝一日老子功成名就，平步青雲，跟王八烏龜一樣，照樣叫你們趴在地上喊爺爺。」

小祖宗目注開碑聖手道：「賀頭兒高見如何，到底放不放?」

賀雄道：「人既已抓來，不能說放就放，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這是衙門的慣例。」

「要經過那些程序?」

「起碼得留下筆錄口供，找人出面作保。」

「這太嚕嗦，簡直是擾民，他們根本無罪，何須筆錄保人，放!」

賀雄很爲難，囁嚅道：「賀某作不了主，須請示。」

「向誰請示?」

「欽差大人。」

「你是說濫捕民女是陳公公下的命令?」

「不是。」

「既非欽差下令，還請示個屁!」

「老夫是怕，倘若兇手就在其中，這一放豈不鑄成大錯，欽差大人怪罪下來可擔當不起。」

「好吧，姑且依你，快去請呀!」

太監陳弘志就坐鎮涼州府衙內，很快便被請至現場，問明原由後馬上裁示道：「小英雄所言甚是，此舉確有驚走眞兇的可能，如果被捕者之中並無可疑之人，本座同意放人。」

阿寶睜大眼睛，逐一審視一遍，道：「回公公的話，這些人都是平常百姓，沒有一個練家子，不可能連殺三人，而且貌相平庸，老王爺不會鍾意的。」

賀雄那敢再推辭，一聲令下，立將被捕的女郎全部釋放。

衆女郎個個將大哥大當作救命大恩人，千謝萬謝而去。

阿寶並未以此爲足，對陳弘志道：「在下聽人言，涼州的地頭蛇、江湖角頭，活閻王閻五也在幹同樣的事，公公作何處斷?」

欽差大人聞言大怒，轉對賀雄道：「這簡直太不像話了，江湖人物怎可如此囂張，賀捕頭，立刻派人去查，假使確有其事，下令放人，追究責任，膽敢說半個不字，馬上送官究辦。」

賀雄躬身應是，小祖宗又道：「另外，風聞鎮西王府也在到處亂抓人，對在下的工作構成妨礙，請大人出面解決。」

太監陳弘志沉思一下，道：「王府是苦主，想是急於破案，難免操之過急，情有可原，若是對整個案情構成妨礙，則不可取，本座會面謁王爺，婉言制止，匆匆半月將過，但不知少俠可尋得有力線索?」

阿寶答得很籠統：「亂蔴蔴之中已經理出一點頭緒。」

賀雄、張魁、馬超齊聲道：「可否說清楚點?」

小祖宗淡淡一笑，道：「抱歉，事關機密，恕難奉告。」

賴皮在旁幫腔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我們老大不會做傻事啦，底牌一旦掀開，大家又會搶着幹，怕不天下大亂才怪，就算兇手是土生土長的涼州人，上有高堂老母，也會嚇跑的。」

話雖粗俗，言在理中，贏得欽差大人的支持，捕頭捕快那還敢再追問下去，二小不曾久留，當即告辭而去。

一離開府衙，賴皮便緊張兮兮的道：「老大，有一件事情很邪門，這位欽差大人很像一個人。」

小祖宗脚下不停，口中說道：「像誰?」

「像叫我們傳信給綠衣少女的糟老頭。」

(未完・四)



上文提要：小玉兒不出門戶，不思飲食，在家閉門靜心修練武功，但一聽到了緣與心緣兩師姐來報，脫凡師父因練功走火入魔，急召小玉兒上山，小玉兒立即辭母上峨嵋。途中遇到呂不愚四個道士弟子，在場上練「四方陣」，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四道士一齊圍攻，被小玉兒只一招即破，敗退而逃。場外旁觀的小王爺朱丕等人，看到小玉兒高深武藝，小小年紀又美貌、朱丕喜愛不勝，不捨離去，跟隨小玉兒上峨嵋……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太師老財貪煞喜　火香添銀贈爺王

「殺！」

十把刀斧往二人頭上砍，兩把刀架不住，兩個侍衛只不過撥開七道冷焰，便聽得二人忍不住尖嗥。

隨之鮮血飛濺，兩個侍衛冒着鮮血殺出一條血路，直往回路狂逃。

「殺！」

十個怒漢啣尾緊追，一邊追還一邊吼叫，眼看着兩個侍衛要倒楣，突然傳來一聲清叱：「站住！」

隨聲而飛來一團彩影。

是的，小玉兒來了。

小玉兒只一出現，石頭上站的東方青立刻大聲叫了。

「孩兒們，你們小心了，刀斧無眼，別傷着人家姑娘了！」

十個大漢也怔住了。

有人就「嘖嘖」的道：「這姑娘貌似天仙，她比天仙還要棒，奶奶的，怪不得兩位當家的動了心，正事不幹幹這事！」

他們要幹甚麼正事，誰也不知道。

＊　＊　＊

小玉兒放過兩個冒血的侍衛過去，她從山道走過來，小玉兒雙目不見畏，她冷冷的道：「仗着人多呀！」

就在這時候，那丘成根走過來了。

東方青站在山道邊哈哈笑，道：「大哥，你看看，誰家的姑娘比她美呀！」

虬髯大漢丘成根哈哈笑，他對小玉兒道：「姑娘，你敢情是替他倆求人情嗎？行，我點頭賣你這個交情了！」

他對十個怒漢又道：「孩兒們，姑娘的人情要賣的，別殺那兩個狗子了！」

小玉兒笑笑道：「甚麼話呀，我可沒說甚麼情呀！」

東方青全身一哆嗦，道：「大哥呀，你聽聽，她說出的話多好聽！」

丘成根道：「姑娘呀，別說啦，跟咱們到山寨過日子，你放心，只要你痛痛快快的上山寨，吃香喝辣由你挑，你看好不好？」

小玉兒道：「好呀，只不過我有個條件！」

丘成根急問：「條件你開吧，甚麼條件也答應。」

小玉兒一笑，道：「那好，你出來和我過幾招，你如果能打贏我，我一定跟你上山寨過日子，如何？」

丘成根一聽可樂了。

「好好好，你站着，咱們當面過幾招！」

一邊的東方青道：「大哥呀，你怎忍心對仙女出手？還是你站着，受她幾拳又何妨？」

丘成根更樂，笑呵呵的道：「奶奶的，大長毛全身正癢癢，挨你幾拳搔搔癢！」

小玉兒更樂，她也笑得更好聽。

「我們這是比拚，我不想沾你便宜。不如這麼辦：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咱們誰也不躲閃，三拳定江山。」

東方青已拍着自己大臉龐道：「我失算了，我上去迎她幾拳多舒服。」

丘成根却亮着他的右拳，道：「仙女呀，你瞧瞧我的鐵巴掌，這一拳足有五百斤的重力量，你吃得消？」

小玉兒道：「爲你自己操心吧，不嫌囉嗦！」眞乾脆，便四周圍的十名粗漢也哈哈笑了。

附近的朱丕已高聲叫了。「史姑娘，不可以呀！」

東方青大怒，吼罵道：「奶奶的，爺們馬上送你三人回老家去，還在那面放閒屁！」

小玉兒却回眸一笑，道：「朱相公，你別爲我操心，我是個自小就喜歡挨打的人呀！」

她說的全是實話，聽得丘成根一伙又是笑。

這世上還有喜歡挨打的人？

丘成根又穩穩的站在小玉兒面前，他把大胸膛一挺，又把上衣兩邊拉開來，胸毛就有三寸長。

「仙女呀，你先打吧！」

小玉兒搖頭，笑道：「不，主意是我出的，我出主意你先打，你打完了我再打！」

丘成根哈哈笑道：「唷，你是個傻仙女呀，好，你拿樁站穩了，大長毛我只用二分力道，娘的，我可不打算傷了我的仙女！」

小玉兒只是微微笑，笑中還帶着那麼幾分訕笑。

丘成根果然只是平舉右拳打過去。

「碰！」

一拳打在小玉兒的身上，小玉兒連動也不動。

這在外人看來以爲丘成根剛才只不過吃吃豆腐，虛應故事的一拳而已。

但丘成根心中明白，他這一拳是假，推力可也不小，他要把小玉兒推開。

小玉兒可冷笑了。「你是自找苦吃，你站穩，我出拳了！」

丘成根拍拍毛胸膛，他拍得「叭叭」响，道：「仙女呀，放馬過來吧，哈哈！」

「轟！」

蹬蹬蹬蹬！

丘成根大噎氣，連着暴退五大步，這如果不是東方青一把攔住，丘成根非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可。

丘成根瞪直了眼，他還猛搖頭。

「你……你這是甚麼拳？」

小玉兒道：「打狗拳！」

丘成根一聽火大了。

他的雙肩一晃走過來，沉聲道：「仙女呀，我這裡憐香惜玉，你那裡狠心狗肺呀！」

丘成根臉上兇芒隱現，他暗中把拳勁運了八成力道，嘿嘿笑道：「仙女呀，你可站穩當了，丘大長毛這一回可不是同你逗耍子，你……」

小玉兒冷聲道：「囉嗦！」

「嘿！」丘成根出拳帶吼聲。

「轟！」小玉兒挨拳不吭聲。

丘成根的拳如同打在棉花上，小玉兒却在猛搖頭，她的身子仍然站在原地上，她站在地上不稍動。

丘成根直眨眼，道：「你吃得消？」

小玉兒道：「別爲你的敵人操心，我勸你趕快運氣挨我的打狗拳吧！」

丘成根吃過虧，他立刻暗中猛吸氣。

小玉兒一看笑了。

「唷，你別那麼緊張呀，我只用兩成力道嘛！」

她說的又是大實話，聽的人却以爲她在調侃人。

丘成根咬牙道：「奶奶的，等咱們比完拳，丘大寨主抱你回山寨，壓你三天不下床！」

他雙脚馬樁站得穩，巴掌又拍在胸膛上。

「來吧，我可愛又可恨的小仙女！」

小玉兒的頭上似乎在冒白霧了，她把右掌在自己面前看了又看，笑道：「你這大毛蟲，我這一拳你……」

突然變掌爲拳，小玉兒的拳距離丘成根一尺遠處她發難了，那暗勁的激盪大概只有丘成根才知道不舒服。

「轟！」

丘成根的身子又是一個往後倒，這一次倒在地上滾出三丈外，等到他拚命站起來，臉上已經在冒血。

東方青奔上去，吃驚的道：「大哥，你……」

丘成根怪吼一聲跳起來，道：「眞他奶奶的邪門，你不是傳言中的白蓮教吧！」

小玉兒却笑了，道：「別發火呀，咱們還有一拳呀！」

丘成根不回答，掄拳直搗過去。

他不能在自己人面前丟人啊！

當然，他更不能丟人丟在一個半大不小的姑娘之手上啊。

小玉兒橫起肩頭去挨拳。

「碰」的一聲，丘成根一拳打在小玉兒的肩頭上，這一拳丘成根用盡了全身力氣幹，一般人非倒地不可。

小玉兒只不過閃了幾下子，她笑道：「不過癮，差太遠了！」

是的，她自小就受過挨打的苦練，挨這麼一拳如同對她搔搔癢。

丘成根幾乎楞住了。

小玉兒却笑道：「大長毛，你打完了，該我打你了，你最好再運氣，我這就出拳了。」

丘成根大吼：「你別使法術！」

他眞把小玉兒看成小妖女了，她才不是傳言中剛剛發生的白蓮教人哩！

小玉兒道：「我不是甚麼妖人，大長毛，我可也不喜歡跟你上山寨，更不想和你同睡一張床。」

猛可裡，她在距離丘成根一丈遠處疾出拳。

丘成根如同紙紮的人似的直往後飛出去，「轟」的一聲撞在一塊大石上，立刻不動了……

這光景東方青火了。「他奶奶的，東方大爺來領敎！」

他不比拳，他的大砍刀猝然暴斬如電。

小玉兒閃身一丈外，冷笑道：「動刀子呀！」

東方青吼叱：「他媽的，你不是仙女，你是妖女，老子們對你沒興趣了，殺！」

「轟！」

「喲……唷……」

小玉兒火了，她疾出拳，一丈外已把撲來的東方青打得自半空往地上摔去，摔得東方青七葷八素。

東方青歪着身子挺一半，便仰天厲吼：「孩兒們，給我砍了這妖女啊！」

原已發楞的十個粗漢，聽得東方青的吼叫，好像從夢中被吼醒過來似的。

大伙齊聲大吼。「殺！」

就在大伙粗漢往小玉兒圍上去的時候，附近十分緊張的朱丕可急壞了。

朱丕抓過自己佩劍，大聲喝叫：「史姑娘，接住！」

小玉兒正準備出拳打這些粗漢，忽見一把精巧的長劍拋過來，她不及細想便接到手上了。

那眞是一把十分稱手的好劍。王爺的佩劍當然不俗。

* * *

小玉兒手持寶劍猛一掄，見十個粗漢已圍上身，不由暴吼如晴雷。

「血龍殺！」

她第二次施出這一手。

這一手正是脫凡師太揚名江湖的屠龍三絕招之一。

但聞金鐵撞擊之聲中挾雜着斷骨裂肉之聲，四個最接近的大漢已拋刀棄斧往地上滾去，另外六人幾乎是從刀山劍林之中暴閃疾退才不爲那蒼穹劍芒所傷。

小玉兒駁着一道劍光落在地上，她冷冷的道：「我這是先斬後問。」

她持劍走到東方青面前。

東方青大吼道：「你不是人……你是妖……是神……」

小玉兒道：「隨便你怎麼想吧，我問你，你可是想死，想活？」

東方青大叫道：「王八蛋才想死！」

小玉兒道：「那麼，我問你，你們是那裡冒出來的？」

「西邛崍野龍山，爺們住在半山上。」

小玉兒道：「唉，與十八盤山上的趙瘋子幹的一樣勾當，攔路打劫呀！」

東方青大吃一驚道：「你也知道趙瘋子呀？你與姓趙的甚麼關係？」

小玉兒道：「我告訴你吧，姓趙的見了我就逃，你們又算甚麼東西！」

東方青道：「這話現在你說我相信，你還要問甚麼？」

小玉兒道：「今天我不殺你們，只不過下次遇上就不會這麼便宜了。」

東方青道：「下次見到你，爺們讓道，殺不過躲得過。」

他吃力的站起來，招呼幾個未受傷的，抬着丘成根等幾人便往山中走去。

他們走得不服氣，却也無可奈何。

* * *

小玉兒不看東方青這伙人，她看着手中那柄劍。

她還自言自語道：「好劍，眞是好劍！」

「喜歡就送你。」

朱丕早已走到小玉兒身邊來了。

朱丕聽得小玉兒的話，立刻便大方的把劍送與小玉兒。

小玉兒笑道：「眞的嗎？你眞的把這麼好的劍送給我？你會傷心的。」

朱丕道：「史姑娘如果拒收，我朱丕才眞傷心啊！」

小玉兒道：「好，我收下了，這劍叫甚麼名字呀？我以爲應該有個好名字的。」

「七星劍！」

小玉兒仔細看看劍身，再看劍柄。

「七星劍，七星在那兒？」

朱丕笑了，朱丕道：「星兒只有夜間才出現，史姑娘，如果在夜間，

你就會發覺劍身上的七顆星兒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不信夜間你再看看。」

「寶物啊！」

「寶劍是名劍，七星震寰宇，史姑娘，但願你用此七星寶劍，去掃平天下的罪惡，也就不虛你的一身絕學了。」

小玉兒道：「你眞會說話，我要怎麼謝你呀？」

朱丕道：「你不用謝我，史姑娘，只要你叫我陪在你身邊幾天時光就行了。」

小玉兒道：「我沒攆你走呀！」

「哈哈哈！」朱丕笑了。

* * *

他二人把馬匹又拉過來，兩個侍衛也把刀斧傷包紮妥當，四個人便跨馬往山道上走去。

小玉兒在馬上把玩着朱丕送她的七星寶劍，倒把還陪在她身邊的朱丕忘記了。

* * *

這處蒼松翠柏遮天蓋地的從高山延伸到山下來。

忽聽得小玉兒在馬背上引吭高呼。

「嗨，我回來了！」

還未看到峨嵋山上的幾座大廟，便那最大的萬年廟還在雲深不知處，小玉兒却吼叫起來了。

朱丕等人正自納悶，只見山林之中一片嘩嘩啦啦疾響，好像有千軍萬馬似的令人吃驚。

那小玉兒已拍手大笑了。

朱丕與他的兩個侍衛一看，還眞吃了一驚，只見滿山遍野大羣猴子直往小玉兒這面跳過來了。

小玉兒立刻大叫道：「猴兒，猴兒，我回來了啊！」

這光景眞感人，小玉兒的雙目帶着淚光，她把手也伸出去了，就好像迎接親人一般。

小玉兒十分感慨，因爲這幾年她發覺江湖上許多人的作爲不如山中的猴子。

山中猴子比之那些牛鬼蛇神可單純可愛多了。

於是，一幕感人的場面出現了。

何止上千隻猴子圍過來，十幾隻大野猴拚命似的往小玉兒馬上跳，可把小川馬嚇壞了，所幸小川馬曾來過，也見過羣猴送小玉兒下山回寶雞的場面，如是換了別的馬，早就被這麼多的野猴子嚇跑了。

朱丕與他的兩個侍衛便被連馬嚇得往外閃不迭。

看吧，羣猴就在小玉兒的四週又是跳又是呼叫着，那何止手舞足蹈，羣情鼓噪，簡直就是猴發瘋。

小玉兒笑了。

她笑着流出眼淚來，馬鞍上解下一隻乾果糧食袋，她打開來便往地上洒去。

「猴兒，吃吧，等我下山時再給你們帶吃的。」

便在這時候，峨嵋山萬年寺的和尚奔來了，小玉兒上前打招呼，那和尚似乎認得小玉兒，他向小玉兒打個稽首，忽然對羣猴一聲厲吼。

羣猴還眞聽話，立刻閃躲在林邊上。

小玉兒對朱丕三人點點頭，三人策馬往山道上緩緩馳去，峨嵋景色是迷人的，一路山中馳，令朱丕不住的叫起好來。

小玉兒沒有叫，她只是在想着師父。

她知道師父卓錫的地方，峨嵋山上有分野，前山和尚後山尼，分得可清楚啊！

小玉兒託那和尚先帶朱丕三人去前廟見知客僧，她却一人下得馬來便往後山奔去。

峨嵋後山有個萬年洞，歷代掌門修練聖地，當年小玉兒便是爲了小玉佛上的太白掌修羅二十一式，便和脫凡師太在那萬年洞中參修。

如果論修爲，小玉兒遠遠超過脫凡師太。

現在，小玉兒奔來了。

她一口氣奔到了萬年洞口才穩住身形。

隔着一塊石板，小玉兒仔細聽。

她的聽力可比順風耳，洞中的動靜一聽便知道有人在裡面大喘氣。

不用猜也知道那必是脫凡師太。

輕聲細語地，小玉兒道：「師父，師父。」

「誰呀？」脫凡師太連小玉兒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

「師父，小玉兒回山來了。」

「啊，是……小玉兒呀……你……推開石板……進來吧……」

小玉兒雙臂用力推，「轟」的一聲，石板被她推開了。

洞中一盞小豆油燈，一邊的石床上正躺着脫凡師太；小玉兒急忙奔上前，她還眞吃一驚。

「師父，你病了！」

脫凡師太雙目深陷，臉皮無肉而蒼灰，那就是一張死人的臉。

脫凡師太閉目吃力的問道：「是小玉兒嗎？」

小玉兒忙回應道：「師父，是我，小玉兒。」

脫凡師太的右手微移，口中連說：「好……好……好……」

小玉兒用手去摸脫凡師太的手，她要試試師父的體溫到了甚麼個程度。

她按住脫凡師太的手，却不料突然間，脫凡師太的手一個側翻反扣。

她扣住小玉兒的腕門，那一雙惡狠狠的眼神也暴睜而逼視着小玉兒。

「你……可惡啊！」

小玉兒大吃一驚，但並未掙扎。

她已試過，她如果掙扎，吃虧的是脫凡師太。

小玉兒未有反應，看上去她受制於脫凡師太了。

「師父，你……」

脫凡師太咬牙怒道：「小玉兒，你敢欺師滅祖大逆不道，還恩將仇報呀！」

小玉兒吃驚道：「師父，我不懂師父這話。」

脫凡師太叱道：「你懂，你心中明白。」

小玉兒道：「師父何不明說？」

脫凡師太沉聲還帶喘息，她用盡全身力氣，道：「你的那本小册子上記載的混天一氣通天神功是假的！」

小玉兒道：「眞的！」

脫凡師太道：「爲何我苦練會走岔氣，再練更覺週身氣血翻逆，後練却更走火入魔全身如遭重擊？」

小玉兒道：「也許……也許……」

脫凡師太吼叱道：「快說！」

小玉兒道：「師父，小玉兒身邊這小册子聽娘說是當年我的生父大喇嘛敖杰所遺留的，小玉兒照本子上的圖苦練，我一些也不會走火入魔，師父爲何會這樣，小玉兒實在不知道，小玉兒說的全是實話，不信問我娘。」

脫凡師太道：「我不信，也許還要有甚麼輔助，只是你藏私，不肯說出來。」

小玉兒自小會被敖杰浸泡在製成的藥水中，她已脫胎換骨，只不過這事她不知道。

她以爲那些與此毫無關連，其實大有關係了，有道是靈藥少不了藥引，五穀少不了水來滲。

當年敖杰爲了此一神功，他定要找自己親骨肉加以調教，敖杰弄過七個女子，最後只有金娘子爲他生一女，她便是小玉兒。

＊　＊　＊

小玉兒不說，脫凡師太一輩子也不知道。

脫凡師太抓牢小玉兒，吼道：「你以爲師父會相信你的話？不，絕不，你如果不從實說出來，你先死！」

小玉兒心中好不悽慘，她只是在搖頭。

她也忽覺右腕門緊起來了，她立刻明白師父要她脫力了。

小玉兒並不反抗，她只是傷心。

只不過當她把頭稍垂低，那脫凡師太突然一聲沉嗥。

「喲……唔……」

脫凡師太昏過去了，但她握扣在小玉兒腕門的手却仍緊緊的扣緊未鬆開。

小玉兒一見立刻呼叫了。

「師父，師父，你不能太過用力呀！」

原來小玉兒身上會自然的產生一種反彈之力。

那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何止霸道，當小玉兒身上某一部份的氣不暢的時候，她的體內便會升起一股無窮大的力量直衝而過。

脫凡師太當然覺出那股力道，她加力，她在走火入魔中，用力去扣，於是，她昏過去了。

扯開了脫凡師太扣在腕上的手，小玉兒立刻趺坐在脫凡師太身後，她行功爲師父輸入眞力。

小玉兒的功力有多深，便她自己也不知道。

只不過半個時辰過後，只見脫凡師太頭上白霧出現，「哇」的一口吐出一碗黑血出來。

脫凡師太醒過來了，便也頓覺週身輕飄飄之感。

但小玉兒似乎心中明白，師父想運功出力或與人搏鬥，只怕有得休養的了。

＊　＊　＊

果然，脫凡師太振臂運力，忽又黯然一聲嘆道：「小玉兒呀！」

「師父！」

「小玉兒，你生師父氣嗎？」

「師父，一日爲師，終生父母，小玉兒知道這道理。」

「唉，你長大了。」

「師父，你需要好生休養，不可再用力了。」

脫凡師太道：「身上痛苦盡除，但却又似虛脫一般，這是爲甚麼？」

小玉兒道：「師父練那小册子上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而中了岔氣沖天庭之逆氣，實非走火入魔，小玉兒便以此神功把那股岔了的氣導引開而化爲烏有了。」

脫凡師太道：「這是說爲師我不能再練這神功了？」

小玉兒道：「我娘好像說過我若練此神功必需是童子之身自小苦練。」

「你幾歲開始？」

「娘說不足兩歲。」

脫凡師太道：「兩歲知道甚麼？如何練功？」

「我也不知道。」

其實小玉兒眞不知道，她也眞的由敖杰抱走每天泡浸在特配的藥

水中過日子。

小册上的神功秘笈必需配合特異的身子，才能把功夫練成，若沒藥物配合，豈不與一般功夫無甚麼分別了。

＊　＊　＊

脫凡師太自枕邊摸出小册子，道：「小玉兒，造化已由天定，人力豈可挽回，你有福氣，爲師的替你高興，拿去吧，我已無所求了，只希望你以後休忘了我曾是你師父也就足以慰我之心了。」

小玉兒立刻跪在石床前，道：「師父，小玉兒這輩子絕不會忘記。」

「我好恨呀！」

小玉兒道：「師父，你恨小玉兒？」

「不，爲師怎會恨你！」

小玉兒緩緩站起來，道：「師父，你恨何人？」

脫凡師太道：「就是那三清觀老雜毛呂不愚！」

小玉兒道：「師父，你恨三清道長呂不愚？」

「恨透他了！」

小玉兒道：「師父，容小玉兒去殺了那老道，哼，他那四個徒兒還練甚麼四方陣法啊！」

脫凡師太立刻搖手，道：「不可以！」

小玉兒道：「師父，你恨的人我去殺了他，你怎麼又不讓我殺他？」

脫凡師太嘆口氣，道：「愛之深恨之切，生死之間難割捨，小玉兒，人絕不能受情字弄昏了頭。」

她頓了一下又道：「三年一決戰，其實倒不如三年會一次面才正確。」

小玉兒不解的道：「以決鬥來會面呀，我不懂呀！」

脫凡師太道：「爲師與呂不愚呀，唉，孽債呀，我們武功原不相上下，用情字生了裂痕，便三年以武會面，要看看彼此何人壓過對方，唉，我怕是要失約了。」

小玉兒道：「師父，小玉兒可以代勞呀！」

脫凡師太黯然一笑，道：「這種事你如何代勞？」

小玉兒道：「師父，小玉兒至少可以告訴那呂不愚，以後不必再比武了，他若不答應，我便出手。」

脫凡師太笑了。

＊　＊　＊

小玉兒侍候脫凡師太三天，那了緣與心緣才趕回峨嵋後山來。

了緣見脫凡師太已不再痛苦，師姐妹二人對小玉兒更佩服萬分。

當小玉兒辭了師父走出來的時候，遠處有人在吼叫。

「史姑娘，史姑娘！」

小玉兒抬頭看，遠處的斷崖上站了四個人，其中有個大和尚也在。

小玉兒認得大和尚，萬年寺的住持也。

她發現四人匆匆的往這面走來，立刻站在萬年洞口不動了，她奇怪，爲何外人也帶來此地？

小玉兒知道這兒是不許外人前來的。

＊　＊　＊

大和尚見了小玉兒，他稽首道：「阿彌陀佛，玉兒帶來貴人，峨嵋滿山生輝呀！」

小玉兒看看四人，笑道：「貴人？誰是貴人？」

大和尚哈哈一笑，指着朱丕道：「玉兒，你難道還不知道這位乃當今太子小王爺呀？」

小玉兒看看朱丕，笑了。「你是小王爺？」

朱丕愉快的點點頭。

小玉兒道：「小王爺的官大不大？比那個南陽知府莫少白的官如何？」

她此言一出，朱丕仰天哈哈笑了。

大和尚道：「玉兒，你不懂嗎？小王爺只要一句話，莫少白生死不自由。」

小玉兒笑笑道：「那一定是大官了，嘻嘻！」

大和尚站在石洞口，他對洞內道：「師太，峨嵋山來了貴客，你能出來一見嗎？」

石門被移開了，脫凡師太已變得一身皮包骨，這光景嚇得大和尚也驚叫起來。

「師太，你怎麼……」

脫凡師太慘然一笑，她却衝着洞口外的朱丕深深稽首，道：「貧尼脫凡，見過太子。」

朱丕揮揮手，道：「免禮！」

大和尚道：「師太呀，太子在前山等了三天，不見小玉兒過去，太子就來了。」

小玉兒道：「你找我？」

朱丕道：「史姑娘，應該回寶雞了吧？」

小玉兒道：「我這就是去找你們的，你們却來了。」

朱丕十分愉快的道：「那好，咱們走吧！」

突聽脫凡師太一陣嗆咳，人已往地上歪去。

小玉兒急上前道：「師父，你要多休養呀！」

她轉而對朱丕又道：「我師父重病在身，我……怎麼辦？」

朱丕眞是個有心人，他轉而對身後一名侍衛道：「取銀一百兩，助師太保養身子。」

那侍衛急忙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交給隨後趕來的了緣尼姑手

中。

了緣與心緣二人已架扶着脫凡師太站了起來。

用力的吸了幾口氣，脫凡師太對朱丕稱謝不已。

她似乎看出朱丕對小玉兒有意，便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一路上要聽小王爺的話，不可有違喲！」

小玉兒道：「是，師父。」

脫凡師太又道：「小王爺乃金枝玉葉，大富大貴之人，你能在小王爺身邊，是你的福氣啊！」

只這麼兩句話，朱丕打從心眼樂了。

他回過身，又道：「咱們在此三天，廟中香火銀子是不能少的，快取一千兩銀子。」

另一侍衛毫不怠慢，立刻自袋中取了兩張五百兩的銀票出來。

脫凡師太接在手裏，她幾乎忍不住的要笑出來了。

* * *

脫凡師太這才又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快隨小王爺下山去吧，小王爺的大事最重要，你一旁多加保護。」

她對朱丕點點頭，小玉兒已趴地叩了個頭。

朱丕笑問小玉兒道：「咱們可以走了吧？」

小玉兒道：「我師父叫我聽你的話，你說走我就跟你走。」

朱丕哈哈笑了。

他以爲這白花花的銀子花得值得了。

一行人走了，而脫凡師太望着遠去的朱丕，她笑了。

「怕你不多賞幾個，哼！」

已遠去的小玉兒猛回頭，她似乎聽到了。

小玉兒不但聽到師父脫凡師太的話聲，且也聽到她說甚麼，她的心中有些氣忿，只不過她氣在心中而無法對任何人說出來。

小玉兒早就知道師父很貪婪，她曾在丁香阿姨手上弄走不少銀子。

小玉兒黯然了——這就是江湖，多可怕呀！

* * *

山道上荒林中有個道士往半山上狂奔。

半山上正是三清觀的所在地，這道士一路奔進三清觀，沒多久便見三清道長呂不愚在他四名大弟子的簇擁下直往山道上飛一般的奔去。

那三清道長呂不愚滿面忿怒，鼻孔中哼聲似牛吽，那種叫人見了吃驚的模樣，宛如他要找人拚命似的。

他還眞的要同人決鬥，因爲這時正有四人騎馬緩緩的過來了。

小玉兒與朱丕幾個人過來了。

小玉兒早就發覺三清觀奔跑下來的一夥人，其實她還眞打算去三清觀一次，因爲她發覺師父脫凡與三清道長之間所發生之事，只不過是充滿了意氣而已。

小玉兒從脫凡師太的眼中發覺，師父心中仍然有一個人的存在，這個人便是呂不愚。

小玉兒發覺三清道長呂不愚率領着他的四個弟子匆匆的奔過來，她笑了。

朱丕與他的侍衛却火大了。

朱丕在馬上冷冷道：「這夥野道士，他們的膽子也太大了，我的侍衛他們也敢殺，哼！」

小玉兒笑笑，道：「朱公子呀……嗯，我該叫你小王爺，是嗎？」

朱丕馬上回眸一笑，道：「史姑娘，妳叫我甚麼都好，我不會計較的。」

小玉兒道：「朱相公，如果我叫你小王爺，那是禮貌，只不過我心中明白，你是人中龍，我不會高攀的！」

朱丕立刻笑了，道：「妳也非凡人吶，我以爲妳是人中之鳳，甚至比鳳還高貴！」

小玉兒吃吃笑了。

她笑着指向遠方站着三清道長等人，道：「朱相公，我以爲他們也不知道你的眞實身份，他們如果知道你是小王爺，他們會向你下跪的。」

朱丕道：「史姑娘，我以爲他們應該知道，只不過他們裝做不知道吧了！」

小玉兒不說了，因爲三清道長已橫身在山道中間，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三清道長呂不愚那份忿恨之色令人看了吃驚！

「果然把妳這個丫頭等到了，妳還不下馬？」

小玉兒笑笑，道：「道長，你還想打架？」

三清道長冷冷的一哼，道：「等妳五天了。」

小玉兒道：「可是你們打我不過呀！」

呂不愚怒道：「過去貧道小覷了妳，算是吃了驕者必敗的虧。哼，自那次妳與脫凡來過以後，貧道便下苦功研究破解妳武功之法，哼，妳下馬吧！」

小玉兒道：「就前幾日你四個徒弟那套陣法？唉，對我一些也起不了作用呀！」

呂不愚道：「妳還傷了他四人，未免太過張狂了。」

小玉兒道：「可是你的徒弟先傷了這二位爺呀！」

呂不愚怒道：「這也是他們强出頭的報應。」

朱丕兩個侍衛傷還未癒，聞言立刻又想拔刀。

小玉兒搖手，笑道：「道長，你以爲我應該稱呼你一聲甚麼才適合呀！」

她這是一句奇怪的話，倒令呂不愚一怔！

「妳說甚麼？」

小玉兒道：「我知道道長乃我師父少年時的友伴，這件事不會錯吧！」

呂不愚雙目一亮，道：「妳扯那老尼幹甚麼？」

小玉兒吃吃笑了！

「妳笑甚麼？」

小玉兒道：「道長，你心中眞不喜歡我師父了？」

呂不愚吼道：「我壓根兒就沒有喜歡過她！」

小玉兒道：「眞的？」

「貧道從不打誑！」

「那又爲何三年比武一次？」

呂不愚道：「貧道目的乃是挫一挫老尼姑的銳氣！」

小玉兒道：「不是三年一次見個面？」

呂不愚吼道：「老尼姑有甚麼好看的！」

小玉兒道：「道長不也老了嗎？人老更會思念往昔，尤其是一生中最能勾起相思的往事！」

呂不愚大怒，叱道：「小小年紀，妳懂甚麼，胡說八道，無的放矢！」

他一頓又道：「幾天前妳趁貧道不在，傷了我四個徒兒，今天妳終於又回來了，貧道的四方陣原由貧道發動，小玉兒，我不信尼姑的屠龍劍招能破我的四方陣！」

其實小玉兒雖用脫凡師太的屠龍三絕招，但她的功力又何止那三絕招，她把神功透過劍身，兩丈外便會令敵人心生寒意而猶如利刃沾膚了。

小玉兒笑了！

她把小川馬往一邊撥，下馬拴在樹枝上，回過身來對朱丕笑了，道：「朱公子，你三人一邊看熱鬧，這件事也算是自家人的事，你們別管！」

朱丕點頭，道：「史姑娘，妳多加小心了。」

只不過，小玉兒對朱丕這幾句話，却無意中免去了三清觀一場禍事！因爲朱丕還打算找成都知府派人前來抓人吶！

朱丕才不怕甚麼三清觀，再是厲害人物，官家也不會害怕的，他還眞不信，便是人逃觀也不能逃，正應了那句話——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 * *

小玉兒手上抓着一把劍——七星劍。

此劍乃朱丕所贈，如今小玉兒持劍迎敵，看得朱丕大爲高興，幾乎撫掌了。

小玉兒持劍走到三清道長五人前面，她一副笑容令人看了也動容。

太美的人總是令人目不他視的。

朱丕就把目光一直停在小玉兒的身上不稍移動。

小玉兒剛站定，呂不愚雙目神光一厲，他指着小玉兒手中劍，低呼帶驚的道：「這劍……」

七星劍鞘是水綠色的，但鞘上鑲着七顆耀目的藍寶石，在日光的照射下發出十分耀眼的光芒。

小玉兒回頭看看朱丕，這才笑道：「這劍是我的好友送我的呀！」

朱丕更是得意，他心中大呼：值得值得！

三清道長指着小玉兒手中劍，道：「七星……」

小玉兒道：「你知道這劍叫七星呀！」

呂不愚道：「乃我教神兵利器，相傳是眞人之物，貧道當然聽說過！」

小玉兒道：「眞人，甚麼是眞人，誰又是假人呀！」

呂不愚叱道：「小玉兒，妳休得胡言亂語，眞人乃我敎之神仙呂仙是也！」

小玉兒道：「甚麼叫呂仙？」

山道邊的朱丕大聲道：「史姑娘，呂仙乃是八仙之中的呂洞賓呀！」

小玉兒回眸飛眼，笑道：「噢，我知道了！」

只這麼俏聲一句，朱丕全身舒暢，他此刻甚麼也不想，如果小玉兒有甚麼難，他必會爲小玉兒而拚命。

* * *

呂不愚冷冷道：「小玉兒，你拔劍。」

小玉兒依言拔寶劍，她學着寶劍直叫好。

呂不愚却帶着失望的道：「冒牌之物也。」

小玉兒道：「甚麼冒牌？」

「假的！」

小玉兒道：「你怎知是假的？」

呂不愚道：「劍雖鋒利，劍身不見七星，豈非假劍！」

小玉兒的眼盯在劍身上，她仔細觀看！

朱丕笑道：「史姑娘，小心老道奪劍！」

他此言甫出，呂不愚突然出手，一把扣住小玉兒的右腕，左手便把劍奪過去！

呂不愚仰天大笑了。

「哈……數百年失踪的呂祖神

劍，原來不費吹灰之力便到我之手了，哈……脫凡老尼，你等着吃驚吧！哈……」

小玉兒笑了。

「道長原來騙我，令我失去戒心，你好出手奪劍呀！」

「不錯！」

他掄劍「咻咻」一番舞弄，又道：「眞是神器也！」

小玉兒道：「這劍是眞的麼？」

「不錯！」

「劍鞘還在我手中，你要嗎？」

「要！」

「可是我有備了呀！」

她一頓又道：「你確定這劍是眞品？有甚麼方法可以証明？」

呂不愚道：「我告訴妳不難，妳得答應我的條件。」

「好呀！我答應！」

呂不愚道：「如果貧道說出此劍秘密，小玉兒，妳得把劍鞘交我手中！」

小玉兒不加思索的道：「可以呀！」

朱丕突然叫道：「史姑娘，別上當！」

小玉兒道：「朱相公，東西是我的，是嗎？」

朱丕一怔，忙點頭，道：「不錯，東西已是妳的了！」

小玉兒道：「那就由我作主！」

她對呂不愚道：「快說呀！」她還舉着劍鞘晃着。

呂不愚彈指劍身，立刻發出脆響聲，道：「小玉兒妳聽聽，這劍身以內功傳入手指，再以手指彈劍身，立刻可以發出不同聲音，越近劍尖越是聲音清脆，傳言呂祖可在劍身上彈出歌曲來。」

他屈指彈在劍身上，果然傳出不同之音，雖不成歌，可也好聽至極。

喜得四個徒弟也樂開懷了。

小玉兒也笑了！

「道長，還有甚麼可以証明的？」

呂不愚道：「那得再等上兩個時辰才可以叫妳明白！」

小玉兒道：「爲甚麼要等兩個時辰？」

呂不愚道：「等天黑月亮升起來，橫劍月光之下，你便會隱隱約約的發現，劍身上有七個星兒，閃爍着若隱若現的光芒出來，誠寶物也！」

小玉兒道：「爲何白天不見七星出現？」

呂不愚大笑起來。

「小玉兒，妳知道此劍鋒厲無匹，日月精華之產物也，因爲白天陽光强烈，整個劍身發出璀燦毫光，整個劍已分不出甚麼不同之光了，所以只有月光不刺目，只有月光才能把寶物身上的七星烘托出來！」

小玉兒回頭看看朱丕，他發覺朱丕正焦急着！

她笑了，道：「算你說對了，吺，劍鞘你拿去！」

她可眞大方，把劍鞘平伸過去。

呂不愚大樂，舉步伸手接過劍鞘，他如獲至寶的把七星劍插回劍鞘中，立刻仰天大笑起來。

「哈……也算物歸原主呀，哈……」

他樂而忘憂了！忘了面前的小玉兒是個頭痛人物！

＊　＊　＊

小玉兒也笑，彷彿呂不愚收了她的七星劍倒也令她十分愉快的樣子。

她拍拍手，笑道：「道長，我突然覺得，我手中沒有兵刄，如何應戰呀？」

呂不愚道：「那是妳的事……」

小玉兒道：「不如你把七星劍借我一用，用過了再給你，如何？」

呂不愚立刻大搖其頭，道：「不可以。」

小玉兒道：「這劍原是我的呀！借我一用也不行？」

呂不愚面色一寒，道：「劍在我手已不是妳的了，它已是貧道之物了！」

小玉兒道：「我可以把劍送給你，你却連借我一用都拒絕，這算甚麼？」

呂不愚嘿嘿冷笑，道：「這就是江湖，小玉兒，妳又學會了一招，記住，江湖之上心眼不靈，吃虧上當在眼前。」

小玉兒道：「我吃虧上當了？」

呂不愚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上一次當也算增長了妳的見識，終其一生受益無窮！」

小玉兒不笑了！

「道長，我突然覺得我不想把劍送給你了！」

呂不愚還眞怕小玉兒出手奪劍，他把手一揮，大叫！

「擺陣！」

「嘩！」

四個中年道士飛身躍上，先把小玉兒圍上了。

小玉兒道：「道長，你剛收了我的劍，就又想殺我呀！你這是恩將仇報了！」

呂不愚道：「江湖沒有是非，全憑手下功夫！」

呂不愚的身子在移動，他還眞的把七星劍小心的插在背後，自己拔劍在手，叱吒道：「小玉兒，脫凡老尼的那點功夫我已瞭解幾十年了，她教了妳的旁門左道功夫休想打敗我呂不愚！」

（未完・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江湖哄起尋斷手　掌上傳說有怪文

上文提要： 小林跟踪「狐叟」，希望尋回失去的左手，路上被一不知名的高手扣住脈門，要他說出左手的下落，小林正進退兩難，幸得柳儀芝亮出醫怪名號，那高手才肯放人離去。小林和畢熙爲了鄱陽湖的水災，決定到賭場博一下，博得的欵作賑災之用，雖然被倪賓看出他們的花梢，幸好都擺脫困境，將得來的賭欵全部捐出賑災……

更想不出是那一個有此高超的床上技巧和精力。

現在她正是所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只有再來一次，好在她對這事是家常便飯。

那知倪賓是玩家，一進即出，而且立刻下床穿衣，甚至還「嘟嘟噥噥」地詛咒，說她是個無恥的爛貨。

拿着外衣，像剛才那一個一樣，絕裾而去。

爲甚麼會如此？「黑寡」當然明白。

因爲剛完事，那裡面完全不一樣，一試即知。

只有傻瓜才不知道。

原先那個是誰呢？當然是畢熙了。

他爲甚麼要冒充？他有個毛病，特別偏愛老女人。

像黃綺年這年紀還年輕了些，他找的都是五十以上的。

另外還有個重要原因，他知道「三寡」之中「黑寡」最富，據說有千萬兩以上，都是騙男人的錢，或販賣婦女得來的。

畢熙以爲弄她的錢來濟貧，也是一條雖不大光明但很受用的辦法。

那知回到客棧，小林不在。

原來小林不知他去了何處，不放心出去找他了。

畢熙知他不會有事，正要去洗個澡，忽然來了個不速之客。

來人竟是「白寡」歐陽雪。

只不過她身邊並沒有「白衣老祖」宮奇。

「小子，你還要再胡扯嗎？」

「噢！原來是歐陽大姐……」

現在他的希望是小林趕快回來。

「小子，你好大的膽子！」

「大姐，妳先聽我說，這要持之以恆，服葯及口訣加上鍛練才行，並不能全靠葯物，妳都作到了？」

歐陽雪道：「經明家鑑定，你的藥丸中的成份，主要是治風寒的葯物，小子，你這是自己找死！」

歐陽雪已經上了。

「三寡」果然非比等閒！

畢熙以爲，她的身手比「海天幫」的壇主車瑛還高明些，他當然不是敵手，才二十七八招就不支了。

甚至想用那五節棒火器都騰不出手來。

「現在只有一條生路……」

「甚麼生路？」

「交出那隻左手。」

似乎整個武林都知道了這件事。

畢熙目前拿不出來，能拿出來也不會送她。

就在這時，現場上又來了一個人。

畢熙一看，不由暗暗叫苦。

來人居然是「醫怪」柳大元。

柳大元道：「歐陽女士請住手！」

歐陽雪道：「尊駕何人？」

柳大元道：「柳大元……」

歐陽雪立刻住手，道：「原來是柳大國手。」

柳大元道：「你就是畢熙？」

畢熙道：「正是。」

柳大元道：「你到處宣傳我是你的師兄？」

畢熙知道要糟。

正如外國名人說過的話：說過一次謊，就要不斷地說謊來掩飾第一次的謊言，那是很痛苦的事。

「白寡」歐陽雪大聲道：「怎麼？他不是柳大俠的師弟？」

「他是甚麼東西！」

畢熙情急，一旦拆穿，「白寡」就不會放過他。

歐陽雪正要再出手，畢熙向柳大元揮揮手。

此刻畢熙以「蟻語蝶音」向柳大元道：「柳大俠，你要是當衆拆穿我的事，我就拆穿你的家醜！」

柳大元也以「蟻語蝶音」道：「我有甚麼家醜？」

「多哩！令嫒和人有私，令徒被人猥褻……」

柳大所盛怒道：「你敢胡說？」

畢熙道：「有一字不實，你把我的腦袋拿去！」

柳大元道：「我女和誰？我徒又被誰猥褻？」

「你千萬別說是我說的。」

「可以！」

「你女和小林，二人打得火熱……」

「就是那個林小飛？」

「不錯。」

「他不是只有十七歲？」

「對，十七八正是人生最好的時候。」

「可是我女已四十歲了。」

「對，小林喜歡老處女，令嫒也不嫌他太年輕！」

「有何爲憑？」

「暗暗注意一下就知道了，但我必須提醒柳大俠，兩情相悅，本乎自然，千萬不可硬加干預！」

柳大元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他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

只不過由畢熙說出來更使人警惕而已。

柳儀芝一直不考慮嫁人。

以前曾爲她談過婚事，對方也很不錯，她就是不點頭。

而如今她居然戀上一個十來歲的小男人。

儘管不愛聽「啃嫩草」這句話，也非聽不可了。

柳大元信了十之八九，因爲近來是看出女兒有點異樣。

一個女人，一旦破了身，尤其是四十出頭的處女，心情愉悅，眉梢眼角上都可以看出那股神韻的。

柳大元道：「我徒喬琪呢？」

畢熙道：「『品花老祖』不會使她失身，但會受辱！」

「你胡扯！」

「如我有一字不實，你把我這鳥頭劈成三十六塊！『品花老祖』愛她的青春也愛她的『左手』！」

「怎麼？那隻左手在她手中？」

「的確一度在她手中，後來送給了小林！」

「她和小林不是很好？」

「對，但一度誤會而分開，後來被『品花老祖』遇上脅迫利誘，和他相處了數日，看出他是爲了她那隻左手，於是又偷走了那左手跑了！」

「跑了，左手呢？」

可見柳大元也十分關心那隻左手。

很難說他關心左手和關心徒兒孰輕孰重？

畢熙說：「跑了之後，她又把左手送給小林，但小林又遺失了那隻手。『狐叟』背了黑鍋。」

「怎麼回事？」

「『狐叟』要去偷，有人捷足先登！」

柳大元道：「似乎我不能不信了！」

「你應該相信，事實上這是破例告訴你的，因爲我和小林是好友，應該代他保密，但你的身份不同，所以破例！」

原來畢熙在無意中發現小林和柳儀芝在床上，但他故作不知，自是怕柳儀芝下不了台。

至於喬琪和「品花老祖」的事，也是無意中聽到二人交談，然後偷窺，見到「品花老祖」利用爲她袪毒之便猥褻她。

這工夫歐陽雪也看出二人在以「蟻語蝶音」交談。

她當然不知道他們在談甚麼。

既然畢熙不是柳大元的師弟，那些葯以及甚麼心法口訣，以及「鎖陰功」等等，都是胡說八道。

最使她無法忍受的是，當初還亮出下體被他看過。

看的時候，居然還捂起鼻子來。

歐陽雪厲聲道：「小賊，你還我公道！」

柳大元道：「你們之間有甚麼過節？」

歐陽雪道：「他說他會『鎖陰功』，能使婦人變成處子……」

柳大元暗暗一笑，道：「妳要相信那有甚麼辦法？」

歐陽雪道：「柳大俠，他冒充是你的師弟！」

柳大元搖搖頭。

「他是你的師弟？」

「哼！」他這一哼，很難解釋。可以說不承認，也可以說是有點不屑。

歐陽雪道：「你可能是他的師兄嗎？」

「當然可能……」

歐陽雪一怔，吶吶道：「居然眞有同門關係？」

柳大元道：「小子，走吧！」

畢熙道：「是的大師兄……」他回頭向歐陽雪抱拳道：「歐陽女士，後會有期……」

歐陽雪大氣，但却不敢招惹「醫怪」。

離開現場之後，柳大元道：「小賊，你冒我之名在外招搖，是何居心？」

「招搖二字實不敢當，還不是心儀大俠的盛名與風範，禿子跟着月亮走，沾光罷了！」

「我女的事是眞的？」

「也許大俠今夜就可以得到証明。」

正好遇上了，小林又在和柳儀芝幽會。

屋內雖無燈，仍可以聽到那「風雨」之聲。

爲了証明是否是他的女兒柳儀芝，他必須聽到這女人談話才能確實，所以不能不繼續聽下去。

這是十分尷尬的事。

事畢時女的道：「小弟，我眞受不了！」

男的道：「姐，我知道妳欣賞粗獷作風……」

柳大元立刻離開了後窗，一把扣住了畢熙的脈門，道：「小子，我信了，但你要帶我把那隻左手找回來。」

畢熙道：「柳大俠，我也不知道落入誰手。」

「你帶我去找，總比我瞎闖好些。」

畢熙非跟他走不可，連夜趕了數十里。

畢熙道：「咱們去找何志欽！」

「爲甚麼要找他？」

「因爲得到那隻左手的人必然找他印証一下。」

「有理，只怕已經遲了一步。」

「即使遲了，問問情況也是有用的。」

傍晚在鎭上酒樓上打尖，二人叫了五六個菜。

柳大元手頭極富，斂聚頗豐。比之「三寡」，他當然算是大財主了。

快吃完時，畢熙道：「柳大俠，我去方便一下……」上了街逃走了，他當然不會跟他走。

柳大元吃完又等了一會，不見人影。

叫來小二一問，說是那位客人已經走了多時了。

柳大元哼了一聲，道：「好詐的小子……」一掏口袋，居然只賸下一些碎銀子，不由一驚。

原來他袋內有萬餘兩銀票，全不見了。

最初不以爲是畢熙，後來仔細思量，不是他會是誰，這一天來接近他的只有畢熙一人。

柳大元不甘有此損失，又追了一會，毫無結果。

＊　＊　＊

這是深山密林中一幢小屋。

這小屋只有三間，有兩個人住在這兒。

正是岳繼祖和何志欽二人。

他們要研究這隻手，自然要找無人之處。

他們已派人去找兩個番人來此譯註掌上的怪文。

這天晚上，二人正在對酌，岳繼祖道：「找人來譯出此文，會不會走漏風聲，或被偷學了去？」

何志欽道：「當然要提防這一手。」

「如何提防？」

「最後殺了滅口。」

岳繼祖道：「何兄，爲人處世太過份，總是不好。」

「甚麼叫太過份，爲了自身的利益或生存，就不能有婦人之仁。昔年項羽在鴻門宴上未殺劉邦，最後戰死烏江；呂布在轅門射戟救了劉備，當呂爲曹操所俘時，劉備一句話就把他送上斷頭台，這都是當斷不斷的後果！」

岳繼祖沒有再說甚麼，停了一會，道：「好像有人來了。」

何志欽道：「來人的輕功不弱。」

果然，不久門外出現了一個人，樣子很猥瑣。

何志欽道：「尊駕何人？」

來人怪笑了一下道：「『狐叟』該聽說過吧？」

「久仰！」

「何志欽，有無人前來印証一隻手？」

何志欽滑得很，自然知道他的來意，道：「有。」

「是甚麼人？」

「『海天幫』一位長老。」

「是那一位長老？」

何志欽道：「他未說出姓名，只知道他是長老。」

「狐叟」道：「那隻手在不在你們這兒？」

何志欽道：「不在！」

「你們二人知不知道手上有何秘密？」

「不知道。」

「知不知道那隻手在何人手

中？」

「不知道。」

「放屁！」「狐叟」道：「你們要是不知道手上有何秘密，何必東竄西跑，又在賭場中以賭輸了，斬去一手來掩人耳目？」

何志欽道：「你才是放屁！」

「你……你敢罵我？」

「罵你又如何？揍你又如何？」

何志欽站起來，來到門外，道：「看你這副鳥架子，也是個挨打的貨色，你憑甚麼前來搗亂？」

「狐叟」道：「姓何的，看你來勢洶洶的樣子，似乎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

何志欽撲上。「狐叟」接了五七招，心頭一沉。

過去何志欽似乎不見有這等身手的。

是他過去藏拙，還是近來又學了絕學而不一樣了呢？

至少要逼他就範，似乎已不大可能了。

大約三十來招之後，「狐叟」目力過人，忽然發現山下來了一個人，有如流星般地向山上馳來。

「狐叟」收招急退，隱入林中不見。

何志欽冷笑道：「老狐狸，你以為阿豬阿狗都有資格來興風作浪？眞是愚蠢可笑。」

岳繼祖道：「這老小子並沒有落敗。」

「至少他已知道打下去佔不到什麼便宜了。」

「這老賊是來証實那隻手的。」

「當然。」

「足見他雖未得到手，大概也有些關連了。」

「八成，老何，有人來了！」

何志欽道：「想不到我們在此也不得清閒。」

來人不久已到了門前。

四十五、六歲，儀表堂堂，身背大刀，一看就知為武林大豪、一方霸主。此人抱拳道：「那一位是何大俠？」

何志欽道：「區區正是，這位是……」

「在下『白馬山莊』莊主米振宇。」

「噢，原來是米莊主，久仰！久仰！」

「不敢當！在下此來有件事想麻煩何大俠。」

「請直說，在下力所能及一定效勞。」

「在下祇想看看何大俠的斷腕，不情之請，務請鑒諒！」

何志欽道：「不知米大俠此舉的目的為何？」

米振宇道：「在下一位友人托在下來此……」

「不知貴友何人？」

「恕不能相告，還請原諒！」

「既然如此，恕在下也不便出示斷腕。」

米振宇道：「那眞是一件遺憾的事！」

何志欽道：「的確遺憾。」

米振宇道：「在下的所謂『遺憾』，是指何大俠不能隨俗而招致不幸之結果。」

何志欽道：「凡是來此的人，本人一概使他滿意而回。」

米振宇忽然哈哈一笑，撤下了大刀。

何志欽也接過了岳繼祖手中的長劍。

「白馬山莊」的「太陽刀法」算是武林一絕，何志欽不是不知道，他敢接招，也可見他頗為自負了。

「嗆」地一聲，刀劍一接，實力相當。

十來招以後，二人都不能不佩服，果然盛名不虛。

但二十招一過，何志欽忽然感覺此人一開始用了五成不到的內勁，現在已加到了七成左右，壓力大增。

再過七、八招，似又加了一成半左右。

何志欽立刻感到不支了。

岳繼祖入內取劍，就在這工夫，已起了大變化。

何志欽一中招就被人家制住了穴道躺在地上。

所以岳繼祖取了劍來，不由驚得楞住了。

絕對想不到，何志欽居然如此不濟。

他當然並非以為何志欽不濟，而是米振宇太犀利了。

岳繼祖道：「你要幹什麼？」

米振宇道：「看看他的手腕。」

「僅僅是看看手腕？」

「如果岳兄合作，米某自不會為難你。」

岳繼祖道：「在下自知技藝淺薄，連何志欽的七十招都接不下來，又怎是米大俠的敵手。」

「識時務者為俊傑，岳兄才智過人，請把他的左腕亮出來給我看看。」

「遵辦！」岳繼祖打開何志欽左腕上的衣袖。

那袖口處通常是結紮起來的。

斷去手的地方很不好看，儘管切手是他自願的。

米振宇道：「請岳大俠到一邊去，不要看過來！」

「遵辦！」他走出五步以外背向這邊。

米振宇自衣內掣出一個瓶子，打開瓶口，掣出那隻殘手，仔細地對比，也就是看看這手是不是自這隻手腕上切下來的。

手已泡得變了色，也稍微變了

型。

只不過和他的右手比較一下，應可看出，正是一個人身上的。

米振宇看完了收起瓶子，道：「岳大俠，請回答在下幾個問題！」

「請問！」

「是不是二位身上有這左手上的秘密？」

岳繼祖道：「何兄身上有沒有在下不知道，在下身上絕對沒有。」

「好，那就偏勞岳兄過來把他的衣衫脫下。」

「遵辦！」走近又道：「全部脫下？」

「正是。」

岳繼祖很聽話，立刻把何志欽剝光了。

米振宇仔細看過他的身子，然後搜了何的衣衫。

並沒有找到什麼。

然後又叫岳繼祖陪他入屋，很細心地搜了一遍。

當然，並沒有找到抄下的那張紙。

這時米振宇道：「岳大俠，你自絕了吧！」

岳繼祖一驚道：「米大俠，在下的存在，實在不足以造成你的威脅，米大俠請高抬貴手吧！」

米振宇道：「在下做事一向不拖泥帶水。」

「米大俠怕我說出去？其實在下絕對不會，因為若說出去，也証明在下身上也可能有秘密了。」

米振宇道：「也不無道理，但在下一向照自己的主意去做，別人不大可能改變在下！」

岳繼祖一個倒縱，穿窗而出。後窗外即竹林，天黑已不見人影了。

米振宇也不敢深入，只好算了。

好在他以為正主兒是何志欽，要他自絕了也成。

他繞到前門外，不由一驚，何志欽竟不見了。

這當然是一時疏忽。

以何志欽的身手，在兩三盞茶工夫之內，當然可以自解穴道的，他哼了一聲道：「便宜了你……」

米振宇走後，岳繼祖自林中返回小屋中，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正間迎門處坐着一人，向他露齒一笑。

岳繼祖不知為什麼，覺得這人比米振宇更可怕。

此人大約五十左右，身着錦袍，氣定神閒。

就好像這屋子是他的一樣。

「請問這位是……」

錦袍人道：「『太平老祖』曲以直。」

岳繼祖心頭一凜，一個比一個厲害。

中原武林三大「老祖」，以此人的功力最高。

「請問曲大俠來此可有什麼貴幹？」

「太平老祖」道：「本老祖當然也是為那隻手而來的。」

「不知曲大俠有沒有看到米振宇剛剛來過？」

「看到了，所以我以為你也有嫌疑。」

「在下有嫌疑？」他心頭一驚。

「對！」曲以直道：「岳繼祖，你自行把衣衫脫光了吧。」

「曲大俠，那隻手是何志欽身上的，與在下無關。」

曲以直道：「本人却以為和你有關。」

岳繼祖道：「曲大俠以為我身上有什麼？」

「誰知道有什麼，我只想看看。」

岳繼祖不想脫，曲以直自座上彈起，不到五招就制住了他，只給他脫衣服的力氣，要他自行脫光。

岳繼祖此刻是窩囊到家了。

一件一件幾乎全部脫光，只剩下了一條內褲。

「都脫了！」

「曲大俠，請為在下留點自尊吧！」

曲以直道：「你還有什麼自尊，在我心目中，你比何志欽還差勁！脫！」

岳繼祖不脫，曲以直用岳繼祖自己的長劍劍尖一挑，就被挑開了，岳繼祖蜷着身子像一隻蝦。

曲以直踩了他一脚，他的身子就展開了。

終於發現岳繼祖的胯襠中，在兩條腿的大腿根內側有些怪文字刺青，曲以直樂得笑了兩聲。

別人都去注意何志欽而不注意此人。

只有他獨具慧眼，所以十分自負。

於是連點他的三大要穴。

此刻岳已不知人事。

曲以直取出一把小刀，類似剃頭刀，又取出一些葯水，自然還有一個裝有葯水的扁瓶子。

在武林中爭霸，技藝自然是最重要的。

怎奈一般的武技都差不多，不過是下功夫深淺之別，只有極少數絕技，在基本上就大不相同。

所以這種絕學，人人必得之而甘心。

道理很簡單，得不到的人，就要承認一輩子也不如人，更談不上爭雄稱霸了。

就在曲以直正要蹲下來割皮時，忽然背後傳來了一聲低沉的冷哼聲，聽來還是個年輕的女人。

不知不覺之中，來人竟在他的一丈以內，不由心驚。

曲以直原式不變，橫移七八尺轉過身來。

三丈外站定一個少女。

大約十七八歲，或二十左右。

衣著很樸素，却掩不住此女的美好清麗。

「姑娘何人？」

「你是何人？」

「在下曲以直。」

「曲以直又是何人？」

一般來說，像曲以直這等身份報出名字，對方就會知道他是誰了，可是此女似乎仍然不知他是誰。

「『太平老祖』妳也未聽說過？」

「試問你這綽號是指別人太平還是你自己太平？」

曲以直道：「如果別人太平了，我就不太平，設若我太平了！別人也就不會怎麼太平了……」

「你說的倒也是實情，你在幹什麼？」

「在下在作什麼姑娘應看到，是否該迴避一下？」

「爲什麼？」

「這兒有個赤裸的男人呀！」

「如果我看不見呢？」

曲以直一怔，這才注意此女的眼睛，果然視覺發直不太靈活，他道：「莫非姑娘雙目失明了？」

「正是。」

「一個雙目失明的姑娘也敢管別人的閒事？」

「什麼叫閒事你知道嗎？」

「這麼說姑娘是非插手不可了？」

盲女道：「何必多問？」

曲以直笑笑道：「姑娘不以爲太跋扈了嗎？」

「你我二人誰才跋扈？」

「曲某跋扈嗎？」

「你不跋扈，此刻在幹什麼勾當？」

「姑娘以爲我在作什麼勾當？」

「你在作壞事……」

曲以直用拇指一彈，一股疾風出手就到，逕奔盲女的「乳根」穴。

盲女身子一側，那縷疾風貼背而過。

盲女能如此精準地閃避暗器嗎？

曲以直不大信邪，再彈出一粒菩提子。

盲女又一扭身子，一縷疾風自前身貼身而過。

即使眼睛好的人也不敢使暗器如此貼近。

曲以直皺皺眉頭，自然也知道不是猛龍不過江的道理。

只不過他仍然撲了上去。

曲以直遞出一掌，只用了約六成力道，絕對想不到對方竟和他較上了內力，「啪」地一聲接實。

盲女退了一兩步，曲以直退了一步。

只不過對方的掌上暗勁很怪，以爲力盡，又暗暗湧到，不得已又退了一步，結果和盲女是一樣的。

曲以直突然一驚道：「姑娘貴姓？」

「不必攀交情。」

「至少姑娘應該告知在下是不是北邊來的？」

盲女「嗯」了一聲。

曲以直可謂見多識廣，「南半仙」都稱之謂南邊來的，北邊來的是不是指那位「北神龍」呢？

宇內有這麼兩位奇人，是不會錯的。

只不過見過二人的却少之又少。

傳說「北神龍」有個女兒是雙目失明的。

就根据這點認爲此女是「北神龍」之女，似乎太牽强了些，只不過除了他的女兒，天下那有這麼厲害的盲女。

無論如何，不便得罪「北神龍」。

只不過就此退走，以他的身份來說，未免虎頭蛇尾。

於是他抱拳道：「姑娘技藝超羣，在下佩服。」

他扶起岳繼祖就要走，盲女道：「把人留下。」

曲以直幾乎以爲這盲女不是全盲的，他道：「姑娘可以看得見？」

「這個你大可不必多問。」

「姑娘，在下先來，姑娘似不必插手這件事。」

「可以，你解了他的穴道，問問他，如果他願意跟你去，我就放行！反之，你必須把人留下。」

曲以直當然知道此女也是爲了這人腿上的秘文。

他到手的東西爲什麼要讓給別人？

「姑娘是不是太霸道了些？」

「怎見得？」

「如果姑娘先來，而在下叫姑娘放手離去，姑娘又如何？」

「你以爲你先來，就該是你的？」

「姑娘以爲如何？」

「如果我告訴你，你所想要的東西和本門大有關連，必欲收回，你信不信？」

曲以直道：「有什麼關連？」

盲女道：「你不配問這箇！」

曲以直有點按捺不住，道：「姑娘欺人太甚。」

盲女道：「本姑娘已對你說了不該說的事，你再不識相，可別怪我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如何？」曲以直挾着人疾馳而去。

他自信挾着一個人的速度也相

當驚人，奔出三四里，以爲把盲女拋到後面去了，正要向岔路而去，却見岔路上站着一人。

赫然是那個盲女，曲以直心頭大凜。

人家能迎頭趕上，而且是他先起步，又變換過方向，足見人家的輕功比他還要高明多多。

似乎不服氣是不成的。

曲以直放下岳繼祖，掉頭而去。

＊　＊　＊

米振宇在酒樓獨酌。

此刻是午後未、申之交時刻，樓上只有他一個食客。

他此行十分順利地印証了一件事。

現在已証明這隻手的確是何志欽的。

有了這隻手，可以說希望無窮。

這時忽然發現梯口上來一人。

這少女到了梯口之上，他居然事先沒有聽到聲音。

少女在梯口道：「尊駕是米大俠嗎？」

「正是。」

「米大俠身上有個瓶子嗎？」

「這……」米振宇道：「姑娘何人？」

「請先回答本姑娘的話。」

「我爲什麼要回答妳的話？」

「因爲你已經侵害了本門的權益。」

「姑娘是哪一門哪一派的？」

「你不必管這麼多，把瓶子拏出來！」

米振宇笑笑道：「這似乎要憑姑娘的本領了。」

盲女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忽然抬起手以一根食指一指，忽見米振宇的胸衣突然裂開，一個瓶子「啪」地一聲落地砸破。

米振宇大爲驚怒。

他以爲這少女不過是以暗器弄破了他的胸衣，使瓶子掉下的。

那知這是一種絕技——一指禪。

米振宇冷峻地道：「丫頭，妳想死是不是？」

盲女道：「我不想死，如你想死可以對我說！」

米振宇快逾電掣撲上了，伸手就抓。

「白馬山莊」的「太陽刀法」十分了得。

眼看要抓住盲女的秀髮，不知盲女如何一偏頭，手指輕戳了他的「少海穴」(肘部)一下，他收手稍慢，被盲女踢了一脚。

這一脚並未正中，但一招被踢，在米振宇來說，這眞是破題兒第一遭，可以說是奇恥大辱。

再次出手，也沒出五招，又被踢了一脚。

最使他不能不服的是，挨脚的部位和第一次一樣。

米振宇這時才發現此女可能是瞎子。

「姑娘失明了？」

「可以這麼說。」

「一個失明的人能在三五招內却敵？」

「瞎有全瞎半瞎，盲有半盲全盲之別。」

「姑娘可是……」

盲女道：「我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我只能告訴你，我不是搶劫，只是收回與本門相關的東西而已。」

米振宇也只好認栽，悻悻下樓而去。

＊　＊　＊

又是一個美妙的夜晚。

小林和柳儀芝幾乎分不開了。

太沉迷於肉慾，和吸毒差不了多少。

兩情相悅，難捨難分。

現在，二人又在床上燃燒他們的青春。

事畢，柳儀芝道：「小弟，回去吧！」

「姐，爲什麼最近事畢妳就叫我走。」

「小弟，畢熙知道我們的事了。」

（未完・七）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
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